
武俠世界
第37年
48
$20.00

編者話

本期續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三「逐鹿中原」。荊州蜆山之巔龐德公與諸葛亮等人夜觀天象，發現三色長虹橫於天際，乃主南、西、中三方之異兆，顯示無窮殺伐爭戰勢必籠罩九州大地，「三分天下」之天機大勢已引發，於是龐德公便派諸葛亮與貂蟬二人下山……蕭玉寒先生以「三國演義」爲藍本，發揮其善於撰著堪輿方面特長，演義改編成天機故事，更精彩絕倫。若君曾閱「九天飛蟬」，千萬莫錯過故事之三，請莫失諸交臂。

* * *

本期選刊沈東城先生撰著的現代偵探故事「大陰謀」。探長狄朗因私家偵探歐陽德的求助而揭開了一個大陰謀……故事峯迴路轉，引人入勝。

更正啓事：刋於第四十五期「邪惡交易」原作者乃狄心先生，特此聲明致歉。

* * *

下期將刋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鬧江州」，請留意刋出。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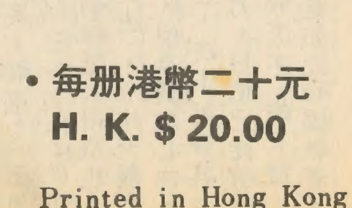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8期
（總號19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逐鹿中原

三國天機故事之三／蕭　玉　寒·文

可　飛·圖

虹貫星空　人間異變

荊州峴山之巔，秋深時份，星斗橫移，天宇蒼茫。忽地一道三色長虹，橫架於空，由西至東，凌跨益州（蜀川）、豫州（湖北）、兗州（湖北及山東）、徐州（山東南部）、青州（山東北部）大片神州上空。

三色長虹之下，便是滔滔滾滾的中華母脈——黃河，天宇三色巨龍橫空，大地黃色長龍蜿蜒盤旋，崑崙山自西向東低昂起伏，中原大地，茫茫平原之上，忽聳峨嵋、華山、武當、嵩山、天柱、泰山諸峯，天地一體，乾坤萬象；天機浩渺，大地蒼茫。

峴山峯巔一塊方圓十丈的巨石之上，天機隱俠——龐德公、天機傳人——諸葛亮，天機俠女——貂蟬、仙靈老人——左慈、人間神相——管輅，此刻正盤坐不動，仰觀天宇，凝然不語。甚至連諸葛家的一對小兄妹諸葛均和諸葛慧，雖然尚年僅十二、三歲，似乎亦被師傅兄姐們的凝重神色懾住，不由瞪大了晶亮的眼睛，學彼等的神情，仰觀天際，盡力作出嚴肅的神情，令人驚奇而又有點可笑。

人間神相——管輅忽然道：「龐老先生，吾聞『白虹貫日』，乃主國家殺伐之災，至為可怕。但此『虹』十分怪異，色呈三彩，又現於夜空，並非『貫日』，未知主何徵兆？令人迷惑！」

天機隱俠——龐德公目注他的徒弟諸葛亮一眼，忽然道：「亮兒，你有甚見解？」



諸葛亮此時雖仍年僅十八歲，但已盡得龐德公的眞傳，尤精於天機之學，只見他微一思索，即朗聲道：「虹呈三色——赤、白、黃，按五色方向之配，赤乃南方，白乃西方，黃乃中央，因此赤、白、黃三色長虹，乃主南、西、中三方之異兆也。而三色長虹橫跨益、豫、兗、荊、青、徐六州之地，乃預兆南、西、中三方之異兆，必應驗於上述之州之地。又『虹貫星空』，乃主人間異變萬端，十分詭異，絕非如『白虹貫日』主殺伐如此簡單動變也。」

貂蟬坐在諸葛亮的身畔，她於天機、天象之學，亦已甚具根基，聞諸葛亮如此論析，正欲說話，不料已跟隨仙靈老人——左慈老人學藝的諸葛慧，聽她的二哥說得有趣，忍不住搶先笑着問道：「好啊，二哥，你已活像你的師傅龐老伯伯的模樣啊！但這『三色長虹貫星空』之象，到底如何詭異？如何變幻萬端……二哥倒是快說清楚啊！」

諸葛慧雖然是娃兒口吻，但她到底是仙靈老人的得意女傳人，話中隱隱顯出智慧，恰恰把在場中神相管輅、老左慈、貂蟬的心兒打動，因此均靜靜的瞧着諸葛亮，看這位天機隱俠的傳人如何回答。

諸葛亮微笑一下，隨即毫不猶豫的推測道：「三色長虹，赤、白、黃分主南、西、中，亦即應驗於西面的益州蜀川；南面的荊州、揚州、豫章等江東之地；以及中央的兗、豫、青、徐四州中原大地也。而三色長虹恰好橫跨上述九州之地，〃顯見無窮殺伐爭戰，勢必籠罩此九州之地，其中隱含的殺戮兇劫，將十分詭異，亦必變化萬端……」

諸葛亮說到此處，忽地曳然而止。他微歎口氣，才又感觸的轉向龐德公，輕聲道：「師傅，赤、白、黃三色長虹，引發九州大殺戮，天下百姓黎民，必慘受戰火血洗，兇劫連場，白骨成山了……但這將有何結局？吾等又如何面對呢？」

天機隱俠——龐德公此時不由亦心中發一聲苦笑，暗道：「三色長虹貫九州」，乃「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引發九州慘酷大殺戮也！吾雖欲以「人謀大法」，令此天機大勢或緩行或逆轉，但吾費盡心血，僅略為延緩而已，決不可令其逆轉，吾之一切努力，只怕已徒勞無功了！哎，「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其演進不料竟如此頑固執着，勢如滾滾巨輪無可阻逆！其所引發的後果又如此慘烈，如此可怕！到此時此刻，吾亦感身心疲累，再無餘力去力挽狂瀾了……天下黎民百姓渴盼的和平安寧的希望，只怕須托附亮兒你的肩上了！

龐德公心中轉念，他的主意已決，決定安排諸葛亮出山歷練，勇敢投入此「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洪流中去。龐德公微一沉吟，便忽然對諸葛亮道：「亮兒，你欲知其結局，須先審察當今的天下大勢，胸有成竹方能進一步得知如何自處。那當今的天下大勢，你又掌握知悉了多少呢？」

龐德公竟當着神相管輅、仙靈左慈，以及諸葛亮的師妹貂蟬，弟弟諸葛均，妹妹諸葛慧等人面前，考究起他的衣砵傳人——諸葛亮來了。

只見諸葛亮毫不畏怯，他微一思索，即朗聲道：「是，師傅。據亮兒所察，目下大勢，十分凌亂。漢室朝廷，雖仍存獻帝劉協，但獻帝受制於佔據長安的董卓餘部李傕、郭汜二人手中，毫無皇權，因此已名存實亡了！而天下羣雄紛起，諸侯割據，漢室江山，其實已被肢解分割成十數塊了！」

此時，諸葛慧又忍不住驚呼道：「二哥啊！朝廷江山也可肢解分割的麼？」

仙靈老人左慈不由笑道：「慧兒，且別頑皮胡鬧，聽你二哥說下去。」左慈雖然含笑而說，但諸葛慧一聽，卻連忙吐了吐小舌頭，再不作聲，顯然她對這位「師傅爺爺」，已傾心拜服，總之如同嫡親祖父了。

諸葛亮的思路卻沒被打斷，他續道：「當今天下大勢，西有馬騰、韓遂佔據涼州（陝西、甘肅一帶），張魯佔據漢中（陝西南部），劉璋佔據益州（四川地區）；北有公孫瓚佔據幽州（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袁紹佔據并州（山西大部）、冀州（河北大部）；東有陶謙及劉備等佔據徐州（山東東部）；中央則有曹操與呂布正激烈爭奪的兗州（河南北部、山東西南部）、豫州（河南南部、安徽東北部）；南有劉表佔據的荊州（湖南、湖北兩省及河南、貴州、廣東、廣西北部），袁術佔據的揚州（安徽南部、江蘇南部、及江西、浙江、福建部份地區），孫堅佔據的江東（江蘇、浙江南部地區）。合計十二路諸侯，把漢室江山肢解、分割成十二塊地方……其中有強有弱、有分有合，十分複雜……」諸葛亮論析至此，忽然一頓，似尚有迷惑之處。

龐德公點頭微笑道：「不錯！亮兒，原來出兵聯盟討伐董卓的十八路諸侯，的確已分化組合成十二路了……但其中如何十分複雜呢？」龐德公進而啓發諸葛亮。

諸葛亮若有所思道：「例如佔據兗、豫兩州大片地土的曹操，據說甚有王者之氣，但其心性卻十分殘忍，處事手段亦十分殘暴，他為報父仇，竟殘殺徐州數十萬無辜百姓，如此殘忍暴戾之人，怎配為王呢？再如師傅已替其堪點『白兔龍脈』的劉備，輾轉艱辛創業十多年，卻屢鬥屢敗，至今仍然寄人籬下，屯駐一隅，根本未成氣候，若其已得龍氣，有王者之份，怎會如此不濟？又如師傅曾實地堪察，其祖宗已得踞『赤龍龍脈』，一代兵法宗師孫武的第八代孫——孫堅，雖在江東略有所成，但仍需托庇於袁術的旗下，鬱鬱不得其志，王者之業似難成就，這又為甚麼呢？其他如袁紹、呂布、公孫瓚、劉表、馬騰、張魯、劉璋諸人，亦難尋其『王者之氣』，然則『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又將如何演行呢？」

諸葛亮忽然曳地而止，不再細述下去。

蜆山峯巔，一片寂靜。在如此玄幻迷離的「天機奧秘」面前，能洞悉透徹的，除天機隱俠龐德公外，只怕已無第二者了。因為龐德公此時亦默然不語，其他人又能表示解釋甚麼呢？雖然諸葛亮的疑問，在場中人均急欲探究知悉。

諸葛慧這個小女娃兒，晶亮的眼珠滴溜溜的，在她的二哥諸葛亮臉上轉，似乎急欲在這上面尋獲甚麼；她轉而又急急的溜一眼令她生怯的「白鬍子伯伯」龐德公，再瞥一下她又喜又敬的「師傅爺爺」老左慈，玲瓏的小嘴兒一張，欲說甚麼，忽然又閉緊了。因為諸葛慧突然發覺「白鬍子伯伯」的鬍子一動，她便斷定，這白鬍子伯伯必定有話說了。

果然龐德公目注諸葛亮和貂蟬一眼，便微微一笑道：「亮兒、蟬兒，目下已屆你二人下山歷練之時矣。」

諸葛亮一聽，不由有點焦急，忙道：「師傅，亮兒學業初成，尚企盼留在師傅身邊，望多聆聽教益啊！」

貂蟬卻因有機會與諸葛亮這師哥週遊天下，芳心暗喜，不由格格笑道：「師傅呵，蟬兒乃女兒家，於此天機大勢格中，能起甚麼作用？一切只怕須依賴諸葛師兄啦！」

龐德公目注貂蟬一眼，見她俏眼中水波蕩漾，不時瞟向諸葛亮，便微笑道：「蟬兒，你與亮兒均乃天機大勢格中人，你再歷一劫，你的本命便向『天機俠女』靠近一步，千里之途，始於足下，怎說並無作用？況且你與亮兒所學，乃有關天地乾坤的奧秘，怎能不到天地乾坤中去歷練，不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不必猶豫，且勇敢投身進去，於天機大勢演行中善進善出，以達天地乾坤一體的境界吧！」

諸葛亮見師傅的主意已決，知再難改變，只好道：「是！師傅。亮兒便與師妹下山去，於天地乾坤中勇敢闖一闖吧！」

當晚，於蜆山之巔，諸葛亮把弟妹諸葛均、諸葛慧叫到身邊，囑咐二人一番，着二人虛心苦學。因為二人的師門奇學，可遇而不可求，二人能拜仙靈老人左慈、神相管輅為師，是二人的本命中的一大福緣。諸葛均心性嚴謹，他見兄長神色凝重，便肅然的點頭答應了。諸葛慧卻有點不高興，她望一眼諸葛亮，又溜一眼貂蟬，小女娃兒嬌野的心性不由又發作了，暗道：「二哥你好！有了這貂蟬師妹，便不要我這親妹妹了！」

諸葛慧自幼便十分依戀諸葛亮這位二哥，事實上，她從小便喪父喪母，她幾乎是在諸葛亮的照顧攜帶下長大的，諸葛亮在她的心中，份量之重，別人是無法想像的，這點就連諸葛亮自己也意料不到。不然，他便必定好好安慰一番這嬌野的妹妹。

諸葛亮這一疏忽，便惹起諸葛慧小女娃兒的小性子了。只見諸葛

慧沒好氣的嚷道：「哼！稀罕麼？二哥，你有了貂蟬師妹，還記得理會我慧兒妹妹？好了不起麼？你今日可以闖蕩江湖，難道慧兒日後便不可以？慧兒必定學盡我師傅爺爺的功夫，日後也來個週遊天下、闖蕩江湖！」諸葛慧頓了一頓，仍不能消恨似的又嚷了一句道：「好教二哥你知道，你撇下慧兒不顧，慧兒便寸步難行了麼！」

諸葛慧嘟嘟嚷嚷的叫了一遍，眾人以為這只是她小女娃兒依戀自小相依為命的胞兒，乃人之常情，並不怎麼為意。不料諸葛慧卻人小志堅，她一旦下定決心，立定主意，便百折不撓，決不會中途退縮的了。她既然立誓與諸葛亮試比高低，日後便惹出許多麻煩磨劫，甚至天地人間的歷史，幾乎亦因此而改寫。這一切，便決非此時在場中人所能預料了。

當下諸葛亮眼見諸葛慧又恨又氣的樣兒，也不知道自己何時何處惹她生氣，還以為她儘是嬌野脾性又發作而已，因此也不怎的留意。他囑咐弟妹一番，便與貂蟬一道，準備簡單的行裝，翌日一早，便下山了。

到第二天的中午時份，諸葛亮和貂蟬，已遠在荊州蜆山北面數十里外了。

天機隱俠——龐德公，並沒指示他的兩位傳人的去向，僅着二人投身天地乾坤，見機而行罷了。因此諸葛亮首先便想到兗州、豫州之地，因為這是目下中原逐鹿最激烈的地方，曹操與呂布正為爭奪這塊地盤而慘烈拚殺。而貂蟬下山之後，忽然故鄉之情大發，極欲趁機回家鄉東平島探望。恰好東平島地處兗、豫二州之間，正是諸葛亮欲去的地域，因此兩人不約而同，下山之後，便一路向北，直奔荊州蜆山北面而去。

不久便進入豫州地界了，再北行數十里，便是位於黃河之濱的大運河出口東平湖東平島，亦即貂蟬的故鄉。此時就連諸葛亮也意料不到，貂蟬的故鄉東平島，恰好位於正慘酷拚殺的曹操與呂布兩大陣勢之間。

貂蟬忽然悶聲不語，思念之情溢於言表。諸葛亮見狀，便向貂蟬微笑道：「貂蟬師妹想必是擔心親人的安危吧？但放心好了，師傅已妙施大法，你貂家已得『飛蟬龍脈』的蔭庇，從此當可保安然無恙，那怕千災萬劫、千難萬險，只怕也難搖撼貂家的根基氣運了！」

貂蟬卻微歎口氣，輕聲道：「雖然如此，但爹爹年紀已望五十，祖母更是垂垂老矣，幼弟卻年僅八歲，雖然後娘賢淑，但一老一少，於此戰火之地，又怎能獨善其身？怎教人不憂心如焚？」

諸葛亮一聽，不由亦憶起當日他與貂蟬一家人相處的種種樂趣，心中亦很想重溫舊地，便點頭含笑道：「那好吧，反正我等亦無急逼要事，便隨貂蟬師妹先行返家探望親人吧！而且……」諸葛亮忽然一頓，欲言又止。

貂蟬見諸葛亮肯主動提出，陪她返鄉探親，芳心不由一陣欣喜，但又見他欲言又止，神態有點不自然，卻又暗吃一驚，忙道：「諸葛師哥，而且甚麼？」

諸葛亮並不掩飾，坦然道：「而且與貂大叔一別多年，師兄亦很想前去拜候，而且亦很想再欣賞島上最美最艷的玫瑰花呢！」

貂蟬見諸葛亮意態真誠，絕無半點虛偽做作，女孩子的芳心不由大慰，她忍不住格格的欣然笑道：「好啊！諸葛師哥，只要你喜歡，貂蟬必定帶引你去欣賞最美艷的玫瑰花兒！」

* * *

兩人說時，腳下並不停頓，併肩向前飛掠，在清早的晨風中，沐浴着霞光，真有如一雙金童玉女，聯袂行走於山河大地。

兩人的輕功造詣已甚深厚，這段數十里的路程，僅花了一個時辰的工夫，便已抵達貂蟬的故鄉東平島畔了。

放眼望去，兩人卻不由吃了一驚。只見湖畔的玫瑰花叢，已變作枯黃一片，連花樹身也化作枯草，紅艷盛放的玫瑰花，更不知消逝於何處了。向湖心的東平島上望去，更令人吃驚，但見島中的紅綠花樹，已無影無踪，隱約化為一片灰黑焦黃，就如整座東平島，剛被一場驚天烈火燒燬似的……

貂蟬思親情切，見狀不由失聲驚叫道：「怎的會變得如此？原來的東平島似從人間消失了……」

諸葛亮凝神細察，再沉吟片刻，神色不由一變，他暗道：島上隱隱透出血煞之氣，就如一座剛被慘殺的萬人坑似的，為甚竟會變得如此？他已意識到，東平島上，必已發生了一場驚天浩劫了！他也不及細思，忽然對貂蟬道：「師妹……不必等渡船入湖了……」

貂蟬驚道：「為甚麼？」

諸葛亮道：「因為渡船的人，只怕永遠也不會出現了……島上隱伏十分可怕的兇兆，還是快點入湖去仔細查探清楚為妙！」

諸葛亮話音未落，已伸出手去，把貂蟬的手握住，右足一頓，已挾帶着貂蟬，向湖中的近岸的小島飛躍而去。那小島其實只是凸出湖面的一塊巨石，湖中每隔十丈、八丈便有或大或小的一塊凸出，因此若輕功造詣深厚，可以凌空飛越

十丈、八丈，到湖心的東平島，便可以徒步而入，不必倚靠渡船搭載。當日諸葛亮跟隨龐德公，便是以此絕頂輕功上島去的。但此時諸葛亮怕貂蟬心神恍惚之際，內力受損，輕功難達此境界，便不敢大意，挾帶貂蟬向東平島飛躍。

不一會，諸葛亮緊握貂蟬的手，在距東平島岸邊十丈遠的一塊巨石上縱身提氣，凌空一躍，兩人便已穩穩的落在東平島岸上了。

諸葛亮放眼一看，心中不由一陣驚駭，只見島上的花草樹木，已化作一片焦黃；隱掩於綠樹後的村落屋宇，亦已變作一堆堆的殘垣敗瓦；原來的人聲、笑語聲也全部消逝，整座東平島就有如一座地底浮上來的可怕地獄。

貂蟬心兒猛烈的抖戰，她也顧不得與諸葛亮細說，身形乍起，有如一隻受驚的秋蟬，向東平島的尾東頭西掠去，那是貂蟬出生長大的故居所在的地方。

諸葛亮見狀，知貂蟬此刻心神受創，恐生意外，便連忙緊隨貂蟬身後，向他曾作客一年多的貂家故居飛掠。

諸葛亮掠近一看，心中亦不由一陣駭然，但見原來偌大的一條村落，屋宇過百，村民近千，此時竟已化作一片焦土……原來所有的一切，包括貂蟬家的居屋，屋前屋後的紅艷玫瑰花圃，以及原來在此居住生活的村民，竟全部消失不見，眞有如地獄突然浮昇上來，把地上的人間一切盡扯吸進去了！

貂蟬連叫聲也沒發出，嬌俏的身影便搖搖欲墜。諸葛亮一見，連忙掠上一步，伸手把貂蟬扶住，輕聲道：「師妹稍安毋躁，先查淸原因再作打算……」

貂蟬目睹家園以及整座村落均已化作一片焦土，祖母、爹娘、幼弟，與及全村鄉親父老人跡全無，料想必與村落一道化作灰燼，心靈受創如遭電殛，幾乎昏過去了。她觸着諸葛亮溫暖的手臂，她的心兒，才似從地獄中被拉轉回來一半，但依然昏昏沉沉，喃喃的叫道：「天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切……一切已化作焦土灰燼了啊！」

諸葛亮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師妹！先查探清楚再說！」

他說時，也不理貂蟬是否願意，扶持着她，走入殘垣敗瓦中仔細搜索。貂蟬呆呆的被諸葛亮牽帶着，只是下意識的移動着腳步，到底幹甚麼，她並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更不願知道，因爲她害怕那十分殘酷的眞相。

諸葛亮先從貂蟬的故居遺址查探，但見殘垣敗瓦中，偶爾尚露出燒焦傢俱的一絲半跡，甚至被燒成焦炭的玫瑰花園，亦可依稀辨認，不過卻並無發現任何一點人體遺骨的影跡。再到其他村民的屋宇遺址中搜索，亦並無任何一具屍骸發現。諸葛亮不由十分驚奇，暗道：此地上千村民，在村落被大火焚燒時，均身在何處呢？而這場慘烈大火，又是如何發生的呢？貂大叔的一家，又是否遭逢凶劫了？

這一切疑問，眼見是無法在村落的殘垣敗瓦遺跡中尋出答案了。

諸葛亮搜索了大半天，雖然毫無線索，但卻毫不氣餒，依然精神抖擻，四處尋覓。他牽帶着貂蟬，終於搜索到位於東平島西面的東平山腳。山頂上便是貂蟬先祖的墓地，但見山上依然花紅樹綠，並無遭劫的跡象。諸葛亮心中不由寬慰了點。因爲他深知東平島的氣脈，凝聚於東平山，師傅替貂蟬家堪點了「飛蟬龍脈」，亦因此而激動了東平山的靈氣，連東平山下的近千村民，亦因此而沾光，雖無大富大貴的福份，但卻可保本命平安順遂，不至於橫死夭折。而東平山並未遭劫，其靈氣仍在，東平島的上千村民，以及貂蟬的一家，便大有可能保住生命了！

諸葛亮心念電轉，他忽然有了主意，暗道：既然東平山的「飛蟬龍脈」靈氣仍在，必有兆應，何不上山查探一下呢？他輕聲對貂蟬道：「師妹，且隨我上山拜祭你貂家的祖墓去！」

貂蟬此際已變得迷茫一片，她也毫無主意，只是茫然的移動腳步，跟隨諸葛亮往東平山上走去。

不一會，諸葛亮和貂蟬便已攀上東平山頂，放眼望去，山上花紅樹綠，依然一派生機，與山下的「人間地獄」，當眞是兩個世界似的。

諸葛亮此時也無心欣賞山上的景色，牽帶着貂蟬，逕直向山頂西面的貂家祖墓走去。

走近一看，貂家祖墓果然完好無缺，一切均不出諸葛亮所料。諸葛亮不由暗鬆口氣，因爲他深知貂家的祖墓，已凝聚了東平山「飛蟬龍脈」的靈氣，只要此墓被毀，那東平山的靈氣便會盡洩，山下的村民，連同貂蟬一家，將凶多吉少。但此墓既然仍完好無缺，那便足證東平山「飛蟬龍脈」的靈氣仍存，令山下的村民免遭橫死夭折之禍了。

不過，山下近千村民，連同貂蟬的祖母秋氏、爹爹貂全、後娘趙姑、幼弟貂義等一家四口，卻隱身於何處呢……

正當諸葛亮沉吟思索間，貂家祖墓後面的密林，卻忽然走出一位老婆婆，白髮蒼蒼，神色憂慽。

貂蟬一見，已一步躍了過去，伸手把老婆婆抱住，連聲驚叫道

：「奶奶！奶奶！是妳麼……爹爹他們現在何處？還有村中的上千鄉親父老呢？」

老婆婆竟然是貂蟬的祖母秋氏。她雖然白髮蒼蒼，神色憂慽，但身子卻似乎比昔日更健壯，連臉上原來密佈的皺紋也不見了。

秋氏伸手亦把貂蟬抱緊了，但瞧見貂蟬身邊的諸葛亮，卻顧不得與貂蟬說話，先就驚駭的失聲叫道：「天啊！龐老先生替貂家堪點旺發的這座祖墓，到底是禍是福啊！諸葛公子快告知老身啊！」

諸葛亮見貂蟬的祖母秋氏安然無恙，身子反比昔日健壯，便更確證了自己的判斷，他不由又暗鬆口氣，神色更鎮靜下來。他向秋氏含笑點頭，輕聲道：「秋老婆婆莫急，先把發生的事告訴我好麼？」

秋氏長歎一聲道：「哎……當日龐老先生替貂家改葬祖墓，貂家的家運果然迅即轉旺，不但孫兒貂義出世，令貂家有香燈繼後；蟬兒更天下聞名，受人敬佩；甚至老身的筋骨亦比以前壯健，可以徒步上此東平山了！更奇的是，東平山腳的鄉親父老，昔日每年均會有二、三十人或病逝或夭折，但自從龐老先生降臨東平村後，村中的人，竟如獲甘露，這幾年來，竟然人人平安順遂，老的無病無痛，生下的嬰兒也個個健康活潑，再無夭折了！村中的鄉親父老均感激貂家爲東平村帶來福運……哎！不料東平村人，很快便抱怨咱貂家爲他們帶來厄運了……」

秋氏老婆婆說到此處，長歎連聲，神態十分哀傷，竟連話也說不下去了。

諸葛亮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莫非山下這一場慘烈大火，竟與貂家有關麼？但貂家已納「飛蟬龍脈」靈氣，對村民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怎會替彼等帶來厄運呢？

諸葛亮思忖時，貂蟬已從驚駭中回過神，但一聽祖母秋氏的歎息，不由又大吃一驚，尖聲叫道：「奶奶……咱貂家如何給鄉親父老帶來厄運啊？妳快說淸楚啊！」

秋氏老婆婆憐愛的把貂蟬抱進懷裏，搖頭歎氣道：「蟬兒啊蟬兒！說起來，咱貂家和全村鄉親，均因你而沾了天大福氣……但也因你而惹來一場彌天大禍啊！這天道也太不公平了！」

秋氏老婆婆長歎一聲，終於把山下東平村的這一場彌天大禍的根由說出來了。

原來當日呂布因貂蟬的緣故，殺了董卓，不久又被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的大軍趕出長安城，呂布前去投靠袁術，袁術嫌他是「剛而無禮、反覆無常」的匹夫小人，拒而不納。呂布又前去投奔與袁術正苦鬥不休的袁紹，袁紹爲了利用呂布對付袁術，倒收納了他。但不久呂布又嫌袁紹的部屬對他不敬，殺了袁紹的兵將數十人，隻身逃出袁紹的大營冀州。正當呂布狼狽如喪家犬時，恰好與曹操結好的袞州地區陳留郡太守張邈反叛曹操，呂布恰於此時路經陳留，便被張邈留住，以便借呂布之勇來對付曹操。而恰好此時更與曹操有救命交情的縣令陳宮，因憤恨曹操殘殺徐州百姓，前來投奔張邈。

於是由陳宮定計，推舉呂布爲袞州牧，統領張邈的十萬大軍，進攻曹操的地盤。曹操此時正進攻徐州，後方兵力空虛，被呂布搶佔了袞州的大部份郡縣。曹操的老營，僅剩由謀士簡彧、程墨、曹洪死守的鄄城、東阿、范縣三縣尚可保住，嚇得曹操連忙停止進攻徐州，回師援救他的命脈根基大營袞州。

當曹操大軍尚在回師途中，呂布正因連場大勝，把曹操的地盤幾乎連根拔起而洋洋得意。他此時手下統領十萬大軍，再加上收降的曹軍，以及新徵的兵卒，軍力達二十萬之衆，地盤有袞州大部，其實力足可與南面的袁術並駕齊驅了。

呂布忽盟佔地爲王，再與天下諸侯爭霸的雄心。陳宮爲了洩憤，亦積極鼓勵呂布，爲達此雄心大志，首先須消滅曹操。於是呂布橫下一條心，佈下陣勢，等待曹操的回師大軍到來，便與他決一死戰。

另一面呂布已貴爲「袞州牧」，但直到此時，他身邊尚無一位正式「夫人」，等閒的女子他也根本瞧不上眼，因爲當日的貂蟬，她的「閉月羞花」美容，早已把呂布的靈魂攝住了。呂布發誓，此生除貂蟬外，決不娶任何一位女子。

呂布派出人馬，四處打探貂蟬的下落，但一直毫無踪跡。呂布爲此而弄至茶飯不思，更無心處理軍務大事。陳宮見呂布爲了一位女子，竟如此失魂落魄，不由大驚，深知如此下去，若曹操的大軍殺到，自己亦必和呂布一道，死無葬身之地。

於是無奈向呂布獻了一計，教呂布派人到貂蟬的故鄉，以好言厚禮，把貂蟬的家人先行請到袞州，善加款待，再放出消息，貂蟬若尚在人世，她聞訊必會趕來袞州，與家人相會，如此這般，呂布便可以與美人重逢了……

秋氏老婆婆說到此處，長歎一聲，忽地又咬牙恨道：「陳宮這狗頭軍師，竟想出這般逼蟬兒現身的計策……但尚算不至太絕，留有餘地……可惜他獻計的對象，是心如豺狼的呂布，他爲了自己的一己私慾，竟做出一樁喪盡天良的慘

事……」

聽秋氏老婆婆說到此處，諸葛亮已有點明白了，他望一眼貂蟬，見她俏臉漲紅，目中神色閃爍不定，知她心中必羞、愧、悔、恨交雜，正懷疑她參與誅滅董卓的事，到底是對是錯了。

諸葛亮也不忙着解釋，他引導秋氏老婆婆道：「呂布就算採納了陳宮之計，亦只會把貂大叔一家劫走，爲甚麼東平村竟變作一個活地獄呢？」

秋氏老婆婆咬牙切齒，發了一會狠，才又把後來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原來東平島的驚天浩劫，就發生在一個月前。

當日陳宮爲穩住呂布的心神，以抗擊曹操的回師大軍，無奈向呂布獻上一條以貂家作人質，逼貂蟬現身的計謀。陳宮心性倒有愛民之意，並不想大開殺戒，因此所獻之計尚留有餘地。

不料陳宮此計，卻把呂布「如狠似虎、反覆無常」的根性激發了。呂布口上讚陳宮所獻之計甚妙，但背地裏卻十分懷疑，如此溫和之計，怎能把他魂繞夢縈的美人貂蟬逼誘出來？

於是呂布便親率大軍五千，乘戰船從大運河直抵東平島。呂布先派出二千兵馬，把東平島重重圍困。然後把東平島的男女老少近千人，連同貂蟬的父親貂全、後娘趙姑、幼弟貂義，押上戰船，再下令一把火將東平村的所有屋宇燒成灰燼……

諸葛亮聽到此處，不由怒道：「呂布爲甚如此狠毒？」

秋氏老婆婆咬牙道：「這狗賊呂布，放出消息，說東平村已被毀滅，全村老少皆已遷入袞州郡城，若蟬兒她再不現身，便把東平村近千人，連同貂家老少全部斬殺！呂布這狗賊，爲了一己私慾，當眞比豺狼還更狠毒！」

諸葛亮不由亦咬牙恨道：「呂布此人，曾先後投靠丁原、董卓，並認賊作父，後來因一己私利，又把丁原、董卓皆誅殺了！董卓雖死有餘辜，但呂布亦決非出於公心，只爲一己私利而已。如今竟又幹出此等慘無人道的罪行，毀人家園，以千人作人質，視百姓平民生命如草芥，如此狠毒匹夫不除，天下必永無寧日……」

貂蟬此時冷靜下來，因爲雖然家園被毀，但幸而家人及一衆鄉親父老仍可保存生命，家園被毀尚可重建，但人死便不能復生了！她此刻似已立定了主意，只見她微歎口氣，忽然問祖母道：「奶奶！全村人均被擄走，你爲甚麼如此幸運，逃過此劫呢？」

秋氏老婆婆驚奇的道：「此事說來也十分奇怪！就在呂布派兵進島的前一天晚上，我忽然夢見你祖父站在東平山上，向山下連連招手，神情十分焦急，似暗示甚麼……我百思不解，第二天一早便攀上山來，打算查探清楚。不料就在我上山後不到半個時辰，那狗賊呂布便率戰船把東平島包圍了！不久又見呂布的兵馬，把全村人押上戰船。隨後又見全村熊熊烈火，把半邊天也燒紅了！我本來想一死了之，拚死下山，但想到我若一死，便無人把呂布的惡行告知於世，近千人的生命也必然就此斷送，才留在山上，苦苦守候，每日以山果、溪水飲食，總算見到蟬兒你和諸葛公子上山來了！哎，老身的責任已了，是生是死也無關重要了！」

貂蟬默然無語，似在思忖甚麼。好一會，她才立定決心似的長吁口氣，決然的道：「奶奶！苦了你啦！也苦了爹娘幼弟及全村鄉親父老了！蟬兒已有主意，必教爹娘幼弟及全村鄉親安然無恙，返回東平島！」貂蟬一頓，望一眼諸葛亮，又輕聲道：「諸葛師哥，貂蟬拜托你一件事，可以麼？」

諸葛亮察言觀色，已窺破了貂蟬的心思。只見他微笑一下，道：「師妹托我甚麼事？」

貂蟬道：「我……去後，東平島鄉親重建家園的事，便只好求諸葛師哥相助一下了！師傅的天機、地脈絕學，師哥已洞悉，有你相助，東平島的氣運必可重新旺發起來。請師哥你無論如何答應我！」

諸葛亮微笑一下，卻答非所問的道：「噢？師妹欲以一人生命，去挽救千人平安麼？」

貂蟬的心思一下子便被諸葛亮窺透，她不由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哎，貂蟬不幸惹上呂布這狠毒匹夫，上千人的生命握在他手中，貂蟬又怎忍心坐視不理？我雖然捨不得師哥……和師傅他老人家，但權衡輕重，亦唯有以一人換回千條生命這辦法了……望能救回千人生命，但得師哥你助建東平島家園，貂蟬便再無憾事。」貂蟬說時，神色毅然，絕無猶豫。

諸葛亮卻微一搖頭，道：「不然，師妹就算赴袞州郡城，在呂布面前現身，亦未必救得了你一家及上千鄉親生命，而只會替彼等惹來更可怕的殺機！」

貂蟬和秋氏老婆婆一聽，均大駭道：「爲甚麼？呂布不是挾持千人作人質嗎，以逼蟬兒現身嗎？」

諸葛亮目中精光閃灼，胸有成竹的道：「這只是呂布表面上的藉口！他既然狠毒如此，將東平島連根拔掉，以逼貂蟬師妹現身，顯然尚有更深的意圖，目下呂布得陳宮

之助，已攻佔了曹操大半地盤，整個袞州郡，僅剩東阿、鄄城、范縣三地尚在曹軍的手中，而東平島恰好位於上述三城的中央，呂布爲了攻取上述三城，必會首先進佔此中央之地，再向三城發動進攻，因此呂布又怎會把對他恨之入骨的東平島人放回呢？因此只要貂蟬師妹落到呂布的手上，呂布便必定立刻把東平島上千的鄉親誅殺，以絕後患！」

貂蟬深知諸葛亮盡得師傅龐德公的眞傳，他料事判斷的能力，已十分超卓，因此未等他說罷，已急得驚叫道：「諸葛師哥，據你判斷，東平島上千的鄉親老少的生命，豈非無法挽救了嗎？天啊！若因貂蟬一人，危害千人生命，貂蟬尚有何顏面生存於人世？諸葛師哥快想個救人的萬全之策啊！」

諸葛亮沉吟道：「因此欲救東平島人，必先把呂布此人除去，呂布不除，則東平島人必永無寧日！救人之計，須據此而謀策也……」

貂蟬吃驚道：「但呂布此人武功蓋世，可力敵萬人，再加上他現下統領大軍二十萬，單憑你我二人之力，如何將他消滅？只怕未近得他身邊，便已命喪軍營了！就算僥倖接近他身邊，也決計無法置他於死地，諸葛師哥雖練成『無爲羽扇神功』，但也決非呂布的對手，就算加上我和師傅之力，也難抵呂布的神勇呢！況且師哥身負拯世救民的重任，怎能因貂蟬一人而放棄啊！因此欲向呂布行刺之計，萬萬行不得！」

諸葛亮微笑道：「隻身行刺之計，乃匹夫之勇，不足傚法。吾已有計策，必教呂布死無葬身之地……」諸葛亮忽地一頓，不再往下細說，卻向秋氏老婆婆道：「婆婆，救人之事，便由我諸葛亮承擔吧！婆婆且先尋一處隱蔽的地方容身，靜候貂大叔和一衆東平島鄉親安然回返吧！」

秋氏老婆婆一聽，連忙向諸葛亮致謝，但又表示決計不離開東平島。秋氏老婆婆道：「老身托此祖墓的蔭庇，如此一場浩劫也避過了，試問當今世上，還有比此處更安全隱蔽的地方嗎？此地山果、溪水豐盛，老身憑此足可活命。況且老身已一把年紀，就算死，能死於此，心願也已足了，諸葛公子不必再爲老身擔心。」

諸葛亮一聽，便不再言語，因爲他亦同意，秋氏老婆婆所說的，的確是如此，當今大亂之世，卻往何處尋隱蔽安全的地方呢？諸葛亮吩咐貂蟬，把師傅龐德公贈與的路費，分一半給秋氏老婆婆，以備必要之需。

待貂蟬安頓好祖母，諸葛亮便與貂蟬一道，向秋氏老婆婆告辭，立即下山去了。

兩人下了東平山，又循原來路徑，以絕頂輕功躍出東平湖。

＊　＊　＊

出了東平湖，諸葛亮和貂蟬，又西渡黃河，向西面的范城飛掠而去。

此地是貂蟬長大的地方，她對四周的地形地物自然十分熟悉。她又見諸葛亮一派胸有成竹的從容樣子，料想他必已定下救人的妙計，心情也輕鬆了一點。她心性本就聰慧，此時微一思忖，對諸葛亮的計謀，便有點醒悟了。

貂蟬道：「師哥，你莫非打算借助曹操之力，去攻打呂布，以便救人麼？」

諸葛亮微笑道：「不錯！吾正有此意。」

貂蟬吃驚道：「但目下曹操正處於劣勢，呂布勢大，已把曹操的大營袞州大半攻佔，曹操自顧不暇，他豈有餘力助我等救人呢？此行豈非緣木求魚嗎？」

諸葛亮從容的微笑道：「曹、呂雙方的態勢，吾豈會不知？但於吾眼中，呂布之强勢，只是過眼雲煙而已，令其潰敗，亦並非難事……待會入城，見了曹操，一切見機行事便了。」諸葛亮一頓，又吩咐貂蟬道：「師傅龐德公當年曾助曹操祖宗堪點『盤龍龍脈』，又與曹操有一面之緣，我不欲曹操知悉我的身份，亦不想令師傅他老人家爲難，因此可以化名進城，只要救人成功，吾等便立刻離開便了！」

貂蟬道：「諸葛師哥以何名自稱？」

諸葛亮道：「我初涉江湖，世人並不知我的底細，我便以『字』作名，稱爲『孔明』吧！但貂蟬師妹『貂蟬』之名，因誅殺董卓之事，已傳聞天下，因此亦需更名爲妙。」

貂蟬道：「我更名甚麼好呢？」

諸葛亮——孔明道：「貂即『雕』也，『蟬』以清純慧潔爲其特性，猶如冰雪，那便稱爲『雕雪』吧！」

貂蟬一聽，不由格格笑了。她此時已確信爹娘幼弟尚在人間，心情也因此輕鬆了點。貂蟬笑道：「雕雪！雕雪！這比貂蟬更好聽啊！我不想世人再把我與誅殺董卓的事聯在一起，因此這『貂蟬』從此逝去，我就以『雕雪』爲名，猶如脫胎換骨好了。」

從此，諸葛亮便時而自稱孔明，時而回復諸葛亮原名。而貂蟬則從此改稱爲雕雪，「貂蟬」之名，也隨着董卓的被誅，而從此消逝了。

當下孔明和雕雪，談說間已接近一座城池。這是曹軍在袞州僅剩

的三大城池之一，城牆堅固，靠近黃河，易守難攻，十分堅固。在呂布進攻時，曹操的堂兄弟曹洪死力守住的鄄城。

鄄城目下距呂布的前沿陣地不到三十里，與呂布重兵屯駐的西面濮陽城今(河南濮陽縣)亦只有約莫百里。因此禁衞十分森嚴，嚴防呂布的探子混入城中，窺探曹軍的虛實。出入的民衆，但凡年輕力壯的，均須搜身查問。若外來人進城，盤查得更嚴。

孔明和雛雪一路向城門走去，並不驚惶。他二人外表乃是十八、九歲的少年人，就如一對少年情侶，或少年兄妹；兩人的樣貌又十分俊美俏麗，猶如一雙金童玉女，這給守城門的曹軍兵將一個十分好的印象。因此當二人走近時，守城的兵將竟破例的沒加搜身，只簡單盤問幾句。雛雪自幼便在兗州地域長大，對鄄城的情形自然十分熟悉，因此對答如流，自稱入城探親。守城的曹軍也沒加留難，很快便放二人進城去了。

進了城中，先由雛雪引路，揀了一間僻靜的客館，租兩個房間，落了脚，再出去打探。

很快，孔明便打探清楚目下曹、呂雙方的態勢。原來曹操的大軍，此時仍在徐州西面的途中，距呂布重兵把守的濮陽城尚有二百里路程。守鄄城的將領，是曹操的堂兄弟曹洪，守城的兵力，大約只有五千精兵，以及五千民團守兵。而北面曹軍僅剩的兗州地盤范城和東阿，分別由曹操的謀士簡彧、程昱把守，守城的兵力各五千，因此曹軍留在後方的兵力，此時合計不到二萬人。

而呂布方面，其兵力達十五萬之衆，更有精於謀略的陳宮相助，加上呂布的神勇，簡直如虎添翼。呂布的地盤，此時已攻取了兗州的大部，軍力、物資均遠勝曹操後方守軍，若曹操東伐徐州的大軍不儘快趕回赴援，曹軍目下死守的三城，必很快便會落入呂布的手中。不過，就算曹操的大軍回援，亦僅得十萬兵力，且長途奔馳，兵將疲困、糧草物資短缺，只要稍有差池，便必敗於呂布的大軍手下，屆時曹操的運勢，便從此衰落潰敗。

孔明獲悉雙方的態勢，不由暗暗皺眉，情勢對曹軍的不利，竟超乎孔明的預料，他心中暗道：曹操是龍是蛇，便須由此役判定了！

＊　＊　＊

此時曹操的回師大軍，已返抵鄄城南面五十里外的荷澤地域(因曹操當日危急時的屯駐，荷澤古名因此又稱爲曹市)。

曹仁接報，慌忙飛馬去見曹操。曹操滿臉風霜，神態疲困，但依然十分鎭靜，聞說曹仁來見，立刻將曹仁召進帥營。

曹仁僅略爲寒暄幾句，也不及細問，便惶急的對曹操道：「兄長！呂布軍勢十分强大，又有陳宮獻計謀，更加如虎添翼，兗州大部已失，連郡城濮陽亦落入呂布手上！如今僅剩鄄城、東阿、范城三地，幸賴簡彧、程昱等二人合力死守，才勉强保住不失。若兄長大軍未回，這三地早晚亦必落入呂布之手也！」

曹操亦知呂布軍力强大，但此時他尚未探清對方的虛實，回師的大軍又遠途疲困，根本不宜立刻反擊。他見曹仁似已被呂布的威勢嚇倒，便從容的笑道：「慌張甚麼？吾料呂布乃有勇無謀的匹夫而已，不足爲慮，早晚必被吾所敗！」

曹操一頓，又下令道：「大軍先行駐紮，好好歇息，尋機破敵，曹仁先返鄄城，並傳令簡彧、程昱二人，合力穩守三城！」

曹操的回師大軍，便悄悄的在荷澤地域駐紮下來，並未進駐鄄城，亦不向呂布的大軍作任何的反擊。

此時呂布亦已接獲探子飛報，說曹操的回師大軍，已過了滕縣(山東滕縣)，一路向西進發，但尚未知其目標位於何地。

呂布聞報，便急召副將薛蘭、李封二人進帳，向二人道：「吾早有重用你二人之意，如今機會來了！你二人即領兵一萬，堅守兗州，吾另有打算！」

薛蘭、李封二將，領令去了。

陳宮聞訊，連忙奔入帥帳，道：「將軍從濮陽趕來，不留守兗州，卻打算往何處去呢？」

呂布道：「吾打算即返濮陽，重兵屯駐，與兗州作鼎足而立之勢。」

當時的兗州郡治城，即今日山東省的兗州市，是進入山東地區的樞紐，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兗州城西距濮陽城(今河南濮陽縣)約二百里，中間夾着北面的東阿城、西面的范城、鄄城，上述三城尚在曹軍手中，呂布只要以重兵固守濮陽和兗州，就等於從東西兩面把曹軍死守的三城困死。呂布所稱的「鼎足之勢」，也並非全無道理，只是不懂兵貴神速，不知利用曹操遠途疲困的弱點，主動出擊，先殲滅曹軍的有生力量，太固執於一城一池的得失，因而貽誤了戰機。

但陳宮卻精於謀略，他很快便窺透了曹軍的動向，急欲趁曹軍長途奔馳，兵將疲困之際，實施致命的打擊。他當下立刻向呂布獻計道：「不對，呂將軍！薛蘭、李封二人，怎能穩守兗州城？曹軍長途回返，必兵疲馬困，正好趁此良機將

其一部兵力殲滅，曹軍若回返兗州，必入鄄城，與曹仁會合，鄄城外西南百里，山路險峻，易守難攻，恰處曹操入城必經之路。將軍何不親率精兵一萬，伏於山路兩側，待曹軍經過，兩面殺出，曹軍必敗無疑也！」

呂布卻自負的笑道：「吾重兵屯駐濮陽，自有妙計意圖，你知道甚麼？」並不採納陳宮之計。其實呂布此時仍念念不忘那美人貂蟬，他已把東平島村民，連同貂家三口，上千人質困於濮陽，料想貂蟬必自動在濮陽現身，他又怎肯捨棄而去？陳宮欲得貂蟬來穩住呂布的鬥志，不料卻因此令呂布分心後顧，貽誤了取勝的戰機。

呂布果然立刻飛騎馳返濮陽城去了，陳宮眼見到此地步，也無可奈何，只好跟隨呂布到濮陽，另謀別計，先破曹軍。

曹操的回師大軍，在荷澤休整了半月，疲困盡去，便下令大軍向西進發，直指鄄城方向。

前哨探子忽然回報，說呂布派薛蘭、李封二將扼守兗州，自己則與陳宮一道，率大軍回駐濮陽。

曹操一聽，即大笑道：「呂布無謀，陳宮低能，竟敎薛蘭、李封守兗州，乃自取其敗也！」於是當即下令大軍急進，直插鄄城方向。

再前行一段，前哨探子又回報，說前面山路險峻，十分難行。

謀士郭嘉聞悉，即向曹操道：「山路險峻，易守難攻，恐有埋伏，不宜冒進！」

曹操卻又大笑道：「呂布既已返回濮陽，以重兵屯駐，乃欲以精兵擊吾疲兵，以逸待勞之計破吾也，吾已將計就計，先行休整，如今疲困盡去，鬥志正昂，何懼呂布之軍哉？而且呂布已令薛蘭、李封守兗州，他自己已屯駐濮陽，乃以『東西鼎足之勢』，以困吾東阿、鄄城、范城三地。既然如此，他又怎會設伏於此？不必猶豫，大軍速向西進，吾自有破敵之策也！」

曹操回師大軍，急馳而進，安然穿過險峻山路。前面十里，便是曹仁扼守的鄄城了。

曹操自負已窺透呂布的用兵無能，不由傲氣大發。他當即下令大軍並不進鄄城，改而直插西面百里外的濮陽，欲與呂布軍決戰。另一面又派人入鄄城，令曹仁率軍東進，圍攻兗州的薛蘭、李封守軍，令其首尾不能相顧。

第三天的早上，曹操大軍已逼近呂布重兵駐守的濮陽城，距城已不到五十里。

陳宮聞報，立刻來見呂布，道：「曹軍遠來，兵馬疲困，速戰速決，於我軍最爲有利！千萬不可讓曹軍有機喘息休整。」

呂布傲然大笑道：「吾單槍匹馬，縱橫天下無敵手，曹操之軍，有何懼哉？破之亦不急在一時三刻也！且待曹操紮下營寨，先穩住其心，不致逃竄，吾再以泰山壓頂之勢，向其進擊，必可生擒曹操！汝勿多言，以亂吾鬥志！」

陳宮的計謀，又不被呂布採納，他不由無奈自歎了口氣。

第二天，曹操果然已排出陣勢，向呂布挑戰。

呂布立刻引軍出城，與城外佈防的大軍排成迎戰陣勢，與曹軍對峙。

曹操勒馬，立於中軍旗下，遠遠的望見呂布已率軍趕來。

呂布當先出馬，馳出陣前。他兩旁各有四名大將，分別是來自遼東的張遼、來自泰山華陰的藏霸，以及郝蔭、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等人。呂布迎戰曹軍的兵力共五萬，鼓聲震天，甚有氣勢。

曹操馬鞭一揚，指着呂布，大喝道：「呂布！吾與你素來無仇無怨，爲何奪吾州縣？」

呂布大笑道：「天下城池，皆漢家所有！偏你曹操佔得，我呂布便奪不得嗎？不必多言，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藏霸，且先替吾將曹操擒了！」

藏霸領令，馳馬而出，向曹軍挑戰。曹軍中樂進飛馬而出，兩人各使銀槍，拚殺起來，直鬥了三十回合，仍難分勝負。

曹操軍中，夏侯惇見狀大怒，拍馬而出，助樂進戰藏霸。呂布陣上，張遼拍馬馳出，截住夏侯惇，大戰一番。

四員大將，在場上纏鬥不休，直戰得難分難解。

呂布見張遼、藏霸二將，久戰不勝曹操的大將，不由大怒，拍馬挺戟，直取樂進和夏侯惇，樂進和夏侯惇，皆懾於呂布的神勇，嚇得不敢久戰，虛晃一槍，撥馬退走。

呂布趁勢掩殺過來，曹軍膽怯，向後潰退，呂布隨後追殺，直把曹軍逼退城外三十里，奪了不少戰馬，才班師回城。

曹操初與呂布交手，便輸了一仗，心中暗道：呂布果然神勇無敵，要打敗他絕不容易！但表面上卻不敢流露任何怯意，反而從容不迫的向部屬慰勵道：「吾軍小敗，算得甚麼？呂布只是趁吾立脚未穩，僥倖小勝而已！只要探清其虛實，呂布必敗無疑！」

衆將見曹操一派從容，這才鎭靜下來，商量如何打敗呂布。

曹操的大將于禁站了出來，向曹操道：「末將今日上山觀望，但見濮陽城西面，呂布駐有一寨，但守軍不多，如今呂布小勝一仗，必驕心鬆懈，何不趁機引軍擊其不

備，破其城西營寨，必令呂布軍心動搖也！」

曹操一聽，雖有點猶豫，因爲他並未實地視察敵軍的態勢。但目下軍心皆有懼怯呂布之意，若不速求一戰而勝，振奮軍心，若被呂布乘勝追擊過來，曹軍便勢將完了！情勢已不容曹操深思孰慮，他只能冒險而行。當下曹操決定依于禁之計行事。

當晚，曹操便親率曹洪、李典、于禁、典韋、毛介、呂虔等將，兵力二萬，抄小路向濮陽城西面呂布的營寨進發。

另一面，呂布正在濮陽城中設宴慰勞軍，與有功將士放懷暢飲。席間，陳宮卻忽然提出告誡道：「呂將軍，城西營寨，乃扼守濮陽城二大命脈之一，若西寨被破，則濮陽城危矣，目下西寨守軍僅得五千兵力，若曹軍窺破虛實，重兵來攻，則西寨必失！」

呂布正飲得高興，聞言道：「然則吾如何防戒？且曹軍今日初敗，軍心大搖，他還敢冒險來犯嗎？」

陳宮道：「不然，曹操軍中不乏善謀之人，他又極善於用兵，西寨之虛，只怕早已被其窺破也！唯今之計，呂將軍宜派兵增援西寨，但往而不進寨中，在外面埋伏，待曹軍入寨，則從後掩殺進去，曹軍必敗無疑也！」

呂布一聽，不由大笑道：「陳宮，你此計正與呂布不謀而合也！便依此計而行吧！」

當下呂布即派高順、魏續兩員大將，領軍二萬，開赴西寨外圍，埋伏不出，靜待曹軍攻襲。

曹操統領二萬大軍，於當晚二更時份進濮陽城西。但見城西呂布營寨一片靜寂，連巡夜的兵丁也不多，果然疏於防範。便斷然下令，大軍向呂布營寨發動進攻。

曹軍從四面突入寨中，所遇的抵抗並不强烈，到四更時份，曹軍已把城西的呂布營寨攻佔了。曹操大喜，正欲下令先行固守營寨，再從西面向濮陽城進攻。

不料就在此時，猛聽連聲炮發，呂布的大將高順、魏續率軍二萬，從埋伏處掩殺過來。黑夜中但見鼓聲震天，火把遍地，人潮如湧，也不知有多少人馬攻了過來。

曹操大驚，但仍下令死守，統領二萬曹軍，與呂布軍苦戰。一直打到天明，雙方仍僵持不下。

就在此時，濮陽城東面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親自領軍殺來了！曹操也不及有所表示，軍將已心驚膽戰，紛紛退走。曹操自己也十分疲困，無奈只好下令退出營寨，改向北行，避呂布之威。

高順、魏續二人，卻從後追殺不捨。正走之間，當頭一員大將猛地殺出，正是神勇無敵的呂布，座下赤兔馬，手持方天戟，直取曹操。

曹操身邊的于禁、樂進連忙衝出，迎戰呂布。曹操這才得以向北逃。

但不一會，于禁、樂進二人，不敵呂布的神勇，竟雙雙敗退。呂布隨後掩殺，曹軍死傷無數。

曹操正向北面逃走，突然山後一隊兵馬殺出，左面是張遼，右面是藏霸，曹操派呂虔、曹洪迎戰，又不敵張遼、藏霸，節節後退。

曹操無奈，只好改向西奔，忽然喊聲大作，又有一隊兵馬殺出，呂布的四員戰將，擋住去路。曹操見勢危，不顧一切領先衝陣，但被對方一陣亂箭射了回來。曹操不由大駭，仰天叫道：「莫非天亡我曹孟德嗎？」

就在此時，曹軍中有一將驟馳而出，正是力大如牛的悍將典韋。只見他手持雙戟，大叫「主公勿驚！吾來救你！」一面飛身下馬，把雙戟插在腰上，取數十枝短戟，挾在手中，對親兵道：「敵抵五步叫我！」於是放開脚步，冒箭衝行。

典韋背後，有數十騎飛馳追擊。親兵大叫道：「敵近十步了！」典韋衝殺如舊，一面回應道：「敵抵五步再叫我！」

眨眼親兵又駭叫道：「典將軍！敵抵身後五步了！」

典韋說時猛地轉身，以手中短戟飛擲，再發一戟，必有一人一騎中戟墮馬，絕無虛發，眨眼連殺十數人，追軍嚇得四散奔逃，不敢接近典韋。

典韋飛身上騎，拔出雙戟，向前猛衝。擋路的呂布四將，抵擋不住，各自退走。典韋殺散敵軍，他抵曹操身邊，護住他向西突圍而出。不久衆將亦率敗兵趕來會合，尋路退回城東三十里外的大營，總算驚魂甫定下來。但所統領偷襲的二萬大軍，已折損大半，逃回的不過五千人馬。

＊　＊　＊

呂布大獲全勝，返回濮陽城中，他此時才不得不承認陳宮的智謀，的確不在曹操之下，他因此不得不對陳宮倚重起來。

回城當日，賀軍宴畢，呂布便把陳宮留住，與他商量破曹之計。

陳宮恨曹操肆殺，自己又已投入呂布營中，深知只能與呂布生死進退了。因此陳宮極欲早日置曹操於死地。陳宮苦思了一日一夜，終於想出一條殺曹操的計謀。

當下陳宮對呂布道：「濮陽城中，有一富戶田氏，原在曹操的治下，家中十分富有，與曹操的交情

不差，可於此人身上用計，誘曹操墮入圈套。」

呂布一聽，不由笑道：「你打算將田氏作人質，逼曹操就範麼？曹操是甚麼人？他豈會因區區一位田氏而就範投降！你未免太天眞了！」

陳宮微笑道：「呂將軍差矣！吾並非欲令曹操投降，而是自動入濮陽進攻……」

呂布一聽，又吃了一驚道：「陳宮！你瘋了麼？吾佈大軍於城外駐防，正爲堵截曹軍攻城，豈有自動放他入城進攻之理！」

陳宮從容的笑了笑，續道：「不然，吾此乃『請君入甕』之計也。只要曹操肯入城，必敎他有來無回！」

呂布這才醒悟，驚喜道：「此計甚妙！只要除掉曹操，袞州之地便穩如泰山了！但如何令曹操放膽進城？曹操乃當世奸雄，他豈會輕易『入甕』呢？」

陳宮道：「曹操目下老營被奪，心慌意亂，進退失據，但有戰機，必狠抓不放，此乃曹操的致命弱點也，吾正好加以好好利用！」

陳宮一頓，又續道：「如今可着田氏派人到曹操軍中，報稱呂將軍你殘暴不仁，民心大怨，爲防意外，已移兵屯駐黎陽城，濮陽城中只留下高順把守，兵力薄弱，宜速引軍進擊，我作內應……曹操與田氏相熟，眼見有此良機，必狠抓不放，曹操死期到了！」

呂布大喜，欣然採納陳宮之計，密令田氏派人到曹操軍營下書。田氏家產近千，是濮陽城的首富，被呂布揑在手上，他豈敢不從？當下依呂布之令，派人潛出城外，向曹操營中來了。

曹操連吃敗仗，又擔心軍心不穩，袞州地盤又已失大半，心中正十分憂慮。

就在此時，忽報濮陽城中田氏有密使求見。曹操正欲急於打探城內的動靜，田氏又是他相熟的城中首富，便毫不猶豫，吩咐召進帳中。

來人向曹操拜見，又呈上田氏的親筆密函，道：「呂布恐城內民心有變，已移重兵駐守黎陽。濮陽目下兵力不足二萬，由呂布屬下高順將軍負責守城，城中空虛，萬望曹公速至，田某願爲內應。但見城上插白旗，上書『義』字，即暗號也。」

曹操閱密函，不由大喜，以手加額道：「有田氏作內應，乃天助吾得濮陽也！」於是重賞來人，令其速返城內，密報田氏，先作內應。

田氏來人離開後，曹操便欲發兵，準備入城。謀士劉曄卻十分鎭靜，他想了想，便對曹操道：「主公此行宜愼之。呂布雖然無謀，但陳宮多計，只怕其中有詐，不可不防也。主公若入城，應分爲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如此進可攻，退可守也。」

曹操略一沉吟，亦感到劉曄所言有其道理，便依計把入城大軍，分作三隊，準備攻入城去。

曹操親自率領前鋒，抵濮陽城下，時值中午時份，但見城上旌旗遍佈，在城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曹操心中不由暗喜。

就在此時，城內一聲炮響，城門開處，殺出一員大將，正是呂布的前鋒將高順，躍馬挺槍，直取曹操。

曹操一見，更證實了濮陽城只得高順守城的訊息。當下着典韋出馬，只須殺退高順便可，不必戀戰。

典韋策馬而出，不到五個回合，高順即退兵回城。典韋直追殺到城門河吊橋邊，高順已退入城中去了。此時卻有人混於軍中，過來見曹操，說是田氏所派，呈上田氏的密函，道：「今夜初更時份，城上鳴鑼爲號，便可進兵，田某當獻城門，讓公直進。」

曹操大喜，下令暫退軍五里，到晚上初更時份，即令夏侯惇領軍爲左翼，曹洪領軍爲右翼，自己親率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員大將，作中鋒先行入城。

李典擔心曹操的安危，道：「城內形勢未明，主公不宜犯險，還是留在城外，由末將先行入城爲妙。」

曹操亦知李典護主之意，心中甚爲欣賞，但口中卻決然的道：「目下情勢兇險萬分，吾身爲主帥，當奮勇搶先，吾若非如此，軍心不振，誰會拚死向前！」

於是毫不猶豫，率中鋒先行進發，直馳濮陽城西門。

初更時份，月暗星稀，山野大地一片漆黑寧靜。

曹操率軍伏於城外，突聽城內殺聲四起，城門上火把撩亂，城門忽地洞開，護城河的吊橋也放了下來。

曹操一見，立刻搶先拍馬飛馳而進，身後兵將亦奮勇向前，曹操馳馬直入，街上竟空無一人，直到濮陽府衙，仍毫無動靜。曹操心中猛然一凜，深知不妙，已中呂布誘敵之計，他猛地勒馬，向後面的兵將大喝道：「退！速退！」

曹操喝聲未落，府衙中一聲炮響，四座城門均燃起烈火，堵住曹操兵馬去路，喊殺之聲如翻江倒海。曹操正驚惶間，東巷中殺出張遼，西巷殺出藏霸，兩面掩殺過來。

曹操慌忙轉向北門，道旁又殺出郝萌、曹性兩將。曹操只好改走南門，又被高順、侯成截住去路。曹操不由仰天歎道：「吾被誘入甕，四面無門可退，乃天亡我也！」

曹操的哀歎，卻把身旁的典韋激怒了，他厲叫一聲道：「主公休要驚慌！典韋誓保主公安然退出便了！」他話未了已拍馬挺雙戟，飛馳上前，直取高順、侯成。高順已領教過典韋的厲害，見他如瘋虎般撲來，心膽先怯，不由步步後退，被典韋逼出城門。

典韋趁勢掩殺出城，將近吊橋，回頭一看，卻不見曹操跟隨。他大吼一聲，又回馬殺入城去，在城門口撞見李典，典韋道：「主公在何處？」

李典道：「吾亦遍尋不見呢！」

典韋道：「李將軍出城催令救兵，吾進去救尋主公，不見不回！」李典聞言，衝出城外去了。

典韋殺入城去，左衝右突，不見曹操，只好又殺出城去。在城河畔撞着樂進，樂進道：「主公在何處？」

典韋道：「我兩番殺入，並未尋着！」

樂進道：「吾與你同殺進去救主公！」

兩人又殺入門邊，城上烈火拋下，樂進的戰馬嚇得倒退出去。典韋卻冒死突火而入，他在城中連殺數十敵兵，依然尋不着曹操。

原來曹操見典韋已逼走高順出城，正欲跟上前去。不料四下敵兵合圍而來，把他擋住，無奈只好撥馬再轉北門，以尋出路。

在火光中，曹操單人匹馬，突見一員大將躍馬挺戟，衝殺而出，正是呂布親臨！曹操嚇得以手掩面加鞭而行，從呂布馬前擦身而過。

呂布瞥一眼馬前過去之人，並未認清身份，便拍馬上前，挺戟向曹操頭戴的頭盔一敲，喝道：「曹操在何處？」曹操心膽俱裂，無奈反手一指，道：「前面騎黃馬的人是也，我正追殺上去！」呂布一聽，大喝一聲道：「汝勿再追！待吾將曹操生擒活捉！」說罷向座下的赤兔馬猛抽一鞭，赤兔馬風馳電掣的飛前追趕去了。

曹操伸手抹了一把冷汗，慌忙撥馬轉向東門，以避開呂布。前面殺出一將，正是典韋。曹操連忙低叫道：「典韋快來救我！」典韋見是曹操，不由大喜，立刻護着他，奮勇拚殺，殺出一條血路，直抵東城門。

東城門下，烈火正盛，城上拋下的乾柴，遍地燃燒，猶如火海。典韋大吼一聲，拍馬上，以雙戟挑開火柴，掃出一條火海通道。曹操連忙拍馬，從火道中飛馳而出。

將抵門道邊，城門上掉下一根燃燒的火樑，正打着曹操戰馬的後膀，戰馬撲地摔倒，再也掙扎不起，也把曹操壓住了。曹操只好拚死以手托着火樑，推到一旁，他的手臂、鬚髯，全被燒傷，十分狼狽。而戰馬卻已被燒死，坐騎失去，在火海中寸步難行。曹操自忖必死無疑，不禁長歎道：「吾逐鹿中原的雄心壯志，不料竟喪於呂布這無謀匹夫手中！」

就在此時，典韋已飛馬馳來，接着夏侯淵亦趕到了。典韋扶起曹操，夏侯淵下馬，讓曹操騎上去。然後夏侯淵與典韋一道，突火而出，終於衝出一條血路，突出城外，在黑夜中東奔西撞，到天明時份，總算與夏侯惇的左軍、曹洪的右軍會合，但統帶的入城大軍五萬多人，已折損大半，僅剩不到一萬精兵了。

到天大亮時，呂布又率大軍殺出，曹軍驚魂未定，戰意盡失。曹操無計可施，只好下令全軍速退，轉頭向東，一路退回百里外的鄄城。在中途又被呂布追殺，再折兵數千。曹操的東進徐州回師的十萬大軍，退入鄄城時，竟僅剩一萬餘兵力，加上曹仁守城的五千人，曹軍的兵力，便只有區區的二萬餘了。

而此時曹仁亦攻固守袞州的呂布將領薛蘭不下，呂布軍單在袞州的兵力便達三萬，加上呂布屯駐濮陽，並未遭損失的十萬大軍，合計十五萬大軍，從東西兩面合圍曹操僅剩的鄄城、東阿、范城三地，强弱的懸殊，形勢的兇險，連曹操自己亦信心動搖了。屬下的兵將，除典韋、夏侯淵、曹洪、曹仁等少數親將外，亦人心惶惶，整個曹軍營地，十分動蕩不安。

曹操憂急交集，在戰火中又受傷驚嚇，竟臥床不起，無心處理軍政要務，更加深了軍心的震蕩。曹操形勢的兇危，簡直有如石上累卵了。

就在此時，袁紹派人來到鄄城，求見曹操。曹操聽說是袁紹的使者，心中不由一動，連忙不顧病體，於病榻上接見。

袁紹的使者向曹操道：「袁公與曹公素來交好，今袁公聞曹公新敗，軍心動搖，欲請曹公移師鄴城，但須連同家屬隨行，則袁公願助曹公重振軍力，共同收復袞州。此乃袁公一番美意，望曹公首肯。」

曹操一聽，心中感慨萬千，暗道：不料我曹操今日竟落到如此地步，被人招附，更須以家人作人質！這袁紹也未免太欺人了！但目下的形勢，又不容曹操强硬，他眞

嚐到處人屋簷下，不能不低頭的痛苦滋味。

曹操無奈，只好向袁紹的使者道：「曹操謝過袁公的美意，但此事關乎全軍去向，不敢草率，待吾與屬下商討，再回覆袁公吧。」當下又吩咐手下，好好款待袁紹派來的使者，穩住來人再作打算。

曹操苦苦思量，到底是否接納袁紹的條件。目下的情勢，已十分兇險，自己僅剩二萬兵力，困守三城之地，別的不說，單是糧草不夠，便足以令三軍潰敗了！而呂布卻有十五萬雄兵，從袞州、濮陽兩面的鼎足之勢，圍困自己，要殺出重圍尚且不易，更休論與呂布爭奪袞州了！如此看來，唯有依附袁紹一途了。但袁紹此人亦非善輩，他以自己的親屬作人質，便是以此來綁住自己的手脚，令自己不得不聽令於他，因此若答應袁紹的條件，那自己逐鹿中原的雄心大志，便從此灰飛湮滅……

這種種的衡量，令曹操十分爲難，不知如何決斷。他在心中不由哀歎，這是他縱横天下以來，最兇險、最可怕的關鍵存亡的時刻了！

就在此時，負責把守范城的謀士程昱，突然闖了進來，說有要事與曹操面商。

曹操深知程昱守城重任在身，若等閒之事，他決計不會貿然親自前來鄄城。便吩咐讓程昱直入內堂，抵他的病榻前面。程昱向曹操拜見了，曹操心神不定的道：「軍情不穩，你尚離范城？到底有何急務呢？」

程昱道：「吾聞袁紹有使者抵鄄城，必有主意向主公呈述。程昱恐怕主公一念之差，把大業斷送，因此急急趕來，欲向主公剖析。不料卻在鄄城中遇上一雙少年男女，細說之下，程昱佩服不已！因此冒失闖入主公內堂，向主公獻上破呂布的妙藥良方來了！」

拓展實力　奠定基礎

曹操此時所患的，果然是憂急的「心病」，他一聽有「破呂布」的良方妙藥，心神立時一振，不由一躍而起，不顧手臂的火傷灼痛，伸手披衣，一面連聲道：「快！快呈送上來，待吾一試！」

程昱微笑一下，即疾步而出。不一會，便引進兩位少年男女，男的樣貌英俊，女的容顏俏麗，有如一雙金童玉女。

程昱向曹操伸手一指，對少男少女道：「兩位少俠，他便是袞州牧曹操，即吾之主公。」

少男從容一笑，向曹操僅一揖，道：「在下孔明，拜見曹公。」

少女向曹操微一福，道：「民女雛雪，向曹公請安。」

曹操此時不顧傷痛，坐在椅上，見「孔明、雛雪」年僅十七、八歲，又不太懂禮儀，料想必乃草野之輩，並無多少能耐，神色便有點失望，只略爲點頭答應，便道：「免禮！聽說汝二人欲向吾奉上『破呂布』的良方妙藥，是麼？但此等軍機大事，汝二人又懂得甚麼呢？」

少男少女孔明、雛雪，自然便是易名進城的諸葛亮和貂蟬了。由於兩人已易了名，曹操自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甫見面便有點失望。而兩人與程昱的相遇，是在城中的酒館偶然碰上，細談之下，程昱十分欽佩，立即答應親自引領兩人入曹操府上，並親自向曹操引介。

此時但見孔明微微一笑，道：「聽說曹將軍欲與袁紹結盟，將親人遷往鄴城作人質，以換取袁紹出兵對付呂布，未知是否如此？」

曹操不由暗吃一驚，沉吟道：「袁紹派人來作說客，彼確有此意，但吾尚在思慮。」

孔明微笑道：「曹將軍此擧，恐怕是心存怯意吧？但在下以爲，臨事生懼，不足成大業，古往今來，比比皆是，曹將軍難道亦欲重蹈覆轍麼？」

曹操不由又吃了一驚，忙道：「願聞其詳！」

孔明道：「目下袁紹據有燕、趙舊國之地，志在併吞天下，其力或有餘，但智尚不足，未可成大事也。而將軍欲以親人爲質，遷往鄴城，試問將軍眞的肯奉袁紹爲主嗎？一着之錯，必令部屬離心，日後欲再收拾，便如覆水難收，大勢去矣！」

曹操一聽，不由冷汗直冒，他萬料不到，他心中的隱痛、他的憂慮，竟被孔明這名不見經傳的陌生少年人一下便窺透了！他的身子不由在椅上一挺，無奈的道：「吾又豈會甘心奉袁紹爲主？但如今袞州已失大半，吾之兵力又不幸折損殆盡，於此地恐難固守，無處容身，因此才思與袁紹暫時結盟，再謀進取而已……此情乃不得以也！」

孔明從容一笑，道：「曹將軍的地盤，軍力雖然受損，但尚存三城，軍力亦有二萬之衆，足可與呂布一戰，何必自尋此再無振興機會的絕路？呂布雖然神勇，更有陳宮計謀相助，將軍心急冒進的弱點被彼窺破，佈下圈套，請君入甕，將軍才有此敗。但呂布此人心性狠暴，反覆無常，見利忘義，得意忘形，乃其致命弱點，只要善加利用，以己之强，攻彼之弱，先求小勝，積小成多，再求大勝，轉弱爲强，要破呂布，亦決非難事！」

孔明爲了解救東平島上的上千村民和貂家的危難，又深恨呂布的殘暴，因此已立定主意，非消滅呂布不可，便向曹操精闢剖析，以鼓舞他的鬥志，以對付呂布。

曹操聽罷，沉吟不語，似在苦苦思忖。不到一會，曹操忽地仰天大笑道：「吾今日得遇此少年英傑，乃天助我也！吾意已決，誓與呂布再決一死戰！」

曹操說罷，忽地一躍而起，病態盡消，以雙手緊握孔明的手臂，懇切的道：「吾之敗，乃未能早日得與少俠相會也！願聞少俠破呂布的『良方妙藥』！」

孔明卻肅然的道：「目下敵强我弱，萬不可急功冒進，否則必重蹈敗兵覆轍！但將軍營中，軍心動蕩，畏怯之心瀰漫，對將軍極爲不利。因此可先求小勝，先重振軍心，然後再養精蓄銳，重整軍備，待機以破强敵。」

曹操此時對孔明已十分佩服，當下更無異議，懇切的道：「是，但依少俠之意便了，未知小勝之計如何呢？萬望少俠不吝賜告！」

孔明微微一笑，道：「將軍不是剛於濮陽城受創負傷麼？何不利用此點，誘呂布來攻……如此這般，必教呂布大敗而逃！」

曹操聽了，不由撫掌大笑道：「妙！眞妙計也！此舉雖不能大破呂布，但亦足以重振軍心啊！」

他再無疑慮，當即依孔明之計，傳令三軍，嚴密準備。

首先派人將袁紹派來的使者送走，以重金相贈，着使者回去向袁紹善意回報，以穩住袁紹之心，消除兩面受敵的絕境。

待袁紹的使者走後，曹軍營中，即放出消息，說曹操因受火傷，火毒攻心，已於鄄城中去世。又稱鄄城、東阿、范城三地的曹軍，已打算向北面的袁紹投順，獻城以保生命。

很快，這訊息便傳入濮陽城中。

呂布獲悉，不由又驚又怒，對陳宮道：「吾與曹操大戰連場，才得袞州之地，如今竟讓袁紹不費一兵一卒，便垂手可得麼？吾決不許袁紹佔我便宜！」

陳宮對曹軍的動靜尚未透悉，猶豫的道：「將軍打算如何阻止呢？」

呂布道：「曹操已死，曹軍軍心動搖，所剩兵力也不足二萬，吾正好趁機進取鄄城、東阿、范城三地！只要把上述三地攻佔，招降曹軍，則袁紹便只能望袞州而興歎，絕不敢再輕舉妄動也！」

陳宮道：「但曹操是否身死，尚未能確證，將軍此舉，是否有點草率呢？」

呂布一聽，傲然笑道：「曹操在濮陽城東門，被火樑所傷，此事人盡皆知！他就算不死，亦必重病臥床，豈能再領軍作戰？再說曹軍所剩兵力不到二萬，兵疲馬困，軍心動搖，已不堪一擊也，他就算有甚奸計，吾以五萬大軍進擊，泰山壓頂之勢，又何足懼哉！」

當下呂布更不聽陳宮的勸告，決定親率五萬大軍，日夜兼程，前去奔襲鄄城。呂布的意圖是先取鄄城，再令守袞州的薛蘭，從東面合攻東阿、范城，一舉將曹操的殘部殲滅。

呂布親率五萬大軍，日夜兼程，向東疾進，直撲鄄城。第二日的傍晚時分，便進抵鄄城郊外五十里的馬陵山腳。但見兩山夾道，十分險峻。

呂布的大將張遼心細，見前路險峻，便向呂布道：「兩山夾道，易於埋伏，將軍宜先駐兵，待探明敵情，再行進擊。」

呂布傲然笑道：「張將軍，你既如此細心，可從鄄城方向聽到甚麼聲音？」

張遼不由一怔道：「此地距鄄城尚達三十里路，除炮聲可聞，其餘能聽到甚麼呢？」

呂布大笑道：「喪音！乃哭喪之聲也！曹操身死，曹軍大亂，尚有計謀可出，於此設埋伏兵嗎？再說曹軍新敗，兵力不足二萬，守城尚嫌不足，還敢分兵輕出在此埋伏？就算眞有伏兵，吾以五萬大軍擊之，又何足懼也！」

呂布說罷，毫不猶豫，下令進軍，他自己更一馬當先，手執方天畫戟，策動赤兔千里馬，向險峻山道飛馳而去，快如電奔，勇不可擋。

呂布的大將張遼無奈，只好策馬跟上，身後的五萬大軍，亦進入兩山所夾的險道。

呂布的快馬，眨眼便奔出夾道大半，他不由哈哈大笑，對身後的張遼及數十親兵道：「吾早料曹軍已瀕臨崩潰，怎有能力於此設伏？就算彼方眞有設伏，吾又有何懼哉？袞州餘下三城，已爲吾囊中之物了！」

呂布正得意間，就在此時，左右夾道的山峯腰部，突然一聲炮響，隨即滾下無數巨石，猶如山洪爆發，眨眼便把夾道堵住，亦把前面的呂布、張遼及近千前鋒，和後面的五萬大軍分隔開來。

呂布聞後面殺聲震天，卻苦於無法逾越滾石的屛障，急得暴跳如雷，卻無法可施。呂布暴怒之下，竟不顧一切，回身向張遼等親將大叫道：「殺！吾等先行殺上鄄城！與曹軍決一死戰……」呂布的赤兔馬驟奔向前，直撲鄄城方向。

張遼不由一陣驚駭，他連忙快馬趕上，猛地勒住呂布的馬繮，慌忙大叫道：「呂將軍三思！目下出得山谷的只有千餘兵力，怎可冒險進攻鄄城？萬一被曹軍趁機偷襲濮陽，則將軍便連退路也失掉了！」

呂布一聽，這才猛然驚醒，他不得不承認，自己亦已中計，唯一可行的辦法，便是迅速回防濮陽，否則勢必一敗塗地！於是呂布傳令：「吾等先折返濮陽！派人入谷，設法令谷中大軍退出，回師救護濮陽！」

呂布和張遼等近千親兵親將，於谷口處猛然轉向，回身奔回濮陽去了。

留在谷中的呂布五萬大軍，在後軍藏霸將軍的率領下，拚死突圍，中軍作後軍，後軍作前鋒，也不理近萬前鋒兵力被圍，倉皇退出險峻峽谷，狼狽的循原路向濮陽方向奔逃。沿途又走散了近萬人。到返回濮陽時，呂布的五萬大軍，折損近半，糧草物資損失慘重，嚇得呂布閉城堅守不出，從此也再不敢輕動進襲鄄城曹軍的念頭了。

就在曹軍伏擊呂布的進犯大軍時，曹操和孔明、程昱等人，亦親臨馬陵山上。

曹操目睹山下峽谷之中，呂布大軍狼狽不堪的景象，不由大喜，他連忙向孔明拱手道：「少俠妙計驚天動地，足可與昔日漢高祖的張良媲美也！如今呂布軍已潰敗，吾欲下令趁機進擊濮陽，少俠以爲如何？」

孔明向山下凝注一眼，便斷然的道：「呂布雖驚而不亂，已搶先率軍回防濮陽，顯見呂布身邊尚有善用兵之將才也。既然如此，彼必令谷中大軍回防濮陽，不再冒進，呂布就算退回一半兵力，加上濮陽原來留駐的五萬兵力，曹將軍自忖能攻克麼？若貿然進擊，必自招其敗……」

孔明話音未落，峽谷中的呂布軍，果然已不理被圍的前鋒，折轉身去，如潮水倒流般，迅速退了出去，又迅速的回師濮陽方向去了。曹軍兵力所限，合圍峽谷中的呂布前鋒部隊已感吃力，根本便無力阻截呂布的其餘大軍退走回防，若貿然進擊，果然是凶多吉少。

曹操亦迅速醒悟，他不由伸手輕撫孔明之背，歎道：「少俠果然料敵如神，若非少俠相助，吾又犯急功冒進之弊了！」曹操說罷，即派人下去，傳令夏侯淵、典韋等親將，集中優勢兵力，先殲呂布的前鋒，然後即回防鄄城，不許冒進。

馬陵之戰，曹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强，以一萬五千兵力，不但擊退呂布五萬大軍的進犯，且合圍殲滅了呂布的近二萬兵力，奪得大批糧草物資。這一戰雖然是「小勝」，但非常關鍵，因爲不但鞏固了鄄城等三地的防守，且令瀕臨潰散的曹軍軍心大振，戰意高昂，再不畏懼呂布之軍，呂布神勇無敵的神話也被徹底粉碎了。

孔明隨曹操班師回到鄄城。當晚孔明便到供雕雪歇宿的別館，告知雕雪日間的戰況。

雕雪卻並不喜悅，抱怨道：「東平島近千鄉親，被呂布囚於濮陽，師哥爲甚不趁機鼓動曹操進攻濮陽救人呢？難道你眞的貪圖富貴，欲助曹操成霸業麼？」

孔明微歎口氣，道：「曹操心性多疑兇暴，殘殺徐州百姓，吾豈不知？曹操的氣運，亦因徐州數十萬民衆血煞之氣而冲擊，所承納的『盤龍龍氣』亦大爲消退，才有袞州之敗危也。且其本命亦因此而逆轉，決難達『天龍王者』之大格了！我之所以助他，目的不過是挽救東平島千人生命而已，豈有他求！」

雕雪聽孔明表白心跡，她芳心不由一陣欣慰，但仍含嗔怨迷惑道：「那師哥爲甚不趁機進擊濮陽，逼呂布放人呢？」

孔明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師妹差矣！妳以爲呂布此人，乃易與善輩嗎？若向他提出放人，他必定更狠抓不放，以作要挾曹操的條件也。況且一旦提出，不但呂布身邊的陳宮會識破吾等在曹操軍中，暗助曹操，便會以此要挾吾等捨棄曹操而投順呂布；更會惹起曹操的疑慮，不肯聽從吾計，對付呂布；如此一來，吾救人之計便兩面落空，決難成事了！」

雕雪本聰慧，只是情急意亂，她聽孔明剖析其中的複雜態勢，很快亦醒悟。她連忙輕聲道：「是！我明白師哥的用心良苦啦！但往下如何施爲呢？」

孔明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目下的情勢，只能全力助曹操消滅呂布，爲天下百姓先除此禍吧！」

* * *

此時，在袞州東面的徐州(今山東南部地區)，徐州牧(徐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陶謙，在六十三歲生日前夕，忽染重病，自知命不久存，便把部屬糜竺、陳登召來商量後事。

糜竺向陶謙進言道：「曹操之所以退兵，最大的原因是因爲呂布襲取曹操的老營袞州。曹、呂大戰，曹操的兵力被拖住，這才令徐州有喘息的機會。只要曹操打敗呂布，他必定再攻徐州，主公萬一有甚閃失，徐州必陷曹操之手，則徐州百姓危矣！」

陶謙在病榻上長歎一聲道：「吾自知不久人世，正是因此事而死

不瞑目啊……未知何以教我？」

糜竺道：「依吾之見，目下唯一可以抵禦曹操的，僅屯駐於徐州小沛的劉備而已。只要劉備肯挺身而出，統領徐州軍民，抵抗曹軍，徐州之危，或可得免。」

陳登道：「但劉備曾堅拒主公附托徐州的美意，如何可令劉備接受？」

糜竺道：「主公當日讓位，仍身子强健，劉備為防人口實，才加以拒絕。但如今主公已病危且夕，為徐州數十萬生靈着想，劉備不得不接受。」

陶謙一聽，不由一陣寬慰，他立刻下令，派人到小沛，請劉備入徐州郡城商議軍務。

劉備奉召，便率領關羽、張飛等數十騎兵，馳入徐州郡城，進見陶謙。

陶謙請劉備直入他的內堂病榻前，僅寒暄幾句，陶謙便急忙道：「吾請劉公前來，不為別事，乃因徐州日後之安危大事！吾自知不久人世，朝夕難保，萬望劉公肯接受徐州軍政要務，領取徐州牧官印，則老夫死亦瞑目了！」

劉備一聽，心中仍存疑慮，忙道：「陶公有二子，為甚不傳位於彼等呢？」

陶謙深知現下「徐州牧」之位，猶如一座「火山」，等閑之輩亦坐鎮不住，力稍不逮，則無疑是將兒子推入火海……他不由長歎一聲，坦然的道：「吾二子皆非承此重任之材，若勉强而為，有如將彼等推上火山！吾死後，還望劉公代吾教誨二子，宜深隱不出，千萬莫受領此州牧要務。」

劉備依然猶豫道：「但劉備地位低微，領此重任，恐難服衆！」

陶謙道：「劉公乃漢室宗親，承納漢家城池，理所當然，義不容辭也！」陶謙一頓，又對糜竺、陳登等親僚部屬道：「吾去後，汝等當視劉公如吾，全力匡助，則吾便心安矣！」

陶謙激動起來，忽身子躍起，以手指心，以表心跡，隨即身子一歪，倒在榻上，就此逝去。

糜竺等替陶謙辦理喪事完畢，即捧徐州牧官印呈送劉備，劉備依然不肯領受。

第二日，徐州郡城百姓父老，聞訊趕來府衙，向劉備哭拜，紛道：「萬請劉公領受徐州郡地，率領吾等，以保安全，否則徐州數十萬軍民，將死無葬身之地！」

關羽見狀，向劉備道：「兄長不是欲以仁義建大業嗎？若再推辭，則民心背棄了！」

張飛亦大叫道：「哥哥為朝廷東征西戰，立功無數，受此郡地，乃理所當然，推辭甚麼？」

劉備眼見軍心、民心已然認可，這才答應暫領徐州軍政要務，日後去向，待奏知朝廷，再作打算。當下又任命糜竺為徐州輔政、陳登為徐州幕官(即幕僚長、秘書長)之職，一同輔政。

然後劉備又調入小沛自己的親兵，負責守城。一面出榜安民，昭示徐州百姓，望軍民一心，共保徐州安危。至此，劉備的地盤，終於首次擴大為整個州郡(相等於現今的一省之地)，軍力亦有近三萬之衆。他的身份地位，亦開始受天下諸侯注目了。而這一點，正是劉備最擔心的，他深知憑他此時的根基實力，尚無法與袁紹、袁術、曹操、劉表等强大諸侯抗衡，他一旦躍上前台，便有如登上火山，需時刻準備抵受烈火的慘酷燒灼。

劉備受領徐州郡地的訊息，果然立刻惹起衆强大諸侯的妒忌。

據有淮南地區(安徽、江蘇一帶)的袁術，先就大怒，認為劉備佔據徐州，有礙他稱帝的意圖，於是首先派兵向徐州發動進攻。

就在劉備與袁術苦戰時，正與呂布苦苦對峙，爭奪袞州的曹操，聞訊亦不由大怒。他把程昱等幕僚召來，恨恨的道：「吾父仇未報，劉備卻不費一兵一卒，獨吞徐州，天下豈有如此便宜之事！吾必先殺劉備，再鞭陶謙之屍，以雪先父之怨！」

曹操說罷，便傳令出兵，再度東行攻打徐州。曹操的幕僚程昱、荀彧、郭嘉等人，見曹操暴怒，知他報父仇之意又再度暴熾，雖感不妥，但又苦於無法相勸。

此時孔明卻忽然微微一笑，道：「曹將軍此舉，想必連袞州之地亦欲放棄不要了……」

曹操一聽，心中登時不悅，但礙於孔明並非他的幕僚，這才沒作訓斥，但口氣仍然嚴厲，道：「甚麼話？袞州乃吾之老營，吾豈會放棄？吾攻下徐州，自然回師與呂布再決一死戰！」

孔明卻毫不畏怯，從容的道：「曹將軍目下雖小勝呂布，但呂布的根基深厚，軍力仍强於曹將軍，隨時會前來進襲鄄城，曹將軍調主力東征，則鄄城守備必虛，如何抵擋呂布的進攻？是以此舉無疑是自動放棄袞州之地也。」

曹操不由暗吃一驚，他此時已開始冷靜下來，因此不得不承認，孔明所論，的確是他攻打徐州的隱憂，但曹操的餘怒卻未消，沉聲道：「少俠所言，雖有道理，但呂布新敗，短期之內必無力攻打鄄城，吾以大軍進攻徐州，速戰速決，攻克徐州，再回師防守鄄城亦不遲也！」

孔明微笑道：「劉備已接陶謙

守徐州，受徐州百姓擁護，民心歸順，必助劉備死守，曹將軍試問有把握速戰速決嗎？而且劉備兵力雖或弱於曹將軍，但旄下有關、張之勇，決不在呂布之下，曹將軍自忖可以一戰而勝嗎？若被拖延，則戰機盡失，袞州鄄城僅餘之三地危矣！而且，尚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只怕曹將軍尚未辨察呢……」

曹操的心神，此時不由已被孔明攫住了，他連忙道：「請少俠不吝賜告！」

孔明微微一笑，他為了說服曹操先行對付呂布，以解救困在濮陽內的東平島近千鄉親父老，不得不略帶違心的向曹操揭示他所審察的天機大勢。孔明道：「昔日高祖劉邦，光武劉秀，均先鞏固根基，穩踞地盤，再進取天下。因此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固守，因此雖然艱困，亦終成大業也。曹將軍本來據有袞州，亦即高祖、光武昔日所踞之關中、河內之地，守可自保，進可逐鹿中原，乃天下之要衝。如今袞州之地已失大半，將軍不求先謀固本，反而逐末進攻徐州，豈非捨本逐末，再說若徐州攻打不克，袞州鄄城三地又被呂布乘虛攻取，則試問曹將軍屆時何去何從？」

曹操一聽，不由冷汗直冒，心道：孔明所論不錯，若失去鄄城三地，吾將無處容身了！他心中轉念，口中卻仍為自己辯解道：「但如今此地苦旱連綿，吾軍中糧草快將不繼，攻打徐州，目的亦為取得補給糧草之計。若非如此，吾又如何固守鄄城三地呢？」

孔明知曹操已然醒悟，他的辯解，不過是欲尋一下台階而已。於是便微笑道：「目下之勢，宜先消除呂布的威脅，重踞袞州，再圖進取，而且可以戰養兵、化敵之力為我所用，將軍穩固袞州後，則進可攻，退可守，穩立於不敗之地也！」

曹操一聽，不由大喜，他向孔明深深一揖，謝道：「少俠之論，眞乃足成大業之經綸也！但如何剪除呂布？尚望少俠教吾！」

孔明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目下呂布新敗，必不敢再輕出濮陽，宜先取東面的袞州郡城，鞏固後方，破呂布東西鼎足之勢，然後尋機攻取濮陽。」

曹操連聲稱妙，又大讚道：「少俠眞乃當世之張子彥啊！吾得少俠相助，勝於雄兵十萬也！」

孔明淡然一笑道：「孔明乃草野之人，豈敢以張艮自居？曹將軍言重了！」

但無論孔明如何謙讓，曹操已有意留住他在軍中，大加重用。不過，曹操直到此時，仍未知孔明和雕雪二人的身份來歷，師承何處他若然知道，只怕便深感不安了。

當下曹操決意依從孔明的定計，先沉着氣，養精蓄銳，伺機先取就近的袞州郡城。

孔明當時也並未意識到，就因他為救東平島貂蟬鄉親，而替曹操的定計破呂布，恰好給東面徐州的劉備，製造了一個緩衝的機會，劉備這才能夠集中有限的兵力，迎戰抵抗南面袁術的進犯，雙方保持了一個不勝不敗的僵持局面，因而取得了拓展實力的有利時機，為日後的「三分天下」大勢奠定了基礎。

否則若按曹操當時欲先進攻徐州劉備的戰略，劉備固然因兩面受敵而潰敗，曹操亦會因此而給呂布造成襲取袞州全境的戰機，曹操的根據地袞州若失，他在徐州就算擊敗劉備，亦必陷入與袁術爭奪徐州，後方失陷的進退兩難局面，最終曹操亦必敗無疑。這完全是曹、劉雙方兩敗俱傷的錯誤戰略，按此施為，則「曹、孫、劉三分天下」的大勢，只怕便由此而改變了。

因此「逐鹿中原」的時勢中，一個戰略決策的失誤，往往便因此而改變了歷史的格局。

曹操依從孔明的定計，養精蓄銳、集中全力，先行解除呂布對他的致命威脅。

不久，曹操又得到一員猛將的投奔。此人姓許名褚，是袞州地區的一位莊園主，手下有莊丁數百，皆武藝高强，能征善戰之士。尤其是許褚本人，更有萬夫莫敵之勇，其神勇比之曹操軍中的猛將典韋，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曹操考究過許褚的武藝，十分欣賞，當即封許褚為都尉(軍中將領)。

許褚的投奔，令曹操的戰力增强了一點，他又有點躍躍欲試了。但孔明堅決認為，按目下雙方的態勢，尚未能一舉消滅據守袞州郡城的呂布大將薛蘭，若稍有拖延，呂布必率濮陽大軍前來援救，屆時曹軍便立陷東西兩面作戰，兵力分散的可怕局面。

曹操無奈的反問道：「然則吾目下以何計為佳？」

孔明斷然的道：「目下之勢，依然是敵强我弱之格，因此只能精確的捕捉戰機，集中優勢兵力，速戰速決，先殲敵之一部，積少成多，屆時敵我雙方的强弱態勢便會逆轉，向呂布發動總攻的時機也就到來了！」

曹操一聽，對孔明洞悉敵我，精闢的論斷，不得不欣然佩服；他的衝動欲求速戰的念頭，也不得不打消了。

眨眼又過了月餘，這段時間，曹操日夜操練三軍，廣積糧草，招兵買馬，重整軍力，鄄城的曹軍，

已由原來的不到二萬，擴充到接近五萬，而且久經訓練，能征善戰，整體的軍力，已恢復到東攻徐州時的水平了。

恰好這天傍晚，袞州郡城方面的探子回報，說由於袞州郡城呂布軍缺糧，守城將薛蘭，只好率兵出城到四鄉搶掠，以充軍糧，因此城中兵力十分空虛。

曹操接報，立刻把孔明等請來帥帳，把袞州郡城方面的情勢向孔明等人說了，道：「情形如此，吾將如何處之？望少俠不吝賜告！」

孔明沉吟不語，在心中迅速衡量了呂布和曹軍雙方的態勢，忽地決然的道：「曹將軍，攻取袞州郡城的戰機到了！」

曹操一聽大喜，當即按孔明的定計，調出三萬大軍，由自己親自率領，又令典韋、許褚、夏侯淵等猛將隨行，力求速戰速決，一舉拿下袞州郡城。

袞州郡城呂布守軍，因主將薛蘭已率一半兵力出外搶掠，城中兵力空虛，軍心厭戰；另一方面曹軍已養精蓄銳多時，兵將均思戰心切，鬥志十分旺盛。

曹操大軍撲到袞州城下，立刻發起猛攻，不到半日，便把守城的副將李封斬落馬下。大軍趁勢攻城，很快便將袞州郡城攻陷了。

呂布大將薛蘭，正出外搶糧，聞說袞州城已被曹軍攻陷，不敢回去，改奔另一城地鉅野。不料他此行又早被孔明算中，伏下精兵，在中途把薛蘭斬了。曹軍又趁勢攻下鉅野、寧陽諸城。

至此，袞州的一半地域，已重新落入曹軍的手中，曹操的實力與呂布相較，已不相伯仲了。

* * *

曹操依孔明的定計，二戰二勝，不但穩固了鄄城、東阿、范城三地，而且重得袞州一半的地盤，軍力也獲得長足的擴展。曹操視孔明，已簡直有如張良再生了。

曹操在攻陷鉅野的當天晚上，即於鉅野城中，大排宴席，以示慶賀，並慰勞有功之士。

孔明和雕雪亦被曹操邀爲座上客，特別是孔明，曹操更特地下階相迎，以手相扶，邀他登上與夏侯淵併座的首席。孔明卻堅決婉拒，只肯坐於客席之上。曹操見孔明依然不將他視爲主公，心中微感不悅，但此時用人之際，但得孔明肯助他一臂之力，曹操也不敢過於勉强，於是只好請孔明坐上客座之首，以示敬重。

席間，曹操舉杯向眾將士大聲道：「各位！吾這一杯，理當先敬孔明少俠，若非他鼎力相助，曹某焉有今日之勝也！」

眾將士紛紛附和，向孔明敬酒。

孔明淡然一笑道：「小子乃草野之身，偶爾因事投入鄄城戰火，不忍見袞州百姓受呂布的荼毒，欲以戰弭戰，才不自量力，向曹將軍獻醜罷了！小子並不敢居功，務請各位不必客氣。」

孔明淡泊名利，毫不居功，寵辱皆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豁達胸懷，在鉅野城中，他年僅廿歲，才能便已隱隱顯露了。他這等氣度，就連素來以勇力自傲、瞧不起文士的猛將典韋、許褚等人，亦不由暗感折服。而假如孔明眞的看重名利，死心塌地投入曹操的陣營，只怕曹操便眞的可以一統天下，「三分天下」的歷史亦須改寫了。

當下曹操見孔明雖然婉拒居功，但到底把他相敬的一杯美酒飲了，心中這才轉嗔爲喜。

曹操又與眾有功將士連飲三杯，他已有點酒意，興奮的道：「袞州之地，吾已重得一半，軍力亦已比前强大近倍，已足可與呂布決一死戰了吧！」

眾將士見曹操正在興頭之上，氣勢如虹，不敢違逆他的興致，更不敢潑以冷水，因此均紛紛附和，一片讚頌恭迎之聲。

不過，客席首座的孔明，卻默然不語，神色淡然，臉上無悲無喜，也不知他此刻正思忖甚麼。

曹操雖有一點酒意，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他耳際但聞一片讚頌奉迎附和之聲，卻獨缺他此刻最看重的孔明的任何表示。

曹操心中不由一跳，他手中的酒杯，已湊到唇邊，又連忙放下，向孔明含笑道：「少俠爲甚悶然不語？莫非又認爲曹某所言言過其實，有點急功冒進了？」

孔明微笑一下，並未作任何表示。

但曹操心性聰慧，一看便知孔明其實已默認他的自白了，不由又道：「然則少俠以爲，目下吾與呂布之態勢又如何呢？務請少俠不吝賜告！」

孔明心中微一沉吟，他深知目下已屆曹、呂對峙的關鍵時刻了！因爲但凡敗軍之將，必虛懷冷靜，易於正確估計自己，只要不氣餒，要重獲小勝非難事；但勝利之將，則會生驕心傲意，因而不能正確估計敵人及自己，易於陷入驕兵必敗的泥沼。

孔明心中轉念，便坦率的朗聲道：「目下敵我雙方的態勢，並非如將軍所忖般輕鬆如意也！曹將軍雖已攻取鉅野，重得袞州中部及北部，但袞州南部定陶爲主軸之廣大地域，仍爲呂布重兵駐守，這有如一柄尖刀，插入曹將軍的腹中，隨

劉備眼見眾人認可，才答應暫領徐州牧……

時可令將軍負致命之傷也。而定陶一帶地域，河道縱橫，極不利於大軍作戰，而若以小軍進取，又毫無取勝之機，東面濮陽，呂布仍有主力大軍駐守，隨時可支援定陶之軍，東西互相照應，乃一易守難攻之勢格，絕非貿然進擊所能破也。」

孔明這一精闢論述，不但在座中如程昱、荀彧、郭嘉等有識之士紛紛點頭，就連曹操自己亦感心頭一震，他原來的一點酒意，不由也震醒了。

曹操當下吩咐撤席，但獨留下孔明，邀他直入內堂，與他徹夜長談密議。

孔明亦已判斷，目下已屆徹底消除呂布這一大禍害的時機了，便毫無保留，精闢的論斷目下整個袞州地區的敵我形勢，令曹操透徹了解，打消他再度冒起的急功冒進的心理。

當曹操已深切領悟，驕心傲意盡去時，孔明這才斷然的道：「按目下態勢，對付呂布，宜採八字戰略！」

曹操忙道：「是那八字？」

孔明道：「攻而不進，圍而不擊！」

曹操道：「願聞其詳，祈請賜告！」

孔明道：「攻而不進，指西部呂布駐守的濮陽，即作出進攻的態勢，卻緩而進之，逼呂布出城，然後尋機殲滅其兵力；圍而不擊，則指東部的定陶，此地呂布留有三萬重兵駐守，又遍佈河流，大軍展開十分困難，因此只能派出部份兵力，合圍定陶，斷其糧草補給之路。將其與西部呂布軍隔絕，久圍必令其因缺糧而自潰也。簡略而言，採此東、西、進、圍戰略，則無論哪一面取得突破性勝利，必極有利於另一面的成功破敵！不過……」孔明忽然一頓，以仍略有疑慮。

曹操正聽得心神大振，見狀不由吃了一驚，忙道：「不過甚麼？少俠洞悉軍機，運籌帷幄之能，吾已視如當世張良，但有吩咐，莫敢不從！」

孔明微笑道：「在下並非擔心將軍不從吾計，而是憂慮此戰略一旦展開，具體每一場戰役均須小心應付，切戒急進，而將軍營中將領，或會違此大計也。」

曹操一聽，也毫不猶豫，斷然的道：「既然如此，吾即召集眾將士，把吾統軍帥印親授於少俠，傳令三軍，見少俠之令如見吾，如有違者，立斬不赦！」

孔明見曹操意決，也就不再猶豫，決然的道：「統軍帥印授受倒可不必，只要傳令三軍將士，嚴謹

聽令，不得擅作主張，便可保證此戰略順利實施了！」

第二天一早，曹操果然召集三軍主要將領，嚴令一切均須依計行事，不許擅自輕進冒擊，違者立斬毋赦。三軍將領，如典韋、許褚、夏侯淵、曹洪、曹仁等大將，眼見孔明年紀雖輕，但用兵如神，均甚感佩服，當即表示一切嚴謹聽令，不敢有違。

孔明見三軍齊心，戰意高昂，便再無疑慮，決然的調動曹軍兵馬，實施他思謀已久的破呂布的戰略大計。

當下曹軍派于禁、呂虔二將，率精兵一萬，進逼定陶，但圍而不攻，把定陶與濮陽的聯繫及補給線截斷，定陶登時成了一座猶如陷於汪洋大海中的孤城。

另一面，由曹操親自統領三萬大軍，隨征將領包括典韋、許褚作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中軍由曹操坐鎮，向西面的濮陽進軍。

孔明和雛雪，則留在鄄城，負責鎮守曹軍的後方大本營。

曹操依照孔明的戰略——「進而不擊」，沿途故意大造聲勢，多設鑼鼓旌旗，聲勢浩蕩，猶如十萬大軍，一路向濮陽逼近。

此時在濮陽鎮守的呂布，依然心高氣傲，他把東平島的上千人質牢牢困在城中，決計要把貂蟬引出來不可。呂布的心思已被貂蟬迷困，根本無心處理軍政大事。加上近月袞州地域遭受蝗蟲之災，糧食失收，濮陽城中軍糧短缺，軍心已惶恐不安。呂布對此竟毫不理會，仍一心一意作他的「謀得美人歸」的美夢。

當曹軍向濮陽進攻的消息，報到呂布面前時，呂布依然呵呵大笑道：「此乃曹操奸計，故意造成大軍進攻的假象，以令吾不敢攻鄄城罷了！否則，他何必如此大造聲勢？此乃曹操『實則虛之』的奸計也！吾有五萬雄兵鎮守，何懼他曹軍來犯！」

到曹軍逼近濮陽時，呂布才驟然發覺，曹軍已非昔日的殘弱，而是兵強馬壯，軍力強盛。不過呂布又傲氣大發，他狠狠的道：「曹操必已盡遣鄄城兵力前來，欲行孤注一擲之計，其後方必然空虛，吾便親率大軍，前去攻曹操的後方，必可把曹操一舉擊潰！」

陳宮忙道：「曹軍此番來犯，進退從容，陣勢嚴整，已今非昔比，其軍中必有能人相助。呂將軍宜慎加應付，不可貿然出城迎戰。」

呂布傲然的道：「吾一人可抵禦萬軍，普天下誰可令吾怯懼！」

呂布不聽陳宮的勸諫，點起三萬大軍，從東門而出，直撲東面的曹操後方鄄城方向。

呂布東行大軍一路順利，竟毫無阻擋，很快便撲到距鄄城不到五十里的杜固山口了。呂布不由狂笑道：「曹操啊曹操！你攻吾濮陽，吾便取你後方大營，管教你有去無地可回！」

呂布話音未落，杜固山腰，已響起一聲震天巨炮，隨即一彪軍兵從山後掩殺出來，正是曹操的先鋒大將許褚。

許褚一面躍馬橫刀，直取呂布，一面大叫道：「吾依孔明之計，已在此等候多時矣！呂布快下馬受縛！」

呂布見許褚十分陌生，名不見經傳，所率兵馬又僅得數千，不由狂笑道：「何方無名小輩，敢在吾面前口出狂言？如此之計，如此伏兵，吾視之如草芥而已！」

呂布手中的方天畫戟一擧，便疾刺許褚。許褚渾然不懼，舞動大刀，與呂布鬥作一處，兩人直戰了五十回合，許褚仍毫無敗象。呂布不由暗暗驚疑，他素來以神勇自負，出戰以來，從未有人能在他手下走過三十回合以上。因此許褚的能耐，令呂布心中頓生驚駭之意。

呂布又與許褚鬥了十數回合，依然難出勝負。就在此時，山後右面又殺出一員大將，正是曹操的右先鋒將典韋，他手舞雙戟，殺了進來，直取呂布。呂布知典韋之勇，心中驚駭不由又添了幾分，他也不知曹軍到底在此地伏下多少兵馬，但此時呂布已勢如騎虎，不得不拚死一鬥。

許褚、典韋兩員猛將，合力與呂布又鬥了五十回合，呂布雖仍招架得了，但苦戰不勝，氣力已有點不繼。呂布心中開始着慌，他心知不妙，打算先返濮陽堅守。

呂布虛晃一戟，撥轉赤兔馬，向西面來路疾奔。他的馬快，許褚、典韋二人似乎追截不及，落在後面。但呂布所率的三萬大軍，卻被典韋、許褚的曹軍死死圍住，跟隨呂布西奔的只有數千人。

呂布此刻心慌意亂，也顧不得身後被圍的兵馬，帶着這數千騎兵，便向西面的濮陽疾奔。呂布仍有信心，他只要趕在曹軍前面，返抵濮陽，城中尚有三萬大軍，便足可抵禦曹軍的進攻。

呂布的赤兔千里馬果然名不虛傳，不到一個時辰，便馳抵濮陽郊外三十里。雖然他所帶的數千騎兵，又跑失了大半，但呂布依然傲然大笑道：「曹操啊曹操！你誘呂出城之計雖妙，又能奈吾甚麼何？只要我呂布一人進返濮陽，便足以抵住你千軍萬馬……」

就在此時，前面大路正中，忽

地湧出一股兵馬的洪流，兵力足達二萬，夏侯惇、夏侯淵、李典、樂進四員大將，擁着正中的主帥曹操，立馬橫槍，挺於陣前，把呂布的去路嚴密的堵住了。

曹操呵呵大笑道：「呂布！汝有匹夫之勇，又怎及吾之少俠神機妙算？他早已算準汝必逞一己之勇，犯輕出冒進之兵家大忌也！你就算逃得出吾二員猛將的合圍，憑所帶的區區千把兵馬，能打破吾二萬大軍的天羅地網嗎？」

呂布又驚又怒，他欲拚死闖陣，與曹操決一死戰，但他身後的近千騎兵，眼見已陷絕境，哄的一聲，已撥轉馬頭，向東南面的定陶方向狂奔去了。剩下呂布單人匹馬，他再狂傲，亦不敢與曹操的二萬大軍硬拚。

呂布一言不發，只好亦撥轉赤兔馬，隨潰逃騎兵，向定陶方向奔逃。

曹操竟沒下令追殺，反而示意衆將嚴守不動，任由呂布向東南面方向飛逃。

身邊的夏侯淵不禁有點吃驚，問曹操道：「將軍爲甚不趁機追殺呂布呢？」

曹操微笑道：「孔明少俠早伏妙計，教吾不必理會呂布的去向；又早料呂布若不能逃返濮陽，必改奔東南面的定陶。吾之所以按兵不動，任由呂布逃去，乃趁此良機，一擧先將濮陽拿下啊！」

夏侯淵一聽，這才醒悟，不由歎道：「如此『進而不攻，圍而不擊』的妙策，當眞驚天地、泣鬼神也！」

* * *

當下曹操斷然下令，向濮陽城發動進攻。濮陽城中，呂布的大將張遼、藏霸均出外搶糧未回，只有陳宮留守，兵力亦十分空虛。

不到半日，曹操便將濮陽城攻陷了。陳宮見勢危，早一步保護呂布的家室，從城中側門逃出，改投定陶去了。

曹操入城，見有袞州東平島百姓近千人被呂布囚禁，十分吃驚，下令全部釋放，發給糧餉，讓他們返回東平島。這千人中，貂蟬的生父貂全、幼弟貂義、後娘趙姑亦在其中。東平島近千鄉親父老，雖然家園被毀，但總算生命保存，安然回去，重建家園。他們自然並不知道，這一切均是諸葛亮的妙計施爲所致。

不久，曹操又率軍回師，與于禁、呂虔二將合兵，向定陶發起進攻。呂布雖然拚命抵抗，但軍心已渙散，曹軍未到，城中的守軍已逃去大半。呂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帶了家小，逃出定陶，一路向東面的徐州奔逃而去。

曹操至此，終於把袞州全境收復了。曹操與呂布的爭奪袞州之戰，亦終於告一段落；曹操創業以來最艱難兇險的時刻，也終於過去了。

在一輪慶功宴，慰勞三軍將士後，曹操的心思，又在蠢蠢欲動，極欲趁機圖取中原。

在攻陷定陶的第三天，曹操便欲請孔明來他的府上，向他詢求大計。不料往請孔明的程昱回來向曹操稟告，孔明和同來的少女雛雪，已不知所踪了。

曹操不由十分失望，轉而又嗔怒道：「吾待孔明如師如友，竟然亦難留住他的人！他對曹某，難道如此瞧不上眼嗎？」曹操又嗔又怒又失望，惱怒之下，竟欲下令追捕孔明和雛雪回來。

程昱忙道：「將軍切勿衝動！你就算留得住他的人，亦決留不住他的心也！此人淡泊名利，他之所以現身助將軍一臂之力，其實是另有目的呢……」

曹操一聽，不由微吃一驚，忙道：「孔明有甚目的？」

程昱微歎口氣，道：「將軍難道忘了三日前的慶功宴上，孔明向將軍求賞甚麼嗎？」

曹操不由猛地醒悟，頓足歎道：「原來他在鄄城現身的目的，便是爲救東平島的百姓千人！早知如此，吾必把這千人扣留作人質，以把孔明困住！」

原來就在三日前的慶功宴上，曹操大賞三軍有功將士，他第一個便欲重賞孔明。他親自捧酒，敬了孔明滿滿一杯，這才含笑問道：「你少俠助吾收復失地，功高至上，你希望得到甚麼封賞？只管告我，吾決不會拒絕！」

孔明微笑道：「將軍已向孔明重賞過了！孔明趁此機會謝過將軍。但若將軍欲再賞賜，只須把白銀五千兩，派人送到東平島被毀家園的百姓手上，助其重建家園，孔明便再次拜謝將軍了！」

曹操一聽，他正爲得以收復失地而欣喜萬分，聽說孔明所求的封賞，竟是助東平島百姓重建家園，不禁又喜又奇，他也不及細思，即慨然的答應道：「東平島乃袞州疆土，東平島百姓即吾之子民，其家園被毀，助其重建，乃吾義不容辭責任也！」曹操當即下令，從庫房中撥出白銀一萬兩，派人送去東平島，吩咐五千兩助其重建家園，五千兩作「袞州牧」的恩恤分送各家各戶，助受災百姓渡過難關。

孔明果然欣喜的向曹操拜謝。曹操心情興奮，也不及細思孔明的用意，忙着封賞其他有功將士去了。

直到此時，曹操被程昱提醒，

才猛然醒悟，孔明出手助他的目的，純粹是爲了救東平島的百姓生命，他自己則絕無所求！曹操心念電轉，他欲追捕孔明的心意不由也改變了。

曹操長歎一聲，道：「罷了！如他這等淡泊名利之士，吾就算贈予江山美人，亦決難令他心動也！他的目的雖爲救人，但亦因此而令曹某起死回生，有如吾之救命恩人！吾又豈能令他爲難，令天下人笑吾負義忘恩？任他去吧，只盼日後再有重逢相見之日！」

曹操意猶未盡，十分惋惜。他此時渴望能與孔明重逢相見，倒十分眞誠，絕非虛僞。但日後天機大勢的演變，他與孔明日後的重逢相見，是否一如幾年前的相敬如賓，或是生死對頭人，就連孔明自己也意料不及，更何況是此刻正心神恍惚的曹操——這天機大勢格局中人？

天機大勢正悄悄地，但卻如地火奔騰無可阻擋演進，一切的人謀阻逆，雖能令其略爲放緩，但決不能阻止其向前演行……

* * *

當日呂布兵敗定陶，被逼向東奔逃。在東濱海畔，呂布才略作喘息，停駐下來。不久，陳宮、張遼、藏霸諸將士亦趕到海濱，與呂布會集，合計兵力不過僅剩五千餘人。

呂布卻又狂傲大發，恨道：「吾決殺將回去，與曹操再決一死戰！」

陳宮忙道：「將軍輕出冒進，已遭兵敗；如今曹操勢大，我處劣勢，不宜硬拚。且先尋一落脚容身之地，養精蓄銳，再謀進取，方爲上策！」

呂布其實已感精疲力竭，傲氣洩去，登時便硬不起來，有點喪氣的道：「既然如此，吾再投奔袁紹，借得雄兵，再與曹操決一死戰罷了！」

陳宮道：「袁紹目下正與公孫瓚爭奪幽州，未知其動態如何，宜先派人往冀州打探消息，再作定奪。」

呂布此時已心惶意亂，只好依陳宮之計行事。

不料派出冀州的探子，很快便回來報說，袁紹知呂布與曹操在兗州大戰時，曾欲派兵南下，助呂布攻曹，但有謀士進諫道：「呂布狠子野心，若得兗州，必妄圖冀州，不但不應相助，更要趁此機會令曹、呂二人兩敗俱傷，而且須對敗者窮追猛打！」袁紹便決定依謀士之計而行，因此冀州萬萬去不得了。

呂布大驚，他深知此時決難與兵強馬壯、實力雄厚的袁紹抗衡，無奈又只好向陳宮問計。陳宮道：「聽說劉備新據徐州，可投奔劉備。」呂布猶豫道：「劉備不外乃編蓆之徒，又與吾素不相識，今吾屈而投奔，未知劉備會否輕視於我？他又是否肯接納呢？」

陳宮胸有成竹的微笑道：「曹操已平定兗州，但他父仇未報，豈會輕易放過徐州？劉備雖據徐州，但兵微將寡，作戰者僅關、張二人而已，正急欲招納能人，以抵禦曹操的進犯。因此將軍往投，必合劉備心思，以便利用將軍抵抗曹軍。」

呂布一聽便大喜道：「既然如此，吾便決意投奔劉備的徐州去吧！吾若得徐州，又何懼曹操？」

當下呂布率領五千殘兵，及張遼、藏霸諸將，向東北面的徐州進發。

劉備在徐州聞訊，與輔助他鎭守徐州的糜竺道：「呂布欲投奔徐州，未知應接納否？」

糜竺道：「呂布乃虎狼之徒，反覆無常，見利忘義，不可讓其近身，近則必傷主人！」

劉備卻道：「雖然如此，但如今徐州兵微將寡，曹操已平定兗州，不日必東犯進侵，呂布善戰，正好用他來抵擋曹操，以保徐州百姓安危，至於吾之生死安危，也顧不得也！傳令下去，出城三十里，以大禮迎接呂布！」

關羽沉吟不語，張飛卻忍不住恨道：「哥哥心腸偏這般仁義寬和！」劉備只作聽而不聞。

當下劉備率衆出城三十里，迎接呂布，又與呂布併駕齊驅，進入徐州郡城，更一同走入州郡府衙大堂，寒暄一番，彼此上座。呂布身邊有陳宮相隨，關羽和張飛卻不離劉備左右，對呂布也絕無多少歡容。

呂布只作不見，向劉備大聲的道：「呂布自誅殺董卓，以爲可保漢室朝廷，不料又遭李傕、郭汜之變，流落關東，諸侯竟視呂布如仇敵，拒不容納。近日又逢曹操殘害徐州百姓，幸得劉公力救，而呂布亦爲救徐州，襲取兗州，以逼曹操從徐州退軍，曹操因而恨我，惡戰連場，不愼誤中其奸計，令吾損兵折將，無奈只好投奔劉公，共抗曹操，另圖大業，未知劉公肯接納否？」

呂布這一番表白，完全是陳宮事先替他擬好的，一番言語，不但把呂布的見利忘義、反覆無常的狠性掩蓋，更說得大義凜然，似乎若劉備不收留他，劉備便是忘恩負義之人了。

果然劉備被呂布一番花言巧語，弄得片晌無言，他又深知徐州已如火山，遲早擇人而燒灼，打算

利用呂布來抵禦這般可怕的烈焰。由於有上述兩大思慮，劉備竟然道：「徐州牧陶謙新逝，無人管理徐州，劉備才不自量力，暫代州牧之責。如今既然呂將軍駕臨，將軍又有功於朝廷及徐州，這徐州牧之任，自當讓給將軍也。」

劉備說罷，捧過州牧官印，呈送呂布。呂布一見，不由大喜過望，伸手便欲收接。但呂布抬眼處，卻見劉備背後關羽、張飛二人，均目露火焰，知暫難成事，才掩飾的呵呵笑道：「我呂布乃一武夫而已，怎能作一州之長呢？」

劉備又再謙讓。陳宮見狀，連忙接口道：「强賓不可壓主，呂將軍怎有佔徐州之意？請劉公釋此疑慮。」

劉備一聽，這才不再相讓。接着又設宴款待呂布，替他洗塵。再安排別館，讓呂布家小暫時住下。

第二天，呂布設席，答謝劉備。劉備携同關羽、張飛一同赴宴。

酒宴飲至一半，呂布忽然請劉備入後堂。關羽、張飛亦立刻站起跟隨，不離左右。呂布便令妻小出來拜見劉備，劉備連稱不敢當此重禮，呂布道：「賢弟不必推讓！」

張飛一聽，不由大怒，心道：「你呂布稱兄長爲賢弟，則吾與二哥，豈非成了汝之弟麼？如此狠子之徒，怎配作吾兄長也！他不似關羽雖然不悅，仍能沉得住氣，大怒叫道：「呂布！我哥哥乃漢室宗親，金枝玉葉！你是何等身份？竟敢稱我哥哥爲賢弟！來！來！來！我且先與你鬥三百回合，看你是否有此能耐！」

呂布見狀，神色不由一變。他亦深知張飛之勇，決不在他呂布之下，何況加上一個關羽，他呂布又怎敢托大？而且他此時又須托庇於劉備，因此雖然心中惱怒，卻不敢公然翻臉。

但張飛的激憤，卻打亂了劉備的心計，他正急於留住呂布，助他抵抗曹操的進攻，因此絕不希望呂布另投他處。劉備連忙喝止張飛，張飛仍不服氣，關羽見狀，便把張飛半拖半勸，送出去了。

劉備又向呂布道歉道：「劣弟酒後失言，呂兄幸勿見怪。」呂布默然無語。

劉備也覺沒趣，便向呂布告辭。呂布送劉備出來。突見張飛躍馬橫槍而來，大叫道：「呂布！我和你且拚三百回合！」劉備一見，連忙令關羽把張飛制止住了。

第二天呂布竟來向劉備辭行，道：「劉公雖然厚愛，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呂布改投別處便了！」這又是陳宮所授的「以退爲進」之計。

果然劉備一聽，便大急道：「將軍若去，劉備罪大矣，劣弟冒犯，改日當令他前來賠罪。既將軍在徐州郡城並不如意，近地有一城邑小沛，乃劉備原來居停屯兵之地，將軍若不嫌棄，可往小沛暫住，一應糧草軍需，由吾負責供備便了！」

呂布依陳宮之計，先作大喜之狀，向劉備致謝，率軍前往小沛，先行休整兵馬，再謀下一步行動去了。

劉備送走呂布，連忙把關羽、張飛二人召到身前，半解釋半責備的對張飛道：「三弟太魯莽，怎能於此時此刻激怒呂布？」

張飛恨道：「呂布乃三姓家奴！狠子之徒，反覆無常，人讓其近，必傷其人也！哥哥怎可與這等人交往？」

劉備微歎口氣道：「呂布心性反覆多變，見利忘義，吾豈不知？但此刻徐州危難在即，曹操兵馬早晚必殺奔而來，吾僅得萬餘兵力，能戰之將僅二弟和三弟二人而已，試問吾又怎能錯失留住呂布，共抗曹操的機會？吾之所以委曲求全，全因爲了挽救徐州數十萬生靈，免遭曹操再次荼毒啊！吾之一番苦心，望三弟諒我！」

張飛一聽，這才轉怒爲佩，他心性爽直，既知自己錯怪了劉備，便立刻認錯，向劉備俯首道：「張飛誤解了哥哥一番仁義苦心，差點壞了哥哥的大計，我知錯了，哥哥是罵是責，任從處置便了！」

劉備連忙伸手扶起張飛，慨歎道：「劉備與三弟、二弟桃園結義，情同手足，說甚麼責罵處置？三弟但能諒我一番苦心，吾便十分告慰啊！」

張飛和關羽，十分感佩劉備的兄弟情義，心中即使有些微的芥蒂，也立刻煙消雲散了。劉備在徐州，呂布屯駐城郊小沛，曹操雄踞兗州，並未即時向徐州發動進攻，中原形勢，呈現了短暫的平靜。

* * *

天機大勢卻仍在悄悄地潛移默化，無可阻逆的向前演行。

挾持漢獻帝，佔據長安的李傕、郭汜二人，近日卻因雙方的夫人猜忌，演變成殘酷的惡鬥。

李傕將漢獻帝劫到自己的軍營，放火把長安的宮殿燒掉。郭汜卻把朝廷百官囚禁起來，作向李傕反擊的本錢。二人一挾天子，一劫百官，各有所恃，各不相讓，困處長安的漢室小朝廷，被弄得一片昏天黑地。

不久，涼州刺史楊奉、韓暹派兵攻入長安，將漢獻帝從李傕的手上劫走，返回殘破不堪的洛陽。

此時洛陽宮室已被董卓燒成廢

墟，遍地盡是人高的野草。楊奉草草築了一間茅房作「小宮」，供漢獻帝和皇后居住。百官見駕，全部站立於荊棘之中。漢室小朝廷的衰敗之狀，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了。

曹操此時又穩固了袞州、豫州的地盤，日夜訓練兵馬，欲向東面的徐州發動進攻。

謀士荀彧向曹操進言道：「昔日晉文公禮遇周襄王，得諸侯擁護。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天下歸心。如今獻帝已返洛陽，天下忠義之士均欲擁戴，百姓亦仍以其爲天子。若於此時迎接獻帝，是順應民心之舉，以忠於漢室的號召，去制伏割據天下的羣雄，是得天下之上策。將軍若不於此時當機立斷，當天下羣雄各起異心，再去收拾，便艱難十倍，也追悔莫及了！」

荀彧所議，便即「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計。

曹操採納了荀彧的大計，派兵到洛陽，先把楊奉等人趕走，再親率大軍，開赴洛陽，打敗了率兵來犯的李傕、郭汜二人，將二人逼走落草爲寇。

曹操前去面聖，眼見洛陽荒敗，無法容身，便勸漢獻帝移駕入豫州的許昌（即今河南許昌）。曹操又替漢獻帝大造宮室，讓他居住。

漢獻帝封曹操爲武平侯大將軍，大事皆先由曹操過問，漢室朝廷的大權，其實已落入曹操手上了。

曹操又封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劉華爲司空，毛介、任峻爲中郎將，專責糧草之事。武將中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封爲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封爲校尉，許褚、典韋封爲領軍都尉，又特別封一位叫滿寵的賢士爲許都令（即知府）。

曹操有漢天子在手，雄踞袞、豫兩州，兵強將廣，糧草豐足，已非昔日阿瞞，隱隱然有王者之氣了。

恰於此時，許都有異人王立，向曹操進言道：「吾夜觀天象，自去年春天太白星犯鎮星於斗、牛二宮，遇天河之津，熒惑星又逆行，與太白星會合於天闕，即金火交會，乃主新帝現世也。將軍目下雄踞晉魏之地，恰應天象，魏當應變，將軍爲甚不順應天機，以『魏』代『漢』呢？」

曹操此時尚很鎮靜，亦有自知之明，他深知他此時面對強大的各路諸侯，實力尚未足成大業，例如北面冀州的袁紹這一關，他曹操便未必過得去。因此曹操肅然對王立道：「公之所言，吾知公美意，但天道深遠，一時豈能參透呢？有關此等天象之事，日後可向我私下而言，切勿向外洩漏，以招殺身之禍！」

王立一聽，立刻明白，曹操雖有「王者之氣」，卻並無「王者之命」。因此自此之後，他便深隱不出，決不再向曹操進言了。

曹操心中雖隱隱生了立「魏國」的意念，但決不敢在此時流露半點，因爲他深知橫在他面前的鴻溝，何止千道萬條、千難萬險！

例如與他相近爲鄰的徐州，便有如一柄利劍，插入曹操的腹內，令他寢食難安了。因此曹操決心先拿下徐州，將袞、豫、徐三州連成一線，再謀下一步的平定中原之地大計。

曹操召集文武將士到他的帳前，道：「今劉備屯兵於徐州，自任徐州牧，又招納兵敗的呂布爲其羽翼，駐兵小沛，日夜練兵。若二人同心合力，出兵攻吾，乃吾之心腹大患也。你等有何妙計以除此患呢？」

許褚奮然道：「吾願領精兵五萬，前去徐州，斬劉備、呂布人頭回來，獻於將軍帳前！」

曹操微笑，以示嘉許，但卻不作任何表態。

果然他的首席謀士荀彧微一沉吟，便開口道：「許將軍勇則勇矣，但徐州豈可以魯勇取之？不但呂布有萬夫不擋之勇，劉備帳下關羽、張飛，亦神功蓋世，勇不可擋，許將軍自忖能以一人獨勝呂、關、張三將嗎？」

許褚雖然素未與關羽、張飛二人交手，但呂布之勇，他卻是親嚐滋味，單呂布一人，他便自知難以取勝，更何況是有三個呂布的強敵？他固此不得不沉默了。

曹操不想令許褚的勇氣受挫折，便含笑道：「許褚勇氣可嘉，但須以謀智輔之，方可克敵制勝。尚書令又有何妙計以智謀克取徐州呢？」尚書令是曹操封授荀彧的官位，爲表示尊重，曹操稱荀彧爲尚書令。

只見荀彧微微一笑，道：「目下許都正在營造，各路諸侯仍在虎視眈眈，極欲搶奪天子，以爲己用，因此不宜動兵，以給敵以可乘之機。吾有一計，管教劉備與呂布必自相殘殺，待彼兩敗俱傷之際，我不費一兵一卒，即可克取徐州……」

曹操一聽，不由大喜道：「荀尚書令，計將如何？快請告吾！」

荀彧道：「劉備素以仁義處世，但呂布卻乃一虎狼之徒；劉備雖然接納呂布，但劉備帳下，必不服呂布的狂傲，彼此早就埋伏反目之火種。劉備雖由陶謙私相授受，得統徐州政事，但未得朝廷詔命，即未能名正言順。將軍利用此點，

可奏請朝廷，封劉備爲徐州牧，另送一封密函，詔令劉備殺逆賊呂布。劉備若向呂布下手，則雙方必鬥個你死我活。待彼兩敗俱傷之際，將軍便可趁機克取徐州，必事半而功倍，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

曹操大喜，以荀彧之計行事。

他第二天果然奏請漢獻帝，說劉備治徐州有功，可封爲徐州牧。漢獻帝一來受制於曹操，並未知劉備是漢室宗親，便欣然答應，封劉備爲徐州牧，兼平東將軍宜城亭侯。

曹操另付密詔一封，連同朝廷的詔封，一同派人送到徐州，呈交劉備。又故意散佈消息，說全因曹操的保奏，劉備才有此幸遇。

劉備受封接函，他倒並無殺呂布之心，向曹操派來的使者好言謝過，但殺呂布之事，卻僅答應容後再說。

但呂布聞說曹操竟保奏劉備爲徐州牧，受朝廷封爲宜城亭侯大將軍，心中不由又忌又疑。他懷疑劉備必對曹操有所建功，曹操才如此厚待劉備。而劉備建功最容易的，便是圖謀他呂布了！

於是在陳宮的定計下，趁劉備和關羽離開徐州，呂布率小沛之軍，一舉將張飛鎮守的徐州郡城攻佔了。

但呂布此時尚不敢與劉備結下太深的仇怨，因此只把守城的張飛趕走，並無殺害劉備家小。又容許劉備在小沛屯駐。

劉備表面上不敢異議，但心中對呂布的反覆無常、狼子野心，已十分憎怨。劉備與呂布在徐州的結盟抗曹大計，便因一條「二虎競食」之計徹底粉碎。徐州陷於曹操之手，只是早晚間的事了。

此時，呈現於曹操面前的天下大勢，仍然十分艱險。曹操雖然已據有袞州、豫州廣大地盤，又佔了「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利，但仍不容他稍有輕忽怠慢，否則，他便會立陷被諸侯聯合討伐的險境。

首先是雄踞幷州、冀州（河北一帶）廣大地域的袁紹，地廣兵強，又曾爲討伐董卓的「盟主」，聲望絕不在曹操之下，是曹操一統天下的最可怕強敵。

其次是佔據淮南地區的袁術，兵強馬壯，亦爲曹操的一大勁敵。而且袁術久有稱帝奪天下之心，因此與「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自然有如水火，勢不相容。

再其次是荊州（湖北、湖南一帶）的劉表，佔有荊州七郡之地，地廣數千里，兵力達十萬，力量之雄厚，並不在袁術之下。但劉表心性懦弱，多疑而不決，抱「保江漢之地，以觀天下之變」的心態，對曹操的威脅，相對便較小。

又有正在江東（長江以東地區）拓展的孫策，他此刻正在江東苦苦創業，又與曹操隔了一道長江，對曹操的威脅也不大。

曹操仔細審察天下大勢，仍不能定出妥善的進取大計。他不由憶起當日孔明助他收復袞州的神機妙算，深感一位智謀之士，足抵雄兵百萬。可惜此刻孔明已不知所踪，連與孔明一道的神秘少女雕雪，也不知隱於何處去了。

原來此時孔明——諸葛亮，和雕雪這位神秘的少女，謹遵其師龐德公的訓示，自成功拯救了東平島近千鄉親父老的生命，又借曹操之力，助東平島的百姓重建被毀的家園後，二人便悄然離開東平島，一路向西面而去。

諸葛亮的目的地是蜀川。因爲他縱觀天下大勢，發覺當今之世，能與中原之地抗衡的，便只有江東和蜀川兩地。江東已有孫堅之子孫策在活動，而孫氏又是師傅曾判斷，已得「赤龍龍脈」的一脈，日後必出一位「王氣」之人，他不欲循師傅的舊路，便改而向蜀川進發，看看其他地是否潛伏有「王者脈氣」。

雕雪這位神秘的少女，此時已視諸葛亮爲至親至愛之人，他上哪兒，她自然亦緊緊相隨。

諸葛亮和雕雪，在三國天機大勢正急劇演行之際，西行蜀川，不料竟引出一段四百年後的奇事。

原因是諸葛亮在京兆三原之地，巧遇一位李姓之人。諸葛亮在這位李姓人身上，竟發現了一股隱隱的「將相之氣」。他以爲此人乃目下「三分天機大勢」中人，而且是輔助蜀川這塊「王者之地」的人物。於是便突發興致，不惜千辛萬苦，於京兆三原的龍百山上，替這位李姓之人堪點了一座「黑虎龍脈」，讓其下葬李姓祖宗骨骸。

諸葛亮原以爲這位李姓人，日後必定可以輔助演行目下的「三分天機大勢」，不料這座「黑虎龍脈」，卻屬於「潛龍在淵」的異龍運格。這李姓人自下葬祖宗骨骸後，一連八代，竟越來越破敗，眨眼已過了近四百年，直至隋末年份，這座「黑虎龍脈」，才在李姓人的第九代孫兒李靖身上，驚人的旺發。結果是造就了一位助眞命天子李世民一統天下的將相奇材人物。這決非當年的諸葛亮所能始料得及！

初點龍穴　預期難料

乾坤幻變，此時已是四百年後的隋末年份了。在一座荒郊小鎮，一當年那位李姓人的第九代孫兒，一位年方二十的少年人——李靖，正遭逢劫難，捨生忘死的救了一位嬌慧的少女小蘭。他身上幾乎是赤身

裸體，卻背着一位嬌俏少女，向鎮上急奔。

他背上的少女——小蘭，忽然扭動一下腰肢，嬌聲的道：「喂！小傻瓜，你這便打算入鎮買藥醫我嗎？」

少年人李靖道：「是啊！」少女微歎口氣道：「人家不趕你才怪呢！人家還會賣藥材給你麼？而且……你身上哪來銀兩去買藥材？」

李靖一聽，這才猛地醒起，直到此時，自己依然幾乎是赤身裸體一絲不掛！這般闖入鎮上，人家必定把他當怪物打殺！而且他的確身無分文，藥材舖老板怎肯賣藥給他？他猛地被小蘭提醒，不由便把飛掠的身形驀地頓住，又羞又急道：「是呀！我這般模樣，別人看見，不但自己出乖露醜，就連姑娘也連累了！而且我身上的確並無銀兩，這入鎮去也是徒勞，誤了姑娘的病情，這卻如何是好？」

小蘭又好笑又好氣但又感動，她不由嬌嗔的輕打了李靖脖子一下，輕聲道：「你呀！別老是姑娘長姑娘短的，乾脆叫我一聲小蘭，好不好？你光記掛着別人，又不想想自己？你這小傻瓜……郎中！你別急着入鎮買藥，先上村落，趁天色尚暗，找一戶人家，先行歇歇打扮一下，再上大鎮好麼？」

李靖想想小蘭說的大有道理，便不再作聲，轉身向東面掠去。

一會果見前面有一條小村落，便掠了進去。小蘭卻要李靖把她先放下來，他隱在一旁，由她上前向村人求助。

不知小蘭向那間屋內的人說了幾句甚麼，那屋內的人先是開門讓她進去，一會後，屋內的人竟隨她一道向李靖隱身的牆角走來。李靖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婆婆。老婆婆一面走，一面滿同情的連聲道：「該死！該死！那該死的山賊，怎可以如此欺負如花朵般的姑娘？又把她的小夫君當奴隸般虐待……哎，這還有天理麼？」

李靖一聽，這才知道小蘭姑娘上前叫門，老婆婆聽見是姑娘的口音，便把門開了，讓她進去，她又把老婆婆騙了，說甚麼她夫妻倆不幸被山賊擄上山去，囚禁了二年歲月，才僥倖逃得出來。老婆婆一聽，見小蘭臉色蒼白，渾身無力，以為她必是在山賊處受盡折磨，果然信得十足，隨小蘭出來。

老婆婆隨小蘭走到李靖面前，小蘭尚未發話，老婆婆便一迭連聲的道：「哎呀呀，苦了你也！看那該死的山賊，把姑娘的小夫君折磨成這副模樣！請進去，快請進去，先洗個澡，穿上衣服，吃一頓飽的，再作打算！」

老婆婆上了年紀了，見了李靖的模樣，不但不怕，反而滿臉慈愛，同情之心溢於言表。

李靖低着頭，隨老婆婆進了屋內。老婆婆讓兩人先坐下歇着，她自己卻去燒水，一會出來對李靖道：「水熱了，你快去洗一個熱水澡，婆婆替你加了黃皮葉，洗了澡，你一身的倒霉氣便消了！」

李靖依言走進去裏間洗澡，他看見衣架上已替他預備好一套男子的衣褲，雖是土布土衣，卻甚整潔。

李靖洗澡出來，小蘭正坐在椅上等着他，她側邊的桌上放了一把剪刀。

「過來，坐到這邊來！」小蘭道，她把李靖強按在椅上。

小蘭拿起剪刀，執着李靖頭上的長髮便「察」的一下，剪下的頭髮竟長達半尺。小蘭把頭髮向李靖一揚，格格一笑道：「你看呀！你這般模樣，被人見了，還不把你當長毛怪麼？」

李靖雖然出身書香世家，但自幼父母雙亡，不久又棄官入山學武，因此自懂事以來，幾乎已不知家庭溫情是怎麼回事了。他被老婆婆和小蘭如此細心服侍，便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他怔怔的，竟不知說甚麼才好。

小蘭仔細的替李靖修剪好頭髮，又用剃刀把他鬍子刮淨了，打了一盆水，讓李靖洗淨臉孔。小蘭向李靖一看，不由輕輕的低呼一聲，這時輪到她怔住了。

原來李靖洗了澡，換了衣服，剪掉長髮，刮淨鬍子，片刻之前尚是長毛怪物，這時卻猶如脫胎換骨，竟是一位英氣逼人，雙目精光四射的奇男子。若非彼此曾經親密相處，小蘭決計認不出他便是昔日臉容枯槁的小郎中了！

李靖見小蘭怔怔的盯着自己，臉上不由一紅，苦笑道：「我便是那小郎中呵，小蘭姑娘不認識了麼？」

小蘭定了定神，俏臉不禁泛上紅雲，她含羞的格格一笑，道：「果然是人靠衣裝，雖然是土布土衣，但你穿戴起來，好看極了，連我也認不出來了！若穿上綾羅綢緞，人家還不當你是貴家公子哥兒麼！」

李靖苦笑道：「小蘭姑娘休取笑了，此時在下但能有一套土布土衣，便心滿意足，還敢奢望甚麼綾羅綢緞麼？在下這般樣子，大概可以上大鎮去了吧？」

小蘭正欲答話，那老婆婆已捧着熱湯熱飯走了出來。她聽說兩人要走，哪兒肯放，硬留着兩人，先吃一頓飽飯才上路。

李靖已許久沒吃上世間的白米

飯了，此刻到底忍不住了，竟一連吃了數大碗，末了才猛然醒起，自己和小蘭身無分文，卻如何答謝老婆婆她？總不成白吃一頓便溜走啊。

* * *

老婆婆瞧着李靖狼吞虎嚥，非常高興，這時卻見李靖怔怔的停筷不動，忙道：「你吃呵，婆婆知道你餓壞了，特地煮了滿滿一鍋，你只管放心吃便了！」

李靖不好意思的咧嘴一笑，道：「多謝婆婆！但不怕婆婆笑話，我與……她倉皇出逃，身上並無分文，無以答謝婆婆你，這卻如何是好？」

老婆婆一聽，苦笑搖頭。小蘭一見，忙在頭上拔下一枝銀釵雙手捧給老婆婆，道：「這支銀釵大概值幾錢銀子，請婆婆收下吧！」

老婆婆接過銀釵，歎了口氣，忽地站起來，手執銀釵，親手替小蘭插好，心頭一酸，老淚便掉了下來，「哎！老身行將就木，錢銀於我有甚作用？你小夫妻倆休要客氣，若不嫌棄，便在婆婆家中長住下來好了！」

小蘭見老婆婆如此，知她必有一段傷心往事，便如閨女媳婦般的柔聲慰解她。

原來老婆婆姓孫，本來一家數口，但不幸一場病疫，老伴及二個兒子均先後死去，剩下她孤身一人，淒涼渡日。她見了李靖和小蘭，觸景傷情，心中同情之極，恨不得這是她的兒子媳婦便好了。

李靖道：「婆婆當時沒請郎中醫治麼？」

孫婆婆道：「如何不請？但請來的郎中均不幸染疫死去，哪還有郎中敢到這村來？因此……哎，這條村亦因此取了個不吉的名字，叫寡婦村！女人倒沒甚麼，你是男子，婆婆也不敢留你，吃了這頓飯，就趕快離開這不祥之地吧！」

李靖一聽，卻丁點不慌，反而把身子向孫婆婆靠近了點，道：「當時最初是如何起病的？孫婆婆你快想清楚！」

孫婆婆歎了口氣，道：「這村原叫三家村，因為村中均是孫、陳、王三大姓，孫、陳、王三姓世代以耕種為生，但因地方不寧，盜賊山賊常來侵擾，因此村中人人習武，但凡男子便均有不弱的身手。一年前的今日，村中忽然來了一位青年人，功夫非常了得，村中父老便請他教授武功，這人教授非常盡力，因此短短數月，村中的男丁武技均極為精進。那教武之人見大功告成，才告辭而去，豈料他走後不到三日，村中的男丁便先後起病，不久竟悉數盡去……哎，這當真是天亡三家村了！」

小蘭聽到此處，神色不由一變，但迅即逝去，李靖也沒留意。

李靖忙道：「起病之時有甚症狀？」

孫婆婆道：「所有男丁，起病之初，均見全身赤紅，如置火碳，死時人人渾身烏黑發亮，全身堅硬猶如鋼鐵，刀槍烈火均不能損壞分毫……可怕極了！」

李靖道：「為甚知道刀槍烈火皆不能傷屍身？」

孫婆婆道：「村中婦孺，見屍身太可怕，有的便提議集體火化，豈料置身乾柴烈火，燒了三日三夜，所有屍身均完好無缺，渾身更見烏亮，極嚇人！於是只好入棺埋葬，有過於高大的，棺木不能容，欲修削其足，豈料仵工刀砍之下，火花四濺，砍刀崩缺，但屍足竟然不損分毫！無奈只好特製長大棺木，方能悉數入葬……哎，人人都說，村中所有男丁，均升天當天兵天將去了！但均明知此乃自欺自慰，世間哪有此事？」

李靖道：「全村男丁，共有多少人遇難？」

孫婆婆道：「全村一百零九名男丁，有一百零八人遇難，三家村便頓變寡婦村！」

李靖忙道：「那尚剩的一名男丁，又如何了？」

孫婆婆一聽，臉色虎地一變，她向四下仔細的聽了又看，看了又聽，才極低聲道：「實不相瞞，這剩下的唯一男丁，便是老身的小孫兒！出事時他年僅十四歲，剛剛及齡習武，村中所有男丁均染恙時，老身抱着孫兒痛哭，當晚，老身正哭得昏天黑地，忽然有一女子聲音，在老身耳邊輕言：欲保孫兒，火速送離三家村！老身驚醒，四下並無外人，懷中依然抱着小孫兒。老身哪敢不信，連忙星夜趕路，把小孫兒送去百里外的老身娘家，為掩人耳目，只當小孫兒亦不幸死去了！也不敢返娘家探視，哎，老身不知前世作了甚麼孽，竟要遭此慘酷災劫！」

小蘭此時，低垂的眼皮忽地一揚，但迅即又垂下，她的動作太快，李靖忙着向孫婆婆打聽，這次也沒留意。

李靖想了想，又問道：「村中一百零八具男屍，都下葬了麼？葬在何處？」

孫婆婆盯着李靖看了又看，終於歎了口氣，道：「你這後生哥心腸好，肯聽老身哭訴這場驚天災難！那些死去的男丁後來全入土下葬了，就葬在村後的山神廟四面，哎，那山神爺也沒靈氣，生前不能保住村人安寧，死了也望它保護屍身週全吧！」

孫婆婆一頓，又忙對李靖道

：「你快走吧，你心腸好，老身不想連累你。」

李靖想了想，便向孫婆婆道：「這很可能並非天災，而是有人作孽！這些人來頭甚大，婆婆你處境兇險，不宜在此地久留。婆婆若無去處，可北行百里，那是一處幫派重地，你只須尋着一位叫徐正天的人，求他收留保護，便可保無恙！婆婆務必要保住生命，日後或許要作這驚人慘案的見證人！」

孫婆婆只聽得目瞪口呆，但又不明所以。

李靖起身欲告辭，但忽然又走近孫婆婆身邊，伸指連點她足厥陰經的大敦、期門、章門、膝關、曲泉諸穴，與此同時，「后羿乾陽眞氣」順勢輸入上述諸穴。

足厥陰經乃屬雙腿的經脈，李靖以眞氣打通孫婆婆上述諸穴，便猶如孫婆婆苦練了十年馬步功夫，孫婆婆只覺雙腿血脈暢順，十分舒服。

李靖道：「婆婆若出遠門，可於每日子時起步，如此便足可行走百里而無大礙。」李靖精通醫道，深知氣血於每日子時流注足厥陰經，再加上他以眞氣打過孫婆婆足厥陰經諸穴，氣血暢流，越走越旺，便足以保證孫婆婆能平安步行百里，抵丐幫幫主徐正天處，李靖自忖，只要孫婆婆有徐正天的丐幫保護，便必可保生命無虞。

孫婆婆見李靖鄭而重之，不似說謊，又想起災劫恐怖之處，暗道：其中果然隱着異常詭秘凶險，便點頭答應，又向李靖和小蘭連聲道謝，意甚不捨。

李靖見孫婆婆相信事態嚴重，料她不敢大意，這才向孫婆婆作別，與小蘭一道離開寡婦村。

李靖打算背小蘭走路，小蘭怕他辛苦，推說自己想走動舒筋活骨，死活不肯讓他背。

此時天色已然大明，路上行人漸多，李靖心想此時背着一位大姑娘走路，難免被人疑惑，便只好由得小蘭慢慢走路。他發覺小蘭氣力不繼，便握着她的手心，向她輸一陣「后羿乾陽眞氣」。小蘭見李靖迭遭重創，但片刻之間，便已內力盡復，而且似乎無休無止，綿綿不絕，心中不由大爲敬佩，但又不想他因自己過度消耗，便咬牙加快脚步。

走了一段，小蘭見李靖默然無言，似有無限心事，她瞄了李靖一眼，眼珠一轉，道：「小郎中！你……你想着孫婆婆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是啊！寡婦村的人太悽慘了！當世之中竟有人下得如此毒手！」

小蘭奇道：「你是說，寡婦村的災難，是有人作祟下毒手造成的麼？」

李靖點點頭道：「按孫婆婆所言，村中男丁起病的症狀，十有八九是中毒的跡象……」

小蘭驚道：「中毒？你斷定那些男丁都是中毒，你有甚根據？小郎中。」

李靖搖搖頭，道：「沒有，根本沒任何憑據，但那些人的而且確是中毒的癥狀，除非孫婆婆說謊或看錯，你以爲孫婆婆會故意欺騙咱們麼？」

小蘭眨了眨眼，道：「孫婆婆兒亡夫喪，她自然不會說謊。」

李靖道：「是啊！我也認爲孫婆婆她斷不會說謊！我記得，我的師傅……他老人家曾在醫典上提及一種叫鋁汞的毒物，可令人渾身赤紅，堅硬如鋼。那些村人的癥狀，豈非與此相似麼？所以我懷疑他們必是中了某種毒物而喪！」

小蘭臉上迅即掠過一絲陰雲，似乎很受驚駭，她低低叫道：「天啊！難道一百零八人亦全部中毒麼？下毒之人殺許多人幹麼？」

李靖咬牙道：「是呵，下毒的人，未免太過狠毒！村人就算有甚冒犯之處，天大罪孽亦是他一人頂罪，豈可趕盡殺絕、滅村滅族！如此兇狠暴戾，假若撞在我李靖手裏，我……」李靖驚怒之下，連他自己隱瞞了許久的眞名實姓亦衝口而出。

小蘭一聽，格格一笑，道：「原來小郎中你的眞名叫李靖，你休想再隱瞞我了！」她一頓，又不放心的追問道：「若撞在你手上，你又如何了？小……李靖哥哥！」小蘭情急之下，一句親暱的「李靖哥哥」終於衝口而出。

李靖恨怒交加，也沒留意小蘭突然改變的稱呼，他猛一咬牙，道：「寡婦村村人含冤無處告，如此悽慘，我雖然自知力所不逮，但說不得亦要兇手還村人一個公道！」

小蘭臉上又掠過一絲陰雲，她微歎了口氣，道：「李靖哥哥，你心腸好，那是沒話說的了，但若眞有人下毒，下毒之人必定厲害之極，你內力雖强，但招式不濟，江湖閱歷太淺，又豈是彼等的對手？說不定你剛欲插手，便屍橫荒野了！豈非白送生命麼？」小蘭滿臉關切，很替李靖的安危擔心。

李靖卻搖搖頭，決然道：「那是一百零八條生命呵！孫婆婆既然向咱們洩秘，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冤屈塡胸，無法申訴！我等行走江湖，若置之不理，哪還有良心天理麼？我李靖雖然力量低微，但也決計不能坐視，就算把生命搭上，那也心甘情願的！」

小蘭與李靖相處日久，已知他的脾性，他不動尤可，若然一動，

便決難令他回轉。她不禁幽幽的歎了口氣，不知是爲李靖擔心還是其他甚麼。

李靖見小蘭皺眉歎氣，便安慰她道：「你放心，小蘭姑娘，我無論如何先把妳的傷病治好，把妳送返陳家莊，再作打算。」

小蘭幽幽的盯了李靖一眼，欲言又止，終於沒說甚麼，只道：「你呀！只會爲人着想，你……你就不會想想自己麼？」

李靖道：「我很好啊，雖災難不絕，但也因此學了一身醫道，內力又已全復，又可以行走江湖，上天對我李靖總算不錯的了，還有甚麼可想的？」

小蘭見李靖果然傻氣得很，不由一怔，心中又敬又愛又怨，也不知說甚麼才好。她無奈的歎了口氣，不再作聲，忽地把脚一跺，向大鎭方向飛掠，她雖感胸口疼痛，但拚命的咬牙忍住。

李靖一見，連忙跟上，一面急道：「小蘭姑娘，你跑這麼快幹麼？小心你的內傷呵！」

小蘭把頭一扭，忍痛格格一笑道：「不怕！我跑快一點，早到鎭上，你醫好了我，你就可以幹你的事啦！」

李靖聽不出小蘭言中之意，似乎怪他多管閑事，他怕她跑急了，內傷突發，那就兇險得很，便跑前幾步，伸手托着她的腰肢，向前飛掠。這樣，小蘭根本就不必費力，就如同背着她走路一樣。

這般趕路，就快了許多，到中午時分，李靖和小蘭便已抵桂州岑王老山脚下的一座大鎭。這大鎭名叫田林鎭，是滇桂邊緣交界的一處大鎭，地處兩州交滙之處，乃各路人馬車行來往必經之地。

鎭上甚是熱鬧，不但有江南的亭台樓閣、楊絲垂柳，更見邊沿各州的怪異建築竹樓木屋。街上的行人口音各異，有江南水鄉的噥音細語，亦有中原人士的純正官腔。

李靖與小蘭均出身中原人士，卻在滇桂江南地域長大，因此言語上在此地大覺方便。

李靖不懂世務，剛進鎭，便急着尋中藥舖，撿幾味藥材替小蘭療傷。倒是小蘭細心，她一手扯住李靖，輕聲道：「你這麼趕去藥舖，你有銀兩付賬麼？你不付賬，那老板肯給你藥？而且你買了藥，還要器具煎熬，你哪來這等生火傢伙？」

李靖一聽，不由直敲腦殼，連聲道：「是呵！是呵！我怎的便沒想到這些？小蘭姑娘你年紀不大，卻怎的知道？」

小蘭微歎了口氣，道：「我在陳家莊不過是一名侍婢，當侍婢的若不懂得這些，難道小姐公子哥兒懂得麼？」

李靖道：「我也不是公子哥兒，我爲甚麼又不懂？」

小蘭歎了口氣，道：「你雖然並非公子哥兒，但自小想必便有人服侍，不然便是一心只想着練武，學成驚天本領，好去行俠仗義、行走江湖！你那會知道做下人的世務？」

李靖不由點頭道：「不錯，不錯，若要在江湖行走，先要在世上生存下去，看來這等世間俗務，還須向姑娘你請教啊！」

小蘭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你不學也可以，除非你趕快娶個媳婦兒……哎喲，不說了！我看還是先尋間客店，安頓下來，再到藥材舖，好麼？」

李靖點點頭，忽然又苦笑道：「住客棧亦需銀兩啊！咱們哪來銀兩？」

小蘭格格一笑，也不答話，逕直向不遠處的一間當舖走去，她走到當舖的櫃枱前面，把小手向上一伸，嬌聲道：「老板！這值多少銀兩？」

李靖不由一怔，暗道：小蘭伸手上櫃枱幹麼？難道女子的玉手亦可當錢用麼？

櫃枱後面，卻立刻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年輕人先是露了臉出來，滿臉驚疑，道：「姑娘！這是甚麼意思？」

小蘭格格一笑，道：「當錢用啊！」

那年輕的登時不知是哭是笑，道：「姑娘這是消遣敝店麼？如此貴重之物，敝店傾家蕩產，也決計賠不起啊！」

小蘭道：「我又沒叫你賠，我只要你答一句，這值多少？你只需說出一個數目，本姑娘或許就肯了。」

那年輕人一聽，猶豫了一下，便縮了回去。櫃枱裏面又起了一陣騷動，又聽到一聲低呼道：「十叔！十叔！你老過來看看！」那年輕人似乎不敢擅作主張，便把當舖的積年老怪「十叔」請了出來。

「十叔」果然在櫃枱後面出現了，那是一雙猶如貓頭鷹的眼睛，這眼睛盯着小蘭的手腕瞧了又瞧，仍不放心，又捉了起來，仔細把玩端詳，這哪像當物，簡直是當人的手兒，而且是極美麗的女人玉手。

李靖越瞧越不順眼，幾乎忍不住要上前，狠狠的抽那貓頭鷹眼三幾個耳括子。

小蘭卻格格的笑着，似乎被人如此看重她的玉手，感到非常高興。

終於那貓頭鷹眼抬高了，盯在小蘭的臉上，閃了又閃，方道：「姑娘到底要當多少？」

小蘭笑道：「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那貓頭鷹眼道：「姑娘……此乃無價之寶！若老夫所瞧不差，這是南朝陳後主的宮中之物，晶瑩通透，碧玉無瑕，姑娘若敢要價，只怕田林鎮半條街亦被妳買下了，敝店如何當押得起？姑娘請移玉步便了！」

李靖一聽，這才知道小蘭當的，是她手腕戴的一隻玉鈪，又奇道：普天下只有當主拉扯客人，哪有客人被當主趕走的？

小蘭卻紋絲不動，她的玉手看來是決計不會移的了，「老板！你只管說一個價錢，或許我便樂意得歡天喜地了！」

那貓頭鷹眼沉默了許久，又探出頭來，盯着李靖瞧了又瞧，見他土頭土腦，土布土衣，並不似武林人士，這才把頭縮了回去，終於發聲道：「既然姑娘執意要當押，老夫無奈只好說一個價錢了！就當這個數目吧，姑娘以為如何？」他伸出二隻指頭，向小蘭晃了晃。

小蘭格格一笑，道：「二十兩？」

貓頭鷹眼拚命的搖了搖頭。

小蘭道：「二百兩？」

貓頭鷹眼依然搖頭。

小蘭格格一笑，道：「那是二十萬兩麼？」

貓頭鷹眼把手指頭縮回，歎了口氣，道：「姑娘若敢要價，那二十萬兩原是不多的，但敝店委實財力有限，只能開出二萬兩這價錢，明知大大委屈了姑娘，那也是無奈的事。」

小蘭一聽，嘻嘻一笑，亦伸出了三根指頭，向貓頭鷹眼晃了晃。

貓頭鷹眼一見，嚇了一跳，道：「姑娘要價三十萬兩？」

小蘭微笑搖頭。

貓頭鷹眼鬆了口氣，道：「那是三萬兩了！哎，那是敝店的全副家當了！但姑娘執意要這數目，老夫亦只好捨命陪君子！」

小蘭格格一笑，豎起三根指頭，道：「不要！不要！要這許多幹麼？我只要三千兩，若老板執意多給，那我只好不當了！」

貓頭鷹眼一聽，幾乎傻了眼，他暗道：自己大概白活了六十年，不然六十年來為甚沒有碰上這等奇事？普天下只有人客求老板多當，哪有求人少給銀兩？他不由懷疑其中是否有詐，欲待拒絕，但到底抵受不住這生意可能獲取的巨額利潤，只怕就做這一宗，便勝過他開當鋪六十年了！

這筆生意終於以三千兩銀成交了。小蘭要老板寫妥當票，列明僅當了三千兩，又要老板分開兩張銀票，一張是二千兩，一張是五百兩，其餘五百兩是現銀交付。那當舖老板貓頭鷹眼簡直把小蘭當天降的財神爺了，哪有不依言照辦之理。

小蘭收了銀票、銀兩，走了出來。李靖隨她走了一段路，終於忍不住道：「我雖然不懂世務，但亦知當物之人均盼多當幾兩，為甚姑娘卻拚命少當？這豈非太便宜了那老板麼？」

小蘭格格一笑，把那張二千兩的銀票和當票替李靖塞入貼身的裏袋，又把那五百兩現銀包放在他的手心，她自己只留下那張僅五百兩的銀票，道：「多謝你啊！靖哥哥！」

李靖正被小蘭的動作弄得不知所措，正欲拒絕接受她的贈與，但一聽小蘭的話，卻不由又一怔，道：「妳多謝我甚麼？」

小蘭格格笑道：「這三千兩銀是你向當舖老板借的，你自己留下二千五百兩使用，剩下的五百兩就慷慨的贈給我了，我還不多謝你麼？」

李靖不解道：「這些銀兩是你用玉鈪典當的，這玉鈪想必貴重得很，如何是我的？」

小蘭一本正經的道：「當票在你身上，銀兩自然是你的了！」她一頓，又微咬着唇，望了李靖一眼，道：「你心裏若不安啊，將來有錢了，就拿當票去贖回玉鈪，然後……哎呀然後送給你的心上人……這不就完了麼？」小蘭所說的「心上人」不知是誰？也不知是否指她自己？她沒明白道出。

李靖就算再不懂世務，亦知道這是小蘭怕他在江湖行走，缺了銀兩使用，有心贈與他，但又怕他心中不安，因此才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李靖心中不由十二分感激，但又不知如何說好，無奈呆呆的怔住了。

小蘭一見，又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你此時已是有錢有體面之人，還不去租客棧、買藥材，好好安置我這弱質女子麼？」

李靖怔怔的望着小蘭，忽然又想起梅花女來，他但覺她們都待他甚好，一位嬌野刁蠻活潑，一位卻心細如塵，對他體貼入微，到底哪一位好些，李靖只覺決計難以分出。李靖無奈的笑了笑，他擔心小蘭的傷患不宜拖得太久，只好按小蘭的主意去做了。

兩人走進一家叫「日夜旺」的客棧，李靖向櫃面走過去，向櫃枱後面的掌櫃道：「老板，在下想租兩間客房！」

那掌櫃是個中年男子，他瞧了瞧李靖和小蘭，隨手翻翻櫃上的花名册，便道：「呵，對不起，只剩下一間雙人房了！客官意下如何？」

李靖頓感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小蘭卻格格一笑，向掌櫃道：「好極，那就租這一間雙人房便了！」

那掌櫃一聽，登時滿臉笑容，在花名册上寫下二人的姓名，李靖只好胡亂了說了一個姓氏。那掌櫃一面寫，一面呵呵的笑着道：「其實還是客官你的小娘子眼力好，選中敝店，敝店日夜均這般興旺的！」他一頓，又低聲道：「我知道你二人尚未正式成親，但那有甚關係？二人同住一房，豈非更方便麼？」

李靖被他說得滿臉通紅，但小蘭卻沒事一樣，就連眼皮也沒眨動一下。

店小二把二人領上二樓的雙人客房。店小二離開時，小蘭求他把藥煲等器具借一副上來，又打賞了他一錢銀兩，店小二樂得搗蒜似的點頭答應去了。

小蘭這才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一間就一間吧，我姑娘家都不怕了，你怕甚麼？」

李靖忽然又想起梅花女，心中不由暗道：她若知道我與一位大姑娘共宿一房，會不會一劍把我殺了？但一想果然這也方便得多，因為他還要替小蘭運氣療傷，若分隔開來，便有點礙手礙腳。李靖無奈點點頭，道：「那姑娘你先歇着，待我出去配齊藥物，便替你療傷了。」

小蘭格格一笑，道：「要去就一道去！」

李靖道：「為甚麼？」

小蘭臉上一紅，心道：我若要說捨不得離開你呵，那是決計說不出口的；你這小傻瓜，偏要問這許多！她眼珠一轉，道：「眼下你可是有錢有體面之人，萬一你一去不回，我豈非人財兩失了麼？總之話先說好了，你未還玉鈪之前，你上哪兒，我總是要跟着的！」

李靖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也知小蘭這是變着法兒，尋個藉口纏住他，以免他不知死活，去管寡婦村那閑事。他歎了口氣，道：「那就一道去吧！其實你大可放心，我必先把姑娘你的內傷治好，安然送返陳家莊，再幹我自己的事的，你也不必繞着彎兒勸我了！」

小蘭眨了眨眼，也沒作聲，跟着李靖下了樓，走出「日夜旺」客棧，一直向大街東面一間甚有氣派的中藥舖走去。

小蘭奇道：「靖哥哥，為甚要揀一間最大的藥舖配藥？」

李靖道：「我所用的藥甚為冷僻，尋常的小藥舖，那是決計配不全的。」

這間藥材舖內有一個金漆招牌，上書「杏林良友」四個金字。

李靖與小蘭一道走上前去，那藥舖掌櫃倒沒甚架子，笑臉相迎道：「客官持方配藥麼？」

小蘭搶着道：「我等要配的全是冷僻之藥，你這杏林良友店可齊備麼？」

掌櫃呵呵一笑，道：「姑娘既認得『杏林良友』四個大字，那還用問麼？實不相瞞，那是鎮中有位大戶，遍尋各地皆不齊全，但終在敝店配齊奇珍名藥，大戶自愧走了眼，便送了這副杏林良友匾額，說是以供天下人士識鑑，免跑多了數百里冤枉路程！」

小蘭格格一笑道：「若如此，那的而且確是醫家的良友，倒也不愧杏林良友四字！好極！好極！那就看貴店是否真是這位大聖手的良友了！」

掌櫃一聽，瞧了李靖一眼，滿臉狐疑道：「小兄弟，你懂醫道？」

李靖微笑道：「湊合略懂一二吧！」

掌櫃眨了眨眼，道：「那好呵！後生可畏，了不起！了不起！你拿藥方來讓我看看吧！」他口裏誇讚，但神色卻越發狐疑。

李靖微笑道：「在下配藥，從不貿然開藥方，只根據病情，酌量而配。」

那掌櫃一聽，不由一怔，道：「不開藥方的郎中，在下倒是少見得緊！好，好，你且說說，或許果然有甚驚人傑作！」

李靖微微一笑，也不客氣，開口便道：「在下要配的第一味藥，是麝香三兩！」

掌櫃登時嚇了一跳，盯着李靖道：「你知道麝香有何功用？」

李靖微笑道：「功能開竅，通經絡。」

掌櫃點點頭，卻又道：「這還不錯，但你可知三兩麝香，若用在藥上，便是死人亦會令其血脈沸騰，驟呈生樣麼？若用在生人之上，那會是甚麼景象？」

李靖笑笑，附掌櫃耳邊低聲道：「若女子經期用之，將血流不止而亡；若男子用之，則性慾奇旺，歷久不衰，精盡而喪！」

掌櫃瞄了小蘭一眼，不由咧嘴苦笑，亦低聲道：「你既然知道，還要用麼？」

李靖呵呵一笑，道：「知其害然後方能取其利，麝香藥性霸道，重量者若作內服，固然害大於利，但若用作外藥，掌櫃以為如何？」

掌櫃沉吟道：「若作外用，處置得當，倒不失為療傷聖藥！」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在下若以麝香作其中主藥，配以其他佐藥令傷者浸泡，掌櫃以為得當

麼?」

那掌櫃一聽，不由目露驚訝，連連點頭道：「麝香作主藥浸身，的確不失為療傷妙方！在下企櫃三十年，這還是第一次聽到如此玄妙醫方！小兄弟，你師承何方高士？能見告麼？」

李靖淡然一笑，道：「恩師他老人家早已仙遊多年，不說也吧。這其餘配藥，掌櫃請執備乳香一兩，沒藥、川烏各二兩，草烏三兩，配齊了，一起結賬便了。」

那掌櫃一聽，不由又連連點頭，喃喃道：「乳香、沒藥、川烏、草烏，功能活血化瘀，消腫止痛，再配以主藥麝香，果然不失為療傷聖藥！小兄弟，你果然醫道精甚，佩服！佩服！」

那掌櫃一面說着，一面如飛的替李靖配齊了藥物，小心包好，推到李靖面前，道：「麝香乃名貴藥種，等閑的店鋪亦未必配備二兩以上，小兄弟一下子便要三兩，唯有敝店方能僥倖滿足所求。」

小蘭此時格格一笑，道：「好呵！老板待客果然熱情，但為甚剛才卻愁眉苦臉？」

那掌櫃呵呵一笑道：「在下做生意一向有個怪癖，若碰上庸庸之醫，那價錢便份外加倍計算！」

小蘭一聽，忙接口道：「那若然碰上這位小兄弟般的大國醫聖手，掌櫃自然就樂得喜氣洋洋，分文不收，雙手奉送麼？」

那掌櫃正欲替自己吹噓，好取個價錢收足，人客滿意的結果，卻被小蘭這般一戳，登時作聲不得，無奈涎臉一笑，道：「話雖如此，但這位小兄弟所要之物，卻是敝店鎮山之寶，若連本錢都不收，那敝店豈非便要關門大吉麼？無奈亦只好向小兄弟報個價錢了！」

李靖不欲太令掌櫃為難，便道：「買藥付錢，那是應該的，老板請說價錢便了！」

掌櫃一聽，這才眉開眼笑道：「是極！是極！倒是小兄弟你通情達理！啊，不，這位姑娘亦必然慷慨大方，剛才那話，不過是故意說笑！這五味藥合計，便收小兄弟你二百兩銀便了！」

小蘭一聽，便忍不住尖叫道：「老板！你沒打錯價麼？這小小一包藥材，便要二百兩？那豈非比銀兩還貴了十八倍麼？」

那掌櫃苦笑道：「如何貴了十八倍？」

小蘭道：「這裏面麝香三兩、乳香一兩、沒藥、川烏各二兩、草烏三兩，合計是十一兩，但卻要付銀二百兩，這是否比銀兩還貴了十八倍？」

那掌櫃一聽，登時作聲不得。

李靖卻笑笑道：「這位姑娘不知價錢，隨口說笑吧了，掌櫃休怪。」一面解開銀包，數了二百兩銀，遞給藥舖掌櫃。那掌櫃這才鬆了口氣，向李靖連聲道謝。李靖道：「不必客氣。」說罷，挽起那藥包就走了出來。

＊　＊　＊

李靖與小蘭走回日夜旺客棧。小蘭忍不住道：「靖哥哥！你出手很大方呵！」

李靖笑笑，揚了揚手中的藥包，道：「這包貨便宜極了，你還說大方？我記得小時候，娘親去買了二錢麝香回來，你看要多少銀兩？」

小蘭眨了眨眼，道：「我哪會知道？但此地三兩麝香，也不過收你一百幾十，二錢麝香大概不會超過一兩幾錢銀吧？」

李靖微笑道：「我的老家在京兆，麝香乃奇缺之物，二錢麝香便要價五十兩！你說，那掌櫃老板收二百兩銀，是否便宜極了？」

小蘭吐了吐舌，道：「二錢麝香便要銀五十兩，那三兩麝香，豈非便要七百五十兩銀？那老板豈非要虧老本了麼？」

李靖微微一笑，道：「那又不然，因為麝香原產滇、桂兩州，此地正處兩州交界，各式土產集散之地，這麝香的價錢，必然比京兆便宜，因此藥舖老板固然有利可圖，但我等卻也算便宜極了，可算兩不相欠，皆大歡喜。」

小蘭格格一笑，「好呵，靖哥哥！你談起藥材生意經來，倒似積年的生意老怪，何妨拋開武林恩怨，賺個藥材老板當當，不比江湖中仇仇殺殺強得多麼？」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何嘗沒有此意？我內力盡失之時，但只求速死，但卻因此得了醫道的眞傳，本欲從此以醫道替世人効力，不再理會武林中事，但不幸又誤闖入陳家莊，以至屢遇奇緣，欲罷不能，怪道世人常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話看來倒甚有道理。」

小蘭眼珠一轉道：「不幸你又誤進寡婦村，知道了那宗慘案，或者心中尚有甚天大牽掛，此時就更欲罷不能，一心只欲儘快把我醫好，你便心安理得，去做你的武林大俠去了！」

小蘭半嗔半笑的，一下便把李靖的心事點了出來。李靖眼前忽然浮現出梅花女的嬌野的笑臉，心中不由暗道：是呵，她此刻不知身在何處？是生是死？這般一想，他臉上不由一紅，怔怔的更說不出話來。

小蘭一見，少女的心特別敏感，她不由哼的一聲，道：「你果然心中尚有牽掛，而且這人必定還

是個嬌美的人兒！」

李靖不由衝口而出道：「你……你怎麼知道？」

小蘭微哼一聲，道：「普天下的男子，但想起來如此痴迷的，除了心上人，還有誰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哪算是甚麼心上人？實不相瞞，那是我剛出道時碰見的一位女子，但此刻也不知她身在何處，是生是死了！」

小蘭一聽，這才又高興起來，格格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去想了！喂，你有言在先，一日醫不好我，你便一日不離我身邊的！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你可不能反悔呵，靖哥哥！」

李靖在這位心細如塵的少女面前，但覺心中所想的，欲說未說的，均被她洞悉先機，也不知是喜還是奇，一時間怔怔的，竟不敢再說話了。

小蘭見他悶悶不語，卻又立刻道：「靖哥哥，你為甚又不說話了？」

李靖不由咧嘴一笑，道：「我欲說的，你都知道了，我還說甚麼？」

小蘭微咬嘴唇兒，輕聲道：「就算我已知道了，你也說呵！只要聽到你的聲音，我……我就歡喜……哎喲，不，我的病就會好的！」

李靖歎了口氣，道：「只要能醫好你的傷，就算要我一天到晚不停口，我也願意，誰叫我恩將仇報，誤把你傷了！」

小蘭眼珠一轉道：「你是因為我救了你，才替我醫傷的麼？」

李靖道：「那也不盡然，就算姑娘你並未救我，我見了姑娘不幸病重，那也必然出手相救。」

小蘭一聽，忙道：「那普天下所有不幸的姑娘你都救麼？還是只救我一個？」

李靖道：「這須看當時的情形如何了，但無論如何，我都會先把姑娘你先行醫好的！」

小蘭一聽，俏臉不由一紅，卻不再作聲。

兩人返回「日夜旺」客棧，吃了晚飯，李靖便在房內忙開了。

他先煲藥，把草烏、川烏二味藥煮沸了，又向店小二要了一盆大熱水，再把麝香少許，乳香、沒藥等放進浴盆，又把草烏、川烏連藥帶水倒進去，攪和了。只見浴盆的水變成深紅一片，但卻芳香四溢，聞之欲醉。

李靖連忙吩咐小蘭道：「待會水溫略凍，你便即躺進浴盆，不久浴盆的水便會沸騰，烟霧瀰漫，你不必理會，繼續浸泡，直到水溫盡降，煙霧散盡，你才可起來！」

小蘭道：「如此這般要浸泡多少次數？」

李靖道：「此藥浴可助你開竅通經絡，行氣活血去瘀，我再以眞氣助你療傷，不出三日，你的傷患便可盡除。」

小蘭咬牙道：「躺進去，要脫光衣服麼？」

李靖點點頭，道：「是呵！裸體浸泡，方可收奇效，若有衣服阻隔，藥力便難滲入肌膚，直達患處！呵，你放心，你只管在裏面浸泡，我立刻出去替你把守房門便了！」李靖說着，忽然醒起小蘭是一位妙齡少女，要她在男子面前脫光衣服，這豈非要了她的命麼？便連忙補了一句道。

小蘭這才明白，李靖為甚進店要兩間客房之意，心中不由暗道：這小傻瓜處事光明磊落，絕無半點乘人之危的歪心，似他這等心腸的人，當世之中，只怕並不太多了！她芳心又把李靖與她自己拉近一步，她這般轉念，不由便衝口而出道：「你……你就留在房內不出去也可以的！」

李靖一怔道：「小蘭姑娘你說甚麼？」

小蘭臉兒登時漲得通紅，她含羞帶笑的瞪了李靖一眼，心道：這當眞是木頭一般的大傻瓜！但口裏卻連忙道：「甚麼？我說甚麼？我說呵，你是郎中，留在病人房內，那也沒有甚麼不該！你只要閉上眼睛不看，那不就不失禮儀了麼！」

李靖斷然的搖頭道：「那不行，客棧之中，龍蛇混雜，難保有人起了歪心，在外面偷窺，壞了姑娘的清白，那我李靖豈非成了該死的幫兇麼？藥水已快涼了，你快準備浸泡！」

李靖說罷，便不容爭辯的決然的走出房外，又順手替小蘭把房門扣得緊緊的。

李靖向店小二借了一把木椅，打橫坐在客房門外，正經八百的當起「美女出浴」的守護神來。

李靖趁機又依「后羿乾坤神功」心法運氣調息，他發覺，他每調息一週，內力幾乎就增添幾分，漸而他已達不知疲倦，無休無歇的氣血奔流廻旋的境界。

此時李靖雖在運氣調息，但眼雖不能觀八面，耳卻可聽四方，在他凝神戒備下，四周方圍近百丈距離，就算飛花落葉，只怕亦難逃出他的耳力聽覺。

「……靖哥哥！」

裏面的小蘭突然一聲低呼。

李靖一聽，忙亦低聲道：「我聽着呢！姑娘有甚異樣？」

小蘭道：「我……我已躺在浴盆裏！本來已略凍的藥水忽然沸騰了！」

李靖忙道：「你感覺如何？」

小蘭道：「奇怪藥水雖在沸騰，但我卻感覺不到熱量，只是那些藥氣熏得人難受呵！」

李靖急道：「那是藥力直透姑娘的經脈竅門矣！你大可大口吸納藥氣，千萬不能半途而廢！知道麼？」

小蘭在裏面勉强的一笑，道：「靖哥哥，我知道了！」

這樣又過了約莫半個時辰，裏面的小蘭忽然又呼喚道：「靖哥哥，此時藥水已涼了！」

李靖忙道：「姑娘可速離浴盆，抹乾身上藥水，盡速穿衣！」

裏面悉嗦的起了一陣極輕微的水響、更衣等動作聲，這些極輕微的響聲，也唯有李靖的耳力方能聽清。

又過了一會兒，李靖以手扣門，輕聲道：「姑娘你已穿妥衣服了麼？」

裏面沒有動靜，也沒有人回應。李靖急了，貼近門邊又輕聲叫道：「小蘭姑娘，你聽到我的話麼？你如何了？」

就在此時，客房門忽地敞開一線，有一隻光裸的玉手伸了出來，忽地把李靖的手一拉，李靖猝不及防，便撞了進去，房門隨即又關上了。

小蘭在門後閃了出來。李靖向小蘭定睛一瞧，不由一陣臉紅耳熱。

原來小蘭此時僅披了一襲褻衣，玉體裸露大半，令李靖心神不由一蕩。

「小蘭姑娘，你……你怎麼不穿上外衣？」李靖失聲道。

小蘭望了李靖一眼，含羞帶笑道：「甚麼你呀我的？你不是還要替我輸氣療傷麼？那還穿上外衣幹麼？你……當日裸體亦背着我走了數百里！我……我這樣子還害怕甚麼？」

李靖一想，不錯呵，自己若要向她輸眞氣，隔了幾層衣料，那就費力不少，小蘭這是爲自己着想，寧願在自己面前裸露受醫啊！

李靖這般一想，心中登時釋然，他鄭重的點了點頭，道：「是極！是極！我等江湖兒女，原也不必太計較於男女禮節！」

李靖說着，當即着小蘭坐在床上，他在她面前盤膝而坐，他猛提一口眞氣，雙掌驀地伸出，隔着褻衣，按在小蘭的胸上。

小蘭羞得連忙閉上眼睛，在密林中李靖替她療傷時，她昏迷不知，但此時她神智清醒非常，而且浸泡藥液後，氣血正旺，她但覺心中如有小鹿奔跳碰撞似的。

李靖突覺向小蘭體內奔流的眞氣受阻，斷斷續續，猶如心臟的跳動起伏，他頓知小蘭心潮激蕩，忙發聲道：「小蘭姑娘！收攝心神，屏消雜念，切記！切記！」

小蘭睜眼一瞧，但見李靖頭上已升起淡淡白氣，雙目中藍光湛湛，神色極是肅嚴，不由心中一懾，那等蕩漾的兒女情懷登時消失，漸而便也渾然忘卻，但覺眞氣從李靖的掌心，向自己的胸口膻中穴源源注入，又從自己的膻中穴積聚擴散，向週身奇經八脈奔行，登時舒暢非常，胸口的悶痛一掃而消。

李靖感覺輸送的眞氣已無阻礙，暢順異常，心知小蘭的雜念已盡消，已入渾然一體的境界，心下登時一寬，他的「后羿乾陽眞氣」因而更發揮得淋漓盡致，漸入至高境界，頭上白氣越來越濃，不久竟凝聚不散。

李靖自己也不知道，他此時的「乾陽內力」，已達「三花聚頂」的最高境界。在如此强大的眞氣催激下，休說傷痛立消，便是剛死之人，亦會假蘇片刻。

約莫半個時辰，李靖把雙掌緩緩收回，略一調息，便一躍而起，道：「可矣！小蘭姑娘，只須如此再調醫三次，你的內傷便可盡癒。」

小蘭在舒服之極的半昏迷中醒轉，她睜眼一瞧，李靖雖經剛才大耗內力，向她輸送眞氣，但此時依然目中藍光湛湛，半點不露倦容，心中不由又驚又愛又佩，暗道：他的內力之强當世之中只怕已無人可以企及，若配合應敵招式，就是陳家莊三位義兄聯手，亦未必是他的對手，他若向陳家莊報復尋衅，陳家莊勢將永無寧日！又暗道他與我對面而坐，掌心抵我前胸，肌膚相觸，我又是半裸之體，他竟能按捺心神，渾然忘却男女情慾侵擾，如此定力堅性，當眞天下少有！我……我若能與他……哎喲，想到哪兒去了？

小蘭心神蕩漾，但李靖却似渾然不覺。

當晚，李靖讓小蘭在床上睡了，他自己却盤膝坐在她對面的床上，趁機運氣調息，以補幾日來連番的內力損耗。

其實李靖此時的內力已復，他就算不加調息，於他的內力亦再無大礙，他不過是替自己尋一藉口，好替小蘭守護，不讓任何人向她侵擾，以便她盡快康復而已。

小蘭雖然躺在床上，但並未睡着，她偷偷睜眼瞧瞧李靖，心潮更加起伏，她知他乃因爲自己才徹夜不睡，以作守護，他對自己的關切之情，就算父母兄長，亦不外如是。

小蘭知李靖心意，她也不敢相勸，因爲她明知相勸也是白費唇

舌，只好閉上眼睛裝睡，好讓李靖安心運氣調息。

小蘭心中忽然有一個古怪的念頭，她忽然盼望自己的傷勢永遠不會痊癒，因爲這樣一來，李靖便必定不會捨棄她而去，她就永遠可以把他留在身邊。但這種微妙的少女心事，小蘭是決計不會向李靖說的。

＊　＊　＊

這樣一連過了兩日兩夜，期間小蘭浸了三次藥液，李靖又向她輸了三次眞氣。

小蘭自覺不但傷痛盡消，而且體內血氣暢旺，她試試運氣調息，竟自覺內力大勝於未傷之前，她這時才知，李靖所調配的藥液果然是醫內傷的靈丹妙方，他不怕自耗內力，向她體內三番數次輸送眞氣，竟不但令她傷患盡癒，而且內力大增，如達常人苦練了一甲子的境界功力。

小蘭本該高興，但却悶悶不樂，甚至連話也少說了。

李靖哪會明白少女的微妙心事？他見她臉色已如平日般紅潤嬌艷，但神色却憂慮重重，寡言少語，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按她的血脈氣息而斷，她的內傷應已痊癒，但爲甚却倍添憂傷？莫非她的心脈一旦受損，便難復舊觀，因此而影響神智麼？若然如此，那就必需再加補腦安神內服藥了。

李靖這般思忖，便去藥材舖，再執了一劑補腦安神藥回來，自己動手，替小蘭煎好了，倒在碗中，送到小蘭床前，對她說：「小蘭姑娘，你放心，你服下這碗藥，便可盡復舊觀了！連我也想不到，你的內傷竟累及心脈，心脈又影響神智，才令你悶悶不樂，但喝了我這服藥，我擔保你便快樂如常了！」

小蘭忽地挺身坐起，她怔怔的盯着李靖，好一會才道：「你給我喝甚藥？靖哥哥！」

李靖輕聲道：「這是安神補腦藥，你放心喝吧！」

小蘭不接藥碗，却怔怔的盯着李靖的臉上看，李靖與她的眼神相觸，只覺這上面飽含酸、甜、怨，也不知是甚原因，便又輕聲撫慰道：「你不必擔心，你的內傷已然痊癒了，所差的僅是少許心智不清，只須連服三味方劑，我擔保你便好了！」

小蘭眼圈不由一紅，道：「靖哥哥！你爲甚對我這麼好？」

李靖一怔，他不掩飾，便據實道：「你有病呵！你孤苦伶仃，與我一般可憐，就算你沒救過我，我必定也會醫好你的！」

小蘭幽幽的道：「你把我醫好，又如何？」

李靖道：「你身子既已康復，我自然把你安全護送返回陳家莊，這樣我才放心。」

小蘭又道：「你把我送返陳家莊，便放心了麼？」

李靖一怔，道：「是呵！陳家莊人對外來兇狠，但對莊中自己人倒也不失寬待，姑娘你安然回去，我自然便安心離去了！」

小蘭一聽，眼圈又一紅，淚水不由掉下，她咬着嘴唇兒，直咬得口唇都發白了，忽地搶過李靖手中的藥碗，摔出窗外，藥碗乒的跌得粉碎。

李靖大吃一驚，急道：「小蘭姑娘！你這是怎的了？這是安神補腦藥，於你大有好處的！」

小蘭狠狠的盯了李靖一眼，半嗔半怨道：「你自然巴不得我立刻好了，你便可以安心而去了！你走啦，我也不必你醫好我，也不必你送我返莊，就任由我孤身一人，留在外面，日悶夜悶好了！」

李靖這是平生第一次碰到這等少女的微妙心事，他根本就不知如何應付，不由手足無措道：「小蘭姑娘，你這是怎的？我……我是說先把你醫好了送返莊，才告辭離開的！我……我難道說錯了麼？」

小蘭見自己一句話，便把李靖弄得如此狼狽，窘得猶如做錯了事而不自知，站在娘親面前求恕的孩子，心中不由又喜又愛又憐，她不忍再令李靖難堪了，便躍下床來，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你怎的這般認眞了，我這是開玩笑逗着你玩兒的！」

李靖一見，喜道：「好呵！原來你的神智並亦未受損麼？」

小蘭半嗔半笑的瞪了李靖一眼，點點頭道：「我早就好了！我的腦袋清醒得很，根本就沒甚損傷！」

李靖道：「那你爲甚麼反而悶悶不樂？我還以爲是你心脈受損，累及神智，把我嚇了一跳！」

小蘭瞪了李靖一眼，含羞帶笑道：「誰叫你老是急着把我送回陳家莊，倒好像我是你的負累似的！我忍不住就要嚇你一嚇，看你以後還敢不敢急着拋開我去幹你的大事！說不定呵，我的心智眞會因你不清的！」

李靖訕訕一笑，道：「我此後哪會再誤傷姑娘你？你怎會因爲我而神智不清？」

小蘭見李靖果然是一個未開心竅的大孩子，不由臉上一紅，很爲自己衝口而出的含情怨語害羞，她臉色緋紅，掩飾的格格一笑，道：「你就算不再誤傷我，但別人就不會傷害我麼？那時我因此誘發舊傷舊患，不但神智不清，而且一命嗚呼哀哉，尋根究底，你也是難逃其咎呵！」

　李靖一怔道：「這也並非全無道理，那時你若及時尋到了我，自然不會命喪；但若湊巧我不在此地，却如何是好？」

　小蘭一聽，大喜道：「那你就永遠守着我呵！靖哥哥！」小蘭一頓，她雖然喜形於色，但仍很留意李靖的反應，見他默不作聲，顯然另有心事，便輕歎了口氣，道：「但我亦知這是斷無可能的了！因為靖哥哥你並非一個甘於長守女子身邊的人！因為你還有許多未了之願要去踐諾！但你能否告訴我，你往後打算怎樣？說呵，靖哥哥！」

　李靖被小蘭的嬌嗔痴情弄得手足無措，他也不知如何應付，聞言歎了口氣，道：「其實也沒甚打算，只是欲憑醫道行走江湖，為世人稍盡綿力，以完我那醫聖師傅的未了之願罷了！」

　小蘭微微一笑，道：「就如此簡單麼？」

　李靖忽然浮出梅花女的影子，心道：此事是決計不能在另一位女子面前提起的，否則，被人知道，便羞也羞死了！他本來便不善掩飾，這時欲隱瞞此事，便顯得不太自然，訕訕一笑道：「是呵！」

　小蘭歎了口氣，道：「那你在藥鋪買三兩麝香幹麼？」

　李靖一怔道：「配藥液替你療傷呵！」

　小蘭格格一笑，道：「你一共配了四次藥液，每次用麝香不過三錢，四次共用了一兩二錢，那餘下的一兩八錢，你拿去幹麼？」

　李靖心知在這心細如髮的少女面前，他是決計不能瞞她的了，便歎了口，道：「餘下的麝香，果然另有用途，但此事甚為兇險，我不欲你牽涉其中惹禍，你也不必問了！」

　小蘭却微微一笑，道：「你不說，我便不知道麼？你留着這些麝香，必定與寡婦村的事有關！是麼？」

　李靖不由一怔，道：「你怎會知道？」

　小蘭格格一笑，道：「我自小在陳家莊長大，武林種種怪異之事，哪會不知一二，麝香的作用，除了能醫活人，亦可令死人屍體不腐，你既然留着麝香，眼下並無活人要醫，就必然乃為死人而設，而死人最多的地方，除了寡婦村，我委實再想不出有其他地方會引起你這般好管閑事的人的興趣！」

　李靖一聽，不由亦失笑道：「小蘭姑娘好厲害的眼力！你幾乎成了我肚內的蛔蟲兒了！」他一頓，又歎了口氣，道：「殺人容易醫人難，我千辛萬苦才能救活一人，但那兇手一下子便殺了一百零八人，這一百零八條生命，不明不白，含寃無告，若我李靖知悉此事，却坐視不理，我那先師醫聖在九泉之下，亦決計難以心安！」

　小蘭微咬嘴唇，幽幽道：「那你斷定那一百零八人是被人殺了？你決計要插手此事了？」

　李靖決然的點點頭，道：「不錯，我必定首先查明，那一百零八人是被殺，還是病亡，然後再作打算！」

　小蘭一聽，便不再作聲。她忽地轉頭瞥一眼窗外，窗外透出的天色，已是傍晚時分，小蘭驀地走到桌前，把桌上的油燈用手巾封嚴，打成一個小包，挽在手上，然後對發怔的李靖道：「走呵！我的神醫大國手！」

　李靖忙道：「怎的了，你欲上哪去？小蘭姑娘！」

　小蘭苦笑道：「我知你若不弄出個水落石出，那是至死不休的了，這自然是趕去寡婦村，去那山神廟後墳地，開棺驗屍啊！」

　李靖一聽，不禁又驚又奇，道：「小蘭姑娘，這是很兇險的事，萬一被那殺人兇手知道了，他必定會殺人滅口，你不怕死麼？」

　小蘭格格一笑，道：「我死不去的。」

　李靖苦笑道：「為甚麼死不去？」

　小蘭笑道：「因為有你這位大神醫在身邊，就算是死人亦被你醫活了，而且，我怕你處事太魯莽，多一人陪你，總好過你孤身一人去送死，走啊，猶豫怎的？」

　李靖暗道：小蘭心細如髮，有她從旁相助，行事便穩當得多。於是便點頭答應讓她同行，但要她答應，到時有甚兇險，她便一人先逃，免作無謂枉死。小蘭知他處處為她的安危着想，心中不禁又一陣苦悶，暗道：你若有意，為甚又急着捨我而去？你若無情，却為甚又待我這般好？

　兩人走出客房，走下樓用了一頓晚飯，才動身趕路。

　出了田林鎮，二人便展開身形，向來時的南面寡婦村方向飛掠。

　小蘭此時的傷患不但盡癒，而且因多番接受李靖輸送的「后羿乾陽眞氣」，內力大增數倍，內力之强，足與當世高手併駕齊驅。她因此緊貼李靖身邊，雖然李靖此時祇催發四成內力飛掠，猶如箭矢的風馳電掣，但小蘭却也並沒落後半步，而且甚覺輕鬆。

　從田林鎮到寡婦村，相距近百里，李靖與小蘭來時花了整日，但此時回掠，却祇需個半時辰。

　不遠處便是寡婦村了，此時已是入斯時份，風聲驟緊，四周山野空曠，風聲在四面山野迴蕩，嗚嗚

怪响，倒似無數厲鬼寃魂，在四周半空迴旋飄蕩。

　小蘭不知是害怕還是其他原因，自進入寡婦村的範圍，便神色驚惶，猶似有無數妖魔鬼怪窺視着她。

　李靖發覺小蘭身子微顫，便把她的手一握，道：「你害怕麼？」

　小蘭點點頭，道：「怕……靖哥哥，我問你若那一百零八人眞的是被人殺害，那會不會變成寃魂厲鬼，四出向人索命？」

　李靖想了想，才道：「按醫家之言，人死如燈滅，鬼魂之說，那是子虛烏有的。但世上有等怪異之事，例如遇溺而斃之人，碰見親人便會七竅流血，又例如殭屍之說，世人言之確鑿，精明如我先師醫聖，也無從解釋，因此若有若無之間，那就祇能由世人自判了。」

　小蘭驚道：「殭屍便是寃魂厲鬼啊！」

　李靖搖搖頭道：「不然，殭屍其實乃沒有靈魂的活死人，殭屍的成因，主要來自死者生前所吃的食物，例如嗜吃鐵質食物者，死後身體便硬如鐵，久而不化，再加上入葬時地土的作用，死者便變成活死人，亦即世人所稱之殭屍了！不過據先師醫聖所紀錄，江湖中有等詭秘幫會，亦會用一些殘酷方法，把活人練成活死人一類的工具，以作他們的工具，驅使其四出殺人，殘害武林人士。」

　小蘭一聽，身子不由又微微一顫，道：「那這些鍊製的活死人，是否屬殭屍一類之物？」

　李靖道：「也不盡然，殭屍已沒生命，不過是一具硬化的人體而已，但幫會人所鍊的活死人，其實生命尚在，祇是身體被某種絕毒的物質滲入，變成堅硬如鋼，再加上平日已鍊成上乘武功，因此便成了不畏生死的活工具，任由主人驅策，但他們的生命力雖在，這等活人工具，一旦被殺，亦有痛苦感覺，更有鮮血流出，祇是身不由己而已，而因此更覺殘酷。」

　小蘭眨了眨眼，眼珠一轉，不安的道：「你莫非懷疑寡婦村一百零八人，均被人作了手脚，變成殺人的活工具麼？」

　李靖嘆了口氣，道：「這正是最可怕的結果，但是否如此，此時我也不敢斷定，我也不希望見到這種情形，因為這委實太可怕了，江湖中突然出現一百零八個刀槍不入，堅硬如鋼，不畏生死的殺人工具，那是一種甚麼情景？」

　小蘭神色恐怖道：「這比殭屍横行更可怕，因為他們均是武功高强的活鋼鐵！江湖中，人人均將朝不保夕了，但，這有可能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是否如此，立刻便有分曉了。」

* * *

　李靖握着小蘭的手，向寡婦村東面掠去，那兒果然有一座山神廟，山神廟後是一塊起伏不平的山丘，山丘後面便是沉沉的密林山嶺，四周風聲呼叫，聞之令人毛骨聳然。

　李靖站在山神廟邊，放眼向起伏的山丘一瞧，果見墳堆處處，心道：孫婆婆沒說謊，那一百零八個男丁的屍體，果然葬在山神廟後面。

　李靖略一停，便欲向山丘的墳堆掠去，小蘭却掙脫他的手，不肯走了。

　李靖奇道：「那兒才是埋人的墳地啊，不走前去，怎判定眞假？」

　小蘭在黑暗中微嘆了口氣，幽幽道：「其實你好好做你的大神醫國手好了，理這等閒事幹麼？沒得平白送了生命！」

　李靖悶聲不語。小蘭知他心意，又歎了口氣，道：「你眞的要挖墳開棺驗屍麼？」

　李靖決然的道：「是啊！」

　小蘭一聽，也不作聲，飛身便向山神廟南面的村內掠去，李靖連忙一手把她拖住，道：「那是村中，並非墳地所在啊！」小蘭噗嗤的一笑，道：「呆子，若要挖墳，不尋件利器，難道用手挖嗎？」

　李靖一怔，心道：小蘭之言不錯，沒有鋤鏟等物，用手挖，就是內力再强，也比用利器慢多了。他不再作聲，隨小蘭一道向村內掠去，片刻間，便已閃過村南面的孫婆婆家。

　李靖見小蘭仍不停步，却向沒燈光的屋宇掠去，不由奇道：「怎不向孫婆婆家借用？」

　小蘭悄聲道：「呆子，你要挖人家的墳，還向人家公然開口借傢伙麼？祇怕你尚沒動手，便被一大班村婦轟走了。」

　李靖道：「那如何是好？」

　小蘭嗤的一笑，道：「呆子，借不了，便不會偸麼？那沒燈之家，想必人早睡了。」

　李靖猶豫道：「偸鷄摸狗，豈是正經行俠所為？」

　小蘭歎了口氣，道：「靖哥哥啊靖哥哥，你若非頂天立地的大君子大俠士，便是腦袋閉塞，七竅不開的大呆子，你來此地的目的是甚麼？不是拎着腦袋替這些村婦夫君兒子伸寃報仇麼？你就這麼順手牽她們三兩百件傢伙用用，是否太過了？」

　李靖不由一笑道：「這也不錯，但也用不着三兩百件啊！」

　小蘭見他的傻氣又發了，便不去理他，她向沒燈光的一座村屋掠

去，閃身一晃，便已從半人高的外牆翻了進去。

李靖尚未進去，小蘭已拎着兩柄傢伙出來了，原來是一把鋤頭和泥鏟，有這些傢伙挖墳，自然俐落多了。

李靖一笑，接過小蘭手中的鋤鏟，便握着她的小手，向山丘墳地掠去。他不想她太過勞累，又犯了傷患。

兩人片刻便掠回山神廟，也不停留，便向山神廟後的山丘墳地掠去。

李靖與小蘭掠到一座最高的山丘上面，李靖舉目向四面一望，祇見山丘的四面，墳堆起伏遍佈，果然多達一百零八個。李靖此時的目力，已達夜能視物的境界，因此雖然四周漆黑一片，但在李靖眼中猶如黃昏而已。

李靖選了位於中央的一座墳，掠了過去。他要小蘭站到一邊，說是請她替他護法，但小蘭知道，他是擔心開墳之時有甚兇險，因此不讓她動手。

李靖揮起鐵鋤，把墳堆掘鬆了，又用鐵鏟把浮泥挖去。不一會，墳穴內便現出一具木棺的蓋子。

李靖在衣袋中摸出一個小瓶子，瓶子內裝的原來是麝香，他走到小蘭身邊，抹了一點麝香在她的鼻子下面，一陣濃烈的麝香味，登時令小蘭心神一震。李靖在自己的鼻子下面亦抹了一點。

小蘭道：「用麝香抹鼻，有甚用處？」

李靖道：「麝香藥性霸道，一經入鼻，便百味難侵，可免屍臭入竅。」

李靖說罷，便走回墳穴，伸手向棺蓋搭去，運氣猛地一掀，棺蓋便應聲而起。

李靖向棺內閃眼一瞧，不由失聲的驚咦一聲。

小蘭聞聲，她擔心李靖有甚不測，連忙一掠而至，她向木棺一瞧，亦不由神色一變，臉色的恐怖，竟比見了腐屍更為强烈。

原來木棺之內，竟然空空如也，小蘭以為自己是眼花了，黑暗中瞧不清楚，便取出用布包裹的那盞火油燈，擦火點燃，湊近木棺，仔細瞧去，棺內果然空空如也，竟連丁點骨架、衣物亦瞧不見。

李靖怔怔的想了想，心中依然有疑，便抄起鐵鋤、鐵鏟，運內力飛快的又挖開三個相隔十丈的墳穴。

挖開的其餘三個墳穴分佈在各個墳墓的四周，裏面均空空如也。

李靖歎了口氣，把鋤鏟一扔，不再挖了。

小蘭見狀，神色又變，不再害怕了，却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你還不死心麼？這分明是孫婆婆老昏了頭，胡說八道而已，你不會再懷疑了吧？趕早回去，管這裝死弄神的把戲幹麼？」

李靖却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以為這是孫婆婆裝死弄神的把戲？」

小蘭眼珠一轉，道：「不是麼？她說一百零八人均下葬於此，但棺墳俱在，却空空如也，除了是她裝神弄鬼，玩甚把戲，還有甚麼解釋？」

李靖苦笑道：「有，還有一種解釋。」

小蘭驚道：「甚麼解釋，難道這一百零八個死人，均變了殭屍跑了出去吸血麼？」

李靖緩緩的搖搖頭，道：「不對，屍體若成殭屍，須經三年以上時間，經合適地土的淫煉，方勉强可以成形，短短半年，那是決計不能成殭屍的。」

小蘭奇道：「若連殭屍也不是，那還有甚解釋？」

李靖歎了口氣，道：「那祇有一種解釋，就是我最不希望發生的，最恐怖的結果，却不幸發生了！」

小蘭神色驟變，渾身一抖，失聲道：「你是說……那種殺人的活鋼鐵人……」

李靖點點頭，默不作聲。

小蘭咬牙道：「為甚麼你敢如此肯定？」

李靖嘆了口氣，道：「因為我聞到一種並非麝香的味道！」

小蘭道：「這與那活……鋼鐵人……有甚麼關係？」

李靖道：「麝香乃百味之王，普天下的味道，唯一可以穿破麝香味屏幛的，祇有一種原料的氣味……」

小蘭道：「那是甚麼？」

李靖道：「水銀汞！水銀汞的質地極重，因此其氣味亦唯一可穿透麝香的香味！而水銀汞若在人體內積聚，久而久之，便可令人體堅硬如鐵，再以其他藥物浸煉，便可煉成刀槍不入的活鋼鐵！此時棺內空空如也，亦祇有一種解釋……」

小蘭咬牙道：「你……你還有甚麼更恐怖的解釋？」

李靖苦笑道：「棺內空空如也，而且其餘棺木亦必定空空如也，那幾乎就可斷定，這一百零八位男丁，已被練成隨時可以出動殺人的工具，一百零八位堅如鋼鐵、刀槍不入的可怕殺手！這一百零八座墳墓和棺木，此時不外是掩人耳目的裝飾品……咦？那是甚麼！」

李靖正說着，他的耳目聽敏，忽然見到數十丈遠處有黑影一閃，隨又聽聞夜行人飛掠的破空聲，不

由心神一震，隨即向前一縱，把小蘭護在背後。

但那黑影的掠勢實在太快，李靖剛把小蘭掩在背後，那黑影便已掠到身前不足二尺，雖然空門大開，黑影却不知死活，起掌便向李靖的胸口拍來！

李靖內力雖强，但應敵招式却平庸得很，他唯一能用的，祇是他在玄天劍門學來的「玄天點穴法」，那大龍潭老人神妙的「八脈氣劍」招式，他就算記得亦無法施展，因為他根本未懂運氣化劍的法門。黑影這拚命一掌拍來，李靖便弄得甚為狼狽。

李靖若要閃避，憑他的內力輕功，自然並不太難，但他背後是小蘭，他若然閃避，小蘭必然中掌，她新傷剛癒，如何挨得這一掌？李靖暗道：決計不可令小蘭再受傷了，因此他唯有冒險反擊，希望先發制人，化解這拚命的一掌。

李靖心念電轉，便挺立原地不動，右手併指，猛地向黑影的前胸大穴點去，他用的是「玄天點穴」招式，這是他此時唯一能用的招式，招式雖然不太高明，但李靖以他的內力貫於指上，若被點中，當世的絕頂高手，能挨得住不倒的，祇怕也沒幾個。

李靖這一指出手奇快，黑影竟無法閃避，事實上黑影本就空門大開，也根本不打算閃避，李靖一點即中。祇聽「篤」的一聲脆響，李靖自感猶如點中金石之上，硬如鋼鐵，這一指竟然被反彈而回！

李靖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在龍山之上，天下武林精英盡出，也未見誰身負此等「穴如堅鋼」的魔功！

李靖一指無功，便根本無法再出第二招，因為黑影那拚命一掌，根本就是拚着同歸於盡的招數，除非不能活動，否則，就算立斃其命，這一掌還是必然拍到！

李靖應敵經驗本就不足，乍逢如此可怕的拚命招數，更顯手足無措，他腦中此時唯有一個念頭，拚着受這一掌，也莫傷了小蘭！因此李靖不但不避，反而前胸向前一挺，以拚命的念頭去挨這拚命一掌。

小蘭此時已然轉過身來，見狀不由失聲驚呼：「靖哥哥，小心！」

小蘭話音未落，李靖的胸口已被拚命一掌拍中！

祇聽轟然一聲悶響，李靖立刻倒退三尺，跌入小蘭的懷中，一口鮮血噴在小蘭的手上。但黑影亦立被李靖的護體真氣震飛，呼的一聲撞在一座墳堆上，餘勢不止，又反彈而回，距李靖一丈遠處掉落，才一動不動，四肢平張，竟如立刻睡着了一般！

李靖此時雖然受傷，口噴鮮血，但神智清醒，他目光所及，突見數十丈遠處，又有兩條黑影向這面飛掠，心中不由大駭，他向小蘭低呼一聲：「你快逃！」忍着傷痛，向小蘭送了一掌。

小蘭不由自主，騰空而起，飛出十數丈遠，她此時已知李靖已然負傷，哪肯隻身而逃？她驚呼一聲，便翻身躍起，又向李靖這面撲回，她心中祇有一個念頭，若李靖死了，她活在世上，也決計沒甚意思了。

但小蘭却撲了個空，她撲回原地時，李靖的身影已遠在百丈開外，向相反的方向飛掠，他後面緊隨兩條黑影，竟然毫不放鬆，仍毫無戒備，就如李靖是兩條黑影的不共戴天的仇敵，拚却千死百死，亦要置李靖於死地！這等如狠似虎爭相拚命的招式打鬥，小蘭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就算作夢也不敢想像，世間竟有這種恐怖之極、可怕之極的殺人死士！

小蘭心神震蕩之極，她祇牽掛着李靖的安危，但又自知自己決計追趕不上，祇盼李靖折返回來，自己便拚死助力，令李靖脫險，就算不敵而死，也一同死去便了！

小蘭背後，又有兩條黑影飛掠而至，本來此時小蘭的內力大增，在冷靜時，她或會察覺，但她正處身心交疲，心思盡放在李靖身上之際，身後兩條黑影的輕功又奇高，因此她毫不發覺危機驟現。

小蘭突聞身後微有異動，連忙扭頭一瞧，不由驚訝的低呼一聲道：「咦？是你們……」她的呼聲未了，身後的黑影便向她併指一點，把她的迷穴封了，小蘭立刻昏迷過去，「你們」似乎是她認識的，但到底是誰？小蘭根本就來不及叫出。

兩黑影對視一眼，略高的一條黑影微一點頭，另一條黑影便忽起一掌，向小蘭的天靈蓋拍下！

就在此時，第三條黑影電射而致，見狀不顧一切，撲在小蘭身上，竟以自己的身子護住小蘭。黑影這一掌不由一震，但欲收不及，雖減了內力，但畢竟拍在第三條黑影的背上，黑影不由低叫一聲，一口鮮血噴在小蘭臉上，小蘭迷糊中，聽這一聲低叫，竟是女子的聲調，到底此人是誰？她却無法分辨。因為此時那略高的黑影見狀，便微一搖頭，伸手再點了小蘭一指，把她的啞穴亦封了，小蘭便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 * *

李靖忍着傷痛，拚力飛掠，心道祇要引開這兩條黑影，小蘭便可安然脫險。他因此絕不停留，更不回頭，拚命向小蘭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

身後那兩條黑影竟毫不放鬆，雖被李靖拉下一段距離，却毫不以爲意，依然拚死追踪上來，其內力之强，竟似無休無止。

李靖若非負傷，要擺脫兩條黑影，倒也並非難事，但此時他的心脈已被震傷，氣血受阻，「后羿乾坤眞氣」便祇能勉强發揮三成，這三成的內力雖然已足可獨步武林，但他深知，要殺他的黑影根本就非世人可以理喩，除非把自己殺了，否則絕不會停止，這樣下去，自己終究難免力竭而死！

欲停下拚死一戰麼？李靖心知同樣是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

無奈之下，李靖唯有狂奔逃走。

雙方再耗了一段時分，李靖已漸感心血浮蕩，他精於醫道，豈有不知此乃氣竭力衰的先兆？心中不由長嘆道：「哎！世上竟有人練出這等殺人工具，我李靖死了原不算甚麼，但我是唯一知悉此事的人，亦是唯一可以設法破解的人，若我一死，武林各派，勢將永無寧日，不知尚有多少人頭落地了！李靖呵李靖，你決計不能就此喪命！」

李靖一面狂奔，一面自思自嘆，狂奔之下，不料「噗」的一聲，他袋裏的那瓶麝香竟掉落地上，摔得粉碎，一陣濃烈的麝香香味，登時四散飄逸。

李靖也顧不得麝香被摔碎了，頭也不回，依然撒足狂奔。他深知若一停留，那兩條黑影便立刻把他纏上，而一旦纏上了他，那就必然至死方休了！

李靖拚着一口氣，狂奔了近十里，他忽然感覺，身後的破空厲叫聲竟然消失了。李靖心道莫非兩條黑影自知難以追及，竟自動折回？心中又一驚道若被折回，那小蘭豈非兇險之極？

他這般轉念，便不顧自己的安危，驀地停下，回身一看，不由目瞪口呆！

那兩條黑影，在剛才麝香摔破的地方，團團亂轉，竟似向虛空發狂追撲！

怎的了？彼等莫非突然爆發另一種狂性？李靖驚奇的暗道。忽然，一個奇怪的念頭浮上他的腦中，莫非是那摔破的麝香氣味，竟能擾亂彼等的狂性？

李靖不明白，世上有等狂性之物，向人追踪全憑氣味的條件反射，例如獵犬，祇須嗅到某種氣味，便會循味狂追不捨，但若一旦氣味消失，或某處該種氣味太過濃烈，牠便會立刻改變追踪的方向，轉而向氣味最濃的地方亂撲。因此有等被獵犬追踪的人，往往利用獵犬的這一弱點，在中途改變自己原有的氣味，終能擺脫獵犬的追踪。

李靖忙中有錯，摔破了麝香瓶子，却錯中有着，恰恰利用了上述擺脫獵犬追踪的原理。

李靖此時也不及細思，眼見兩條黑影似乎已失了追踪的方向，心中一寬，登時又想起小蘭的處境。

他繞了一個大圈，避開團團亂轉的兩條黑影，折返剛才遇險的山神廟後墳穴。但祇見四野空空，除了厲叫的夜風，便一切寂然，休說不見小蘭的踪影，就連剛才被他挖開的墳穴，竟也被人塡平，乍然看去，竟如甚麼也沒發生過似的！

李靖不由又驚又奇，心中的震駭，竟比乍見龍山絕谷，虬髯客冉冉上升更爲吃驚。

當今世上，誰有此神通本領，竟能一下子把一百零八人練成殺人工具？又誰能有此本領，無聲無息，便把輕功絕對不弱的小蘭弄走？因爲李靖發覺，在他剛才所站的地方，除了原來的麝香味，地上竟有一個女子的香囊，而這個香囊，正是小蘭的物品，李靖替小蘭貼身療傷時，曾見過這個香囊，也只有李靖才知道小菊有這麼一個香囊。

小蘭曾含羞帶笑的對李靖說，這隻香囊是當年陳後主贈給她娘親的，娘親又把它留給她，說是日後給夫郎的定情之物。至於陳後主爲甚麼贈這個名貴的香囊給小蘭的娘親，香囊據說是西域人進貢之物，帶在身上，便可保長命百歲，更可保百毒不侵。小蘭的娘親沒向小蘭說，小蘭自然並不知道。至於小蘭的父親到底是誰？小蘭也根本不知，因爲她娘親替張麗華娘娘受死時，小蘭只有五歲。

李靖心中一陣迷亂，一時間只覺腦中一片空白，這接踵而來的變故，委實太恐怖、詭秘了！

小蘭必然是被帶走了，她留下的香囊便足以證明這點，因爲香囊是她深藏懷中之物，輕易不會掉失，她要告知的人亦是李靖，因爲只有李靖才知道她有這個奇特的香囊。

綁走小蘭的，也必然並非追殺李靖的「黑影」，因爲李靖已可斷定，「黑影」出現的目的只有一個，這唯一的目的便是殺人，不論用任何手段。

小蘭的失踪，顯然另有其人。但小蘭在江湖上從未涉足，根本就沒任何仇家，帶走她的人是誰？帶走她的目的是甚麼？

李靖反復思忖，他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有人已經發現他偵查寡婦村死人的事，因此搶先置他於死地殺人滅口，小蘭不幸牽涉其中，因此也就成了對方的消滅對象，但爲甚麼却沒有當場殺害她，而把她帶走？這其中隱藏着甚麼陰謀？要殺他滅口的人，必然與寡村死人的事有關，但又是否帶走小蘭的同一派人？

而更爲恐怖的是，李靖此時已幾乎可以斷定，寡婦村一百零八位村民，從一開始便陷入一個殘酷的陷阱，最終變成可怕的鋼鐵殺手，而控制這一百零八位鋼鐵殺手的人，必定策劃着一個驚天大陰謀。但此人是誰？是甚麼驚天大陰謀？李靖却根本無法查究！

李靖只覺得，他已陷入一隻可怕的魔掌之中，隨時隨地均有可能被殺，因爲那些鋼鐵殺手出現時，當今世上，能夠逃脫的，只怕也沒多少人，他此時的處境，甚至比困身絕谷時更可怕十倍，因爲絕谷中的兇險還有跡可尋，憑他的毅力和意志可以戰勝，但此時的兇險却是來無踪去無跡，他孤身一人所要面對的，竟是比猛獸更可怕百倍的鋼鐵殺手！以及背後更恐怖的操縱者與其中隱藏的驚天大陰謀！

李靖不由歎了口氣，暗道：當今武林，怎的變得如此可怕？剛出了一個梅花魔教，已把江湖弄得永無寧日，若再加上一個「鋼鐵殺手」驚天陰謀組織，偌大江湖，豈非天昏地暗、天愁地慘！還有那甚麼反隋造反、奪龍晶珠、眞命天子等等的天下大事，嘿嘿，從武林到江湖，從江湖到天下，勢將熱鬧透了！

想到此處，李靖不由又有點自傷，暗道：目下我已被逐出師門，被天下武林正派視爲叛逆，江湖雖大，却無處容身，此後不知何去何從，何處歸根？

李靖自思自傷，不由怔怔的呆住了。在下意識中，李靖希望小蘭突然重返，他呆呆的等待着，直到微亮的黎明時分。

李靖歎了口氣，他知道小蘭不會重返了。小蘭的突然失踪，李靖才感到小蘭的用處，例如在此時此刻，若小蘭在他身邊，她必然很快就會想出主意，但剩下李靖自己，却茫然一片，毫無頭緒。

李靖終於想出了主意，心道：務必先設法救小蘭出來，因爲查出是誰帶走小蘭，那「鋼鐵殺手」的事自然便有眉目了！李靖其實自己也知道，他不過是因自己牽掛小蘭，及她的安危。

李靖打定主意，便翻身躍起。他體內的「后羿乾陽眞氣」果然是先古奇功，他在片刻之間的調息，剛才所受的輕傷及消耗的內力，竟已大半復原。

李靖向田林鎭方向掠去，因爲他發覺，他剛才奔逃的方向是與田林鎭相反的方向，小蘭自然是向田林鎭方向失踪。

李靖此時的內力已提到五成，飛掠的速度便比剛才奔逃速度更快了近倍，不消二個時辰，便已掠回田林鎭。

此時天色已然大亮，鎭上人來人往，已甚見熱鬧。

李靖返回「日夜旺」客棧，直奔二樓客房，他心中忽發奇想，或許小蘭機伶透頂，已返回房內，正等着他進來，好取笑他一番。

但推門進去，客房裏面空空如也，留在房內的，唯剩小蘭浸浴用的藥液香味。

李靖心中不由一陣悵惘，直到此時，他才發覺，小蘭在心中留下的烙印，竟不遜於那刁蠻嬌野梅花女。

李靖也無心再在客房逗留，他也沒甚行李執拾，轉身就走下樓去。他走到櫃枱前面，向那掌櫃交代幾句，請他留意，若有一位姑娘到客店找他，便請她先上客房歇息，等他回來。那客房李靖決計不退，寧肯每日白交一兩銀的空租。掌櫃見李靖出手闊綽，倒樂得眉開眼笑的答應了。

李靖走到街上，此時他也沒甚目的地，也沒主意，心中一片迷茫，也不知該如何去尋找他那牽腸掛肚、嬌滴滴的小蘭姑娘。

李靖自己也決計意料不着，他的命運，由他李氏一脈，遠在「天機三分」的三國年代的遠祖，由於當年的「天機傳人」諸葛亮，堪點的一座「黑虎龍脈」，下葬他的十代前祖宗遺骸，便已無可逆轉的註定了。

經過近四百年的潛移默化，他李氏一脈的「黑虎龍脈」，才終於旺發，蔭生他這位助眞命天子統一天下的一代將相奇材。

李靖的命運，由一座「黑虎龍脈」而註定，經四百年的地力演化，又從寡婦村的一百零八座「空心之墳」而啟動旺發。

在李靖苦苦追尋之下，他終於證實，那一百零八座的「空心之墳」，竟是一位先朝的亡國夫人，欲謀復國，苦心孤詣、處心積慮而製造出來的驚世之舉。那一百零八座「空心之墳」的主人，便是寡婦村遭劫掠而失踪的青壯年男丁，被那位「亡國夫人」以驚天大法，炮製成一百零八位「鋼鐵死士」，這一百零八位死士，渾身已爲水銀充塞，雖仍會走動，更會瘋狂殺人，又身堅如鋼鐵，刀槍不入；但其內臟已被挖空，內藏火藥，隨時會爆炸，只要被其近身，便任你神功蓋世，亦必與彼一道粉身碎骨，的確是「亡國夫人」用以謀求復國的「神兵利器」！

在追查中，李靖便迭遭奇遇，在江湖名宿「風塵八俠」身上，學到八大絕世武功，經略陣法，一躍而

成一位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的「將帥」奇材。

不久李靖便巧遇眞命天子李世民，被李世民視爲左右臂，經一番南征北戰，終助李世民統一天下，開創了大唐帝國。李靖又以大唐右丞相的身份，匡扶李世民，建立了「貞觀之治、天下太平、四海歸附」的赫赫功業。

當年諸葛亮於京兆三原龍首山上，爲「三分天機」大勢而堪點的李姓人「黑虎龍脈」，竟於四百年後才勃然旺發，却蔭生了一位助「分久必合——天機大勢」演行的奇才，這其中隱含的無窮玄機奧秘，當眞不可思義……

當下諸葛亮和那位神秘少女雛雪，於京兆三原龍首山上，仿效其師龐德公，替一位李姓人堪點了一座「黑虎龍脈」，料想李姓人的子孫血脈，必可助日後「三分天機大勢」中「蜀川王」一臂之力，心中欣然，也不停留，續向蜀川地域仔細審察去了。

三分天下 天機已現

而此時的「三分天下天機大勢」仍在急劇的演行。

雄踞袞、豫二州的曹操，此時雖佔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天時」之利，但在「地利」及「人和」兩方面的形勢，却對他十分不利，甚至威脅到他的生死存亡。

在「人」方面，形勢對曹操十分不利。曹操雖有重視文武將才的優點，但他性格多疑，兇狠深潛，他的兇殘暴戾的惡根性，不時因激發而熾烈。例如他因父親曹嵩的被害，竟肆殺數十萬徐州百姓，他這一暴行，令天下賢能之士寒心，多憤然與他對抗，就算不與他對抗，亦多避而遠之。如此一來，曹操便損失了一批足以輔助他一統天下的奇才了。例如諸葛亮，對曹操的肆殺惡根便十分憎惡，他因救東平島百姓而助曹操打敗呂布，收復袞州，只是逼於時勢而已。當救人的目的達成，諸葛亮也就決然離曹操而去了。

若曹操不因他的肆殺惡根性而失了「人和」之利，則諸葛亮這等「統王者之師」的奇才，便或會聚在曹操的身邊，而助他一統天下了。不過，假如曹操連「人和」之利亦佔有，其時演行的，便非「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了。

在「地利」方面，曹操亦未能據佔。曹操據的袞、豫二州，位處中原腹地，雖然有利於進取中原，及一統天下，但亦因此而惹來中原及天下諸侯的高度警惕注目，曹操的袞、豫二州，猶如一塊上佳美肉，人人灼灼目視，成爲個個欲獵的「衆矢之的」。曹操猶如身處敵對勢力的四面包圍，形勢十分兇險。

曹操自經袞州與呂布惡戰一役後，他越來越懂得，一位智謀奇才，足抵十萬雄兵的道理，他因此亦越來越重視智謀之士的見解了。

曹操深知自己處境的不利，亦明白在此情形下，不主動出擊便會久守必失的道理，因此他召集衆謀士商議，如何化此不利的形勢爲有利。

曹操對衆謀士道：「吾欲主動出擊，實行先發制人的戰略。例如北面的袁紹，便是吾之心腹大敵。吾欲向其進擊，但又恐吾力有不逮，這如何是好呢？」

荀彧道：「不先取呂布，恐河北袁紹並不易取。」

郭嘉亦贊同荀彧的見解，道：「袁紹刻下正攻打幽州公孫瓚，宜趁其遠征，不能分兵兼顧，先東取謀奪徐州的呂布。若不先取呂布，待袁紹來犯，呂布出兵趁勢夾攻，則吾勢危矣！」

曹操沉吟道：「先東取呂布，乃吾早就思謀之舉。但吾恐袁紹結聯關中，南誘蜀漢（即四川的劉璋、荊州的劉表），南下攻吾，則吾便須以袞、豫兩州之力，而抗禦天下十之八九的强大諸侯！若臨此勢，吾豈非十分兇險嗎？」

荀彧一聽，沉吟不語。好一會，他才斷然的道：「關中諸侯不下八九，各自爲政，誰可調動？且關中諸侯，唯馬騰、韓遂二人實力最强。彼見袁紹正北攻公孫瓚，必各自擁兵不動，以求自保，袁紹極難將之調動。若於此時派人與馬騰、韓遂二人結好，則就算不能長久，於平定徐州呂布之前，彼此亦可保相安無事也。」

郭嘉亦道：「蜀之劉璋，荊漢劉表，雖然其勢甚强，但均屬志短中庸之輩，不見大勢，多疑而寡斷，但求自保之道，不足爲慮也！」

曹操聽了，經一番思謀，終下定決心，先向東面竊踞徐州的呂布，發動猛烈的進攻。

但曹操定下先攻呂布的大計不久，佔據揚州（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地區）的袁術，却在揚州的壽春郡稱帝，因爲袁術已從孫堅的夫人手中，騙取了「傳國玉璽」。

曹操既然「奉天子以令不順之臣」，他出兵征伐袁術，便名正言順，更可趁機調動諸侯的兵力，這十分有利曹操的「逐鹿中原、平定天下」的大計。

因此曹操斷然決定，先向袁術發動猛烈的攻伐。

袁術貿然稱帝，這便惹起了天下諸侯的忌恨，因此就算不派兵與曹操聯合攻擊他，亦無人膽敢出兵

助他。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曹操便把袁術打敗，攻佔了袁術稱帝的大本營壽春，袁術向淮南潛逃。

同年的九月（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曹操乘戰勝袁術的聲威，決然的向東面的徐州呂布發起進攻。其時劉備因怕呂布加害，已從徐州的小沛撤出，改而投奔到曹操帳下，並協助曹操，進攻呂布。

十月，曹軍攻陷徐州彭城（江蘇徐州市），進兵下邳（江蘇邳縣）包圍呂布。

陳宮主張呂布率兵屯駐城外，以爲犄角之勢，再以一部份精兵，斷曹操糧草運輸線路，則曹操必退。

呂布却狂傲而多疑，他唯恐自己的遭遇，有如他趁劉備外出攻取下邳一般，被人把下邳佔了，則他呂布豈非無家可歸？因此他斷然的拒絕了陳宮的提議，堅守下邳孤城內，不作外圍防禦，這便給曹軍的合圍下邳，製造了十分有利的態勢。

曹操的大軍，很快便推進到下邳城外不到五里的地方，採取「圍而不攻」的戰術，將下邳圍困了兩個月。

呂布困守城中，彈盡糧絕，軍心渙散，未戰便已先敗了。

當曹軍挖開沂河水堤，洪水淹下邳城時，呂布的將領宋憲、魏續等人，將陳宮捆綁，出城向曹操投降。

曹軍攻入下邳城內，呂布率數十親兵逃到城上的白門樓（下邳南門城樓），孤守了三日三夜，眼見並無任何人前來援救，絕望之下，祇好向曹操投降，隨行的尚有他的親將張遼等人。

曹操收降了張遼等將領，又勸陳宮歸順，陳宮拒絕。曹操便下令把呂布與陳宮，一同於白門樓上以繩索絞死了。

至此，呂布的惡勢力被曹操徹底消滅，而徐州也落入曹操的版圖。

曹操此時不但佔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天時」之利，更雄踞袞、豫、徐三州廣大中原地域，聲勢之盛，天下震懾。

劉備此時仍留在曹操身邊，曹操爲困住劉備，先是對劉備作面對面的試探。

原來劉備被曹操困在許都城中，爲恐曹操加害，便在自己的住處後園，每日種菜澆灌，不問世事。

曹操聞人報訊，疑心仍未息，便決定由自己出面，試探劉備的心事。

一天，劉備正在後園種菜澆水，關羽、張飛二人外出未歸。曹操的大將許褚、張遼忽地匆匆而入，對劉備道：「曹丞相有命，請劉使君赴相府一行。」當時曹操已逼漢獻帝封爲丞相，因此下屬皆以丞相稱呼。

劉備不由吃了一驚，此時他手下無兵無將，根本無法自保。忙道：「未知丞相召我有甚要事？」

許褚道：「末將不知，曹丞相祇吩咐末將前來相請罷了。」

劉備無法，祇好跟隨二人前赴相府。劉備此時身邊連一名親隨也沒有，孤伶伶的，十分徬徨無奈。

劉備戰戰兢兢，走入曹操的相府。曹操早在等候，他一見劉備，便哈哈大笑道：「劉使君在家中作的好大事啊！」

劉備一聽，嚇得面如土色，不敢應答。曹操見狀，却又離座走了過來，握着劉備的手，含笑道：「吾開玩笑而已，劉使君不必介意。聞你在家種菜自食，有這等雅興，便邀你來，到吾後園，且看看吾後園花圃是否旺盛罷了。」

劉備聽了，心中稍安，亦含笑答道：「劉備閒着無事，借此來消遣娛樂而已。」

說話間，兩人已抵達曹操相府的後園，劉備但見後園亭下，已備好座椅，但僅兩張，心道：曹操爲甚忽有此興致，邀吾入園中獨酌？

曹操又似已窺透劉備的心事，笑道：「今日午後，見後園枝頭梅子青綠，忽生感觸，憶起去年征伐張繡，途中缺水，將士皆口渴難挨。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道：『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了，口皆生津，渴意盡消。今日見此青梅，便打算仔細欣賞。吾又煮了美酒，特邀使君前來亭下小會。」

劉備一聽，心神這才稍定，當下跟隨曹操，來到一座小亭。亭下已擺好一席酒菜，更特置一盤青綠的梅子，一樽煮熟的梅酒。曹操招呼劉備，在他對面坐下，二人開懷暢飲起來。

歇了一會，忽然陰雲驟發，大雨將至。隨從忽然指着天邊道：「丞相快看，天掛如龍之虹呢！」

曹操站起，邀劉備一道憑欄觀賞。劉備望天際長虹，雖然十分瑰麗，但並不敢作聲，默然無語。

曹操却笑道：「劉使君知龍能變化麼？」

劉備心中一凜，未知曹操所指甚麼，祇好假裝糊塗，道：「劉備孤陋寡聞，委實不知其詳也。」

曹操瞥一眼劉備，見他一臉迷茫的神色，便笑道：「據吾所知，龍能大能小，能昇能隱；大者興雲吐霧，小則潛藏深隱；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四海之內。時值春深，氣候適宜，龍便趁機變化，猶如人之得志，便縱橫四海

了。」

曹操滔滔而論，劉備心中忐忑不安，不知曹操正在借題發揮甚麼。

曹操見劉備仍無任何表示，忽然便話鋒一轉，道：「龍之形神，可以比作天下的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悉天下之英雄，請試試評估一下。」

劉備一聽，忙道：「劉備乃凡夫俗子，肉眼淺薄，怎識得天下英雄呢？」

曹操立刻道：「不要過於謙虛！」

劉備又忙道：「劉備蒙丞相恩庇，得出仕於朝廷，天下英雄，確實未有所識。」

曹操却不肯罷休，沉聲道：「就算不識其人，亦會聞其名號吧！」

劉備見曹操不悅，心道：看來不說一下，是決計不行的了，無奈祇好裝糊塗道：「淮南袁術兵糧皆備，算得上是英雄了。」

曹操一聽，笑道：「袁術有如墓中枯骨，早晚必爲吾擒捉，算得甚麼英雄？」

劉備又道：「河北袁紹四世三公，如今又雄踞冀州之地，文武將士皆備，可以稱得上是英雄了。」

曹操微哼一聲道：「袁紹雖然家世顯赫，但此人色厲內荏，好謀而無決斷，欲幹大事而怕死，見小利却反忘命以追，亦非眞英雄。」

劉備又道：「有一人名列『八像』，座鎮荊州七郡，劉景昇(即劉表)可算英雄。」

曹操搖頭道：「劉表虛名無實，並非英雄之選。」

劉備無奈又道：「有一人血氣方剛，年少英武，威鎮江東，乃孫策是也。」

曹操微笑道：「孫策之威，乃叨其父孫堅之名，非眞英雄也。」

劉備心中越來越吃驚，無奈祇好又裝糊塗，連續舉出了蜀川劉璋、關中張繡、張魯、韓遂等人作擋箭牌，但曹操均一一斷然否決。

劉備心中大慌，祇好道：「劉備所聞，便祇上述數人，其餘委實未識也。」

曹操呵呵一笑，忽然道：「稱得上英雄者，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的機謀，更有吞吐天地之雄心也。」

劉備心中更感惶恐，無奈道：「丞相所論英雄，未知誰可當之？」

曹操目注劉備一眼，忽地伸手一指劉備，再以手自指，沉聲道：「吾以爲，當今天下，論英雄者，祇有你劉備和我曹操二人而已。」

劉備一聽，不由汗流浹背，連手中捏着的筷子亦掉落地上。他正擔心無法掩飾自己的震驚，恰好此際轟的一聲，响了一個炸雷。劉備連忙俯身拾筷，喃喃的道：「雷之天威……的確令人震驚。」

曹操見狀，心中一寬，笑道：「英雄大丈夫亦如此畏懼雷聲麼？」

劉備微嘆口氣，一副與世無爭的神氣，道：「聖人畏天威，聞迅雷烈風而色變，何況劉備凡夫俗子，豈會不懼呢？」劉備把自己的心曲被曹操一口道破，極爲震驚失態的，十分圓滑得體的掩飾過去了。

曹操心中不由暗暗好笑，暗道：如此膽小如鼠之人，豈能成大事呢？於是曹操對劉備的戒心，不由大爲減輕了，劉備這才僥倖保得生命。

＊ ＊ ＊

不久，曹操聞報，說幽州的公孫瓚原來的部屬，亦紛紛四散奔逃。至此，幽州已落入袁紹手中，加上並州、冀州，袁紹實力之强，天下無雙。

另一方面，袁術在淮南站不住脚，亦急欲投奔兄長袁紹。袁紹以袁術手中的「傳國玉璽」爲條件，袁術無奈，已親身護送玉璽往北投奔袁紹去了。

曹操聞報，不由大吃一驚，連忙召集帳下文武將士商議。劉備亦被請來，參加討論。

曹操道：「袁紹如今雄踞幽、並、冀三州之地，兵力數十萬，實力十分强大。若加上袁術的依附，二袁聯手，天下便更難平定了。」

劉備一聽，知公孫瓚兵敗身亡，憶起昔日二人的情義，心中十分感傷，亦甚恨袁紹的趕盡殺絕之手段，同時更思念公孫瓚部將趙子龍的安危，不知他流落何處去了……劉備心道：若不趁此良機逃出囚籠，只怕便再無機會了！

於是劉備搶先站起，自動請纓道：「丞相既擔心袁術北投袁紹，劉備願率一軍於中途截擊，必可生擒袁術以獻。」

曹操見劉備有搶先立功之意，甚喜，當即道：「明日奏知皇上，便可起兵。」

第二天，劉備奏知漢獻帝。漢獻帝唯曹操之命是聽，曹操既已同意，漢獻帝哪有不准之理？於是照准劉備所奏。

曹操令劉備統領五萬大軍，又派自己的親將朱靈、路昭二人爲督軍隨行，以監視劉備的動靜。

劉備領令，回到寓所，告知關羽、張飛，二人均大喜，催促劉備儘快起程。

當天晚上，劉備便掛了將軍旗號，立刻動身，行色十分倉皇。

關羽、張飛在馬背上問道：「兄長今回出征，何故如此驚慌呢？」

劉備道：「吾好比籠中鳥、網中魚，生命危如累卵。此行便有若魚入大海，鳥上雲霄，不再受籠網之困了！」當下催促將軍朱靈、路昭速行。二人見劉備是奉了曹操軍令，不敢有違，只好照辦。不一會，劉備所率的大軍，便已離許都二十里外了。

此時，曹操最信任的謀士郭嘉、程昱二人，出外督糧，剛好趕回許都，聞知劉備領兵出征，慌忙趕來相府，問曹操道：「丞相爲甚差遣劉備領軍出征？」

曹操道：「劉備請纓，欲截擊袁術，其志可嘉，吾便答應。」

程昱道：「劉備此人胸懷大志，非甘爲人臣之士，他此番領兵而去，便有如放龍入海，縱虎歸山，必爲後患矣！」

郭嘉亦道：「丞相就算不忍殺劉備，亦不能任由他離去。須知一日縱敵、萬世之患的道理啊！」

曹操一聽，恍然而悟，當即下令，由許褚統領精騎五百，日夜兼程，務必將劉備及所領的大軍追回。

許褚領兵，率五百精騎，飛馳向東而去。

劉備正急行之際，忽聞後面馬塵驟起，便對關羽、張飛道：「此必曹操差人追截吾而來了！」於是下令立下營寨，令關、張二人手執兵器，立於兩邊，等候追兵的到來。

許褚率兵趕到，見劉備大軍肅嚴列陣，不敢怠慢，便下馬入營拜見。劉備道：「許將軍來此有何急務？」

許褚道：「末將奉了丞相之命，請將軍速回，另有商議。」

劉備鎭靜的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吾已面聖，又奉了丞相命旨，已不必再議。請將軍速回，代吾稟覆丞相。」

許褚心道：丞相與劉備交情不錯，丞相又未令我前來追殺，他既有此論，先回去告知丞相，再作定奪便了。於是向劉備告辭，飛馬馳回，回報曹操。曹操一時間仍猶豫不決。

程昱、郭嘉二人急道：「劉備不肯回來，可見他的心已變了！」

曹操此時已知自己棋差一着，但口中仍硬辯道：「吾有朱靈、路昭在劉備軍中監督，料劉備未必敢變異。再說吾已調遣，怎可反悔？」於是便不再追截。

劉備率大軍趕到徐州，與曹操留下的徐州刺史車冑會合，擺好陣勢，等待袁術的前來。

不久袁術果然率軍來到徐州，準備經徐州北投袁紹。不料卻被劉備的大軍截住了。雙方大殺一場，袁術的軍心早已渙散，怎抵敵得住劉、關、張五萬大軍的進擊了，不到半日，袁術的車馬便已四散潰逃，僅剩下袁術，帶着一千餘衆，困守江亭，動彈不得。

三日後，袁術已彈盡糧絕，僅剩一些粗麥。袁術不能下咽，吩咐親兵取一點蜜糖來混着吃，親兵道：「只有血水，何來蜜糖水呢？」

袁術呆坐於床上，聞言不由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果然吐出斗餘鮮血而死。

袁術所携的「傳國玉璽」，被一位叫徐謬的部將搜獲，拿去獻給曹操。曹操大喜，暗道：此爭奪不休的玉璽，今日終落入吾手了！

劉備得知袁術已病死途中，便寫了奏表，報知朝廷，另外又向曹操呈書，說是留下軍馬，以作守備徐州之用。另外又趁機把曹操派來督軍的將領朱靈、路昭遣回許都去了。

曹操見劉備不肯回來，心中大怒，他依荀彧之計，派人告知徐州刺史車冑，令他伏殺劉備。不料此事被陳登知悉，告知關羽和張飛。關、張二人，便先下手爲强，把車冑殺了。殺了曹操的親信車冑，亦即等於反叛了曹操，劉備自此便與曹操結下仇怨了。

但劉備欲成大業，這一着卻是不得不爲，假若他安份守己，乖乖率軍回返許都，重歸曹操的帳下，受其驅策，曹操爭奪天下，便少了一大勁敵，他或許便眞能一統天下，「三分天下」的勢格也就不會發生了。不過，「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仍在不可逆轉的演進，劉備既然屬此天機大勢主角人物之一，他又怎會重歸曹操的一方呢？

劉備在徐州又再度立住了脚根，雖然並不穩固，但他成大業的抱負，實施起來，便比困於曹營這座牢籠有利多了。

曹操接朱靈、路昭二將回報，說劉備已將五萬大軍及徐州據爲己有；又聞劉備把他派到徐州的刺史車冑殺了，不由大怒，便欲率大軍征伐徐州。

劉備聞訊，大爲驚恐。投入劉備帳下的謀士陳登道：「吾有一計，必教曹操不敢進犯徐州。」劉備忙問陳登是何妙計？

陳登道：「曹操所懼的，當今之世唯袁紹而已。袁紹雄踞冀、幷、幽、青四州三十六郡，兵力百萬，文武將才不計其數，若袁紹肯派兵來救，則徐州可保無恙，曹操亦決不敢東犯徐州也。」

劉備沉吟道：「此計雖妙，但袁紹與我素未謀面，並無交情，我又新敗其弟袁術，他怎肯出兵相

助？」

陳登微笑道：「袁紹與袁術素來反目成仇，袁術之死，袁紹並不屑一顧。而當今之世，曹操最懼者袁紹，而袁紹所畏者亦曹操也。劉備使君只須派人曉以其中的利害關係，則袁紹必出兵攻曹無疑！」

此時，雄踞冀、幷、幽、青四州三十六郡的袁紹，在消滅心腹之患公孫瓚後，回過頭來，猛地發覺，在他南面曹操趁他與公孫瓚大戰不休的時機，已連敗呂布、張繡、袁術，佔據了中原大半土地，又「挾天子以令諸侯」，已成了他袁紹的心腹大患。

果然袁紹接到代劉備陳書的三世通好鄭康成的密函後，對信中所陳述的天下態勢深表贊同，有意出兵南下攻打曹操了。

袁紹召集謀臣商議，有主張出兵攻曹的，亦有建議養精蓄銳，以待其變的，謀士的見解，十分混亂。

袁紹不由大怒，斥責衆謀士道：「吾養兵千日，均欲用在一時，汝等遇事猶豫不決，不知進退，要汝等來作甚麼？」

衆謀士見袁紹發怒，不由大恐，誰也不敢作聲。

袁紹更怒，他斷然的道：「吾決以衆克寡，以强攻弱，討伐曹賊，以扶漢室！若有異議，將與漢賊通奸同謀論罪！」

袁紹之所以如此決斷，原因是他已深刻意識到，曹操與他的生死決戰，是早晚必定發生的事，若不趁曹操尚處劣勢之時，搶佔先機、先發制人，將他消滅，待曹操再拓展壯大，屆時誰死誰活便屬未知之數了！

衆謀士一聽，紛紛表示贊同出兵攻曹。原來持反對意見的人，亦只好沉默不語了。

袁紹很快便作出決定，一面派人通知劉備，準備接應袁紹的南下大軍；另一面又決定派出龐大的兵力，南下進攻曹操。

袁紹派出的大軍計有騎兵十五萬，步兵十五萬，合計三十萬大軍；統兵將領則精英盡出，計有袁紹的猛將顏良、文醜等人，謀士軍師有田豐、許攸。又令帳下的書記官陳琳起草討伐曹操的檄文。

陳琳的檄文傳入許都，曹操當時正患頭風臥床。他讀畢檄文，不禁毛骨聳然，出了一身冷汗，連頭風病也不治而癒，從床上一躍而起，呵呵大笑道：「不料罵人之檄文竟可治病，陳琳乃罵人文章之高手也！」

雖然如此，但袁紹統領三十萬大軍南下進攻，曹操唯一抵擋袁紹的天然屏障只有官渡，而曹軍在官渡一帶的兵力，卻只有四萬人，雙方實力如此懸殊，這一場仗對曹操顯然十分兇險，他不得不加倍小心應付。曹操預料，他生死存亡的時刻到來了！

曹操的謀士之中，不少人深感驚惶，勸曹操趕緊向袁紹求和。但亦有人堅決主張勇敢迎戰，其中以荀彧最爲堅決。

曹操經仔細衡量，終於決然的道：「兵家勝敗不全取決於實力的强弱，而須看統軍將領的膽色謀略。袁紹此人志大而才疏，色厲而內荏，心胸狹隘，良謀妙計難入其心；其軍力雖强而軍紀渙散，將多而驕橫狂妄，不足爲慮也！」曹操一頓，又決然的道：「袁紹地土雖廣，兵力雖多，糧草雖足，卻不足取勝，必被吾所敗！」

曹操決心已下，與袁紹進行一場決定雙方生死存亡的驚世大戰，這便是三國時代第一場著名的大戰役——官渡之戰。

官渡之戰不但決定了曹操與袁紹的生死存亡，還決定了各路英雄「逐鹿中原」的最終勝負，更決定了「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奇格，令天下震駭。但這是「三國天機風雲」的另一個新故事內容了。

（全文完）

大陰謀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東城・文　可飛・圖

私家偵探　急電求援

初入赤日炎炎的夏季，這個南國海島城市非常熱鬧。

也許由於熱浪迫人，人們特別容易發怒之緣故，入夏以來，兇殺案數字直綫上升，各區的偵緝人員都忙個不得了。

探長狄朗也不能例外，最近，他的轄區一連發生多宗棘手的兇案，他和他的得力助手李雲又面臨新的挑戰。

這天下午，兩點鐘光景，狄朗剛從一家快餐店吃過午餐回到警局辦公室，便見到李雲抓着電話在嚷叫：「喂！喂！你能不能講清楚一點？」

接着，李雲懊惱地擱下了電話，像在自言自語道：「好一個怪人……」

狄朗來到他背後，伸手搭着他的肩膀，問道：「李雲，你的胃還痛麼？我給你買回來一盒午餐。」正因爲李雲忽然鬧起了胃痛，才沒有陪探長一道外出進食，而狄朗對下屬最爲體貼，特地把食物帶回來給李雲吃。

李雲感激地點了點頭，接過探長手中的飯盒，說道：「我吃過了藥片，覺得好過些。探長，你還記得那個歐陽德的混人麼？」

「歐陽德？」探長狄朗皺起眉頭想了一想，忽然露出一絲微笑：「我記起來了，就是那個笨頭笨腦的私家偵探，剛才那電話莫非就是他打來的？」

「正是他。」李雲聳聳肩道：「不知道這怪人又要弄甚麼玄虛，說是有一件十萬火急的事，非請探長本人親自出馬不可，我正想問他，他卻收了綫。」

「要我怎樣出馬？」

「要我們到他的事務所去，然後面告一切。」

「這傢伙。」狄朗不禁低聲咒罵：「他還嫌我們不夠忙嗎？」

「不過，聽他的語氣，那件事是非同小可的。」李雲提醒探長道：「這人雖然混帳，除上一次他偵查一宗通姦案件，被人毆傷而給我們製造過麻煩之外，倒是極少向我們求援的，這一次也許有他的理由。」

狄朗點點頭，表示同意李雲的見解。他斟了一杯冷開水喝了，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也祇好走一趟了，把他的地址告訴我。」

李雲連忙放下手中飯盒，正要說甚麼時，探長已猜到了他的企圖，對他擺了擺手道：「不必了，

李雲，你的胃不舒服，吃東西不可太快啊！」

狄朗隨即走出了辦公室，到了警局的停車場，跳上那輛殘舊不堪但是機器良好的私家車。

那位私家偵探歐陽德的辦事處，位於鬧市中一幢商業大廈的九樓，狄朗曉得這處寫字樓的租金並不便宜，看來歐陽德雖然笨頭笨腦，但卻混得相當不錯。

當狄朗按址找到那編號九〇一八室時，見到柚木門關閉着，牆上釘着塊銅板招牌，上書「神通私家偵探社」。看了那「神通」二字，狄朗幾乎忍俊不住。

招牌下方有個精緻的電鈴按鈕，狄朗按了長長的一響，一面心中覺得，也許是李雲神經過敏了，看情形，歐陽德是遇上了某些案子，必須向警方求助，但應該是他本人往警局拜候有關警官才對。

忽然，一聲轟然巨響，打斷了狄朗的思緒，職業的本能告訴他——是槍聲。

而槍聲不止一響，接二連三的在柚木門內爆響起來，狄朗探長的神經立即變得無比緊張，隨即拔槍在手，使勁用肩把門撞開了。

門開了，狄朗探長閃身門邊，猛然見到一個高大的持槍青年男子在寫字枱旁，一縷淡淡的火藥味撲鼻而來。

狄朗探長喝道：「你給包圍了，立即舉手投降！」

槍聲再起，一顆子彈轟在狄朗探長站立的門邊牆壁上，泥灰飛揚，狄朗不假思索，馬上還以一槍，那人手上的短槍飛了開去，然後他高大的身軀斜着墮地，倒在一灘血泊中。

血泊中的人共有兩個，當狄朗舉槍衝入室中，祇見在一列文件櫃與一組沙發之間，私家偵探歐陽德仰面朝天躺在那青年人身邊，兩眼之間出現一個血洞，鮮血汩汩而流，那開槍的青年却是心房中槍，一支左輪扔在幾尺開外。

兩人都是傷在要害，生存的希望甚微。

雖然在自衛的情形下開了這致命的一槍，探長狄朗仍覺不安。

他迅速收起配槍，先把歐陽德扶起，一探他的鼻息，已是非常微弱，至於那青年人，從他的傷口仍湧出鮮血的情形來看，證明他心臟仍然在跳動。

狄朗讓歐陽德躺回原處，抓起案頭的電話，向總部報告了這宗血案，請求救護車與及有關人員立即趕來。

電話才擱下，狄朗忽然聽到一陣怪異的聲響，他側身一聽，判斷聲音是來自那列高大的文件櫃，彷彿有人在裏面踢響了它。

狄朗拔槍以防萬一，左手把櫃門掀開，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出現在他的眼前。

她嘴巴給貼了膠布，兩手反綁在背後，兩眼瞪得好大，一臉恐懼之色，汗水把她臉上的化粧品都沖走了。

「啊！妳給嚇壞了啊！」狄朗探長馬上收起了槍，把她扶出櫃外，道：「不必怕，我是狄朗探長。」

邊說邊為她撕去封嘴的膠布，並鬆了綑綁她兩手的領呔。

這個本來十分漂亮的女孩子，歇斯底裏的伏在狄朗懷中大哭了起來：「啊！可怕……多麼可怕，歐……歐陽先生他怎麼了？」

女孩子天性怕血，更何況，躺在血泊中的是兩個奄奄待斃之人。狄朗把她扶到沙發的另一端，使她背着那恐怖的情景，柔聲的道：「妳到這邊來歇一歇……」

接着，探長給了她一杯水，她眞的不敢朝那血泊中望上半眼。

不出十分鐘，救護人員抬着兩副擔架奔到現場來，大批警方人員，包括醫官，軍火專家，指模部與攝影組人員紛紛而至。連狄朗的得力助手李雲，一聽說狄朗與人槍戰，他關心狄朗安危，也率領一班手足趕來了現場。

醫官檢驗了結果，證實歐陽德已傷重致命，那青年尚有脈搏，即刻抬下樓去，送去醫院急救。

「探長，你沒有受傷吧？」李雲關切地打量狄朗的問道。

「沒有。」狄朗的眉毛皺作一團。「李雲，這情形遠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壞，你和兄弟們先找尋子彈頭，那傢伙一連開了多槍，其中一顆射出門外，另一顆顯然還留在歐陽德的腦袋中。」

「是，探長！那位小姐是甚麼人？」

「她是歐陽德的女秘書。」

「我……我祇是到這兒來兼職的。」那女孩子慌忙解釋道：「每星期來工作兩天，每天工作五小時，因此，我不曉得這……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狄朗探長見她的情緒已比較安定，便順着她的語氣展開詢問，道：「先告訴我，妳叫甚麼名字？」

「陳瑪莉。」

「殺死妳波士的那個青年人，妳過去是否見過他？」

陳瑪莉一個勁的搖頭道：「從未見過，我不知他是誰，探長，歐陽先生眞的死了嗎？啊！這多麼的殘忍！」

狄朗叫她冷靜，隨即又問道：「陳小姐，妳甚麼時候上班的？」

「我每逢星期二，五兩天，每天中午十二時上班，直到下午五時下班的。其它時間我在一間學校教

書，每次來，都是給歐陽先生打些書信文件之類。」她說時指了指案頭一座打字機，接着補充道：「碰上中文信件，就不用打字機，同樣是我給他寫的。」

「兇手是甚麼時候進來的？」

「我剛上班不久，大約不夠半個小時吧，那時歐陽先生正在吩咐我寫一封信，我在做着速記時，他就進來了，一進來手中就拿着槍，把我嚇得尖聲驚叫起來。」

這女孩子說時猶有餘悸，忽然强烈白光一閃，嚇破她的膽子了，本能地發出驚叫聲。

那是警方的攝影組，在使用閃光燈拍照存案，當狄朗與她談話時，辦案人員就在他們的身邊忙個不停。

「說下去。」狄朗探長待她弄清了是怎麼回事後，把聲音放得十分溫和的道：「兇手因妳大叫，才把妳封口綁手推入櫃中去了？」

陳瑪莉點點頭道：「是的，他見到我，似乎覺得很意外，因為我做歐陽先生的女秘書祇有三個星期，似乎他以爲這裏祇是歐陽先生一人，而我不應該在這裏出現似的，我這一叫，他大聲喝令我閉嘴，用手槍逼我波士坐在沙發上，然後撕了膠布封在我嘴巴上，扯了領帶綑綁我雙手推入櫃中去，接着他們就大聲爭吵，忽然門鈴響了，槍聲也在此時亂響起來了，我……我以爲自己必死無疑了……探長，那兇手是給你射倒的？」

狄朗道：「我是出於自衛，假若我不還擊，我就會像妳的波士一樣的下場了，有一點要弄清楚，他們在吵些甚麼？」

「啊！當時我怕得要死，又給關在櫃中，祇能聽出他們雙方都很大火氣，不斷大聲叫罵，大約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後就響了槍。」

「那麼，當歐陽德給警方打電話的時間，兇手尚未到來的，對不對？」

「還沒有，電話打了之後，不一會，兇手就推開門進來。」她肯定的答道。

這時候，李雲拿着手帕包着一支槍，來到了狄朗跟前道：「探長，我們祇能找出一顆彈頭，是在外面走廊找到的。」

狄朗看了那把點四五口徑的殺人武器一眼，不禁揑了一把汗：「那是向我開的一槍，你和夥計們再找一遍。」

李雲應聲而退，狄朗探長走近那濺滿血跡的寫字枱旁邊，從文件籃中取出所有的文件與書函，然後抽開抽屜。

抽屜內，赫然存着一支點三二口徑手槍。預料那是歐陽德的自衛槍，可惜他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沒有機會用它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探長，我可以回家了吧！」狄朗背後傳來陳瑪莉的聲音。

狄朗很了解這個女孩子的心理，雖然屍體與傷者俱已弄走，但是血淋淋的現場，就是常人多看了一眼也會心裡發麻的！

「好吧！陳小姐，餘下來的問題，我們到外面去談吧。」

狄朗本人亦想避開稍後便會蜂湧而至的新聞記者，那些無冕皇帝令他相當頭痛，因此，他向李雲發出扼要的指示之後，就先行携帶着那些文件，陪同這個女秘書離開了兇案現場，來到不遠處一家咖啡店繼續他們的談話。

飽受驚嚇的陳瑪莉把那杯剛送到面前的冰凍檸檬茶一口氣喝了一大半杯，忐忑不安地問道：「我想快點回家休息了，探長，你還有甚麼問題？」

狄朗在喝他的咖啡，慢條斯理的翻看那些文件，然後撿出其中一份，說道：「妳的波士的生意，似乎並不忙的，對嗎？這是關於通姦案子的調查報告，除了一宗案件，最近他在查些甚麼？」

「我不大清楚的。」陳瑪莉道：「我上班以來，見他日子過得挺悠閑，不似特別忙碌，不過今天出事之前，他接到一個電話，却有點特別。」

「那是甚麼人打來的電話？」探長狄朗眼中泛起了興奮的光采。

「是本人接聽的，我也聽不出是男是女，總之歐陽德先生聽不了幾句，就勃然大怒，責罵對方恐嚇他，又說他甚麼也不怕的，接着就摔下了電話，怒氣沖沖的繞室走了幾個圈之後，又打電話往警局找探長。說過之後，吩咐我給一顧客寫信，但那信尚未寫好，兇手却闖進來了。」

「那封未完成的信呢？它在那裡？」

陳瑪莉立即打開她的手提包，拿出一本速記簿子說道：「他正在對我口述要寫的內容，我剛來得及記錄下來，兇手已經出現了。」

狄朗探長接過了速記本子，只見上面儘是些潦草的字跡，上列一行寫着地址，以及一個女子的名字，下面又是一串人名。

既然這是歐陽德臨死前所口述的一封信，加上有切實的姓名與地址，狄朗探長覺得不從此信着手，偵查命案的來龍去脈。

因此，他把速記簿還給了陳瑪莉，叫她追述此信的全部內容。

「你認爲它是很重要的嗎？探長。」陳瑪莉像怕麻煩似的。

「這封信未必能成爲線索，不過，我不會放過任何可能是線索的東西。」狄朗的語氣始終如此的溫

和，那是爲了消除普通人對警探的疑懼心理，「陳小姐，請妳開始吧！我要知道整封信的內容。」

她只好照辦，依着速記簿記錄說起：「這封信是交給一名叫馮嘉蓮女士的，地址是半山區，梧桐路九十九號，信中說：我懷疑谷豐並非因失事而喪生的，其中恐有內情，尚有其他四位人士值得我們注意，他們是：莫華倫、李寶榮、劉迪、蘇柏强。至於林茱迪小姐，雖然她對其中秘密所知不多，但是我相信，從她的身上着手調查，說不定有意外的收獲，現隨函奉上本星期的帳單一張。請收到後枉駕來敝社結帳。」

「唔！」狄朗聽完後，滿意地點頭說道：「這封信所涉及的人物很不少，看來也許能成爲有用的線索，你了解它的意思麼？陳小姐？」

陳瑪莉聳聳肩：「不清楚。」

「自從妳上班以來，是否每一次都曾爲歐陽德打信件給這女人……」

「過去好像曾經打過，但是，我眞的記不起來了，每星期我只上班……」

「陳小姐，就麻煩妳現在把此信寫下來吧，包括收信人的地址，」狄朗探長道：「寫完這封信，再寫上妳本人的姓名地址，妳就可以回家了。」

「探長，你們警方……以後還要找我問話麼？」她十分不安的問。

「陳小姐，相信我。」狄朗柔聲道：「我們盡可能不給妳增加麻煩，但妳必須塡上眞實地址！」

陳瑪莉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只好遵命。只是幾分鐘，她就用娟好的字體寫好了那封信以及她本人的姓名地址。

狄朗探長謝謝她，把信接過，她立把餘下的半杯檸檬茶一口喝光，由探長狄朗陪她走出了咖啡室，又爲她截了部的士。

由於記掛着那青年兇手的安危，狄朗隨即趕往送院。

但是當他抵達時，兇手的屍體已從急救室抬往殮房，醫生對他說，兇手一直未清醒過，由於心房中槍，送抵醫院時已證實不治斃命了。

狄朗又撥電話警局，李雲與一羣手下仍在現場忙着，尚未返局，他決定往信上所列的地址跑一趟。

* * *

半山區的梧桐路環境優美，住在這一帶的人非富則貴。

狄朗找到九十九號門牌時，發覺那是一座兩層高小洋房，建築得很精緻，門前一塊銅牌上刻着「龍宅」二字。

當女傭人聽聞門鈴聲而開門後，隔着通花大鐵閘問狄朗找誰，狄朗道：「馮嘉蓮小姐在家嗎？」

「先生你是誰？」

「我是警探！」

女傭人慌忙說聲「等一等」，急步走入屋內，不一會，一個身材窈窕，穿着套裝裙子的中年女子隨着女傭人走出來。

這女子年約卅三四歲，臉上薄施脂粉，那套剪裁適體的衣裙是深綠色的，狄朗猜測她也許是這裡的女主人，該是龍太太吧？

她拉開鐵閘，用冷漠的眼色打量着門外的狄朗，狄朗當即拿出了證件一揚，說道：「我是狄朗探長，妳就是馮嘉蓮小姐？」

馮嘉蓮露出愕然的神色點點頭道：「我就是了，探長，你找我有何貴幹？」

狄朗道：「可否讓我入了屋再說？」

「啊！請進來吧。」

女傭給訪客奉了茶後，狄朗和馮嘉蓮對坐下來，狄朗就忍不住問她：「請恕我冒昧，馮小姐，你是這裡……」

她搶着答：「我爲龍先生做女管家，探長，你來找我是爲了辦案麼？」

「哦，原來如此，我要辦的案件是與那個私家偵探歐陽德有關的。」

「歐陽德我剛剛認識他，委托他偵查一件秘密，他出了亂子麼？」

「是的。」狄朗烱烱的眼光注視她的臉部表情。「他死了，剛才在他的偵探社被人開槍殺死的。」

「嗯？怎麼會這樣的？」馮嘉蓮很是驚慌的瞪大了眼道：「像他這樣平凡的人，又不是甚麼重要人物，別人爲甚麼要殺死他？」

「總之他已被給人殺死了。」狄朗道：「在他死前，曾給妳寫過一封信……」

「信？我並未收過他的信！」

「這封信他尚未來得及寄出，信中向妳透露了不少人名。」

「唉……」馮嘉蓮嘆了一口氣，道：「探長，那本來是需要保守秘密的一件事，可是，現在，既然歐陽德也死了，我想保守秘密也變成不可能了，不能不對你和盤托出，我委托他偵查的，是關於我妹妹嘉露的身份與工作……」

狄朗插嘴問：「嘉露是妳的親妹妹嗎？」

「是的。」馮嘉蓮露出苦惱的神情道：「我沒有其他兄弟，只有這一個親妹了，而且，她也是我唯一的親人，她今年廿三歲，是我出來工作後供她上完大學的，本來，嘉露是在外地工作，一年前重返本市之時，却是改姓換名，叫林茱迪……」

狄朗道：「哦，就是歐陽德信中提及的女人，馮小姐，請妳說下去。」

馮嘉蓮嘆氣道：「唉，我這個妹妹很奇怪，她不但改了姓名，而且脾氣也變了，跟過去不一樣，過去她溫文嫻淑，對我十分尊敬，回來後變得非常暴燥，但是，如果只是這樣，我也不必小題大做請人偵查她，記得大約一個月前，我曾到她工作的地點去探訪她，她對我說，她的工作是替一個男子做私人助手，既像秘書，又似所謂那些公關人員，但是依我的眼光看，那家公司好像不大正當，我也弄不清他的業務範圍是甚麼？

「三個星期前，有一天晚上，不，那該是深夜了，大約兩三點左右，我妹妹忽然上門來找我，她看起來情緒很差，又驚慌，更像受過傷害似的，我見到她的情形就大吃一驚，問她是否需要看醫生？或者把她送醫院去？她一概拒絕，只表示渴望休息，於是我把她扶入房中，爲她換睡衣——當她衣服脫開時，我發現她身上有許多傷痕，像是遭人毒打過一樣，當時我非常心疼，連忙追問她傷痕是誰造成的？但妹妹只是搖頭，不肯吐露半點，後來又哭了，還向我要酒喝。

「我正急得沒有辦法，忽然有電話打來找她，哪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嘉露從我手中搶過電話，與對方講了幾分鐘，情緒才逐漸逐漸的安寧下來，稍後在疲乏之中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上午，她醒來後精神好些，但是仍然不肯把受傷原因告訴我，只是向我道謝，又說過去她誤會這個做姐姐的不關心她，現在才知道我是多麼愛她，關懷她，說過這些話以後，她就走了，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再見過她一面。

「由於見了她身上那些傷痕，這就更使我懷疑她工作的那間公司不正經，又不知嘉露在外邊是否被壞人控制和虐待，因此，我放心不下。經過了幾天考慮，才聘請這個歐陽德負責調查的，不料他……却死了！」

狄朗很耐心地聽完她的話，然後問道：「是誰介紹妳去找歐陽德的？」

「沒有人介紹。」馮嘉蓮搖首道：「我只是從電話簿的商業廣告欄查出來的，我想這種事情有關私人秘密，祇能去找私家偵探而不敢驚動警方。」

狄朗又問：「妳說妳妹妹接過一男子的電話後，情緒逐漸安寧，那男子又是甚麼人呢？」

馮嘉蓮祇是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他是何方神聖，當時嘉露一聽說那電話是找她的，就立刻跑過來搶去電話，我站在一旁聽着，但因爲我妹妹祇是很簡略的回答他，我也聽不出所以然來。」

「妳托歐陽德偵查到今天已有多少日子了？」

「唔，超過兩個星期了。」

「他給妳提供了甚麼綫索沒有？」

「這個人是個飯桶！」馮嘉蓮忽然高聲罵起來：「他每星期收我六七百元的費用，這麼昂貴的代價，他就祇能查出我妹妹是替莫華倫和李寶榮工作，表示那是一家大機構的子公司，此外，他查出那兩個男子的公司和住址，而這些東西我一早就已經知道了，歐陽德的報告又說：那公司每星期三四兩天，夜裡才上班工作，星期五那天，各人都極早回家，並且無人上門探訪他們等等……你看他多麼的低能，我眞後悔聘請了他這個糊塗蛋。」

狄朗待她發完對死人的牢騷後問她：「歐陽德給妳的報告中是否有另外三個男子？他們是劉廸、蘇柏强與谷豐。」

「甚麼？」她瞪大眼皮問道：「這些人與我妹妹有何關連？」

狄朗點點頭，繼續留意她的表情變化，一邊說：「谷豐、劉廸和蘇柏强，歐陽德把這三個人的名字，跟莫華倫與李寶榮連在一起，寫在這封未寄出的信上，打算向妳報告的。」

「我從沒聽過這些人的名字。」她咕噥着：「眞不知這傢伙弄甚麼玄虛。探長，莫非這些人與我妹妹的事有關了？」

「根據歐陽德信中所說，妳妹妹有可能與他們有關的，否則他不會在臨死之前，把這些名字連同妳的妹妹兩個波士的名字寫在一起。」狄朗發覺她相當冷靜，尤其是谷豐、劉廸、蘇柏强三人的姓名，並沒引起她的震驚。

不過，她又擔心着妹妹嘉露的安全，憂形於色的道：「探長，你認爲我妹妹有甚麼麻煩嗎？歐陽德的死，大概不會把她牽涉在內的吧？」

狄朗祇好欺騙她一次：「我想，麻煩是沒有的，但是，我要循例調查一次，請妳把她的地址告訴我。」

馮嘉蓮非常合作，馬上給狄朗寫下嘉露的地址。

* * *

馮嘉露的香閨，是在高尚住宅區內一幢漂亮大厦的七樓，當狄朗依地址來到其中一處單位門前，看到了門前鑲着「林寓」的字樣時，才猛然想起女主人已不叫馮嘉露，而是她把姓名改作了林茱廸的了。

門鈴響了許久，仍沒聽到任何

回應。狄朗正在想，這次難免要白走一遭，忽然大門打開，一個年約三十歲的青年男子，邊扣着襯衫鈕扣邊問道:「你找誰?」

「林茉廸小姐在家嗎?」

那男子托了托近視眼鏡，面露狐疑之色道:「你是哪一位，找她有甚麼事?」

狄朗掏出證件在他眼前一揚，說道:「我是狄朗探長，有一件案子，希望獲得林小姐的合作。」

「請進來吧!」那青年人終於打開了鐵門迎入了狄朗。

狄朗置身於一個佈置華麗的大廳中，地上鋪着地毡，一切傢伙都是名貴的歐洲款式，青年人相當有禮地請探長在那舒泰的沙發上坐下稍候，然後穿過一條短短的通道入內通知女主人出來見客。

稍後，狄朗聞到一陣香水味，祇見一個廿三、四歲左右的女子，在那青年陪同之下蓮步姍姍出來了。

這女子身材妙曼，一襲淺紫色裙，領口開得很低，肌膚雪白，祇是一頭秀髮有點凌亂了。

狄朗把剛才的舉動與眼前她的神態聯想在一起，便曉得自己來得眞不是時候，難怪女主人滿臉不高興的神色。

「我是狄朗探長。」狄朗站起來對女主人說:「妳是林茉廸小姐吧?」

「對了。」林茉廸冷漠地望着探長道:「我想不起我有甚麼事情跟你們警方惹上麻煩。」

「林小姐，請問妳過去是否叫馮嘉露呢?」

給狄朗這麼一問，林茉廸刹那間雙頰緋紅，那不是羞赧，而是憤怒，她向狄朗瞪視着，說道:「這種事你問來做甚麼?我……我明白了，準是我那多事的姐姐告訴你的，她無聊得很。」

那青年插嘴道:「探長，茉廸改名換姓這件事，是正式循法律途徑辦妥一切手續，你們警方如果不信，大可去移民局查查檔案的。」

「你是誰?」狄朗反問他。

「我叫李寶榮，是茉廸的好朋友。」

「嗯!並且是她的波士，對不對?」

李寶榮點頭承認，林茉廸却沉不住氣，她那雙本來相當美麗動人的眸子，忽然冒出了怒火，衝着狄朗道:「你到底問夠了沒有?」

「不，這才祇是開始。」狄朗冷靜地答。

「唉!」她又長嘆了一口氣道:「你看我的姐姐是多麼關心我，她樣樣都關心我，就像全能的上帝，無所不在，簡直就當我是個三歲的小娃娃了。」

「林小姐，妳姐姐嘉蓮的確是很眞心的關懷妳。」狄朗又在沙發坐了下來，他並不逃避林茉廸充滿敵視的眼光，平靜地說道:「正因爲她是如此關懷妳，然後聘請一位私家偵探調查妳的工作與生活狀況。」

「噢!老天!」林茉廸發出一聲近乎呻吟的聲息，把眼一閉說:「她還要請私家偵探查我，可謂工程浩大了。」

李寶榮輕輕拍她香肩一下，說道:「茉廸，妳又何必這麼激動，聽探長說下去吧!」

「我所關心的不是這些。」狄朗道:「而是那個接受偵查妳的私家偵探，剛在幾小時之前被人殺死了，臨死前留下一份報告，是打算送給妳姐姐的。」

一聽是人命案子，林茉廸微露不安，立即問道:「探長，私家偵探是我姐姐聘請的，他現在死了，與我何關?你該去查問我的好姐姐才對。」

「但問題在於妳姐姐看不懂那份報告。」狄朗對於她流露出來的潑辣態度，很是不滿，但他仍然耐着性子的說下去:「本來，那份報告是要以信件方式寫給馮嘉蓮的，但是來不及寄出便給人殺害了，可是，當我去找妳姐姐時，她却對這份報告茫然不解。這是相當奇怪的一件事。」

「探長。」李寶榮再次插口道:「那份報告是怎麼樣的?既然茉廸的姐姐身爲當事人也不清楚，茉廸又如何明白?」

「讓我先說這份報告的內容吧。」狄朗道:「它是這樣的寫:我懷疑谷豐並非因汽車失事而喪生的，其中恐有內情，尚有其他四位人士值得我們注意，他們是莫華倫、李寶榮、劉廸與蘇柏强，至於林茉廸小姐，果然她對其中秘密所知不多，但是，我相信從她的身上着手偵查，說不定有意外收穫，由於信中牽涉到你們兩位的名字，我想，你們或多或少能給我提供一點綫索。」

林茉廸聽了之後，對李寶榮聳了聳肩道:「阿李，你說這是不是莫名其妙!」

「探長，你從那個殺死私家偵探的兇手身上去偵查，不是更直截了當嗎?」李寶榮說道。

「這點還用你來教我們?」狄朗沒好氣的道:「私家偵探歐陽德在臨死前，曾打電話約我到他的辦事處去，將有關秘密告訴我，然而我抵達時，歐陽德剛好被兇手開槍殺死，那兇手也給我當場轟斃了。」

「多可怕!」林茉廸伸了伸舌頭說。

「李先生，對於這份報告中的人名，你是否認識呢?」狄朗隨即向男的發問道。

李寶榮搖搖頭，道:「我祇認識兩個人，一個當然是茉廸，另一位就是莫華倫了，他是我生意中的合夥人，至於其餘的幾個人，我不但不認識，而且從沒聽人家提起過。」

「你們所做的生意，是屬於那一種性質的?」

「籠統而言，等於是營業代表，我們整間公司都是別家大公司的營業代表。」李寶榮打着手勢來形容:「比如一家公司的產品要拓展市場，我們就負責諮詢與推銷，它的工作性質，是跟本地洋行差不多的。」

狄朗點點頭表示明白，又道:「那位莫華倫，在哪裏可以找到他?」

「他嗎?每天下班之後，華倫多數不會回家，探長還是明天上午十時以後直接到寫字樓找他好了，這是我公司的地址。」李寶榮邊說邊從衣袋中掏一張名片交到狄朗手中，又補充兩句:「不過，我猜華倫也不會比我知道得更多，我從沒聽他提起那些名字。」

「謝謝你。」狄朗道:「也許你的合夥人有些秘密瞞着你，也未可料的。」

李寶榮道:「但依我看，說不定那個私家偵探一時糊塗，把其它案件的資料，纏夾錯到這宗案來，以致搞錯了名字，你相信有這個可能嗎?探長!」

「有是有，但是可能性不大。」

「還有一點。」林茉廸站起來作出送客的姿態道:「狄探長，你下次如果見到我的姐姐，麻煩你勸她不要多管我的事，還是管管她自己的事情爲妙。」

「好的。」狄朗於是問她:「妳這位姐姐，看來環境相當不錯的，是嗎?」

「那當然了。」做妹妹的立即浮起滿臉不屑的表情，帶着嫉妒的口脗道:「她的主人龍先生是有名的大亨，實際情形當然不會那麼簡單，你是會明白的，這一來，我姐姐她還不是要風得風，要雨有雨了嗎?」

狄朗含笑問道:「龍先生的全名是叫甚麼的?」

「龍志剛，社會上誰人不識他的大名呢?」

「噢，原來是他!」狄朗道:「好了，謝謝你們兩位的合作。」他隨即告辭出門。

探長狄朗回到兇案現場的時候，已是下午七時了。

歐陽德的偵探社門前，仍站着個負責把守現場的軍裝警員，通道上留下血鞋印，那正是狄朗最討厭

的「無冕皇帝」們所造成的。

他踏入現場，祇見得力助手李雲與幾個年輕的手下仍在裏面忙碌着，李雲正在查閱每一份檔案，見到狄朗入室，李雲隨即向他報告。

「探長，我都搜查過了，這些文件當中，相信祇有你帶去的二份比較有用。」

「不！」狄朗說道：「我帶走的文件，對我們並無任何幫助，倒是那位秘書小姐給我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線索，那是一封寄給顧客的信件，我對它產生無窮的興趣。」

接着，狄朗又把那封信的內容約略的對李雲說了一遍，然後指示道：「李雲，根據我手上的線索，我們再仔細的檢查一回吧！祇要發現信中任何一個名字，立即摘錄了出來。」

這一次，由於心中有了假想的目標，他們很快就有了新的發現。那是關於信中所提及的汽車失事的死者——谷豐的一份檔案。

檔案祇是一張較厚的咭紙，上面寫有谷豐的姓名，年齡與地址電話等等。

檔案內容只有四行字，那是：

五月一日至十五日，蘇、龍。

五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蘇、劉。

六月五日至十一日，莫、蘇。

六月十五日，檔案結束。

狄朗匆匆閱了一遍，烱烱目光中異采連閃，說道：「李雲，谷豐正是信中提及的人物，其他蘇、劉、莫等字樣，相信是其他人物無疑了，祇有一個龍字不曾在信中出現。」

「探長，你的意思是說，這些都是姓氏麼？」李雲也顯得有興趣地問道。

「這是比較接近事實的假設。」狄朗道：「龍字雖然不曾在歐陽德的信中出現過，但那是不難推測的，極有可能是那個大官龍志剛，他是林茱迪姐姐的主人！」

「看來這是很寶貴的線索哩，探長，我們且到谷豐的家中一問。」

「你留此繼續的搜索。」狄朗道：「時間上不許可我將全部線索的細節告訴你，你腦海中缺了整個概念，做起來就會事倍功半，還有，你的腸胃還不錯吧。」

「我可以繼續工作的，探長，先給你一個貼士。」李雲說至此處，忽然神秘地擠了擠眼：「那個谷豐的太太，是出了名的美人兒，相當性感的！」

「是嗎？」狄朗笑了笑：「但願她不是一個守口如瓶的美人兒！」

＊　＊　＊

谷豐生前必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生意人，因爲在這寸金尺土的都市中，他的家座落在著名的高尚住宅區，是一幢兩層的小洋房，門前有個繁花似錦的小花園，這樣的居住環境不是普通人所能辦到的。

狄朗把他那輛殘舊的私家車泊在園門前邊，按了門鈴後，但見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人迎出來，隔着鐵閘問他找誰。

「我是狄朗探長，請你爲我通傳妳的主人。」

女佣人一聽是警探，又見狄朗亮出證件來，就慌忙地開了門。

當狄朗走過花園的三合土車路後，步入小洋房的客廳，舉目所見的華麗佈置，益發相信自己的推測，說谷豐是個有錢人家是事實的了。

「警察先生，請你等一等，待我去通知太太。」女傭人先奉上香茗，然後上樓通傳。

狄朗坐在沙發上喝茶的時候，在構思着這次談話的梗概。

大約五分鐘後，狄朗背後樓梯傳來了輕微的脚步聲，他回頭一望，祇見一個身穿黑色長裙的少婦走下樓來。

如果這婦人就是谷豐太太的話，那麼李雲對此婦的形容是相當貼切的，她約莫二十七、八歲，十分艷麗，肌膚雪白，緊身黑衣裙襯托出她的妙曼身材，胸脯豐滿得很。

她用一雙水靈靈的美目朝狄朗打量着，緩步走完了最後一級樓梯，來到了狄朗面前，用那相當動聽的聲音說道：「我是谷豐太太，你就是警探麼？」

「是的。」狄朗說時盯着她的白晰頸上的一條珍珠頸鍊：「我是狄朗探長，但是妳二人搞錯了，我此行並非找妳，而是想見見妳的丈夫谷豐先生。」

祇見這少婦臉色一沉：「探長，請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我丈夫三個星期前已因汽車失事，不幸逝世了！」

「呀！那太對不住了！」狄朗連忙向她道歉。「我實在無意惹起妳的傷心事的，谷太太。」

「既然你是無心之失，我也不介意。」谷太太，在狄朗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隨即燃起一根雪白濾咀的香烟，痛快地呼出一口香烟，又說：「還有一點，我丈夫是相當野蠻的人，他粗暴，不解風情，幾年來我和他感情破裂，經常受他的打罵，他的死，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故此我也不會爲他而傷心的！」

「原來如此。」狄朗腦海中，立即閃現歐陽德那封信中一句——我懷疑谷豐並非因汽車失事致死的，其中恐有內情……他裝着不動聲色，祇當事前絕不知道這回事。

「狄探長，你說原要找我丈夫，你找他是爲了甚麼事？」

這時，女傭人又給女主人送來一杯香茶。狄朗待她退出廳後，才回答谷太太道：「事情是這樣的，今天較早時候，有一位私家偵探在他的偵探社中被人槍殺，死者事前留下來一封信件，信中提及妳先生谷豐的名字，因此不能不來打擾一次。」

谷太太似乎對此事無動於衷，祇是順口問了句：「是誰殺了私家偵探？」

「此人現在已躺在醫院殮房中。」狄朗道：「我趕到現場時，他剛剛槍殺了私家偵探，並對我開槍，我是出於自衞而殺了他的。」

「那你一定是個神槍手，狄探長！我生平最崇拜英雄人物的。」

一身孝服的谷太太，竟然帶着笑容在誇奬眼前的狄探長。那笑容，顯然露出了不夠端莊的味道，使狄朗探長看在眼內，不期然而疑心，並湧出了異樣的感覺。

「谷太太，這是我們作爲警探的人經常遇到的事情，一點也不稀奇的。」

「這樣說來，你對殺人是相當熟行的了？」

她這句話未免說得太輕佻，而且對警察維持治安的工作會有侮辱成份，狄朗心中儘管不滿，但還是忍了下來，說道：「我得先把私家偵探的信件內容告訴妳，然後提出問題。」

狄朗述說了一遍，其中着重說明那幾個人名，然後問谷太太，她的丈夫在世時有否從他口中聽過這些名字？

谷太太想了想道：「我祇聽他說過李寶榮與那姓莫的人。」

「是不是莫華倫？」

「對了，李寶榮與莫華倫。這兩個人，谷豐過去常有提起，說是跟他們有生意來往，但其他幾個名字，都相當陌生。」

「谷太太，請妳再想一想。」

「探長，那封信給我看看可以吧？」她忽然伸出一隻白嫩的手來。

狄朗掏出陳瑪莉所抄寫的那封信交給她，重複唸出其餘之人的名字。

「林茱迪是個女人吧？我不認識她。」谷太太邊看信，邊搖頭道：「這個姓劉的，劉迪……噢！我想起來了，他曾經來過我家。」

「劉迪是妳的朋友？」

「不！」谷太太立即否認：「他並非我的朋友，祇是我丈夫生前認識他，同時，他也住在附近，過去常到我家和谷豐一道喝酒聊天，但在谷豐死後，我就不曾見過他！」

狄朗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發現，他終於找到劉迪的出處了，現在，那封信中所提的人姓名，就祇餘一個蘇柏强而已。

接着，他又問道：「想一想吧，谷太太……」

不料對方打斷了他的話：「狄探長，有一點我想更正，在谷豐死後，我不願人家叫我谷太太，我本人姓施名麗，就叫我施麗吧！這會使我聽起來舒服一點。」

「我不能不遵命。」即使像狄朗這樣的硬漢，亦無法否認這個新寡文君很有女性魅力，尤其是當她臉紅微笑的時刻，更是令男人怦然心動的，這是辦公時間，絕不能心猿意馬的，然而爲了套出這女人更多的話，狄朗又不能不暫時放下他的尊嚴，姑且投其所好，說道：「施麗，妳也許聽過蘇柏强的名字，請妳再仔細的想一想。」

可是施麗說：「不用想了。探長，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我從未聽過這姓名，谷豐生前沒有提起過，也沒有聽過任何人提及過這個名字。」

狄朗微感失望，但是他出其不意的問她一問：「妳再想一想，谷豐之死有無值得懷疑之處？妳完全相信他是死於汽車失事嗎？」

「你越說越嚴重了，狄探長。」

施麗不快地道：「你們警方曾到過現場調查過，他是不小心撞燈柱傷重致死的，死亡證上也是這麼的寫着，還值得我怎麼樣去懷疑……」

「警方也有疏忽的時候。」

「但是據我所知，谷豐生前並未與任何人結怨，誰會下毒手謀殺他？」

「那麼，他失事死亡那天，是不是六月十五日？」

「正是這個日子，你何以知道的？」

「那是在被殺的私家偵探那裏查到的。」狄朗耐心地道：「歐陽德的偵查社存有妳丈夫的檔案。」

「檔案？難道這個私家偵探在調查谷豐不成？」施麗很感意外地問。

「我暫時仍未明白他的目的。」狄朗道：「由於檔案最後一欄，寫的正是六月十五日，並寫上『檔案結束』的字樣。故此我懷疑這是谷先生遭遇不幸的日子，現在果然給你證實了，但另外三行同樣列出日子，開始是五月一日，每個日子後面跟着是兩個姓氏，我估計那是表示兩個人相會的日期。」

「那與谷豐有何關？」

「如我所料不差，這些姓氏分別是蘇柏强、劉廸、李寶榮、莫華倫與龍志剛，現在妳肯定常聽谷豐生前提起莫華倫與李寶榮的名字，並且妳認識劉廸……」

施麗再一次打斷了狄探長的話

柄道：「但我並不認識甚麼姓龍的，更從沒聽過蘇柏强這個名字。」

狄朗道：「姓龍的未必與這件事有關，倒是那叫蘇柏强的人，我急需知道他是何方神聖，施麗小姐，倘若妳聽到任何人提及他，能不能給我打個電話？」

「這個可以的。」她又露出了嫵媚的笑容，聲調也放軟了。「狄探長，你說兇手給你當場殺死，這一來不是中斷了最主要的綫索嗎？」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警方必然要盡一切能力，把這宗命案查個水落石出的。」說至此處，狄朗强調地說：「我推測此人是個職業殺手，他受僱去殺任何人，也許包括妳丈夫在內的。」

「噢！探長！」施麗冷然道：「你的幻想力眞正是太豐富了。」

「很多謝妳的合作，施麗。」狄朗站起身來道：「在告辭之前，請妳把劉廸的地址告訴我，這是我辦公室的電話，歡迎妳熱心給警方提供任何綫索。」

施麗從狄朗手中接過名片，想了一想，然後唸出劉廸的詳細地址。

「探長，你還要趕去找劉廸問話嗎？」她笑盈盈的站起來送客。

「是的，我必須馬不停蹄，爲了早日破案啦。」

她把狄朗送到大門邊，召喚剛才那女傭人出來，一直看着女傭人把狄朗送出花園門外，然後聳聳肩笑了笑轉入屋去。

＊　＊　＊

狄朗到達劉廸家中作不速之客時，已是傍晚時候了。

那年約四十五歲的强健男人自稱是劉廸，他親自開門把狄朗迎入屋內，一雙精明的眼光對狄朗掃視。

狄朗循例把證件掏出來道：「劉先生，我是狄朗探長，這是我的證件。」

劉廸不耐煩地一邊結領帶，一邊說道：「探長，我現在忙得很，你有甚麼事找我，能不能改天再來？」

「我來此關係着一宗嚴重案件。」狄朗不爲所動道：「這是一宗命案，一個私家偵探被人殺死了，在他偵探社找出一份文件上面有你的名字。」

劉廸現出愕然的神色，但隨即道：「我能給你五分鐘時間，請你將扼要的提出問題。」

「那好吧！」狄朗並不打算坐下來，索性就門口附近站着與他談話，首先的問題是：「你是否認識莫華倫？」

「我認識。」

「李寶榮、龍志剛與谷豐，你都認識吧？」

「哦，是的，我跟他們都有點生意來往。」

「那麼蘇柏强呢？」

劉廸立即搖頭道：「我從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更遑論認識他了，事實上，我與谷豐是較密切的朋友，一向合作做生意。」

「那麼，你對谷豐汽車失事死亡這回事，是否認爲是意外？」狄朗凝神注視對方的表情變化。

「當然是意外，我想那是絕無可疑之處！」劉廸說得斬釘截鐵的。

「劉先生，老實告訴你，我對他是否被人謀殺還不敢肯定，但總覺得相當可疑就是了。」

「隨你怎麼說吧，谷豐死亡證書上也是寫着死於意外的。」

「還有一點。」狄朗掉轉話鋒說道：「在谷豐出了事之前，五月十二日那天，你和他是否會過面？」

「五月十二？」劉廸略一吟哦，道：「不，那天我不在本市，並未曾與谷豐會面。」

「你說過認識龍志剛，對嗎？」

「是的。」這一次劉廸並不否認，而且笑了笑道：「探長，你知道龍志剛是本地有名的大亨，千萬富翁，我祇是不久前才認識他的，大家搞點生意。」

狄朗點點頭道：「根據私家偵探的信中所說，在五月十二日你與谷豐會面之前，曾經有兩個人比你們早了一個星期會過面。」

「探長，你的話使我莫名其妙！」

「是嗎？劉先生，那龍志剛是否你生意上的大客戶？」

「不，雖然他是千萬富翁，但是跟我們合作做的祇是普通生意，比如買地皮，搞地產投資等等，對他本人來說並不算大。」

狄朗見劉廸說到這裡，忽然住了嘴，露出極不自然的表情，不期然回頭一望，祇見從房中走出一個二十多歲，打扮整齊的漂亮女人來。

劉廸祇好爲他女人介紹了探長：「嘉玲，這位是狄朗探長。」

那女人笑笑點點頭：「探長你好。」

狄朗想起剛才劉廸祇允許五分鐘時間談話，便帶笑說道：「好了，劉先生，爲免你太太等候，改天再來探訪你。」

這句話，却把劉廸弄得臉孔漲紅了，失却了剛才的鎭定，急忙否認道：「探長，你搞錯了，嘉玲並不是我的太太，我太太幾個月前已自殺去世。」

狄朗本來要邁往門口的脚又收了回來，好奇的道：「是這樣，太對不住兩位了，劉先生，你太太爲

甚麼要自殺的？」

劉廸輕輕嘆了口氣，回頭望了望那站在一邊默不作聲的少婦，然後怪不好意思的說道：「說起來是一件家醜，我太太四十一歲，幾個月前，她跟一個比她年輕一半的小伙子私奔，不料那人是個花心的傢伙，騙走了她所有的財物後逃之夭夭，把她棄在一間公寓裡，她由於再無顏面見我，結果就在那家公寓房間中，吞食大量安眠藥自殺，就這樣的送掉了性命。」

「這消息令人難過。」狄朗說，隨即告辭出來。

乘電梯下樓的時候，狄朗想起那個從房內走出來的漂亮少婦，又想到了劉廸的妻子死時四十一歲，他不知劉廸現在該是高興呢？還是難過？

但不管怎麼樣，劉廸太太之死，對狄朗也是一條新的綫索。

＊　＊　＊

當狄朗第二次造訪谷家時，是夜晚十點了。

應門的是施麗本人，她發覺來者竟是狄朗，臉上閃過一絲驚詫之色，但隨即便鎭定了下來。

這個艷麗的婦人，已經換了一襲粉紅色的蟬翼睡袍，如雲的烏髮改了髮型，披散在兩肩，看來她是打扮就將入寢的樣子。

「噢，施麗，對不起妨礙妳休息。」狄朗首先向她道歉。

「不要緊。」施麗笑盈盈的說：「探長，倘若我能給你們警方幫一點忙，我會感到非常的榮幸的。」

接着她把狄朗請入客廳中沙發坐下，親自斟酒款客。

狄朗平日雖然酒不沾唇，但是在勞碌了整天以後，眞不能拒絕對方的好意，他要了杯威士忌加冰，然後與迷人的女主人對坐談話。

他心中想，施麗這身睡衣未免是太性感了。就連內衣褲也隱約可見，而且那是最新潮的款式——越是新潮，布料越是節省。

但他目不斜視先把公事辦完再說，他提起剛才劉廸所說的話：「聽說劉太太是與人私奔才釀成自殺悲劇的。施麗，妳認識劉太太嗎？」

施麗笑了笑：「狄探長，他連這個也告訴了你？我還以爲他把這件事隱藏起來的。」

狄朗於是把剛才的情形告訴了她：「請妳回答我，劉太太妳是否認識？」

「不算認識，祇是見過幾次面，都是在宴會場面中見面的。」施麗說時聳聳肩：「她是個上了年紀的……我想她總有四十多歲了吧，很胖，樣子嘛，當然談不上美麗。」

「比不上妳？」狄朗故意這麼恭維了她一句。

她吃吃的笑了起來：「是的，當初聽說她和一個廿多歲的小伙子私奔，我就奇怪那小伙子怎會勾引她？後來果然給我猜中了，那小伙子祇是貪她的錢，一旦床頭金盡，就把她棄之如敝屣了，這樣的下場多可悲。」

「聽說她是死於自殺，並且事前寫了遺書，妳對這件事有怎樣的看法？」

「甚麼怎樣看法？難道她像你剛才所說，懷疑我丈夫不是死於意外同樣的想法麼？」

「對了，我的意思是，會不會她給別人謀殺了，然後把現場佈置成自殺一樣？」狄朗注視着施麗，這時，他發覺這婦人眼中射出異樣的柔光，使他心神不定。

施麗回答他的，却是一串格格笑聲：「哦，我說的一點也不錯，你的想像力確是極豐富了。」

正是這時，大門忽然打開，一個三十多歲身穿畢挺西服的高大男子闖入屋來，見到了女主人與狄朗在一起，那格格笑聲使他妒火中燒，忽然縱身上前拔出一支手槍，怒冲冲奔到施麗面前，破口大駡。

「妳這個水性楊花的女人，看妳多麼無耻，哼，竟然把野男人勾入屋來，我要懲……」

施麗立即站起來大叫道：「你不要魯莽，華倫……這位是……」

「不管是誰，妳對我不忠就該死！」那男人持槍的手在施麗面頰上狠擊了一記，把她擊倒在地上。

狄朗馬上喝道：「住手，別亂來！」

「媽的，我要殺了你！」

這是個脾性暴躁的傢伙，他不由分說，用槍口指住狄朗的便要發射，在這千鈞一髮，那女人尖聲叫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狄朗迅速劈出一掌，劈落對方持槍的手腕上，一脚把落地的手槍踢開。

那人痛極慘叫，擧脚向狄朗踢來，狄朗怒斥一聲，抓起沙發茶几擋住他的一脚，隨即用几子向他迎頭痛擊。

那男子發出悲鳴，跪倒在地上，抱住頭不斷呻吟着。

狄朗跑到沙發背，拾起那把手槍，下了保險掣，然後上前扶起一臉珠淚的施麗，斟了杯酒給她壓驚。

她淚漣漣的泣道：「這個魯莽的傢伙，幾乎殺了我。」

「他是誰？」狄朗問。

「就是你要找的莫華倫。」施麗怨恨地踢了跪在地上呻吟的男子一脚，悻悻地道：「你這蠻牛聽着，他是狄朗探長，爲了辦案上門向我問話，你却懷疑我……」她說不下

去了，掩臉飲泣着。

「起來吧！朋友！」狄朗上前扶了莫華倫一把：「以後做事不得這麼魯莽，假如我不用拳頭，而用槍的話，你已變成枉死鬼了吧。」

莫華倫仍然雪雪的呼痛，坐在另一旁沙發上，拿疑懼的眼色對着狄朗看。

狄朗在問話之前，先讓對方看過他的證件：「你可以先喝一杯酒。」狄朗道。

「別碰我的東西。」施麗尖聲叫道。

那場面使莫華倫十分尷尬，狄朗搖頭苦笑，表示他愛莫能助，他現在清楚了一件事，莫華倫施麗早已有染了，這又是一個新發現了。

「莫先生，你們兩位……有了這種關係大約多久？」

問題一經提出，施麗羞得飛紅了滿臉，十分難為情的轉過身去。

莫華倫沒有選擇的餘地，祇好苦笑道：「呀！我們已經……超過半年了。」

「那就是說，在谷豐遭遇不幸之前，你們就明來暗往了，對不對？」狄朗銳利的眼光緊盯着這個性烈如火的大男人。

「是的。」莫華倫點了點頭，却是老大不願意地反問道：「狄探長，你問我這些私人問題做甚麼？難道與你要辦的案件有關？」

「當然有關係！」狄朗肯定地告訴他：「一個名叫歐陽德的私家偵探死了，死前留下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是……」

當莫華倫聽完了狄朗的一番話後，顯得相當冷靜：「眞奇怪，我根本不認識甚麼歐陽德。」

「那不是問題的焦點。」狄朗說：「我已對你的合夥人李寶榮問過話，現在你回答一些問題，那劉迪是否你的顧客？」

「不錯，我們為劉迪的公司負責諮詢工作的。」

「龍志剛呢？你的公司與龍志剛又是甚麼的關係？」

「噢，龍志剛是個大客戶。」莫華倫舐了舐唇，說道：「我知道李寶榮合夥的公司之所以能夠生存下去，主要就是靠着龍先生的支持。」

「這麼說來，他就是你們的幕後老闆了？」

「不，不是這樣，我們公司是須要寄附一些大商行、大廠家而生存的，好比廣告公司的性質一樣，公司祇有我和李寶榮兩個股東，龍先生是外間的客戶，他所推薦給我們的生意，幾乎佔了營業額的一半。」

「莫先生，你們公司的營業範圍似乎很廣，對嗎？包括那些種類？」狄朗問道。

「既有保險，又有負責諮詢以及公關範圍的。」莫華倫比着手勢形容着。

「你們對於顧客是否有紀錄？」

「有的，狄探長，公司裏存着顧客名單，你若需要的話，明天到寫字間來翻閱吧。」

「那很好。」狄朗說：「對於蘇柏強這個人，你對他有甚麼了解？」

莫華倫立即道：「了解？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過去也從未聽過他的名字，那裏說得上了解。」

「依我猜測，歐陽德既然把蘇柏強這個名字，和你們幾個人連在一起，其中一定有道理的。」狄朗一雙銳利眼光，仍然不肯稍離莫華倫的臉孔：「因此我懷疑，這姓蘇的要不是你們的朋友，就是你們其中一個人的客戶，至少與你們有點關係的。」

「狄探長，我可以肯定告訴你。」莫華倫道：「在我的顧客之中，絕對沒有這個人。」

「那麼我明天再往你的寫字間拜訪吧。」狄朗說完站起身來，回頭看了女主人施麗一眼，施麗本來是一臉鐵青的，這時候勉強擠出了笑容，狄朗轉身對莫華倫又道：「你的手槍我暫保管，明天見面時再交還給你。」

「好的，探長。」莫華倫抱歉的道：「但願你原諒我的魯莽！」

「可是我不會原諒你！」說這話的是女主人施麗，她柳眉倒豎的瞪着莫華倫喝道。

莫華倫顯得十分尷尬：「施麗，妳對我下逐客令麼？」

「是的。」施麗背轉身道：「再見，姓莫的，請你以後不要再踏入我家門一步！」

在這個情況之下，莫華倫祇好與探長狄朗一道告辭出門了。

狄朗回到家時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他剛把外衣脫掉，開了一瓶汽水在喝着的時候，門鈴響了起來。

狄朗猜測來者可能是李雲，這個得力助手頭腦靈敏，說不定有甚麼新發現呢。

可是當大門打開，才發覺這個不速之客是個女的——正是那個委托歐陽德偵查自己妹妹的馮嘉蓮。

馮嘉蓮的裝束，跟狄朗在白天龍家所見的迥然不同——她穿的柳條襯衫，牛仔褲，看來十分隨便，頭髮也是在腦後紮成一束，肩上掛了個長形手提袋，看來就像個女白領。

「馮小姐，原來是妳，請進來吧。」狄朗意料到對方此來，定有重要線索向自己提供的了，連忙把她請入客廳坐下。

馮嘉蓮一開口，就說個不停。

「這個時候來打擾你，眞不好

意思，狄探長，你剛剛回來的吧，我先前一連多次打電話給你，都沒有人接聽，使我心急死了，我惦念着妹妹嘉露的消息，不知你查到甚麼結果。」

狄朗待她說完之後，含笑問她：「妳也喝點汽水好不好。」

「不用了，探長，我祇是關心妹妹那份工作怎麼樣？你去找到了她吧？在哪兒見到她的？」

「是在她的屋子裏。一間很漂亮的屋子，同時在那裏，我又見到信中所提及的李寶榮。」

「嘉露說過那人是她的老闆。」馮嘉蓮緊張地問：「狄探長，李寶榮在她的屋子裏幹甚麼？」

「唔！馮小姐。」狄朗和顏悅色的道：「令妹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應該有她的行動自由，妳雖然是她姐姐，似乎亦不應干涉她，以免惹起她的反感。」

馮嘉蓮漲紅了臉，道：「狄探長，多謝你的好意，但是我沒有兄弟，祇有這麼一個妹妹，我不關心她，誰關心她？」

「關心當然是好，可是……」狄朗探長冷不防問她一句：「然則妳與主人龍志剛先生的關係又如何？」

「甚麼關係？」她敏感地低聲嚷叫起來：「我早已告訴過你，我是龍先生的管家替他管了五六年……」

「你與龍先生的感情是否相當好？」

「請你不要瞎猜！」馮嘉蓮說得很生氣，而且臉紅耳赤地：「龍先生是個脾氣很差的人，不過我這份工作做得還算順利，如果他知道別人亂猜瞎說的話，準會大發脾氣。」

「對不起，馮小姐，我明天還得上門拜訪他。」狄朗平靜的說道。

「啊，龍……龍先生去了外地，還沒有回來。」馮嘉蓮咬着唇嘴，顯出極度不安。

「他去了哪裏？」狄朗緊迫着問。

「龍先生因公去……去了……」她忽然用不尋常的聲調道：「狄探長，這件事根本與龍先生不相干的，你又何必把他牽連呢？」

狄朗微笑道：「馮小姐，站在警方立場，既然死者信中曾提及龍志剛的名字，我們不能不循例向他問問話。」

對方沉默了片刻，站起來凶聲道：「狄探長，那就隨便你怎麼辦吧，對不起！」

狄朗把客人送出門之後，不禁露出一絲微笑，從馮嘉蓮阻止他探訪龍志剛這回事看，也許龍志剛所知的事情，比任何人所知更多，說不定此人所提供的線索，有助於他的破案呢！

* * *

第二天上午，狄朗在他的辦公室內接到兩份驗屍報告，一份是關於私家偵探歐陽德的死因，證明肺部與心臟中槍致死，另一份則是那青年兇手的，死於左肺中槍，流血過多。

兩份報告都是無特別之處，此外，探長又審閱了攝影組送來的現場圖片，以及那青年兇手的臉部特寫照片。

正當這個時候，偵緝主任唐斯佳的電話打來了，老唐在電話中說得慢條斯理：「狄朗，那兇手是你開槍親自殺死的，這時你偵查工作，想必非常有利了吧？不知你查到了甚麼頭緒。」

雖然這位頂頭上司出了名難侍候的，平時專門找狄朗的碴子，但是他今日一反常態，却令狄朗頗感意外。

因此，狄朗不能不把偵查所得，詳詳細細的對老唐報告一遍。

唐斯佳聽過報告後的反應，又一次令狄朗感到意外，這位頂頭上司道：「成績相當不錯了，狄朗，你需要甚麼協助？」

狄朗在遲疑了片刻之後，請求老唐抽調兇殺組的人手，協助調查兇手的身世，因為直到現在為止，他的手下尚未查出已死的兇手姓名，祇能通過各傳播媒介，把兇手的相片發了出去，徵求市民合作。

老唐答允了狄朗的請求，並且說了一番勉勵的話。

狄朗放下了電話，李雲插嘴道：「探長，這個傢伙沒有案底，據我的綫人說，過去從未見過此人在這個地區活動。」

「他是個職業殺手。」狄朗道：「按照我現在所掌握的資料顯示，他是受人指使前去槍殺歐陽德的。」

「這裡是他的手槍。」李雲指着辦公枱一塊白布上擺放的那柄點四五口徑短槍，槍身已失去了光澤。

「嗯，很舊的一支槍。」狄朗說道：「但是性能良好，好到幾乎把我送去見閻王。」

李雲點點頭道：「軍火專家確實證明它是性能良好的，上面祇有兇手本人的指痕。」

「歐陽德的槍呢？是否同時已檢驗過？」

「驗了，那槍是有牌照的，據檢驗報告，已有許久不曾發射過。」

「李雲，吩咐兄弟們每人攜帶兇手的照片出動，各自找綫人進行調查。」狄朗的語氣充滿了信心：「我們不妨肯定此人最近經常在這一帶活動，吩咐他們向各路黑人物打

聽一下。」

狄朗自己也帶一張照片在身上，然後往莫華倫的公司去作進一步的調查。

* * *

那家「時代企業公司」是在中區一幢商業大廈裡面，這裡寫字樓林立，各單位都相當漂亮整齊。

狄朗按址找到了這家公司，推開玻璃門，迎面見到門邊一張放着「詢問處」牌子的辦公桌後，坐着一個極甜的少女，正拿一雙明亮的眼睛對他望着，隱然露出職業性的笑容。

狄朗道：「小姐，莫華倫先生是否在裡面？」

「啊！莫先生尚未上班。」

「那麼，李寶榮呢？」

「眞不巧。」那少女道：「李先生十分鐘前有事外出，請問你找我波士有何貴幹？」

「我是來辦案的。」狄朗拿出證件在她眼前一晃，繼續用剛才那樣溫和的語氣道：「除了他們兩位，我能找到其他負責人嗎？」

少女立時對狄朗肅然起敬，那笑臉却不大自然了。「你可以找林小姐，她的辦公室就在那裡。」她說時伸手指向通道的左邊。

「是林茱廸小姐嗎？很好，謝謝妳。」

狄朗說完，逕自走到林茱廸的辦公室，隨手推開彈簧門，祇見那個漂亮的女郎，端坐在一張闊大的桃木辦公桌後，鼻樑架着金絲眼鏡，端莊而艷麗。

但是她一見狄朗的面，却怒目相向道：「是你，爲甚麼進來之前不敲門，做警探的人，就不需講禮貌的？」

狄朗一點也不生氣：「林小姐，我本來並非找妳，而是找妳的兩位波士，可惜他們兩人都不在。」

「噯……」她嘆了一口氣，見到狄朗自作主張在她辦公桌前沙發坐了下來，就沒好氣的說道：「你們做警探的，就祇會給人找麻煩，我並不希望有一位警界的朋友。」

狄朗又是一笑置之，忽然帶笑問道：「妳原來的姓名叫做馮嘉露，這相當不錯，唸起來也悅耳，爲甚麼改姓換名，叫林茱廸？」

「我覺得林茱廸比馮嘉露更好，哼！」林茱廸冷笑着瞪了狄朗一眼：「怪不得近來治安越來越差了，原來警察祇顧理人家閒事。」

「林小姐，妳一年前並非住在本市的，爲了甚麼緣故妳重返此地，請妳回答我。」狄朗不理她的熱嘲冷諷，好整以暇的問她。

祇見林茱廸漲紅了臉，憤憤的道：「嘿嘿，準是我那多事的姐姐，對你說了我不少閒話了。」她氣呼呼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說道：「哼，還不是出於妒忌嗎？事實上我也眞值得她妒忌的，因爲我擁有一切美好的東西，包括我身材和男朋友，而她樣樣都非常缺乏，吃不到的葡萄說是酸的。」

狄朗帶笑搖搖頭：「茱廸，妳不必這麼衝動，妳姐姐純粹是關心妳的，才請歐陽德來偵查妳，看看妳現在所做的一切與這一份工作好不好罷了，妳却誤會她的一片好心。」

林茱廸兩眼望着天花板，這是十分負氣的樣子。

狄朗又道：「那個受聘偵查妳的歐陽德已經給人殺死了，在他死前，曾致電約我見面，打算把重要的消息告訴警方，但我遲到了一步，他死前留下了一封信給妳姐姐，上面列有人名，但是妳姐姐看過此信後，表示茫然不解，她需要知道的事，根本與這些人無關，因此才引起我的興趣。」

「探長，你能保險那私家偵探不是忙中有錯調亂了資料麼？」林茱廸斜着眼向狄朗反問着。

「好了，林小姐。」狄朗至此，已超逾了他所能忍受的限度，不禁扳起了臉孔來：「現在接受問話的人是妳而不是我，知道麼？」

林茱廸緩緩的坐正了身子，眼中流露着一絲怨恨。

狄朗道：「妳怎麼開始爲李、莫二人工作的？」

「那是……那是我在日本時，有一位朋友介紹我與李寶榮認識的。」林茱廸雖然十分不願意，然而還是開了口：「那時，李寶榮和莫華倫剛剛着手籌備這一家公司，就這樣，我跟了他回來本市工作。」

「妳並未拒絕他，爲甚麼？」狄朗毫不放鬆地盯着她問話。

她把雙手一攤：「妳也認爲這個工作環境不錯吧，探長，我不喜歡離鄉別井，東京的環境我更過不慣，很想回到本市來生活，既然李寶榮願意聘請我做他的秘書，薪酬又這麼高，我何樂而不爲？」

「對了。」狄朗冷冷一笑道：「除了高酬之外，另有一層漂亮的房子。」

林茱廸的臉色又變紅了，說得很不高興：「探長，你不能這樣胡說八道的。」

「妳無法否認的。」狄朗道：「茱廸，這種事還能騙過我，祇消向業主一問，是誰負責交租的，那就甚麼事也都清楚了。」

「好吧！」她不能不屈服，低聲道：「我承認屋子的租金是他津貼的。」

「妳的津貼，是否包括李寶榮的人在內？」

「唉！你……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總之我不會再否認。」

狄朗不期然露出微笑：「還有一點，是不是李寶榮出主意叫妳改名換姓？」

「對了。」

「爲甚麼一定要改姓換名？他可有把原因告訴妳？」

「唉！探長！」林茱廸伸了一個懶腰，一臉不耐煩的道：「我本想做個模範市民，跟你們警方合作，但是你所提出的問題，却令我非常心煩的。」

正在這時候，莫華倫推開彈簧門邁進了身子。「茱廸，妳跟誰吵嘴了？」一見茱廸面前的人是狄朗，他連忙跟狄朗打招呼。

「莫先生，我來此正是要找你的。」狄朗與莫華倫握握手。

「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吧！探長。」

莫華倫的辦公室很講究，全部傢俬都是最時髦的玻璃纖維製造的，不管這家公司的營業情形如何，祇憑這個局面，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狄朗便把昨夜在施麗處繳去他的手槍，交回給莫華倫，順口問了一句：「你不會沒有執照的吧！」

莫華倫笑了一笑，從貼身衣袋掏出他的手槍執照，交給狄朗過目，同時把手槍收入一口抽屜中。

「正如昨晚我說過，莫先生，請把你的客戶名單借來一看。」狄朗把執照交還他，在一張舒適的大沙發坐下來。

「請你等一等。」

莫華倫說着，隨即利用內線電話，吩咐林茱廸把那份名單送入他的辦公室來。

「龍志剛、劉廸與谷豐都是你的客戶？」

「是的，我昨晚已經說過。」

「那麼。」狄朗道：「你大概回家後，也曾想過，是否想起蘇柏強其人。」

「不用想了。」莫華倫斷然道：「我的記憶力相當强的，要是我曾聽過這個名字，我不會忘記，事實上根本無人知道蘇柏强是何方神聖。」

狄朗堅持道：「但歐陽德的信中，明明把這個名字與你們幾個人連在一起，這其中一定有點道理。」

「那或者是他弄錯了。總之我並不認識此人，我對這名字絲毫沒有印象。」莫華倫說時露出了苦笑來。

這時，林茱廸在外面敲門，莫華倫吩咐她進來，直接把一疊厚厚的文件交給狄朗審閱。

狄朗逐一翻尋那些客戶，除了龍志剛、谷豐、劉廸他三個熟悉的名字多次出現之外，果然並無蘇柏強在內。

由於不得要領，狄朗稍後祇能向歐陽德告別，離開他的辦公室。

當他行經林茱廸的辦公室之際，室門從裡面拉開，林茱廸向他打了個眼色，又向室內指了一指。

狄朗會意，迅速閃入他的辦公室，下了門栓，抑制着憤怒的聲音道：「你眞是瘋了，由於你像個神經漢的到處亂闖，使我忘記了你是一個警探，你向莫華倫問了這許多的問題，傻子也知道是我向你提供綫索的，你要把我的飯碗打破了麼？」

「小姐，妳不用生氣。」狄朗又坐回了那張沙發上，並且翹起二郎腿，好整以暇地望着這個盛怒的女郎：「誰叫我當初打錯了主意投身警界呢，既然吃這一行飯，總免不了處處受人憎厭的了。」

林茱廸走到他的身邊坐下，忽然放寬了臉色，道：「唉，看來你不查明白，是永不會死心的了。」

「對了，警探的責任，便是把每一宗案件都要查個水落石出。」

狄朗心中發笑，倘若這女郎要跟他鬥智的話，那麼毫無疑問，勝利的一方必定是他。

果然，林茱迪壓低聲音道：「狄探長，我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告訴你，只求你保住我的飯碗，千萬別說是我告訴你的，無論甚麼人問起你也得給我守秘。你答應嗎？」

狄朗忍不住的笑了起來，與她握了手：「我答應妳，現在開始吧。」

林茱迪輕盈的站了起來，從辦公桌上拿了一根白色濾咀的香烟，燃着後深吸一口，徐徐的說道：「先說林茱迪這個姓名的由來吧！那是李寶榮給我改的，他說這名字比馮嘉露更中聽，更雅，並且願意爲我辦理改名手續，由於他是我的波士，他喜歡這樣做，我當然不能拒絕。」

對於她的合作，狄朗甚感滿意，帶笑道：「這麼說，妳是在離開本市之後改名的，對麼？」

「正是這樣，我在東京的時候，經過別人的介紹認識李寶榮，就是那個時候改的名。」

「誰是妳的介紹人？」

「唔！」林茱迪笑了，斜眼對着狄朗道：「你想知道麼？探長。」

「當然想知。」

「這個人，正是我的姐姐馮嘉蓮！」

「哦？」探長狄朗聽了大感驚訝：「眞是她？」

「我何必騙妳？」林茱迪說着又流露氣憤的神氣：「正因這樣，我才痛恨她，既然是她介紹我認識李

寶榮，說他是個好人，既聰明，又善良的，更重要的是富有，她認為我們是相襯合配的一對，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我們現在既然相處得好好的，她又要托私家偵探來偵查我的，你說這氣人不氣人！」

狄朗亦覺得事有蹊蹺，只是不動聲息，繼續的問道：「妳姐姐把妳介紹給李寶榮處工作，是否同時叫妳改名。」

「沒有，我已說過了，改名是李寶榮的主意，探長，這回事是否非常重要？」林茱迪眨着美麗的眼睛反問道。

「是的，非常的重要。」狄朗道：「假如是李寶榮出的主意，問題還沒有那麼最重。」

「為甚麼？」

「不為甚麼，妳姐姐委托歐陽德偵查妳為何改名換姓，倘若是她叫妳改名的，為甚麼還要明知故查？但現在妳既說不是她出的主意，那又當別論。」

「噢，探長，」林茱迪微笑道：「我對這件事，也開始有點興趣。」

「是否妳對漂亮的大厦一樣感到興趣？」狄朗調侃她說。

林茱迪的臉微微泛紅，赧然一笑，道：「是的，不瞞你說，我這個人嘛，生來就是享樂主義，對於物質佔有慾很強的，只要能賺錢，我不介意做任何工作，何況這是一家正當的公司，李寶榮對我又是那麼溫柔體貼的。」

「林小姐，妳眞坦白。」

「坦白的人最受警方歡迎，對麼？」

狄朗笑了笑，說道：「剛才我查閱的客戶名單，對我的偵查工作絲毫不起作用，妳有更好的線索提供給我麼？比方說：龍志剛和劉迪、谷豐三個人，是否經常與你們公司有交易？」

林茱迪想了一想，點頭道：「據我所知，至少有過兩三次，太久的我已忘記是甚麼交易了，最近一次却記得十分清楚。」

「那是甚麼樣的交易？」

「大約是三個月前的事了，」她回憶道：「當時莫華倫提出建議，在半山區XX道，置下一幅地皮，準備興建新大厦，倘若轉手賣給地產公司的話，據說可以至少能賺它一千萬的，可是正當這幅地皮買下不久，一場大雨使山泥傾瀉，掩蓋了他們買下的地皮，後來經過當局驗土工程證實之後，那副地皮下面有地下水流動，除非經過龐大的特別工程加固打樁，否則不能興建十層以上的樓宇，而他們原來的計劃是可以建二十層高的住宅大厦的。

「由此一來，那幅地皮就不再那麼值錢，甚至跌破買入的價錢了，經過股東會議，他們決定把它放棄，賤價賣了出去，公司損失慘重，眼看就要破產的了，一個月前，莫華倫加入一筆股本，才挽救了破產的命運。」

狄朗極有耐心的聽着，待她說完了才問她道：「這樣說來，你這個公司，並不止是負責諮詢那麼簡單，我想，李寶榮與莫華倫也是龍志剛那間公司的一個股東吧！對麼？」

「就是這麼一回事。」林茱迪道：「公司既負責龍志剛的商業機構服務，同時又參加龍志剛、劉迪，和谷豐的投資公司，成為股東之一，不然李寶榮也不會添股的了。」

狄朗這才得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印象，那就是：龍志剛這位大亨，除了擁有他的龐大商業機構之外，尚有興趣與外人作搞了投資公司，股東包括歐陽德信中所提及的幾個名字，除了林茱迪只是職員身份不計外，並且除了那個不為人所知的蘇栢强——倘若蘇栢强也是股東之一，有甚麼理由無人認識他呢？除非另有別情！

那又是甚麼樣的「別情」？

這正是狄朗急欲知道的，因此，這個神秘的蘇栢强，非早日把他找出來不可！

「林小姐，依妳的情形來看，妳與李寶榮感情相當好，是否快跟他結婚？」

對於狄朗所提出的這個題，林茱迪似乎不大樂觀，她低垂着頭，低聲道：「探長，你只看到事情的表面，事實上李寶榮有太太的，雖然他們早已分居，準備辦離婚手續，但是像他這樣年輕有為的而又相當富有的人，我擔心他愛情不專一。」

「但願他不是一個花心大少。」狄朗說道：「在妳這方面，是否渴望與他結婚呢？」

「我委實是渴望的，因為如果做了他的太太，就能滿足我的物質追求慾望。」林茱迪說得像開始那麼坦白。

「讓我祝福妳蜜運成功。」探長告辭之前，與她握手祝賀道。

她盈然一笑：「謝謝你，狄探長，你是個最有人情味的警探，改變了我對警探的偏見。」

這女郎的恭維話使得，狄朗一樂，然而她所提供的線索，却在狄朗心中投下了陰影。

* * *

再次來到了半山區梧桐路九十九號龍公館探訪，當女傭人開門後，只見馮嘉蓮匆匆從客廳迎了出來，再不是襯衫牛仔褲的簡單裝束，那是一襲黑色的長裙……似乎，深色的長裙是她的女管家的「

制服」呢！

「狄探長，又是你？」她彷彿不太喜歡這個訪客，態度十分冷淡。

狄朗笑了一笑：「我想龍先生大概已經回來了，是嗎？」

「是的。」馮嘉蓮低聲問狄朗道：「你能為我保留一點私人的秘密麼？」

「妳指的是昨天我們的談話？」狄朗見她點點頭，便道：「好的，我不會對他說我昨天曾來探訪過妳，但是關於和私家偵探那封信我必須與他說清楚，不然我豈不是白走一遭麼？」

馮嘉蓮愠怒的瞪着狄朗道：「哼！我的估計沒有錯，做警探的人都是不值得我去信任的。」

「馮小姐，妳是否願意為我通傳？」狄朗不理會她的諷刺，傲然的問道。

「不用了！」她負氣地說：「龍先生就在客廳裡，你大可自己去見他。」

狄朗踏入大廳，便見到一個頭髮淺灰色，身軀高大的男人背窗而立，好像在隔着紗窗眺望花園的風景似的。

當他聽到了脚步聲，猛然回頭望向走入客廳的狄朗。

他鼻架深度近視的玳瑁框眼鏡，不苟言笑，取下了一直叨在嘴角的雪茄，冷冷的問道：「你是誰？」

「龍先生，我是狄朗探長。」狄朗說道。

「哦，」龍志剛微微點頭：「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狄朗，我的朋友劉迪告訴我，你是個永不疲倦的探長。」說罷，他乾笑了兩聲。

狄朗也笑了：「龍先生，做警探的人是不能疲勞的，至於你那位朋友劉迪，他對我一定不會有好印象的，因為昨晚我到他家中去探訪他，見到屋中一位少婦，我以為必是他的太太無疑了，豈知這一來就撞板，所以……」

探長狄朗的話被龍志剛的笑聲所打斷，這時，女傭人把香茗送入書房奉客，狄朗也就順理成章地在舒服的眞皮沙發坐下來。

「探長，聽說你身上有一份名單。」龍志剛搔他的灰頭髮，用相當客氣的口胳問狄朗：「你已問過我的幾個合夥人了，現在輪來問我了，對嗎？」

「是的，警方希望獲得龍先生的合作，雖然你貴人事忙，我想龍先生不會介意。」狄朗說得比他還要客氣。

龍志剛淡淡的笑了笑，「不要緊，但是你對我不可期望過多，你要調查的那宗案子，劉迪已在電話中告訴過我，我想自己所知的不會比他們多。」

「既然龍先生已知此案的梗概，我可以省回不少唇舌了，只須對你唸出一些人名，看你是否認識！」

狄朗隨即把歐陽德信中提及的幾個人名唸了出來，龍志剛聽完之後說：「探長，除了那個蘇栢强我不認識之外，其他幾個人都與我有點生意來往。」

「眞可惜！」狄朗道：「不過，警方在歐陽德的偵探社，找到一個關於谷豐的檔案，上面列明你與蘇栢强在六月上旬曾經會過面，那是怎麼一回事？」

「太荒謬了。」龍志剛把雪茄扔在面前的水晶玻璃盅內，沉下臉色道：「我根本不識姓蘇的這個人，他竟說我與此人會過面，眞是從何說起了。」

「照情形來看，你和蘇栢强應該是生意合夥人，豈會不認識？」

「探長，這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至於你喜歡怎樣去想，祇能悉隨尊便！」

但狄朗並不放過他，續道：「這祇是警方辦案過程中的一種假設，這件事的起源，是林茱迪小姐替莫華倫工作，私家偵探歐陽德是在偵查過程中發現你們幾位合夥人其中一人，有些不利線索被他查了出來，才導致歐陽德殺身之禍的。」

「原來如此。」龍志剛輕輕的噓了口氣，口氣又變得溫和：「探長，這麼複雜的命案，請原諒我不能幫你的忙，祇是我有點好奇，林茱迪跟着莫華倫，做得好好的，為甚麼有人聘請私家偵探調查她？這個請私家偵探的人又是誰？」

狄朗平靜地答道：「就是林茱迪的姐姐。」

「你說是嘉蓮？會是她？」

「是的。」

「她為甚麼這樣做？」龍志剛又無法按捺了，語氣是驚奇中挾着憤怒：「是為了開玩笑，還是她神經有了問題？這愚蠢而又多事的女人！」

「龍先生，你先不要生氣，」狄朗平靜如恒，說得十分溫和地道：「據馮嘉蓮小姐對我說，她之所以聘請私家偵探調查她的妹妹，純然出自姐妹情深，擔心妹妹行差踏錯，但是，歐陽德臨死之前留下給她的信，她却看不懂，似乎此信的對象不是她，但這封信却是寫上她的地址與姓名的。」

經狄朗這麼一說，就連龍志剛也深感好奇起來，急忙問道：「既然如此，歐陽德臨死之前寫下這封信又是甚麼意思？」

「我的構想是這樣的，此信是屬於保險性質，也備萬一他被人所

殺害，警方憑此信會發現破案線索。」狄朗接着又把歐陽德死前曾邀他本人往偵探社的經過，對龍志剛說了出來。

龍志剛道：「你認爲這封信眞的包括有破案線索麼？」

「我雖無法斷定，但相信可能性極高。」狄朗道：「正因爲如此，這封信現在成爲破案的唯一最有力的資料，有關信中各人，不能不多走幾趟登門造訪的，這一點請龍先生原諒。」

「那是情非得已。」龍志剛露出一絲苦笑，攤了攤手，說道：「可惜我無法提供任何線索，你再來一次，也註定是白走一遭。」

「龍先生，別忘記你朋友的話，他說我是永不疲倦的警探。」

雙方都哈哈笑了起來，狄朗隨即告辭，主人祇是從沙發上站起來，並未相送。

狄朗出了客廳，在通道中見不到人影，忽然發覺那裏另有一條走廊通向屋後的花園，狄朗靈機一觸，立刻閃身進去，沿走廊繞到一個落地大窗旁邊匿藏起來，此窗內部便是那豪華的大廳了，玻璃門推開一半，飄着純白色的輕紗窗簾，狄朗透過窗紗，可見高大的龍志剛正背向着窗口而站，口中飄出很濃厚的雪茄烟霧。

「嘉蓮，嘉蓮！」龍志剛忽然高聲叫喚，身子猛然轉過來，對正了落地大窗。

狄朗迅即閃過一旁，在一叢散尾葵後面躲藏着，豎起了耳朵偷聽。

起初，客廳內並無聲息，可是不到半分鐘，狄朗的耳中驟然被一陣悽厲的呼叫所震，不消說，叫呼的人是女管家馮嘉蓮無疑了，隨着她的呼叫，夾雜沉重的拍打聲，又聽得龍志剛怒極叫道：「我要教訓妳這個賊婦，妳亂作主張，搞出事端，難道我的麻煩還不夠多嗎？」

馮嘉蓮哭哭啼啼道：「放開我，哎唷……快……放開我！求求你給機會，讓我解釋！」

「還有甚麼好解釋的？妳祇會給我製造麻煩，最好叫妳嚐嚐拳頭的滋味。」龍志剛怒氣冲冲的叫罵着。

罵聲剛落，馮嘉蓮又尖着聲音大叫。

狄朗知道該是他現身的時候了，立即掀開窗簾躍入客廳內。

祇見龍志剛一手抓住女管家馮嘉蓮的秀髮，揮動巨掌，左右開弓，在她白嫩的臉下留下殷紅的掌印，她嘴角已破裂，滲出鮮血來。

龍志剛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永不疲倦的探長，竟會去而復返，他滿臉錯愕地看着狄朗，一鬆手間，馮嘉蓮便掙脫出去，跌落沙發上掩面飲泣。

在龍志剛開口責難之前，狄朗上前扶起馮嘉蓮，冷冷說道：「龍先生，你不必錯怪馮嘉蓮小姐，我早已說過，她出於一番好意，才委托私家偵探調查她的妹妹。你打得太重手了。」

龍志剛本人是個億萬富翁，本地商界出了名的大亨，他毆打這個身份有如情婦的女管家，平日也許是司空見慣了，想不到這個秘密竟被探長所悉，那份尷尬是難以形容的。

他難堪地白了狄朗一眼，索性不言不語，奇怪的是，馮嘉蓮一點也不感激狄朗的好意。反而拭着眼淚對狄朗口出怨言：「你別管這閑事好不好？」馮嘉蓮說着站起來，就想走出客廳，然而狄朗把她叫住。

「馮小姐，有一件事我必須澄清一下，爲甚麼妳介紹妹妹嘉露與莫華倫認識？又爲她改名換姓。同時，妳既然早已知道莫華倫對妳妹妹有意，打算離婚及娶她，並知道妹妹住在一層漂亮的大厦，在這種情形之下，妳做姐姐的理應感到非常的滿意了，爲甚麼還要聘請私家偵探去查她？」

狄朗一連串的尖銳問題，把馮嘉蓮迫得窘極了，她望了立在一旁的龍志剛一眼，才面對狄朗，幽聲說道：「不錯，莫華倫是我介紹給妹妹的，華倫愛她，給她租下漂亮的住宅，我事先也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還是不放心，爲甚麼呢？你知道本地是有不少違法亂紀的人，憑不法手段去致富，我正是擔心莫華倫的生意不正當，非查個明白不可。」

「一點也不對。」狄朗露出一絲冷笑，毫不放鬆地追問道：「那麼歐陽德給妳那封信又是怎麼回事，收信人寫明是妳，但是信中的內容，與妳委托他偵探的案子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干。歐陽德爲甚麼在臨死之前，留給妳一封與妳委托辦的事完全無關的信件？馮小姐，看妳如何自圓其說吧！」

馮嘉蓮變了臉色，向她的主人投了求援的一眼。

龍志剛輕輕咳了一下，訕訕的對狄朗說道：「探長，關於這件事的起因，關係着我與馮小姐之間，在一個特殊——不，是在一個相當難爲情的環境之中發生的，不如下次……下次你來訪的時候，我再詳細告訴你。」

「不行。」狄朗執拗的道：「非關本案的私事就可以不管，但是既然與本案有關的，我非查明眞相不可！」

見了狄朗態度强硬，龍志剛也露出了憤怒的神色。

馮嘉蓮按捺不住了，嘆口氣道：「讓我來告訴他吧！」

「不！」龍志剛彷彿被人踏了一脚似的跳了起來，怒容滿臉的瞪着馮嘉蓮，道：「這種事怎能告訴他！」

「但是這件事由我而起，」馮嘉蓮此時早已抹乾了眼淚與嘴角的血跡，情緒亦似乎漸漸的平伏了下來，她向龍志剛投了充滿溫柔的一眼，說道：「你不明白的，我這樣做，主要是爲了我的安全，因爲那個人早已知道是我聘請私家偵探去偵查他……」

狄朗打斷了她的話道：「妳已對我說過了，我當然知道。」

馮嘉蓮這才把眼光轉投向狄朗，露出了苦笑道：「探長，這個人並不是指你。」

「那麼他是誰？」

「就是蘇柏强。」

「啊！蘇柏强？」

狄朗頓感一陣莫名興奮，因爲在此之前，他所詢問的每一個人，都異口同聲表示不認識蘇柏强其人，祇有這個女人是例外，狄朗當然不會放過窮究根底的機會了！

「這好辦了。」狄朗難掩內心的激動，就在馮嘉蓮身邊沙發坐了下來，閃動着烱烱的目光問她：「蘇柏强是信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唉！」馮嘉蓮嘆氣的道：「這個蘇柏强，是夜晚出現的魔鬼，我一直祇是在電話中聽到他的聲音，但是從未見過他本人……」

「妳蠢得要命！」龍志剛恨恨的罵她，那惱怒的表情，使狄朗相信自己倘若不在場的話，他會再一次對馮嘉蓮橫施夏楚的，現在祇好强自按捺，戟指着她說道：「嘉蓮，我給妳一個忠告，妳對別人說甚麼，我也不會干涉妳，但妳可不能把我牽入漩渦的！」

說完，又對狄朗聳聳肩道：「探長，對不起，我不能奉陪了。」

狄朗眼見他步上那道鍍了金的樓梯上了樓，然後轉身對馮嘉蓮看，她輕聲的道：「探長，我的主人脾氣不太好，我們入書房再詳談吧。」

那書房佈置清雅，狄朗也無心欣賞。

馮嘉蓮把門關上後，在一張椅子坐下來，狄朗則坐在她面前一張看來是古董的法國式絲絨沙發上，靜聽她的詳述。

馮嘉蓮用低沉的聲音說道：「關於我和蘇柏强打交道的經過，必須先從我妹妹嘉露說起。她是個非常任性的女孩子，自小就那麼任性慣了，中學還未畢業，就被壞人引誘失身了，她年輕貌美，身材又好，後來無心向學，一心想做個模特兒，由於她那麼任性，我又因工作纏身，管束不了她，結果給一個飛仔騙上了手，做起交際花來！」

說到此處，馮嘉蓮十分痛心的，低聲罵了一句甚麼。

狄朗道：「妳妹妹本人也承認是個物慾的追求者。」

「是的，她爲了追求物質享受，就不擇手段了。」馮嘉蓮說下去：「那飛仔平時介紹一些有錢男人與她做朋友，那情形就等於娼妓一樣下流，有一晚，她把姓陳的胖子帶回家去，這胖子是個名流，電視報章上也時常出現他的尊容的，不料他却在嘉露房中心臟病發作而倒斃，嘉露給嚇得不知所措，因爲這個名流死在她房中，傳出來必定全市轟動。祇好半夜跑來告訴我，我自己也沒有辦法，那屍體又不能不處理。因此，我唯有硬着頭皮，央求龍先生幫個忙，嘉露也哭着求他，結果龍先生隨嘉露回家爲她弄走了屍體，當時我沒有去，他們是怎麼弄走的，我也不清楚。

「這件事辦妥之後，龍先生認爲嘉露留在此處不安全，恐怕終有一天露出破綻，而致給警方到來找她麻煩。因此，建議嘉露離開本市，搬到東京居住，那是大約兩年的事了。

「在嘉露搬往東京一年後，有一天龍先生去了馬尼拉，我接到一個怪電話，對方是個男人，自稱蘇柏强，這個人在電話中對我說，他知道我妹妹的秘密，同時知道姓陳名流的死因，說他是個虐待狂，由於在房內虐待我妹妹，嘉露不堪虐待反抗他，把他推倒撞在衣櫥上傷了額頭，因此引致他心臟病猝發而暴斃的，這姓蘇的人接着恐嚇我說，妳妹妹當時雖然出於自衛，錯手傷害他而引起心臟病，但現在來說已經太遲了。

「我當時聽了這個電話，萬分恐懼，立即大駡他是個瘋子，胡言亂語危言聳聽，又表示我完全不懂他的話，他冷笑說：『馮小姐，妳不相信了？明天有眞憑實據給妳看。』說完就掛斷了電話，當天晚上，我擔心得無法入睡，祇因姓蘇的人所說的情形，與我妹妹所說的一模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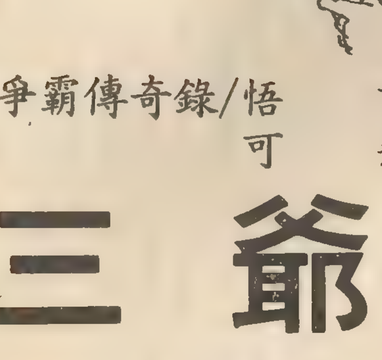
「後來又怎麼樣？蘇柏强又拿甚麼憑據給妳看？」

「第二天下午。」馮嘉蓮繼續說道：「果然有個約莫廿八九歲的長髮青年上門來找我，同時帶來了放映機和菲林，他自稱奉姓蘇的來訪，給我看看眞憑實據。」

狄朗聽她說起長髮青年，忽然靈機一觸，從懷中取出死者的照片，遞到她面前問道：「請妳仔細看看，來找妳的人是不是他？」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張小三拜師後改名張興隆，因在碼頭打抱不平而認識了周化元與夏震江。淮陰的「八大金剛」想擴大地盤，派人傳訊給夏震江，張興隆見義勇爲……張興隆的種種俠義之行逐漸在江淮一帶傳開，因此被人由三哥尊稱爲三爺，也因此生意日益轉好，他更有時間練功……海盜胡大冲與劉懷志殺了同夥，侵呑了所有的金銀與槍支彈藥……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師父授意練槍法　教官無理受儆戒

翠姑和興隆兩人急步匆匆，在月黑風高夜色中向碧雲觀趕來。

一路上，翠姑把剛才觀裡發生事情，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張興隆心裡有了底，不一會來到觀中，見過師父，師父又把這金銀、珠寶、槍枝、彈藥和躺在客房的婦女，還有兩個被點穴躺在外邊地上匪人的所作所爲，都詳細地說了一遍。

張興隆聽後很氣憤地說：「這種惡人不除掉，活在世上的好人還要受罪。」

素玄大師聽後點頭稱是，說：「興隆徒兒，你有生以來，手軟心慈，還不曾殺生，但今天這兩個匪徒是死有餘辜，就交由你來處治吧！我們如果沒有霹靂懲惡的手段，就不能顯我道家揚善的慈悲心腸，你在處治這兩個匪徒的同時，也試一下你的內功，先從右章門穴打一掌，把他的肝臟打碎，讓他痛苦一會，再從左乳根穴處打一掌，把他的心肺打裂，讓他們自己也嚐一嚐，撕心肺、裂肝膽的痛楚……這是替天行道，不要一掌把他打死，然後把這兩具死屍，拖往後邊大松林裡，挖個深坑埋掉，你們三個人去辦吧！」

說罷，來到外邊，素玄大師將躺在地下的兩個匪徒的穴道解開，兩個匪徒「哼」了一聲，慢慢把從地上爬了起來，但覺頭腦昏沉，四肢乏力，張興隆來在他們兩人面前，正色說道：「你們這些慣匪，不僅殺人越貨，作惡多端，還要吃小孩，吃人心，不知多少無辜被你們害死，今天是你們惡貫滿盈，該得到應有的報應了。」

說罷，張興隆走上前一把將胡大冲的腰帶抓住，往上一甩，他人就上了天，待他混身放鬆剛要落地時，張興隆迎着他施了一式「穿雲掌」，就聽得「彭」地一聲悶響聲，正打在胡大冲右側的章門穴上，胡大冲只覺右肋骨裡邊撕開地疼痛，兩手緊緊捂着右側腹肋，在地上翻來滾去，苦着臉兒直哼哼。

說時遲那時快，張興隆像閃電一樣，一個轉身，又將劉懷志抓住甩向天空，待他完全放鬆快要落地時，張興隆仍施了一式「穿雲掌」，「彭」地聲響，就好似在罎子裡發出的悶響聲，打在劉懷志的右側章門穴上，他的感受和表現的樣子和胡大冲一樣，在地上哼叫着、翻滾着。

待了一會，張興隆上前將胡大冲的頭髮一把揪住，朝上一提，胡大冲的整個身體又上了天，待他的身體剛要沾地時，張興隆對准胡大冲的左乳根穴一式「摧山掌」，又是「彭」地一聲悶響，把胸膛裡的心、肺都打裂了，咕咚一聲，人又

倒在地下，痛得嘴臉都扭歪了，七孔都滲出了鮮血，這次在地上打滾的力氣小了，但鼻孔裡和嘴裡還不斷往外呼氣，冒着血水泡沫……

張興隆又轉過身來，把劉懷志頭髮一把揪住，朝上一提，用對付胡大冲的同樣方法，把劉懷志的心、肺也打裂了，咕咚一聲，人也倒在地下，七竅流血……讓這兩個匪徒自己也嚐嚐被人撕心、肺、裂肝、膽的悽慘難忍的痛楚。

張興隆的「心意掌」打在兩個匪徒的穴位上，如果通過現代法醫的屍檢，外皮、肌肉、肋骨均完好無表症（不紅、不腫、不破損），但身體內部的肝臟、心肺等已撕裂。這就是「心意掌」的功力。

練這「心意掌」的時間是在凌晨零時開始，看見井口有地氣冒出的時候，用心意功法的掌勁，打得井底的水上騰井口，這是初步功。

進而練習用心法打掌，如張興隆家裡，本是開豆腐作坊的，在一塊大青石的上面，放了一板豆腐，由上面往下打，掌意是打碎石頭，不碎豆腐，一掌下去，上面的豆腐完好無損，下面的大青石都已粉碎，這就是隨心所欲的「心意掌」。它和其他的武俠書上介紹的「百步陰風掌」、「鐵砂掌」、「穿心掌」的掌法有所不同。

當時張興隆又在兩個匪徒的身上，搜出幾個金元寶，鼻烟壺、金掛錶和散碎的銀子，把兩個還未絕氣的匪徒拖向後邊大松林裡，兩個小道姑拿來鐵鍬、剷子，張興隆在邊上的一棵大松樹下，挖了一個又深、又大的坑洞，把兩具死屍摔了下去，塡上了土，把地面平整得像往常一樣。

俗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全部都報。」

眞是老天有眼，大快人心，這兩個作惡多端的殺人魔王，兩腳一蹬，兩手一攤，甚麼也沒有帶去，只落得肝、膽粉碎，心、肺撕裂的悲慘下場！

張興隆和兩個小道姑把這兩個匪徒處理完後，三個人一同回到大殿，素玄大師又對張興隆說：「徒兒，你先去你大哥夏震江家，要他明早叫兩個兄弟駕一輛騾車，在家裡等着，你一早來觀裡，和你的媳婦嫂子兩人，牽上兩匹騾子，陪這位懷孕的婦人去你大哥家，再由你媳婦和你嫂子兩人陪送這位大嫂上騾車，送她回三里楊村；兩匹騾子請你大哥給賣了，付車錢，餘下送給這位大嫂壓驚；同時要關照這位大嫂這樣說，是在路上被兩個人販子搶去，後來遇到夏震江夏大爺路上盤問，人販子嚇跑了，就在夏大爺家住了一夜，今早送回來的。千萬不能說觀裏道姑搭救的事，如果今後他們家裡人要問，要謝，可以找夏震江。她們將人送去後，你立即來觀中告訴我，我還有事和你商量，你現在去辦吧！」

張興隆遵從師命，先去夏震江大哥家，把師父關照的話說了一遍。

夏震江一口應承，說：「明天一早叫你嫂子和弟妹陪這個婦女回家，兩匹騾子明天一早你牽來，我叫牲口販子劉痲子去辦，現在我派人去叫車把式袁老五和老李，要他兩個明早駕車去三里楊村。如果有甚麼事要我幫忙，我都會應承的，你放心吧！」

張興隆說：「大哥，那就明天一早見吧！」

張興隆辭別夏震江，匆匆回到家裡，把這事的前後大概向招弟說了，要她明天一早和嫂子去陪這個孕婦回家，招弟也是個熱心人，聽興隆一講，二話未說，便答應了。

張興隆又去二哥房裡，和二哥、二嫂打了一個招呼，要陪夏震江大哥出門辦事，由二哥辛苦擔待家務了。二哥對三弟從來是敬重愛護的，因爲這個生意的興旺發達，都是三弟一個人在外面創下來的。今天這些家務小事情，當然都不在話下。

一宵無話，第二天一早天濛濛亮，張興隆和招弟等三人漱洗畢，就匆匆地趕往碧雲觀，由兩個小道姑送懷孕婦女出來，扶上懷孕婦女坐上騾子，至此素玄大師未曾露過面，以免日後又結塵緣。

由張興隆一個人牽着兩匹大青騾子的繮繩，急步來到夏震江家，此時還未天亮，所以路上行人稀少，沒有甚麼熟人看見。

當下夏震江把兩匹騾子交給劉痲子，估了價錢，夏震江先塡上二十兩銀子，送給這懷孕的婦女，又教她回家怎樣向家人說話，有事來找他夏震江。

此時騾車已套好，由招弟兩人，護送着這懷孕的婦人坐上騾車，由車把式袁老五和老李兩人輪流駕駛，向淮安三里楊村的方向駛去……

因爲騾車上坐着懷孕的婦人，怕顛簸，所以騾車的速度不是太快。

一路上，兩位夫人又把回家後怎樣向家人講述的事教了一遍，約莫過了一頓飯的工夫，來到了這懷孕婦女的家中，她家中親人們，在昨天傍晚時分，發現這位孕婦失蹤不見了，急得一家老小徹夜未眠，今天上午，突然有騾車和兩位夫人陪同送來，知道是夏大爺從人販子手裡把她救出來的，一家老小感激涕零，轉悲爲喜，想挽留兩位客人

在家吃午飯，招弟兩人推說家中有事，婉言謝絕了。

這孕婦還拿出夏大爺送的二十兩銀子，當時一家人更是感恩不盡，記住了夏震江大爺的名字，日後這個孕婦的家人，和夏震江結下的救命之恩，怎樣報答拜謝，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中午時分，招弟兩人已各自回到家裡，招弟向興隆敘述了陪送孕婦平安回家的經過。

興隆很爲高興，在家吃了午飯後，去碧雲觀，把這些事情詳細地稟報了師父。

素玄大師聽後點頭微笑說：「辦得好。昨天得來的身外物，我分了四份，你明年該是二十歲了，應該去上海闖蕩一番，你帶一些去作安家和路費用；還有你倆個師姐，跟着我多年，我明年也該南下，我不忍心她兩人青春年少，守着青燈紅魚度終生，這事也由你托夏震江夫婦，爲她兩找兩個正經的厚道人家，去組成家庭，生兒育女，過上正常的人間生活。她們每人也有一份身外物作爲陪嫁；我也拿一份身外物作路費，明年我和你們三個分手後，要去茅山、九華山、龍虎山、武夷山、黃山、廬山、五台山、峨嵋山，最後到羅浮山定居。你記住，在你五十歲時，當毅然割斷人間塵緣和兒女私情，來羅浮山找我，一心修成正果，現在你們三個好自爲之。」

師父將身外物分成四包，贈予每人一包，自己也拿了一包，叫各人自己拿去放好。

素玄大師手把手地教着張興隆，將昨夜琢磨了一宵的洋槍拿了出來，由於機械原理比較容易懂，把槍枝零件一一拆卸，再予復原裝配，來回重覆地拆卸、裝配，手勢動作就滾瓜爛熟了，握槍的手腕要用力穩住，因爲火藥在槍膛內爆炸，會產生劇烈震蕩，上下、左右搖擺，接着是子彈出膛，就不能對準前面的射擊目標。

素玄大師當場講解示範了一下，叫張興隆照着做，興隆本是個心靈手巧的人，由於知道了原理，接過來就照樣做了，素玄大師又叫他做了幾遍，他都能快速無誤地拆卸、裝配。

素玄大師看了點頭微笑，滿心歡喜，但又語重深長地說：「徒兒，清朝政府無能，民不聊生，洋人、洋槍、洋炮、洋貨、洋和尚都進了中原，隨着社稷的變遷，我們懲惡揚善的尚武精神不可丟，但這洋槍今後肯定會佔上風，這洋槍一響，爹娘白養，它的殺傷力太强，就這一溜烟，神仙也難擋，我想我們炎黃子孫是聰明的，在古代發明了火藥，現在洋人發明了洋槍，利用了我們祖先發明的火藥裝在子彈內，成了有殺傷威力的武器，我們祖師傳的武功，洋人不一定會，洋人會的，我們不僅要會，還要超過他們。在今後的日子裡，你應該抽空日夜練這洋槍，把這三千發子彈練完，練出個『神槍手』的樣子來，以後去上海闖蕩時可以防身禦敵。」

張興隆聽後非常感動，回答說：「遵從師父吩咐，我一定練好洋槍，超過洋人，絕不辜負師父的期望。」

打這以後，張興隆在碧雲觀後邊的大林裡練起了洋槍。把洋槍上的準星、三點一綫的瞄準方法弄了個明明白白，先練手腕的基本功，再後來又練雙手握雙槍，隨着又練雙手甩打法，左右一甩都能打中目標，後來又學打活靶，打天上的飛鳥、打眼珠、打翅膀、打頭顱、打腳爪，沒有不打中的。因爲松林裡邊，松林遮天，祇露出一綫的天光，所以在松林裡邊，「砰」、「砰」、「砰」的槍聲，被這密密的遮天松林、樹叢、消音掉了，在松林外邊也祇能聽到很小的聲音，在遠處就更不易聽到了。

張興隆在樹林中擺了個固定的靶子，自己手握洋槍，上下竄跳，跑動來打靶，張興隆把在大松樹裡練的飛檐走壁，上下奔走竄跳的技能結合起來打靶，對着樹上掛的小制錢，地下插的筷子，打了起來。

說起飛檐走壁，張興隆曾在淮陰清江閘口碼頭上表演過，他練的腳踝關節韌帶特別發達有力，使彈跳的高度增强，並能承受下墜的千斤重力和衝力，他在由上向下落地時，像跳芭蕾舞一樣，腳趾先落地，隨後是腳掌、腳跟着地、小腿彎曲、臀部下坐，把下落身體數倍的重量全部轉移、化掉；走壁，對張興隆來說是名副其實的走壁，他在大松林裡，師父教他，將兩腿綁上重鉛，兩腿併緊，綁在一起，挖一個土坑，由下邊往上跳，逐漸把土坑挖深，提高上跳的難度，這叫「旱地拔葱」，最高也祇能上跳一人高而已！再將大松樹推倒成四十五度，由底下向上奔走，一點點把大樹扶正成垂直，奔走的速度也隨着加快，天長地久功夫練成，如走平路一般，四、五丈高的城牆也祇是五六步就走到了頂上，落地時就是跳了，因腳踝韌帶發達，彈跳有力，所以落地時的聲音很輕。

他還能背靠大樹，雙手掌心扶住垂直的樹杆，靠掌心的吸附力，人體扭擺如壁虎一般就上了樹頂。

如果放下兩條腿上綁着的重鉛，在大牆下面，背靠大牆，兩手掌摸着牆壁，身子左右扭擺着，人便輕鬆地游上去了，甚至還可以臉

朝下，背朝天吸附在屋面的平頂上。

張興隆除了上述這些外形的肢體動作外，主要是靠內在的「氣功」，使體內氣質，變化成純陽上昇輕清之氣，使人體懸浮，離開地球的吸引力作用。這種「內功」決非一朝一夕可以練成，需要修心養性，心平氣和持之以恆的操練方可練就。

人是萬物之靈，凡是想學的，祇要肯下苦功去學，肯定能學會，俗云：「祇要功夫深，鐵柱磨成針」。由於張興隆的聰明和勤奮，張興隆已把這洋槍玩得得心應手，指哪打那，甩手一槍就能打中小如制錢中心的目標，後來又將小制錢穿上紅綫，吊在樹枝上隨風飄蕩，張興隆從樹上跳下的時候，甩手一槍，打斷吊着制錢的紅綫，功夫越練越精，祇打掉二千多發子彈，就達到這個爐火純青的境界。

他對這「洋玩意」益發感到喜愛，愛不釋手，便在長衫裡邊左脅下掛了一把左輪手槍。

現在的張興隆也身着長衫，外套馬褂，頭上戴瓜皮帽子，穿窄褲管的長褲，腳着爬山虎的蔴底皮鞋，手裡也拿一柄摺扇，看上去也屬當時一般的溫文爾雅的青年時裝，盡管他長衫裡邊左脅下掛有左輪手槍，別人一點也看不出來，不失穿長衫的斯文，別人也不會想到他在身上藏有這種稀罕物「左輪手槍」。

此時十九歲的張興隆身材發育已基本成熟，由於他的內功紮實，所以從外表看雖文雅，但精神氣質却又不同於常人，他威武勇猛，內蘊不露，謙恭禮讓，文采外溢，倜儻瀟洒，在淮安城，進出於夏震江、周老爺家，也算是當時社會的上層人物了。

現在的張興隆和夏震江兩人的關係親如手足，無話不談，無事不商量。

在淮安至揚州一帶，和廣東人一樣也歡喜「飲茶」。淮安人叫「吃早茶」，考究的是上午皮包湯，吃早餐伴有點心、千層酥、蟹殼黃、糯米鮮肉燒賣、蟹包小籠、蘿蔔絲餅、湯包等，特別是吃湯包，一個小碗口大的湯包，放在小蒸籠裡端上來，用筷子輕輕一點，皮子上破了一小口，然後用嘴輕輕吹去熱氣，使它稍爲涼一下可以上口，然後用嘴對着破口的皮子一吸，一包鮮美適口的熱湯吃下肚裡，最後用筷子夾起一張包子皮，像一張薄紙，夾入口裡下了肚；還有酥、香、鬆、脆的蘿蔔絲餅，和其他點心，再喝上濃香的茶，這就是肚皮就着湯。

下午湯包皮，就是上澡堂洗澡，也稱泡澡堂子。每天上午在淮安東門外水樂軒茶樓吃早茶，他們弟兄倆總在一桌同飲，夏震江把上次賣的兩匹騾子的錢，餘下的全交給興隆，興隆說甚麼也不要，要大哥收下，夏震江知道興隆的脾氣，不再推辭留下了。

三爺又把兩位師姐(小道姑)的終身大事，托大哥、大嫂幫忙物色兩位正經厚道的人物事情也說了，震江大哥當然一口應承包辦。

早上茶館裡，一邊飲茶，吃着各色點心，一邊就把各路買賣生意給辦了，所以在上海的茶館店也叫「茶會」。

夏震江的徒子徒孫，遇到甚麼大事小事，也一早趕來茶館裡，向師父、師爺請求辦理，成了夏震江每天必去的辦公地點。夏震江每日早起，把鳥籠裡的鳥餵好，左手大拇指套着翠玉板指，扣着三面用青布遮了的兩隻畫眉鳥籠，右手裡盤着三顆鐵丸，一根湘妃竹的烟桿，套着白銅的大烟袋鍋和青翠玉的咬嘴，吊着一皮袋烟絲掛在肩上，他也是長袍馬褂，扎腿管的褲子，粉底的玄色貢緞的圓口鞋，清閒自在地來到茶樓。

* * *

這天早晨天氣霧沉沉的，因爲是趕集的日子，茶館裡熱氣騰騰，烟霧濛濛，顯得比往常熱鬧，夏震江和張興隆兩人正坐在一張桌上吃早茶，枱上各色點心碗盞羅列，老弟兄倆談着、吃着，很爲融洽。

正在這時就聽樓梯「咚、咚」響，上來五個穿着皮底靴的官兵打扮的人，都佩着腰刀，爲首的一個高個子，腰裡纏的板帶上還插有一枝獨角龍，上得茶樓，四下裡打量着茶座上的茶客，「茶博士」趕緊堆着笑臉上來招呼說：「爺們裡邊請坐，請坐。」

爲首的一個高個子一臉的殺氣，瞪着三角眼問：「張三他在不在？」當時茶館裡的茶客，都轉過臉來注視着這五個殺氣騰騰不知打哪來的「丘八」老爺。

機靈的茶博士向他們打量了一下說：「爺們你們認識張三爺嗎？」

爲首的不耐煩的說：「我認得張三還來問你？」

茶博士說：「那好，我來引路，爺們跟我來！」就帶他們五個人繞過三張桌子來到裡邊靠窗口處張興隆、夏震江的桌前說：「夏大爺、張三爺，這五位爺們來看你們來啦！」

這五個丘八傲慢地站在他們面前，打量着一老一少，張興隆和夏震江起身拱手說：「五位請了！」

這五個人也不懂客氣，拉開櫈子就坐下了。

夏震江關照茶博士上茶。這個

為首的漢子粗暴無禮地用右手食指，指着張興隆的臉說：「你就是張三吧？這江淮一帶名聲好響，今天我特來這裡找你比試摔跤。」

張興隆笑笑說：「在下叫張三，承鄉親父老的愛戴，給我傳了點虛名，我實在沒有甚麼能耐，也不會摔跤，請閣下原諒。」

這個為首的眉毛一豎，三角眼一瞪，大着嗓門說：「今天我找你來摔跤，就得摔跤。不然你就學韓信的樣子，當着大家的面，從我褲襠裡穿過去，我就饒了你。」

這時茶館裡的人羣都圍了過來，睜着眼睛看着，豎着耳朵聽着。

張興隆這時心裡也惱火了起來，但臉上沒有露出來，心想今天這個架是非幹不可了。笑笑說：「你們五位打老遠來，既然要比試摔跤，不知我和哪幾位比？比幾跤算輸贏？」

為首的大聲說：「就是和我比三跤定輸贏。」

張興隆說：「我們把話說在前邊，輸了是朋友，贏了也是朋友，請閣下報個名諱吧！」

坐在邊上的那個瘦高個子搶着說：「他是我們兵營的馬教官，由京城校衛營請來的摔跤高手，叫馬鳴芳，是蒙古族的。」

張興隆禮貌地說：「那好，既然來了，那就不能叫你們五位白跑一趟，是否我們現在就到碼頭邊的空地上去比試？」

馬鳴芳人高馬大，對張興隆這樣一個五短身材，比自己矮上一截的人，早就不放在眼裡，嘴角撇着說：「好，馬上去！」說着就急不可待地起身離座。

張興隆和夏震江也隨着起身離座，一揮手說：「請！」

這五個丘八趾高氣揚地往前走，張興隆和夏震江一同陪着下樓。

這下茶館裡的人羣都騷動起來了，都把茶壺蓋掀開，放入茶杯，茶杯裡再蓋上茶壺蓋，表示請你不要把茶壺收去，待會我辦完事還要回來繼續吃茶。

「轟隆隆、轟隆隆」，一陣陣人羣下樓去的響聲，頓時茶館變得人去樓空。

這羣人都跟在後邊往碼頭邊上來看熱鬧，大家都覺得今天肯定有好戲看。不一會，大家來到碼頭邊的天外堆場上，這地方是平整寬大的泥地。

張興隆和夏震江的徒子徒孫們，聞訊後都相互傳報，趕來碼頭，圍聚在夏震江、張興隆一邊，這五個人站在對面，人羣又自然地圍成了一個大圈子，人是越圍越多，這個馬教官拿出蒙古人摔跤的架勢，脫去外面的袍褂，光背脊，套上摔跤的跤衣，露出鼓起的胸脯，脖子上的栗子肉一塊塊都在跳動，人是這樣壯實高大，比起張興隆來，成了二比一的比例。

馬教官上了場子，倏提左腳，倏提右腳橫行着，繞着圈子。

這裡張興隆取下瓜皮帽子，脫下馬褂，身着長衫，腰間紮着寬板帶，把辮子繞在頸上，對着馬教官說：「請問臉朝下趴着算輸吧？」

馬教官說：「算。」

張興隆又問：「臉朝上躺在地上算輸吧？」

馬教官大着嗓門說：「算。」

張興隆又問：「坐在地上不起來算輸吧？」

馬教官不耐煩地嚷着：「算。」

張興隆調皮地笑着說：「我就照這個樣子摔了。」

馬教官此時早就急不可待了，心想自己的跤衣，張三是抓不着的，因為蒙古人的摔跤衣製作考究，用多層帆布，中夾牛皮，再用蔴絲夾銅絲，像納鞋底一樣密密麻麻的針腳，外面再用銅泡釘鉚住，有裝飾美，如對方伸手抓，手指插進袖口，祇要膀臂上的二頭肌、三角肌用力一併，對方的手指就抽不出來，假如抽出來，銅絲的毛頭也會把手掌皮拉破，一般是插不進去的。

今天張三這種人一定能像甩稻草把子似地把他甩出去，所以心裡樂滋滋地，搶先一步，以先下手為強，先搶把為上的方法，他用右手在上搶抓張興隆的左肩領，左手在下抓張興隆的腰板帶。

張興隆站在原地不動，不躲、不讓，待對方的手剛要到身上時，張興隆用左手托住馬教官的右膀子朝上一抬，右手同時握住馬教官的左手腕背，向他的小腹推去。

馬教官不愧為摔跤高手，為了不使自己的身體後仰，便使勁往前抵抗。

張興隆左手掌裡感到對方使出大勁來了，這叫「聽勁」。馬上一個向右橫上一步，留出左邊的空檔，同時猛地將左手往下拉，右手往左下方用力朝下拖，他們兩個人的力氣盡往一處使，這個力量可大了，祇見這個大個子馬教官，頭朝下，腳在上，往張興隆左邊給他留出的空檔，像箭一樣地射去。

本來摔跤的都會翻筋斗，遇到這種前跌的情況，可以順着前撲的姿勢，來一個「魚躍前滾翻」的觔斗，不使身體受傷，人還能站起來，但今天這力量太大，速度太快，像射出的子彈一樣直射，馬教官是身不由己，做不了心裡想做的「魚躍前滾翻」的觔斗，祇聽「叭噠」一聲，來了一個臉朝下的「啃泥

地」，當馬教官的沉重身體前撲時，趴在地下溜出去一丈多遠，還把半邊臉皮搓去，同時敷上半邊臉的泥土，趴在地上。

四周圍看的人羣，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和喊好聲。

張興隆笑着說：「得罪了！」

馬教官慢慢地從地上爬了起來，祇見他半邊面孔是泥，成了陰陽臉，四周圍的人羣見了，又忍不住一陣大笑。

馬教官也顧不了這許多，又走着左右提腳的步子，橫行起來，這下他是又恨、又羞，心裡又是不服，為甚麼張三還未抓到自己，自己就摔出去了？太快了，弄不懂。

馬教官這下換了招，先是慢慢地湊上來，來至近前，來了一個突然襲擊，猛地向前一撲，像老鷹抓小雞似地，眼見是穩操勝劵了。

張興隆的速度就是在你快要抓到的時候變化了，一個鷂子入林，已竄在馬教官的右側身後，張興隆身子一縮，右手握住馬教官的左腳踝外側，左手臂在馬教官的右脅下一個向後「入洞猛虎左擺尾」，祇聽「噗通」一聲，馬教官仰臉朝天，腦袋先下地，四腳朝天躺在地上。

馬教官本想用後滾翻的筋斗翻上一轉，但在張興隆的手裡，身不由己，兩眼看天頭腦嗡嗡直響。

周圍的羣衆又像炸雷似地叫起好來。

這下馬教官爬起來的速度，比剛才第一跤又慢了許多。張興隆笑瞇瞇地衝着馬教官一抱拳說：「得罪了！」

這時的馬教官，腦子裡還在嗡嗡作響，當着這許多看熱鬧的人，騎虎難下，收不了場，祇得硬撐着，先在場中慢慢地繞起了圈子，緩緩地，他繞啊繞地，在繞到張興隆近前時，猛然間冷不防地伸右手一個重重的橫擺拳，直掃張興隆的左太陽穴，想把張興隆打倒。

張興隆的「無門心法」拳，是快來快接，慢來慢架，大力大引，小力小頂，左打右擋，上擊下迎，你變我化，把有形變無形，完全隨着心意的想像而為。所以這橫擺拳來勢雖狠、雖快，但怎及身法想像的快。

張興隆隨接出左手抬住他的右膀子，同時左腳在他的右腳跟上一挑，這兩個動作是同時並舉，雙管齊下，就把馬教官的身子挑起半人高，左腳勾住馬教官的右腳跟，使他與下墜的身子成九十度角，讓他的屁股先栽在地下，就聽「咕咚」一聲，馬教官就穩穩地按照張興隆的要求坐在地上了。

這時在場的羣衆又是一陣陣炸雷般的掌聲和喊好聲：「三爺好樣的……三爺是英雄……」

這時馬教官坐在地下，久久無法起來，他手下的四個人都來扶他。

張興隆笑嘻嘻地拱手說：「馬教官，多有得罪了。」

馬教官心裡恨恨瞪着三角眼看着他。

張興隆放下纏在頸項上的辮子，戴上瓜皮帽子，穿上馬褂，這時馬教官也把跤衣脫下換好軍服，穿戴整齊，手裡拿着「獨角龍」走過來，衝着張興隆說：「你小子是厲害，今天你能吃牠一槍吧？」

張興隆一看，知道今天這事馬虎不得，這些兵匪都是心狠手辣的，所以他用右手撩起馬褂，插進長衫的大襟，握住左脅掛着左輪手槍，嘴裡却帶笑地說：「馬教官，我們事先講好的，贏是朋友，輸是朋友，你現在這樣做就不夠江湖義氣了。」

馬教官氣勢洶洶地說：「我不懂甚麼江湖義氣，我今天打死你，我就是江淮第一……」

夏震江立即衝了出來，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張興隆，衝着馬教官說：「朋友，你今天找上門來比較，你連輸了三跤，心裡不服，想用小砲打死他，你稱江淮第一，你也不是眞正的英雄好漢，你們五個，今天也別想從這碼頭上豎着走出去。」

當時場上看熱鬧的羣衆，心中都很氣憤，齊聲嚷着：「今天你們想對三爺開槍，我們大伙就把你們五個的人皮剝了……」

此時羣情激憤，咬牙切齒，緊握雙拳，嚴陣以待。

張興隆此時想着師父的教誨：「如果沒有霹靂、轟雷懲惡的手段，就不能顯我道家慈悲、揚善的心腸。」

說時遲，那時快，「刷」地一下，站在夏震江身後的張興隆的右手，從衣襟裡拔出左脅下的左輪手槍，一甩手「砰」地一聲，馬教官右手握的獨角龍打爆了，同時右手虎口也炸傷了，馬教官痛得哇哇直叫……

張興隆上前，舉着左輪手槍，對着馬教官帶來的四個人說：「朋友，你們是否也不講江湖義氣，我一槍一個崩了你們。」

這四個人聽後嚇得跪下來求饒說：「我們不敢，請三爺饒命。」

張興隆說：「好了，起來吧！我們大家都是平日無怨無仇的，今天是你們找上門來比試摔跤的，事先講好輸贏都是朋友，結果你們輸了，仗着有小炮，就想殺人，既不仗義，又不講人性，照我幫裡的規矩，要三刀六個洞，現在你們把他扶回去，如果下次再來找碴就這樣辦。」

說罷，把泥地上的一塊石子拿起，朝天上甩去，用右手握着的左輪手槍一揮，就聽「砰」地一聲响，把石子打飛了。驚得這四個人目瞪口呆，在場的羣衆又是一陣陣掌聲喊好聲……

張興隆回過身來對着馬教官說：「我本不想廢你，但留着你這心狠手辣，不講人性的傢伙，今後不知要害死多少無辜，你今天想殺人，我就成全了你。」

說罷，在他的肩井穴上一拍，正好打在胸腔裡邊的肺尖上，把裡邊掛着內臟的粘膜都打剝離了，又對他手下的四個人說：「你們四個人扶他回去吧！」

馬教官此時扭歪着五官，口裡直「哼、哼」，由他們四個人輪流地架着他，灰溜溜地回去了，他這一去，不出七天，就一命嗚呼了，這就是殺人爲了圖名，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了。

對張興隆來說，今天是第二次開殺戒了。

當時在碼頭上圍觀的羣衆都拍手叫「三爺好」、「三爺好」，碼頭上的熱鬧場面像過節一樣，張興隆把左輪手槍插進懷裡放好，雙手一拱，打了一個圓場，對着衆人朗聲說道：「鄉親老少爺們！弟兄們！你們都是看着我長大的，我張三在本鄉本土從沒有惹事生非，找人打架，殺人害命。今天這個兵痞子來這裡，找我摔跤，我說不會摔，他說不摔可以，要我學韓信從他的褲襠裡爬過去。我沒有法子，被逼着和他摔跤，但我事先還是對他說清楚，輸贏都是朋友，可是他輸了三跤，就想用小砲殺人，這場面大家都見了，我是被逼着還手的，請大家爲我作個見証。」

大家聽了都很感動，齊口同聲地說：「三爺是好人，我作証。」

「三爺是大好人，我們大家做証。」

今天張興隆在碼頭上和蒙古教官比摔跤，摔了他趴下、躺着、坐下三個不同的姿式，眞是大快人心，大家好像自己勝利了一樣，也爲本鄉出了個英雄、俠客而自豪，所以這種讚嘆、叫好，都是發自每個人的內心、肺腑。

近日淮安城的茶館、酒肆、閑話談論的話題，當然又是張興隆在碼頭上和蒙古教官比摔跤的故事……你不要看北京皇城校衞營來的摔跤教官，人高馬大，但在我們淮城張三爺的手下，第一跤叫他趴在地上「啃泥地」；第二跤叫他躺在地上「仰臉看天」；第三跤叫他坐在地上「不要動」。摔了他三跤，摔出三個不同的樣子……張三爺手握神槍，百發百中，指哪打那，甩手就把這蒙古教官的火銃(獨角龍)給打炸了。

凡社會上的新聞，一經大家的傳說、傳頌、到頭來都會把這樁事情誇大變形。有的人說，我們淮城的張三爺，像前朝雍正皇帝手下的大俠甘鳳池。又有人說，甘鳳池的本領怎及我們張三爺的本領大？他又不會打洋槍……

衆說紛紜，俗云：樹大招風，人怕出名猪怕壯。

老子「道德經」云：「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有它的好、壞兩重性。人的武藝超羣了，不可目中無人，狂妄自大，像馬教官這樣，驕兵必敗。然張興隆的武功、武德超人，但他處處地方心平氣和，不與人爭勇鬥狠，敬老愛幼，謙虛謹愼，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

自從拜了素玄大師以來，張興隆在外做了些甚麼事情，從不隱瞞，向師父詳細、如實地稟報，並要徵求師父的指示意見。

這次在碼頭上和蒙古教官比摔跤，爲了自衞，玩了洋槍，並廢了蒙古人……這些事情當然也不例外，詳細地稟報了師父，請師父訓示。

素玄大師聽後，肯定了興隆對惡人懲治，不再心慈手輭的做法是正義的，心中感到高興，但又提醒他說：「現在僅是你人生的開始，日後去上海闖蕩，處世、待人接物都以寬厚爲懷，莫與人結怨爲上，能讓人處多讓人，能施恩處多施恩，寃仇宜解不宜結，恩威並用要牢記，因爲你日後去上海，要面對的痲煩事還多着呢，切記！」

素玄大師從房裡拿出一個包袱，裡邊有二十三把手槍，交與興隆處理。

興隆對師父說：「我只要兩支左輪槍，送一支勃朗寧小手槍給夏震江大哥，您老也放上幾支，其餘的我埋在後邊松林裡，不讓這殺人武器落在歹人手裡。」

素玄大師點頭微笑表示贊同，當即又從包裡拿了一支左輪手槍給興隆自用，又拿兩支勃朗寧小手槍，一支由興隆去送夏震江，一支素玄大師自己放着把玩留個紀念，餘下的二十支手槍打成一包交給興隆，由他獨自一人拿了一把鐵鍬，來至後面大松林裡，找了一塊沒有樹根的空地，朝下挖了一個深坑，把這包槍支埋下，上面把泥土覆蓋平整，把這包既能防身，又能殺人的武器永遠處理了。

這天傍晚，張興隆拎了個小包袱來在夏震江的家裡，一進門就叫着：「大哥，我有事找您，到裡間屋去談。」

一邊說着，一邊和夏震江一同進後院裡屋，點上燈，興隆把包袱

放在枱上，解開了包袱，裡邊亮出一把錚亮發藍的勃朗寧小手槍，和二百發子彈，說：「大哥，這是送給你的，作防身用。」

夏震江深爲感動，習慣地隨口問道：「打哪弄來的？」

興隆說：「大哥，這和我的師父一樣，不能問，我答應過師父一切的事情不能說的，所以大哥您就不要逼我說。」

夏震江頓時不好意思地說：「對！對！不問，不問，我又忘了。」

張興隆當時把槍拆開，又從新裝上，手把手地教會夏震江拆槍、裝槍的方法，又把準星、和三點一綫的原理講解清楚，怎樣握槍，怎樣打靶，怎樣關上保險掣藏在身上不顯眼、不被人發現，還帶他到沒有人烟的老鴉窩的樹林子裡去練實彈打靶，使夏震江能自己掌握運用，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現在他們兄弟倆的感情，親如手足，夏震江對張興隆是抱着感激的心情，希圖報恩，並佩服他的武功蓋世，當作神明來崇拜。在平時閑談中，在徒弟們的面前，總是嘮嘮叨叨不厭其煩地叙述：我的三弟興隆怎樣仁義，我的三弟興隆怎樣武功了得！說眞的，他這後半生還眞虧了三弟張興隆爲他把關，不致遭人侵吞，保住了晚年的江湖名望和既得的利益。

夏震江在淮安城的碼頭事務，自己不插手經營，全由徒弟們辦理，有些徒弟就借了他的勢力開賭場、妓院，他雖不直接插手，但逢初一、十五，逢年過節，徒弟們在此營生上賺了錢，當然也少不了向師父孝敬，作爲師父的夏震江也就不以爲然地由他們去經營了，在當時的年代，你不幹別人也會幹的，因爲經營嫖、賭，才會致富，地方上的幫會老大，要擴大和鞏固地盤(碼頭)，就得要有財源進賬，有了財源，才有了勢力……

他的徒弟顧家樹、白顏艮，最初也是在碼頭上賣苦力出身，能扛、會挑，但他們兩個好逸惡勞，平時就善於營鑽不出力能賺錢的買賣。他們在碼頭附近租了一間曹公祠堂，因曹家的後人敗落，人口稀少，連祖宗的神主牌位、桌枱椅櫈都賣了，現在由他兩人廉價租下，開了一個賭場，在裏邊聚賭抽頭。過去這些運河裏撐船的水手、搬運、車伕、商販等，工餘之後需找個地方娛樂、消遣，這就產生了當時社會吃、喝、嫖、賭的場所。

賭場裏來參加賭博的人越多，生意越好，場面也越大，爲此逐步由小變大，發展成大賭場。

顧家樹、白顏艮兩人抽頭坐收漁利，收入頗豐，因爲去賭的人都抱着「賭是對衝」有百分之五十贏的希望，結果是十有八九是輸的。

賭場裏請有「先生」，南方叫「郎中」，現在在嶺南又叫「老千」，由他主持牌局、賭場業務。他們的訣竅是：一，靠嫻熟的洗牌手法，怎樣排列都可以隨心所欲；二，他們能將骨牌竹背皮上的竹絲紋看得一清二楚，就知道骨牌面上的點子；三，靠磁鐵，骰子裏灌磁鐵，用兩極相吸的方法，和練就的轉動手法，來左右骰子的大小點子；四，靠幫手襯托傳遞信息；五，靠掌握賭客的心理。因此開賭場的必贏，上賭場的賭客必輸，道理就在於此。

在賭場裏有些賭客輸急了眼就會賴賬，接下來就是用拳頭說話——打架，所以賭場裏僱的保鏢打手就派上了用場，再不行就請有身價的、保枱角的，多數是幫裏有地位的人出來說話，吃「講茶」來解决糾紛，目的是要錢，迫使對方押房、賣地來抵賭債，不是用武力打死人。

這天下午，賭場裏來了一個賭客，穿着短打，看上去像當過兵的「丘八」。上得場來動作熟練，似乎是個賭場老手，拿出半吊錢，看了一副牌的上下家輸贏的情況，看準了這半吊錢全押上，牌一開全被吃了。

這下他跳了起來大聲說：「你們這裏是否押甚麼賠甚麼？」

這個穿短打的丘八，把左腿擱在枱上，拔出腿上靴筒裏的一把鋒利匕首，把左褲管捲了起來，露出毛茸茸的大腿，對着多肉的大腿削去了一塊肉下來，用匕首挑着肉，再用匕首連肉釘在枱上，大腿上血流如注，但他臉上還流露着强裝的笑容，表示自己毫不在乎的樣子，嘴裏還大聲地說道：「押肉……」

大伙頓時都傻了眼，這些幫閑、打手去請「保枱角」的大先生過來，大先生一聽有事，馬上就趕過來了，一看這光景，忙賠着笑說：「朋友有話好說，裏邊請。」頭一擺馬上就過來兩人把他抬進裏屋去，叫人去取來刀傷藥(生肌散)，用藥敷上傷口，又用白竹布給包紥裏好。

待一切就緒後，保枱角的大先生開口說道：「請教朋友名諱，報上字號，要甚麼，都可說……」這「丘八」也不懂報字號，回說：「你們押寶，講好押甚麼賠甚麼，你們肉賠不了，就拿五百両銀子，算了今天的事，少一個字都不行。」

保枱角的大先生一聽，知道來者是個「空子」，不在幫的，是個「滾刀肉」(亡命之徒。)如果在幫的人，入了幫進過香堂，磕過頭，拜過老頭子，都有個字號。

如老頭子是大字輩，通字輩收徒弟就是悟字輩……依次排列，如果你出門在外，身上沒有了錢，可以找當地的清幫頭子「告幫」，申報自己的字號，經過盤問確是幫內人，可以得資助和享用各種字號級別的待遇……

此人開口五百兩銀子，要價太高，是訛詐。

當時保枱角的大先生笑笑說：「朋友等一下，我作不了主，我去找當家的商量一下。」

大先生當即出門來找顧家樹、白顏艮，他倆聽大先生把這「滾刀肉」的事情說了後，也一籌莫展，不知如何處理，祇得去找老頭子夏震江。

此時正好張三爺也在夏家，夏震江聽了這兩個徒弟說的事，夏震江就關照興隆說：「三弟你去處理一下，這滾刀肉無非爲了錢，打發他一點算了。」

張興隆說：「好，大哥我去。」

隨跟着顧家樹、白顏艮兩人來到賭場，先把外屋的刀和肉拔下，帶到屋裏，看見這「丘八」還斜躺在椅子上，由於失血過多的原因，臉色像白紙似的，張興隆手裏握着那把插着肉的匕首，靜靜地看着這個裝着滿不在乎，凶横的臉上還留有疤的「丘八」，四目相視對看着。

這時大先生過來向張興隆打了個揖叫：「三爺您老好！」下邊跟着的幫手伙計都跟着過來打揖見禮，都叫着「三爺您老好！」「三爺您老好！」

張興隆對他們拱手還禮，然後回過身來對着這「丘八」說：「朋友，你今天來這裏打『抽豐』，用不着挖自己的肉，開口說話好了，我們的身體髮膚均受之於父母，你這樣作踐自己，等於作踐自己的父母，你算那門子好漢？爲了朋友講義氣，可以兩助插刀，那才是好漢，今天看你可憐，並不是怕你，給你五十兩銀子，去做個營生過日子，不要再做這丟人現眼的事了。」

說罷，把手裏的刀子一拗，「克察」一聲分成兩截，連肉一起摔在地上，右手一招，大先生用托盤拿來五個銀元寶，張興隆一手一個，把銀元寶揑在手裏，一揑一個團，揑了五個團，放進盤裏，由大先生交與這個「丘八」。

這「丘八」看着這五個銀元寶變成五個團，心想這是多大的力氣？他傻了一會，說：「你老就是江淮聞名的張三爺？」

張興隆回道：「我正是。」

這「丘八」聞聽是張三爺，就噗通一下跌跪在地下叩起頭來，口裏說道：「三爺在上，小的回去一定聽三爺的話，改邪歸正，做小本生意過日子……」

張興隆手向兩邊一招，叫手下人扶他起來，並關照大先生配點藥給他，送他出去。

這賭場風波就這樣烟消雲散給解決了，當時在場的人，無不佩服張三爺對人恩威並施的慈悲心懷。

在淮安城，張三爺的名聲越來越響，人們一提起他張三爺的名號，都是翹起大拇指讚好……

一介武夫，在平常老百姓的心目中，佔上一席受崇拜尊敬的位置，確實不易，這是立身江湖，不忘施恩、揚善、積德的結果。

* * *

又到了收穫的金秋季節，天高雲淡，神清氣爽，夏大爺的老伴夏大奶奶，東奔西走，認認眞眞地爲翠姑、玉姑找了一個合適的婆家，是城裏開銀飾舖的李二楞，他有一對雙胞胎兒子，李二楞的名字雖叫「二楞」，人可聰明極了，因爲他幹起活來，有一股鑽研到底的韌勁，可以廢寢忘食地幹，一定要把金銀飾品嵌寶石的勾脚燒焊好，一邊踩着皮老虎，一邊用嘴啣着一根細管子吹着綠火，全神貫注地，不論細如針尖的金絲都能焊接光滑無縫，這種楞到底的鑽研精神，給他帶來精湛的手藝，也給他帶來楞到底不轉彎的褒義詞，因爲他父母生他兄弟兩個，他排行第二，所以就叫他「二楞」。

李二楞生有一對雙胞胎兒子，聰明伶俐，他們弟兄兩個十四歲起，就跟父親學上了這銀匠手藝，繼承了父業，現在他們都是二十歲出頭的人了，做的銀匠活計，精緻漂亮，能超過他們的父親。大的兒子叫大柱，小的兒子叫小柱，一家四口人，老實本份，靠手藝吃飯，左右隣里的關係親善和睦。

李二楞的老伴，和夏大奶奶是表親小姊妹，平時來往甚密，姊妹倆閑談時，談起了兒女的婚事，當然是一拍即合，雙方一口應承了下來。在當時的年代，兒女的婚事，都是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拍板敲定的，盡管雙方兒女從未見過面，但也無權表示反對或同意的，一切均由雙方家長決定，就這樣將雙方從未見過面的男女，撮合在一起過了一輩子，還以爲這是天命所爲，前世的姻緣所定。

夏大奶奶回家，把這事和老伴夏震江、三弟興隆兩人說了。

興隆當即來到碧雲觀，把這事和師父稟述了一番，素玄大師聽後點頭同意，以爲銀匠師傅靠手藝吃飯，靠自己的勞動報酬換飯吃，是最好的行當，俗云：「荒年餓不死手藝人……」

師父回過頭來，徵求翠姑和玉姑兩人的意見，翠姑配大柱，玉姑配二柱，她們兩人不好意思回答好與不好，催問了半天，翠姑說：「全憑師父作主……」翠姑羞答答地和玉姑兩個人躲到房裏去了。

素玄大師當下和興隆商量，揀定九月初五成婚，並決定爲了符合人情世俗，翠姑和玉姑兩人，拜在夏震江夫婦兩人的膝下爲義女，這樣也可以有個稱呼，辦起事來就名正言順，又從抽屜裏拿出兩根大金條，交給興隆，讓他交給夏震江夫婦，拿出部份作爲義父母爲兩個義女陪嫁的嫁粧費，希望不要過於排場，普通一般盡可，她們兩人的小包袱裏的財物，祇要好好的經營，日後甚麼都會有的，排場太大，會引起隣里鄉人生疑，要找痲煩的，尚餘部份留給夏家開銷花費，八月下旬，翠姑和玉姑就該住進夏震江家，準備九月初五，李家來夏家迎親。

興隆遵從師命，又來至夏震江大哥家，當着大嫂的面，把師父給的兩根金條拿了出來送給大哥，把師父囑咐的事都一一說了。

夏震江說：「這兩根大金條就不用了，一般嫁粧我可以預備的。」

興隆說：「大哥、大嫂，我師父的話不能違拗，以順爲孝，請看在小弟面上收下吧！我師父對此身外物從來就不放在心上。現在是八月下旬，要待到九月初五他們來迎親，這段日子有煩哥嫂了。」

夏大嫂接過話說：「三弟這是誰和誰呀，後面有兩間空房，明天就找人收拾一下，讓她們先來住下好了。」

興隆道：「大哥、大嫂，我這兩位師姐來了，叫你們是乾爹、乾媽，這筆賬好難算啊！」

夏震江大哥和夏大嫂兩人不由地哈哈大笑起來，說：「兩頭隨你往那邊論都可以，從你這邊論，你喚他們倆師姐，從我們老倆口這頭論，她倆喚你叔叔，哈哈……」

在八月中旬，提早了幾天的一個晚上，翠姑和玉姑兩個揮淚拜別了師父，每人拿了一個包裹，由興隆和招弟夫婦兩人陪同，來到夏震江家，向夏震江夫婦兩人行了拜見義父義母的叩頭禮，叫了爹和娘，老夫妻兩人看了眼前這兩個閨女，生得端莊秀麗，好似天上掉下來的仙女一般，賢淑、文靜……老倆口晚年又平添了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眞是喜不自勝，待她們如自己親生的女兒，仔細地爲她們梳粧打扮，置辦出嫁的嫁粧，極盡操辦人事的排場。由於素玄大師有言在先，祇備辦了一般人嫁女兒的嫁粧作爲陪嫁，兩個姑娘，一人一個包裹放在箱子裏上了鎖，抬到夫家，日後她們兩家，各開一間金樓銀店，都是由此包裹裏的東西衍生而來的。

九月初五，是大喜的日子，舉行迎親婚禮，兩姐妹嫁兩兄弟，眞是雙喜臨門，興隆和招弟，都早早來到夏家，招弟幫夏大嫂爲翠姑、玉姑梳粧打扮，更換新娘服飾。

迎親轎來，爆竹聲響震門庭，這種熱鬧景象自不必說，新人迎進門後，拜天地、入洞房，這是人生樂事，俗云：「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生樂事無外乎此矣！凡屬人生快事，寫來也就是如此而已！

婚後三日，兩對小夫妻是新婚燕爾，如膠似漆，對公公、婆婆，極盡孝道，老夫妻倆樂得嘴也合不攏。

這兩對小夫妻，女方將自己帶來的小包裹打開，看得兄弟倆傻了眼，有這許多金條、珠寶，有些寶石的手藝自己出生以來還未看到過的。

兩個新娘子提出另創分店的事，翠姑促成大柱去揚州開一間金舖，因爲自己懂行，有本錢。玉姑也贊成二柱去揚州，雙方爭執不下，結果他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決定大柱和翠姑夫妻兩個去揚州開金舖，二柱和玉姑在家服侍公婆，並擴大銀匠店的金舖營生。

這兩家的金舖營生，在揚州的大柱開的舖子特別興旺發達，因爲地利、人和，經過他夫妻的數年勤勞操持，後來成了揚州唯一的大字號金舖。

兩個小道姑，在師父的關懷下，別離了晨鐘暮鼓，唸誦經文的清苦生活，此後她們生兒育女，侍奉公婆，享受着人間家庭的溫馨……

* * *

十月初冬時節，由揚州來了一位大和尚，是英國人，叫魏泰邁，今年三十二歲，服過兵役，後來信奉耶穌教，進過神學院，成了牧師。六年前，隨他的伯父，英國海軍少將魏泰洛斯伯爵前來中國，他一邊佈道，一邊學漢語，所以他的中文底子很好，四書五經熟讀，再加漢語流暢，帶北京味的口音，使人聽了悅耳，尤其對中國的歷史，天南地北的都能談上一通。他平時喜歡穿中國的服飾，吃中國的菜餚。因爲他是牧師，不像天理教裡的神父穿着那樣拘謹，他穿長袍，就是不留辮子，總之他對中國的一切都愛好。

（未完・三）

上文提要：邵逍遙不費吹灰之力解決了不饒人，段皇爺段伏跟邵逍遙一齊走了，順便帶走彭怒……在一個樹蔭蔽天的谷中，卓蓋天與不苦和尚開始決戰，風雪人一旁觀戰，不苦大師先出手，但卓蓋天只採守勢並不攻擊，直至不苦大師提醒他不是要爲雁妃報仇嗎？才針鋒相對而拚搏，並以內力互拚，此時風雪人忽然打開非比尋常的一罈酒……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當頭棒喝喚良知　一代梟雄倏醒悟

「這算甚麼過節？」風雪人道。

「他，他殺了卓某的唯一紅顏知己，這是在下絕對無法忍受的。」

「你是說雁妃？」

「不錯。」

「老和尚殺了雁妃，雁妃又曾經殺了多少個和尚？」

「這個……這個……」

「甚麼這個那個的，殺人者，人亦殺之，這本來就是天公地道的事。」

「雁妃不錯是闖入勝音寺，也曾殺傷過不少和尚……但……但是……」

「但是怎樣？」

「唉！」

「嘆氣又有甚麼用？來來去去，都是卓總堂主的紅顏知己自招殺身之禍，根本怪不得老和尚。」

風雪人倏地怒叫起來。

卓蓋天一陣驚愕。

「你……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在我面前這樣說話。」

「你是誰？」

「卓蓋天。」

「你是天神？」

「不！」

「地下裡的妖魔鬼怪？」

「不！」

「那麼，你祇是一個人？」

「當然。」

「對不起，你是人，我也是個人，同樣都是人，就沒有高低大小之分，你固然膽色過人，武藝高超，我也不是個一無是處的飯桶，最少，要是此刻你我放手一搏，我最少有九分勝算。」

卓蓋天不禁又是一陣驚愕。

他呆住了。

不苦大師忍不住乾咳一聲。

但他這一聲乾咳，聲音軟弱，竟似是連想咳也咳不出來。

他已虛耗了八九成以上的內力。

卓蓋天亦然。

要是此際，風雪人要殺害這兩人，相信乃是易如反掌之事。

卓蓋天又怎會不明白？

他不禁爲之嘆一口氣：「風兄弟，你說的不錯，這一次，也許是我錯了。」

風雪人大搖其頭：「不是也許，而是大錯特錯，錯得令人噴飯。」

卓蓋天又是一陣詫異。

這年輕浪子，看來不修邊幅，但此刻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很有道理。

初時，他說的話似是強詞奪理，甚至是狗屁不通的歪理。

但到後來，卻又漸漸令卓蓋天感到大有道理。

而且是越說越是有道理。

「唉，我是不是瘋了？」卓蓋天忍不住用拳頭敲打自己的腦袋。

「你此刻也許還沒有眞的瘋掉，但再是長此下去，嘿嘿……」

「風兄弟，你的好意我是明白的，但也用不着把這罈酒浪費掉吧？」

「怎麼了？我不配喝？」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酒是給人喝的，你是人，我也是人，怎麼我喝掉它便是浪費？要是給你喝，又或者是給一條狗喝，就不算是浪費了，對不？」

風雪人繞了一個圈子，居然把名滿天下地寇堂總堂主卓蓋天，跟一條狗相提並論，也可算是狂妄之極。

但卓蓋天居然沒有怪罪他。

他不是表面上沒有怪罪，而是的確沒有把這些話放在心上。

他又嘆一口氣，對風雪人道：「你的意思，卓某完全明白。」

不苦大師却道：「老衲不明白。」

卓蓋天道：「大師是不會明白的，非但此刻不明白，將來也不會明白，因爲你是個出家人。」

不苦大師一呆。

「出家人又怎樣，老衲是吃狗肉的。」

卓蓋天却又冷冷一笑：「吃狗肉的出家人，仍然是個出家人，而這些事情，無論吃狗肉與否的出家人都不會明白，正如卓蓋天也不明白你們這些和尚唸的是甚麼經一樣。」

不苦大師又是聽得一呆。

「不錯……施主言之成理……吃狗肉的出家人，畢竟還是一個出家人……」

「這一戰，就此作罷！」卓蓋天向不苦大師抱拳道：「但願你我以後再會無期。」

「施主不再打算爲那位慘死在老衲杖下的女施主報仇了？」

「這仇，已經報了。」

「報了？」

「當然，已經報了仇。」

「老衲仍然活着。」

「活着又如何？大師年紀老邁，經此一役，縱使仍能苟活下去，却已元氣大傷。」

「咳咳……卓總堂主所言甚是……」不苦大師長長的嘆一口氣：「老衲老矣，不比卓總堂主正值壯年，縱使一戰之後損耗內力，也可以在短暫時間之內迅速復原。」

「這是事實。」

「如此看來，這一戰縱使看來彼此平分秋色，但實則上，還是你勝了。」

「不錯，是勝了，那是慘勝。」

卓蓋天淒然地一笑。

「慘勝總比慘敗好一點吧！」

「大師，你這句話却又錯了。」

「哦？究竟是何道理？老衲願聞其詳！」不苦大師走前兩步問。

「還是那一句：出家人是不會明白的。」

「出家人！哈哈……卓施主所言甚是，老衲告退了。」

「且慢！」

「有何指教？」

「大師元氣大傷，這裡有一顆千年雪參丹，可補……」

「不必了，如此珍貴之藥物，不必爲了老衲而浪費，老衲心領，告辭了！」

不苦大師走了。

他走得很快，看來全然不像個受創甚深的人。

* * *

不苦大師走了。

他走了之後，風雪人把酒罈輕輕拋給卓蓋天。

卓蓋天接住這罈酒，愕然不已。

「這酒不錯，眞的不錯。」風雪人道。

「爲甚麼開了它？」

「你是明白的！」

「爲了不讓我和不苦大師拚至同歸於盡，你故意開了它？」

「難道卓總堂主認爲不值得？」

「這並不是值得與否的問題，而是……我知道，你是很重視這一罈酒的。」

「不錯，這不是一罈普通的酒！」

「對你來說，它甚至不像是一罈酒，而是像一道令符。」

「令符？哈哈……」

「我是說眞話。」

「它若是令符，兵將何在？」

「祇要請得動一個人，已勝過百萬雄師。」

「那人是誰？」

「風兄弟是心中有數的。」

「那人姓邵？」

「不錯！除了『頂天一劍』，又號稱『酒帝』的邵逍遙老前輩，又還有誰能抵得上百萬雄師的威力？」

「邵逍遙！」

「誰能請得動邵逍遙？」

「也許根本沒有人能。」

「除非是跟他做個買賣。」

「這一罈酒，就是很有用的本錢。」

「但酒已開了。」

「但是，還沒有喝完！」

「要是繼續喝下去，恐怕最多祇會賸下半罈酒而已。」

「半罈酒夠不夠？」

「你去問邵逍遙吧！」

* * *

邵逍遙！

好一個武林奇人。

但這位威震天下的武林奇人，

如今他在何方?

卓蓋天是曾經在湖畔見過他的。

但邵逍遙走了。

連彭怒也一併帶走!

這武林異人,似是走得甚是逍遙。

眞是說不出的逍遙自在。

* * *

這一晚的紫石鎭,忽然下大雨。

好大好大的雨。

長街之上,行人稀少,却有一頭黃犬,疾步奔向街角暗處。

這一頭黃犬,肥大之極。

黃犬疾步狂奔,顯然是因爲受驚。

果然,背後有人狂追。

那是一個粗魯之極的大漢。

大漢手中揮舞着一把刀。

屠刀。

「畜牲慢走!老子超渡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也!」大漢一面揮刀,一面狂呼。

此人赫然正是唐大石!

他看來似是瘋了!

他眞的瘋了嗎?

不!他沒有眞的瘋掉,但却餓得快要發瘋。

到了紫石鎭好幾天,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每天都祇是在鎭上一間賭坊裏賭博。

他一連賭了三天。

他沒有把銀子輸掉,還贏了好幾百兩。

可是,在這三天之內,他不但不眠不休,連任何食物也沒吃過。

他眞的是賭得忘了形!

* * *

甫自賭坊出來,唐大石就看見了一頭倒楣的黃犬。

這頭黃犬之所以倒楣,是因爲牠遇上了唐大石這個粗魯的猛漢。

「好一頭肥大的黃犬!」

唐大石一看見這頭黃犬,立刻便爲之食指大動。

他在賭坊裏,不但贏了好幾百兩,連一個屠夫的屠刀也一併贏了回來。

那個屠夫輸得一乾二淨,連一直不離腰間的精鋼屠刀也押上了注。

唐大石賭性大發,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殺可也!

走出了賭坊,看見這頭黃犬,立刻便揮刀撲前追之!

黃犬大吃一驚,掉頭便跑。

黃犬跑得很快,但唐大石也追得不慢。

外面下着滂沱大雨,但黃犬給這大漢追得緊了,別說是下雨,便是天降火球,牠也祇有亡命的逃竄!

一人一犬,一追一趕,居然一直追了兩三條街!

到最後,追到了一條窮巷!

那是名副其實的「趕狗入窮巷」!

黃犬一急之下,眼見前無去路,祇好猛然回頭,向唐大石的大腿狠狠地咬下去!

唐大石哈哈一笑,叫道:「眞是不識好歹!」

雙腿急閃,屠刀隨即向黃犬迎頭劈下。

眼看這頭黃犬勢必當場命喪,但却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斜刺裏突然一塊石子飛來!

「噹!」一聲響,這塊石子居然把唐大石的屠刀震開!

唐大石一擊不中,黃犬早已挾着尾巴,在滂沱大雨中急竄而去!

「是誰壞了老子的好事!」唐大石怒吼!

「這也算是一樁好事嗎?」黑暗中響起了一個女子的聲音。

這聲音頗爲清越,語氣却是一片冰冷。

唐大石一聽見這聲音,不禁整個人爲之呆住了。

「是……是妳?」

「甚麼是妳是我的,你還認得我的聲音嗎?」

「這……這是忘不掉的!」

「哼!我在這裏,你是不是很想對付我?」

「對付妳?誰說我要對付妳了?」

「不是?我祇不過是救了那頭黃犬,你就巴不得想把我一口吞掉!」

「不!天地良心,我不曉得妳已到了紫石鎭!是眞的……」

「你不知道我在紫石鎭?」

「眞的不知道!」

「要是你不知道我到了紫石鎭,爲甚麼還要跑到這裏來?」

「這……這祇是湊巧了吧!」

「哼!湊巧,眞的很湊巧,是嗎?」

「是,是,世事本來就是很湊巧的……妳近來可好嗎?」

「當然很好!」

「這……這就好了……」

「我很好,干你甚麼事?」

「妳很好,我聽見了便很高興,那……那當然是很好的……」

「謊話!」

「不!我說的都是眞心話!」

「男人的話,從來都靠不住!」

「不!我的話,跟別人的話,是不一樣的……」

「你是個女人嗎?」

「當然不!妳……妳怎麼說話越來越……」

「怎麼了?」

「沒甚麼……沒甚麼……」

「幹嗎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

說,我這個人越來越潑辣啦?」

「豈……豈敢。」

「嘴裏不敢說,心裏却罵得很兇,是不是?」

「當然不是!」

「哼!早就說過,男人的話,沒有一句是可靠的!」

「不要一竹篙打倒一船人,最少……妳的親生老子,他老人家說的話是很可靠的,對嗎?」

「放屁!」

「我沒有放屁……我已三天沒吃過東西,恐怕想放……也放不出來……」

「哼!你是在嘴裏放屁!」

「不!我祇是在說話……沒有在嘴裏放屁……」

這女子好厲害的唇槍舌劍。

但唐大石說的話,也未免是太笨拙了一些。

他是個不擅詞令的人嗎?

也不一定!

許多時候,他的口才甚至是辯才,他並不是個差勁的人。

但祇有遇上一個人的時候才完全例外。

那人是個女子。

眼前的這個女子——「一丈青」丁珍珍。

來自開封府的丁珍珍。

* * *

丁珍珍。

她是著名的女人。

她著名,是因爲她是個很不錯的女人。

很不錯的意思,就是指她這個女人,在許多方面都很不錯。

眞的很不錯。

隨隨便便,都可以算出她「很不錯」的地方有多少。

首先:她的武功很不錯。

她是開封府武林大豪「指掌之間」裘問天的乾女兒。

裘問天是武林一大怪傑。

他有十幾個乾兒子,但祇有一個乾女兒——「一丈青」丁珍珍。

丁珍珍在八歲那一年,就已拜裘問天爲義父。

裘問天很疼愛丁珍珍,可說是視如己出。

丁珍珍是一個自幼便給寵慣了的女孩。

寵壞她的,倒不是她的親生父母,而是這個姓裘的乾爹。

無論丁珍珍要甚麼,裘問天都一定滿足她,縱使她提出來的要求有多古怪,辦起來有多困難,裘問天都絕不會拒絕。

有一次,裘問天帶着丁珍珍到杭州。

那一年,丁珍珍才九歲。

其時,杭州知府賴坤,是個著名的貪官,不但搜刮民脂民膏,無惡不作,更荒淫無道,多番暗中派出手下强搶良家婦女,以飽嚐他的獸慾。

丁珍珍當時雖然年幼,但已頗懂人性。

她到了杭州不到兩天,便決定要把這賴坤賴大人幹掉。

當裘問天知道乾女兒心中所想事情之後,立刻便說道:「這位賴大人,是妳乾爹的同窗好友。」

「因此殺不得?」

「那倒不是……」

「你還有甚麼話要說嗎?」

「這位賴大人,又是妳乾爹的救命恩人。」

「原來是救命恩人,那就更不能殺了!」

「那倒又不是!」

「甚麼?連救命恩人也可以宰掉嗎?」

「他固然是妳乾爹的救命恩人,但妳乾爹也同時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救過你多少次?」

「一次。」

「你救過他的性命多少次?」

「八次!」

「八對一?」

「不錯!」

「所以嘛,你根本不欠他甚麼!」

「這……倒是說得通的。」

「但你可知道,他在這幾年間害了多少人?」

裘問天嘆一口氣:「這個……恐怕是不計其數了!」

丁珍珍道:「如此之人,留在世上,祇會害人更多,我要親自幹掉他!」

裘問天雙目暴睜:「妳親自幹掉他?」

丁珍珍道:「祇要有一把鋒利的匕首,我就可以戳破他的咽喉!」

裘問天道:「妳眞的下得了手?」

丁珍珍道:「祇要乾爹安排得妥妥當當,這狗官我是殺定的了!」

最後,裘問天果然刻意安排。

而且安排得妥妥當當!

賴坤不懂武功。

丁珍珍也不懂得多少,但她手裏有匕首。

一把非常非常銳利的匕首!

她一下就把賴大人的咽喉戳破!

自此裘問天對她更是另眼相看。

* * *

丁珍珍在九歲那一年的武功,當然是平平無奇之極的。

但不到五年後,她的武功大有進境。

到如今,她的武功已很不錯。

最少，連她的義父裘問天，也認為她的武功眞的很不錯很不錯。

她的膽色很不錯。

她在九歲那一年，已有膽色去刺殺朝廷命官，簡直已可算是膽大包天。

她的口才很不錯。

她能夠在九歲那一年，便已說服乾爹去刺殺杭州知府，可見她這一張嘴巴實在很厲害。

她的樣貌也很不錯。

還有，她的「潑辣」更是很不錯。

而這一點，也正是唐大石為之最頭疼的事情！

* * *

大雨天，狹路相逢。

唐大石面對着丁珍珍，無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她根本不讓他有說話的餘地。

「你是不是快要餓瘋啦！」

「那……那倒不是！」

「你不餓？」

「這個……也不是不餓，祇是……」

「餓就是餓，不餓就不餓，怎麼吞吞吐吐的？」丁珍珍罵了起來。

「實不相瞞，我已三天沒吃過東西……本來是眞的很餓了，但自從看見妳之後……不知如何，又好像不餓啦……」

「我又不是個饅頭！」

「不！我聽人說過一句話，叫……叫『秀色可餐』，妳懂不懂這個意思？」

丁珍珍「啐」了一口：「甚麼秀色可餐，簡直胡說八道！」

雖然還是在罵，但聲音中却掩蓋不住心中喜悅之情。

「現在是不是下着大雨？」

「你瘋了嗎？是不是下雨，就算是瘋子都會知道！」

「妳雖然身上披着簑衣，但衣衫也會濕……」

「你呢？」

「我本來就已渾身濕透。」

「眞是一條笨蟲！」

「在妳面前，的確很笨，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妳太聰明！」

「我聰明不聰明，跟你又有甚麼相干了？」

「也許眞的沒有相干，但也許大有相干！」唐大石吶吶地說道。

「別在這裏胡言亂語啦，咱們走！」

「走？走往哪裏？」

「在這紫石鎭，房子很便宜。」

「甚麼意思？」

「我已買下了一幢巨宅，雖然古老一些，但却也很乾淨。」

「妳在這鎭上買了一幢巨宅？」

「不錯。」

「為甚麼要買一幢巨宅？」

「我有太多銀票，有太多金子，花掉三幾千兩，整個人都舒服多了。」

「妳怎會有這許多銀票金子？」

「有些是乾爹送的，有些是打劫得回來的！」

「妳做了賊？」

「我本來就是個賊，那些貪官汚吏，土豪惡霸的金子銀子，不搶掉一些怎對得起老百姓？」

「這可不妙！」

「有何不妙之處？」

「妳打家劫舍，可不是為了劫富濟貧，那是大大不對的。」

「濟貧？你怎知道我沒有把那些金子銀子送給貧苦大衆？」

「妳花幾千兩買一座巨宅給自己享用，那就足以證明……」

「你懂甚麼，這幢巨宅，我祇是買來玩玩的，玩它三五天之後，又會再賣出去，然後把銀兩送給附近的貧苦大衆。」

「果眞如此？」

「我幾曾騙過你啦！」

「妳對我很好，我是知道的……」

「呸！誰對你好了？臭美！」

「嗯，妳跑到紫石鎭，所為何事？」

「跑到紫石鎭的武林高手，大有人在，為甚麼祇是問我？」

「妳也是武林高手嗎？」

「比上不足，比下總是有餘！」

「妳說得對，要是動起手來，我萬萬不是妳的對手！」

「嘴油舌滑，不正經！」

「我也算是個嘴油舌滑的人嗎？」

「你自己心中有數！」

「還在下雨哪！」

「害怕給雨淋嗎？」

「怕是不怕的……但既然妳有一幢巨宅，咱們又何必呆站在這裡？」

* * *

丁珍珍是個很能幹的女人。

她豈僅只是潑辣而已。

那巨宅，還有三個僕人。

一個老媽子。

一個老僕。

還有一個大塊頭的奴僕。

老媽子叫范老媽子，老僕叫曾平，大塊頭奴僕叫阿昌！

丁珍珍對范老媽子道：「抓一頭狗來！」

范老媽子道：「黑狗好不好？」

「當然是黑狗最好。」

「主人，已煮好了。」

「甚麼？」

「唐大哥喜歡吃狗肉，老奴是知道的，因此早已宰了一頭黑狗，並且烹製妥當！」

「嘿嘿！妳活到這把年紀，居然頭腦還是很清楚，倒算是相當難

得！」

「主人過獎了！」

唐大石瞧着這老媽子，忍不住咕噥道：「妳是算命的嗎？」

「不！」

「既能擅於算命，也能預早知道主人心意，可眞厲害。」

丁珍珍道：「若說到最厲害的，可不是范老媽子。」

「不是她？還有誰比她更厲害？」

「當然是你這個到處要抓狗來吃的渾人！」

* * *

狗肉果然早已煮好。

香味十足，炮製手法一流。

唐大石早已飢腸轆轆，見有此美食，立時據案大吃，好不痛快。

丁珍珍也吃了不少狗肉。

「大石，你將來有甚麼打算？」

唐大石一面咬着一條狗腿，一面大搖其頭：「毫無打算，只是做一天和尚，唸一天經！」

「你又不是個和尚！」

「做和尚也不是不好的，說不定……」

「說不定你明天便要削髮為僧？」

「唔……眞是說不定的！」

「做和尚，只怕還不怎麼徹底！」

「何以說不徹底？」

「你要做和尚，說來說去都只是想避開我對不？」

「不！沒……沒這回事！」

「你心裡所想的一切，又怎瞞得過我的眼睛？」丁珍珍冷笑不迭。

「天地良心，我可以當天發誓！」

「不必了！與其做和尚，不如乾脆一點，一刀自宮，把自己變成一個太監，豈非更是乾淨俐落？」

聽到這裡，唐大石差點沒把肚裏的狗肉吐了出來！

* * *

夜更深。

在客棧內，單開山與包勝共商大計。

單開山道：「包統領，卓蓋天已離去三天，一直音訊杳然。」

包勝沉吟半晌，才道：「以卓總堂主的能耐，五台山的老瘋僧，未必便能把他怎樣！」

單開山道：「只是，卓蓋天為雁妃之死，一直方寸大亂！」

包勝道：「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弱點，卓蓋天最要命的弱點，就是放不下那個女人！」

「不錯！」

「只是，那個女人既已魂歸極樂，他就算心中再悲痛，總有一天會平靜下來。」

「屬下也是這麼想……」

「要消除這一塊大石，就決不能拖延時候，最好是快刀斬亂蔴，速戰速決！」

「但他已三天不見踪影……」

「他一定會回來的！」

「他若回來……」

「不必等他回來，已必須動手！」

「剪除他的羽翼？」

「正是！」

「屬下明白了！」

* * *

大雨已停，天色漸亮。

在紫石鎭鎭口的一間茶寮，門外一直躺着一個人。

昨夜傾盆大雨之際，他仍然是這樣躺着。

雖然，他混身濕透，但他仍然不理會。

他已年逾六旬，是地寇堂的老護法「霹靂鎖喉刀」孟大亮！

天亮了。

孟大亮仰望天色，同時面露失望之色。

他一直都在等卓總堂主回來。

但卓蓋天不見了。

孟大亮找了兩天，找不着。

於是，他在這鎭口茶寮門外等候。

一等，又等了一個晝夜。

仍然不見卓蓋天！

當然，孟大亮也曾派遣手下，到處找尋卓總堂主的下落。

但始終不見踪影……

孟大亮灰白眉毛緊鎖，他決定今天再出去找找。

他有一匹馬。

一匹瘦馬。

馬瘦，脚程却很不錯，而且耐力驚人。

但他還未曾拉馬出來，已被一個人攔住去路。

* * *

一對一，單對單。

孟大亮不知道來者是誰，因為那人的臉上，戴着一副神態猙獰的面譜。

「來者何人？」孟大亮怒喝。

「殺人的人！」

「你想殺誰？」

「當然是殺你這個不知死活的老匹夫！」

「你是誰？何以不敢以廬山眞面目示人？」孟大亮雙目寒芒暴閃：「老夫認得你，老夫一定認得你！」

「那麼，我是誰？」

「你是單……」

孟大亮還沒有把那個人的名字完全說出，腹間已中了三枚毒弩！

毒弩長僅四寸！

但它發自一具用精鋼鑄造的弩筒，其威力之大，當眞不可思議。

（未完・八）

上文提要：高貴貞帶着三個手下欲去杜飛家的祠堂尋「寶石鴛鴦」，在黑龍長街住店，朱五貪愛高貴貞美色反被她殺了，也算替地方上除了一惡吏……第二天高貴貞等四人繼續在杜家祠堂尋寶，直至夜了仍無所發現，便在供桌一邊睡下，三更天高貴貞被狐狸鬧醒，跟踪狐狸找到了土地廟，刨開地道，終於發現地窖……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財迷心竅陷機關　爲求活命道眞相

平台五尺多那麼寬，正中央是一塊金片，經人設計，每天有半個時辰可與一個上方圓洞之中透進的陽光互輝映，那一道金光就是陽光射中青石上鑲的金片發出來的！

高貴貞先是四下觀看一遍，喃喃道：「若非又是一個機關，就是關鍵時刻了，非動這金片不能探出究竟來。」

這平台有三尺高，四週有台階三層，高貴貞與李老八三人緩緩的往這土台子上登去，四個人低頭看，高貴貞雙手去移動那個金片，她未搬動。

李老八道：「姑娘，還是由我李老八來吧！」

他搶先去搬動青石，李老八搬了七次，才用雙手吃力的一聲吼：「起！」

「嘩啦啦！」

只見那個土台子整個陷入地坑中，四個人誰也不及閃躲，便沉入四丈多深坑內，差一點遭活埋！

高貴貞大叫：「上當了！」

她吃力的自黃土中拔出身子拔雙腿，李老八直罵不休！「他娘子的，可惡啊！」

尹六郎更是搖頭拍身子，大叫道：「這！完蛋了！」

他抬頭，看着上方一洞天似的有一點光亮，那是從上面小圓孔射進來的一道陽光。

四人手上的火把也熄了，地坑中灰濛濛的看不清，張翠山張口直嘔，他啃了一嘴巴泥土！

吐着，他還叫着：「怎麼辦，怎麼辦？」

四個人在四週摸一遍，想找出路就難了。

高貴貞想了一下，道：「我們來個疊羅漢，你們三人疊起來，我踩着你們往上攀，先上去了再說。」

李老八道：「對，對，對，還是姑娘的腦筋最靈光！」

抬頭看，距離洞口五丈，誰能飛得上，如果有人飛得上，這人就不是人來而是神。

可惜咱沒見過有誰能一躍五丈高的能人。

於是，李老八在最下方拿椿站穩了，尹六郎一躍到了李老八的肩頭上，第三個是張翠山。

張翠山瘦高個頭兩臂有力，當高貴貞往他躍來的時候，早被張翠山舉起來了。

高貴貞站在張翠山的兩肩，抬頭看上去，她對足下三人，道：「還有兩丈高，你們站穩了，我要翻上去了！」

下面，李老八道：「上吧，姑娘，我站得穩當極了，貼着土壁不會倒！」

高貴貞雙足用力一點，她扭腰

挺身猛一起，人已落在坑口邊，高貴貞喘了一口大氣，道：「我上來了！」

張翠山道：「快，設法我們也上去！」

高貴貞四下仔細觀看着，匆匆的對下面三人道：「快把火把抛上來，陽光好像移過去了。」

下面，李老八三人又落在坑中了，他們在坑中找火把，然後把火把抛上去。

高貴貞取了火種燃上一支火把，她只一照間，不由叫了一聲苦也。

爲甚麼叫苦連天，因爲四個死字洞口塌陷了，不見了，被大量黃土堵住了，非但堵住，還有鐵柵落下來，顯然，一旦進來，休想逃出。

高貴貞伏在坑邊往下叫：「我們完了！」

坑中三人吃一驚，這句話出自高姑娘之口，大概四人活不成了。

張翠山道：「穩住，別急，先把我們弄上去！」

尹六郎道：「對，上去以後想辦法。」

高貴貞看看四週，道：「這兒甚麼也沒有，空蕩蕩的只有一塊大石頭！」

李老八道：「夠了，來吧，看我的。」

只見他脫下外套以刀削成帶子挽起來，三人也把腰皮帶相互挽妥當，找了塊石頭綁了，對上面的高貴貞道：「姑娘，接着！」

高貴貞看得清，立刻把連結的帶子接手上，下面，李老八再叫尹六郎與張翠山人站在他的肩頭上。

「距離拉近，你們就可以上去了！」

高貴貞已把一端拴牢在石頭上，她還在坑邊用力拉。

一端的繩頭垂四丈，張翠山用手拉緊，猛的一下子空翻，身子在坑口被高貴貞手一撥，他也上來了。

上來就是一聲大喘氣，道：「人言機關密密要謹慎，我們此刻處處是機關！」

高貴貞再把帶子垂下去，張翠山使力把尹六郎也抱上來，高貴貞叫下面的李老八把一應丢下去的東西先送上來，最後才把李老八也拖拉上來了。

四個人四下看，合力去拖鐵柵門，動也不動一下，高貴貞洩氣了：「怎麼辦？」她幾乎要落淚了。

此時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

高貴貞只叫燃一支火把，也不知在這個洞中要困多久，也許會死在這地洞中！

這時候如果有人前來，他們一定會叫救命，如果有人救出他們，高貴貞必重謝。

當然，如果這時候李自成來到，高貴貞肯定樂死，笑死，可是……

可是李自成沒有來，來了一個，不，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兩個人。

那男的不是別人，杜飛是也！

杜飛帶了個姑娘，那個姑娘長得俏，背上插了一把刀，此女在陝北大大有名，提到陝北玫瑰萬紅就是此女。

萬紅與杜飛認識三年多，只因爲萬紅不想上鳳凰嶺，二人才拖拖拉拉兩三年。

如今差一天就是八月中秋節，這一天杜飛必來杜家灣祭祖，他把萬紅也帶來了。

天下事就有那麼巧，其實每個人生下來也叫巧，天下事事都巧合！

杜飛帶着萬紅二人下了馬，拉馬走入杜家祠堂，立刻怔住了，怎麼祠堂中拴了四匹馬？

四匹馬餓慘了，餓得在啃樹皮。

杜飛猛抬頭，對萬紅道：「甚麼人進入我家祠堂來，人呢！」

萬紅道：「人不見了！」

她指指四匹馬，又道：「好像來了兩天多，這馬快餓斃了！」

說着，她過去解韁繩，四匹馬立刻一衝出了祠堂門，就在野地啃起草木了。

「嗆郎！」一聲，杜飛拔出刀來，緩緩的，他登上了祠堂台子推開一扇門往裡面看去，不由大怒。

他回身對萬紅道：「看，吃拉睡在我的祖宗面前，眞正豈有此理！」

原來高貴貞他們蓋的鋪蓋放在祠堂之中。

杜飛走上去，他是一件一件的查，又一件一件的看，馬鞍子也看，只是看不出是甚麼人的。

杜飛心中一動，他對萬紅道：「萬紅呀，咱們已是夫妻了，這以後杜家的一切也是你我二人的！」

萬紅道：「看你說得不是廢話，我進了你們杜家門，當然是你們杜家人了！」

她站在祖宗神位前，又道：「你已完成你們杜家上三代的遺命，奪回了你曾老爺要奪的寶物，你達成他們的心願才找去娶我，我萬紅任誰也瞧不上眼，這一輩子等你一個人，你……唉，都三十多歲了，我也接近三十了，我們這是爲對方堅貞不渝，上天可鑒的好姻緣！」

杜飛道：「走，我忽然想起來，說不定這些人在找我杜家老祖宗們的東西了！」

萬紅道：「荒廢祠堂墓園，有

甚麼引起別人興趣，難道有寶物不成？」

杜飛道：「不錯，正是有寶，而且也是稀世珍寶。」

萬紅道：「甚麼？稀世珍寶呀！」

「一對寶石翡翠鴛鴦。」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年，金、杜二家結下這不世之仇，爲的是爭這一對寶石鴛鴦，世代相拚，也死了不少人，直到我們杜家人逃剩我一個，嘿……」

他冷笑，又道：「幾年了，這對寶物還是被我找到了，我杜飛這一生應可挺胸站在先人面前而了無遺憾了，哈！」

萬紅道：「那你必把寶物送來了。」

「不錯。」

「就放在杜家祠堂這裡了？」

「是的！」他看看四週，又道：「就在我曾老爺曾老奶奶面前了！」

萬紅道：「這些人又是怎麼知道的？」

杜飛道：「如果我料想不差，必是他們！」

「誰？」

「老龍溝！」

萬紅吃一驚，道：「老山賊高迎祥呀！」

杜飛道：「普天之下，也只有李自成他一人知道，便是霍大當家與宮二當家也不知道。」

萬紅道：「如果是這樣，這李自成就太不夠意思了，他這是坑你！」

杜飛道：「李自成不會，但他身邊的人凶殘，陰狠，久之，必會變心！」

萬紅道：「如果這樣，這種朋友不交也罷！」

杜飛道：「便是知道他是李自成，老實說，杜家地室中也不是輕易進進出出地方！」

「有機關？」

「當然！」他有些得意的冷冷道：「當年我爺爺結交的一位茅山雲遊道長叫玄機子，老道長依八卦圖形設計了一套地室，他把圖繪了以後，就再也不見此人了，後來我老爺他們大興土木，蓋了祠堂挖了地道，闢了墓園，請的是中原來的工匠！」

他抬頭看看天色，又道：「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我還沒出生吶！」

「你怎麼知道地室中的機關？」

「代代傳下來的，以後你會明白！」

他指指祠堂後面，道：「走，我們過去看看，這四個人去了甚麼地方！」

萬紅也拔刀在手，道：「杜飛，你如果碰上李自成，你能殺他嗎？」

全身一緊，杜飛道：「李自成的刀法厲害，我沒有把握勝他，我以爲他比我的杜家刀法高。」

萬紅道：「那就由我出刀殺了他！」

杜飛道：「萬紅，我們二人合力對付，也許能得手，如果李自成前來，有一件事足以証明了！」

萬紅道：「是甚麼事？」

杜飛道：「官兵上一回圍剿鳳凰嶺的事件，那就証明是他們嫁的禍！」

這二人繞過舊地扯斷垣荒堆，撥草往墓園亂墳中走過去，猛古丁，杜飛拔身騰躍，落在那個歪了廟又變了方位的土地廟前，杜飛嘿嘿一聲，道：「必是由此處進入地下隧道中去了！」

萬紅道：「他們能得手嗎？」

「他們永遠也休想了得手，嘿……太好了，他們進入死門更妙了，何用我們聯手殺他們？」

萬紅道：「眞是太好了，也算我們新婚最好的大禮，由高迎祥送咱們，哈……」

杜飛在土地廟前停了一陣，他開始邁步走着。

他先往舊址方向走了十幾丈遠再左轉，後又往一處土丘上去着。

萬紅不開口，小心的跟在杜飛的身後。

於是，杜飛停在土丘頂上，他從一個石洞中把眼珠子湊上去往下面看，就好像他在觀看拉洋片往裡頭觀似的！

萬紅急得問道：「你看到甚麼？」

杜飛道：「似乎有紅光。」

萬紅道：「怪了，地上有紅光，你也看得見呀！」

杜飛把頭一抬，道：「你看，裡面是不是有紅光，你仔細的看！」

那萬紅湊眼看下去，她驚呼，道：「有人在下面，我好像看到了。」

杜飛一聽，哈哈笑了。

「這是個死門所在，進入此地，只有活活被囚死！」

他對萬紅點點頭，又道：「回去，咱們帶來的供品擺在祖先神位上，當着杜家列祖列宗，我們叩個頭，我杜飛也算有交代了。」

萬紅道：「這下面怎麼辦？」

杜飛道：「五七天之後，他們必死無異，哈……活活餓死在裡面！」

萬紅道：「你不認爲應該確認你那個好兄弟李自成是不是也在其中？」

杜飛道：「不必了，是他的無義，休怪我無情！」

二人一路回到了大祠堂，只見門外幾匹馬仍然在啃着荒草，那正是餓慘了才有的現象。

萬紅與杜飛二人取來祭品兩大包，走到了大祠堂中把神案清理擺上。

杜飛又把每個牌位端正了，才與萬紅人併肩跪在地，二人叩了三個大响頭，那杜飛可就說了。

「曾老爺，曾老奶，爺爺奶奶，爹娘呀，我們杜家就快有接續的香煙了，人家萬姑娘入了咱們杜家門，明年今日必有娃兒抱來叩謝爺們，杜飛總算對杜家有了交代，這以後還望祖宗們多保佑了。」

他取出一大串鞭炮，就在杜家舊址燃放起來。

炮聲劈叭响，响起了地洞被囚的四個人的希望了。

是的，高貴貞四人也聽到了鞭炮聲，把四個已餓得眼冒金星的人好像注了四記强心劑！

＊　＊　＊

原來高貴貞、李老八、張翠山四人已在地洞中被囚了兩天，地上死了一隻幼狐狸，那是被李老八一刀砍死的。有了這幼狐，四個人忍耐的吃了幾口生狐肉，那高貴貞幾乎嘔出來。

可是人餓極了，甚麼也得吃。

原本帶進來的兩袋酒，他們四人當水喝，每一回只能潤潤嘴巴一小口。

張翠山昨日還在挖鐵柵的上面土石，他是越挖越寒心，那鐵柵好像在土中生了根一般，反而累得更餓。

現在，外面傳來鞭炮聲，四人的希望來了。

李老八大聲叫：「喂，上面的好兄弟呀，咱們被囚了，快救救咱們出去呀！」

尹六郎也跟着叫，只是再叫也沒有反應。

當然不會有反應，杜飛絕不會救他們！

而眞正能救他們出來的人，大概也只有杜飛一個人，可是杜飛心中充滿了恨。

杜飛是恨人不死，他當然不會救人。

他現在快樂得不得了。

因爲他現在就在一邊的小房中，地上鋪着三張毛氈，身上蓋了三張毯子，身邊還擁着一位俏美的萬紅！

這二人抱得緊，摟得親，那光景好像扭成了一個人似的，你想他們會去救人？

在陝北有句話說的實在，那句話無人能反對，說的是：「窮人多子，富人多金！」

富人當然多金，而窮人就不一樣了，窮人閒下來沒事幹，甚麼娛樂遊興都沒錢，夫妻二人祇好關上門早睡覺，想想看，這能不多兒多女呀！

如今在這杜家祠堂裏，杜飛不窮，但他却對祖先們放過話，要杜家多子多孫呀！

於是，這一夜杜飛與萬紅二人就沒有認眞的睡過覺，他們實實在在的折騰到五更天，兩個人才滿意的睡了！

這就是二人的洞房花燭夜，可也另有一番江湖情調，至少杜飛的心中十分愉快！

＊　＊　＊

有聲音隱隱約約的傳過來，杜飛聽到祇裝沒聽到，他接過萬紅爲他備下的酒食，吃得好不快活！

忽然，杜飛對萬紅道：「我的紅呀，咱們尋尋樂子去，你看好不好！」

萬紅道：「祇要你高興的事，我都願意同你一起！」

杜飛道：「把酒袋提上，跟我走！」

萬紅提了酒袋，跟在杜飛身後面，二人很快的又上到那座土丘上面了！

日快正中了，有個山洞口露出地面三寸高，陽光從洞口射向洞中，射在那塊銅鏡上，露出一道强烈的金光！

杜飛對萬紅道：「你看，這日光照到洞中，照在一片銅鏡上，那個銅鏡名爲照妖鏡，也叫辟邪鏡，每天祇有半個時辰洞中有光！」

他瞇起眼睛往下看，金光被他遮住了，但下面仍然有微弱的紅光！

杜飛對準小洞口往下面叫：「下面甚麼人！」

他這麼一聲呼叫，立刻間有了反應：「喂！上面的朋友，快設法救救我們！」

「你們一共幾個人？」

「四個。」

「報上名來我聽聽！」

「咱們是老龍溝的人吶！」

「報名呀，老龍溝幾千人，你們的名字是……」

下面傳來尖叫：「我是高姑娘，我爹他是高迎祥，西北的闖王，還有我們三位大頭目在此！」

下面正是高貴貞的聲音，她急急的又道：「我們需要吃的喝的，快先爲我們弄些下來！」

杜飛一聽笑了！

他心中直罵：「李自成沒有來，娘的皮！這件事也許是高貴貞瞞着李自成帶了老龍溝三大頭目前來盜寶了，這事必需弄清楚！」

杜飛要把事弄清楚，他却對下面呼叫：「我這兒有一袋酒呀，我由這洞口慢慢的往下面倒，你們就在下面張口，大伙先潤潤喉濕濕口

吧！」

他把酒袋在洞口一塞，就那麼細細的往洞中倒着！

下面傳來呼叫聲：「快接，快接呀！」

下面的四人沒有一個張口的，張翠山站在李老八的肩頭上，用他們已空的酒袋接上去，那杜飛還以為下面的人必在搶喝了，他高興的仰天哈哈笑了！

他的笑聲，立刻引得高貴貞一聲尖叫：「是杜飛，是杜兄來了！」

杜飛也不再否認了，他收住笑，叱道：「高貴貞，你太陰了，瞞着李自成，帶人前來盜寶呀，可惜那寶根本不在此地，妳認了吧！」

高貴貞道：「杜兄，難道你不念自成與你二人之間的交情？」

杜飛道：「念，當然念，祇不過我今要聽一件事情，如果妳坦白，你們四人也許有救了！」

下面，高貴貞道：「杜兄，你問吧！」

杜飛道：「官兵圍剿鳳凰嶺之事，我心中一直是個疙瘩，妳今非說個明白不可！」

高貴貞道：「在風口村不是已經說明白了，你今還提那事幹甚麼！」

杜飛道：「別把杜某當三歲娃兒耍，快說實話吧！」

高貴貞道：「要如何你才會救我們出去！」

杜飛道：「實言相告！」

高貴貞道：「說了實言，你更不會救我們了，你必需發毒誓！」

杜飛道：「我答應救你們！」

「發誓！」

「我若不救你們，不得好死！」

下面，高貴貞道：「不錯，也是我臨機應變，隨口一句，嫁禍你們！」

「哈……」杜飛大笑，笑得見淚！

「快救我們出去呀！」

杜飛道：「我說過，我會救你們，但救的方式有多種，我杜飛不是聖人，無法大方的救那會經坑過我們的人，但我既發過誓，就非救你們出來不可了！」

下面，高貴貞道：「快呀，我們不管你用甚麼方法！」

杜飛道：「我快馬加鞭趕去老龍溝，叫你們的人馬來救人！」

高貴貞大叫：「遠水救不了近火，等我們的人來到，我們四人早餓死了！」

「不會，你們在地洞中，有狐兔之類，設法殺幾隻，幾天日子很快過去！」

高貴貞道：「杜兄，你何必如此呀！」

杜飛道：「我這就去了，再見！」

他果然走了，而且示意萬紅，二人匆匆的奔回祠堂中，杜飛臉上露出個殘酷的笑意！

萬紅道：「杜飛，今天八月十六了，你眞打算去老龍溝找人來此救人？」

杜飛道：「我發過誓了，當然去告訴他們的人，妳却不能去！」

萬紅道：「你把我甩開？我才不幹吶！」

杜飛道：「不是甩開你，我要你前往延長縣報個案，官家必會前來，也許官家會撒下巨網，一舉把老龍溝人馬剿除掉！」

他重重的看看遠處，又道：「我要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嘿……哈……」

杜飛的這一招是狠毒，可也造成一個出世大魔頭的血洗數省殺人千萬！

這又是何人能想得到的驚世慘事！

＊　＊　＊

且不提陝北玫瑰萬紅前往延長縣去報案，高迎祥的女兒在黑龍關杜家祠堂出現之事，先表一表杜飛的行動！

這杜飛騎的是千里馬，他頭一天就疾馳三百里！

他為甚麼要如此的快馬加鞭？無他，為的是要配合萬紅的行動！

杜飛以為，這一回連李自成也一併叫官家除掉，那樣一來，倒不需他出手了。

杜飛更要告訴官府的人馬，洗劫延長縣，訛詐姚家店，殺了許多官兵，也是老龍溝高迎祥的人馬幹的，老龍溝嫁禍於鳳凰嶺！

杜飛要看着官兵圍殺李自成，更要看着更多的官兵去圍剿老龍溝！

杜飛一心要官兵成功，他才急往老龍溝方向奔馳，當老龍溝人馬分散開，也是官兵們圍來之時！

杜飛越想越有勁，忍不住的在馬上哈哈笑，不時的一聲歡叫：「哦吼！」

杜飛拍馬連夜趕，一共趕路快兩天，這天過午快兩個時辰才來到了風口村！

風口村就是通往老龍溝的要隘，二十幾戶小飯鋪就在道路兩邊！

杜飛拍馬又來到那家街頭小飯鋪，剛下馬，就見那一對夫妻跳出來了！

這是一回生二回熟的客人，夫妻二人立刻迎進店內，那男的道：「怎麼又來了？這一回你打不了架了！」

杜飛未聽出來，一笑，道：「快通報，鳳凰嶺杜飛要立見高當家的，晚了，他的女兒四人就沒命

了！」

夫妻二人一聽幾乎跳起來！男的瞪大眼，女的叫罵了：「難道小姐轉去鳳凰嶺？」

杜飛忽的怪叫：「快去通報！」

男的一聽，拔腿就跑，直往老龍溝奔去了！

怪的是女的手上提了一把切菜刀，虎視眈眈的站在門下，她注視着杜飛沒行動！

杜飛沉叫：「怎麼不拿酒菜來？」

「你還要酒菜！」

「我為你們高姑娘生死，連夜拍馬趕來告知她父母丈夫去救人，你們反而不招待！」

女的叱吼：「招待，但要等咱們當家的來了再說！」

杜飛道：「為甚麼不能現在吃？」

女的冷笑了！

杜飛很想起來揍人，但他忍耐了！

杜飛當然想不到這大脚女人為甚麼今天如此對待他，她應該對他更客氣，因為上一回李自成與高貴貞是那樣的尊重他！

杜飛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吶！

＊　＊　＊

李自成已經考慮了兩天一夜，他終於還是率領高迎祥撥給他的一千人馬自老龍溝後開拔了！

李自成是受不了岳丈大人闖王高迎祥的激發，才答應的，高迎祥說得明白，李自成最後還是想通了！

那正是一個梟霸人物的思想！

「自成，人若想在江湖上幹下偉大的事業，有時候是免不了心狠手辣的！」

李自成坐在馬飛女身邊，他半低頭！

高迎祥接道：「對一個人守信義何如對眾人報恩呀，你不要小看了杜飛，我老人家保證，杜飛百分之百的不會相信你們的話，一旦他弄明白，姓杜的肯定會報復！」

李自成道：「杜飛很講義氣，而且……」

高迎祥道：「重義氣的人物更是有仇必報，一旦起了報復念頭，你絕對上當，而且死也不知怎麼死的！」

李自成雙目一厲！

馬飛女道：「自成呀，你姨丈看過多少人物，他的話你應該信得過的！」

李自成道：「是，姨媽！」

高迎祥道：「我早決定好了，一千人馬交你帶，去，把鳳凰嶺奪過來！」

李自成幾乎跳起來，道：「這不是落井下石呀，姨丈，岳丈大人，咱們不是同鳳凰嶺立了盟呀！」

「哈……」高迎祥道：「那是狗屁盟，我為了後大門的安全，才同霍大牙他們立個字據，誰當眞呀！」

他嘿嘿冷笑連聲，又道：「鳳凰嶺此時已大傷元氣，正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由他們為咱們看後大門，何如咱們自家人幹，那豈不更令我放心！」

李自成心中一百個不願意，但高迎祥却很坦然的對李自成又道：「歷來不少英雄人物，作風上本是為多數人而使陰手，一變而領袖羣雄，三國的曹孟德便是這樣，唐朝李世民不就是兄弟相殘立基業！」

他拍拍李自成，又道：「魏忠賢又算他娘的甚麼東西，閹賊而已，可是他就能領袖那麼多江湖殺手為他效力，這幾年被他砍了不少人！」

咬咬牙，高迎祥又道：「你就是我的接棒人，你如果有那婦人之仁，又怎能統領五千人馬為你奔殺江湖，他們是不會服氣的！」

李自成終於點頭了！

高迎祥打鐵趁熱，他立刻命李自成率人馬由周家灣抄鳳凰嶺的後門殺去了！

這件事才祇不過昨天的事情！

李自成仍然帶着他的貼身忠實幹部，別開東、范沖、孫大寶、方圓、石九子、唐大年、再加上飛毛腿萬里，一同前往鳳凰嶺！

一千人馬分十隊，十位頭目都是高迎祥的親兵悍將，除了李老八、尹六郎、張翠山三人之外，來的十位頭目算是二流殺手！

這一千人馬分十路，一批批的殺向鳳凰嶺，這光景正就是江湖無情義，實力為後盾！

馬飛女還追上去，她對李自成道：「休忘了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不能忘懷了！」

李自成道：「岳母大人，甚麼事情？」

馬飛女道：「你看，你看，我不追來，你必忘掉，那就沒有意思了！」

李自成道：「岳母大人，你指點！」

馬飛女道：「我問你，咱們爭戰江湖為的是甚麼？兄弟們流血掉肉玩命，又是為了甚麼？」

「為了活命！」

「是的，為了活命，要怎麼樣才能活命？」

李自成笑了：「這我知道，不就是銀子呀！」

馬飛女一拍巴掌，笑道：「通了竅門了，很好，你終於明白了！」

馬飛女走近李自成，低聲的道

：「自從你同杜飛弄的那些金銀寶物一半分來之後，唉！」

李自成心中一怔：「怎麼了？」

馬飛女道：「我同你姨丈好多天都不舒服！」

李自成道：「人家已分了一半了！」

馬飛女道：「咱們要全部！」

她有些聲色俱厲的又道：「爲甚麼祇分一半？他們才幾個人呀，我們人比他們多太多了，所以，這一回你去鳳凰嶺，休忘了把他們分去的金銀全部弄回來！」

李自成心中雖然不以爲然，但他忘不了姨丈高迎祥對他的洗腦，不心狠手辣是難以成大事的，手辣心不狠，肯定會挨刀！

李自成如果不想挨刀，他不但要心狠，而且也要手辣，缺一不可！

李自成率人去攻打鳳凰嶺了，他却也想不到第二天杜飛會找來，杜飛還在風口村等他呐！

怪了，風口村這家飯鋪，不但不給吃的喝的，甚至附近幾戶人家的大人娃兒也站在門口怒視着杜飛，這樣，杜飛有些不自在了。

就在他站到自己坐騎一邊一手扶着馬鞍雙目看着每一個臉帶忿怒的人們時候，遠處有了鐵蹄聲。

杜飛的手由馬鞍移到他的金刀把手，他隨時拔刀。

杜飛把手放在馬鞍上就是爲了要拔刀，因爲他發覺這兒的氣氛不對了。

於是，從老龍溝那面奔出一彪人馬來，仔細看過去，爲首的一人錦袍寬帶，英雄帽上鑲白玉，足踩金蹬拖了一把大砍刀，威風凜凜的衝過來了。

這人不是別人，陝北的闖王高迎祥是也。

這裡必需作個說明，人們都說李闖王，怎麼高迎祥也成了闖王。

其實不然，闖王這名字由高迎祥開始的，直到高迎祥出了事，被官家砍了頭，高迎祥的部隊由李自成瓜代，這闖王二字便落在李自成的身上了。

一個人總是會因緣際會，李自成就是這種人物，祇因爲當時魏忠賢提督東廠的那將近五年間，東廠番子配合幾處地方守軍，着實殺了不少山大王，祇可惜大明天下氣數已盡，這兩年連年災荒。

人們總是要活命，命都活不下去了，豈有不造反之理，陝北那地方正是亂源。

這以後等到李自成登上闖王之名，可不正是他娘的天下鬧飢荒之時，於是，李自成肥了，他人馬聚多了。

＊ ＊ ＊

現在，高迎祥拍馬馳來了。

馬飛女也來了，這夫妻檔大山寇也帶來了一百近衞嘍兵。

杜飛不懼，他站在坐騎一邊，任那百名嘍兵團團把他圍在中央。

高迎祥上下仔細的看着杜飛，他一手捋着鬍子，道：「你叫杜飛，聽自成說，你已是鳳凰嶺上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杜飛道：「不錯，那是霍當家的看得起在下。」

一笑，高迎祥道：「李自成一直提到你，他說你對他仁至義盡，沒話好說的，二人已近親兄弟了。」

杜飛道：「那是過去的事了。」

高迎祥道：「這話怎麼說？」

杜飛道：「可惜呀！」

「你胡說。」

「我對朋友剖心置腹，朋友把我當成了二百五還不如的豬，我痛心呀！」

「你說李自成對不起你？」

杜飛哼了一下，道：「他本來對得起我的，可惜……」

他沒有再說下去，雙目直視馬飛女。

馬飛女淡淡的道：「杜三當家的，聽報小女他們四人有了危險，是甚麼危險？」

到這時候才把雙方的話納入正題上了。

杜飛道：「是的，非常危險了。」

高迎祥最是關心他的寶貝女兒高貴貞，聽了杜飛的話，大吼一聲如打雷：「咳，說清楚！」

這老兒果然有功夫，一聲大吼，人們的耳朵嗡嗡响，杜飛也是神色一凜。

馬飛女雙刀在手，道：「姓杜的，我看你不懷好意而來，你他娘的老鼠舐貓屁眼，不想活了。」

杜飛反唇相譏，道：「找死的不是我杜某人，是你們，你們的女兒夠奸詐，奔去杜家灣刨我家祖墳。」

馬飛女看看高迎祥，祇見高迎祥咬牙冷笑。

杜飛又道：「雙方立了盟約，祇怕這毀約的不是鳳凰嶺，是你們。」

馬飛女道：「別的話不說，快說，我女兒他們怎樣了？」

杜飛道：「我每逢八月中秋，必回杜家祠堂拜先人，這一回我當然也去了，可是，我發覺那兒不對了，祠堂院中四匹馬快餓死了，人呢……」

高迎祥也大吼：「人呢？」

馬飛女更是大喘氣道：「快說呀！」

杜飛道：「我當然在四周找，我找到了他們。」

「人呢？是生是死了？」

杜飛道：「被陷在地面下出不來了。」

高迎祥大怒，叱道：「你爲甚麼不救他們出來？」

杜飛道：「我一個人怎麼救，他們被四座大鐵柵堵住，已經餓得快完了，我告訴他們快殺地洞中的狐兔先維持生命，而且，我把帶的一袋酒也由小孔中灌給了他們，我已是仁至義盡，又趕來向你報告，我……」

高迎祥一聽大怒，叱道：「可惡，就應該馬上找人挖開地道把人救出來。」

杜飛道：「找誰？找人來發現他們是老龍溝山賊，豈不是更糟。」

一呆之下，高迎祥道：「聽你這麼一說，我高某人還得謝謝你了。」

杜飛道：「不必。」

高迎祥道：「早年我就聽過杜家灣是黃河岸的一霸，黑龍關那條街，有一半是杜家的，哈……」

他忽的對身後八名頭目，道：「救人如救火，我這就率人趕往杜家灣去。」

馬飛女道：「當家的，多帶人馬。」

高迎祥道：「就帶他們一百閃電鐵騎，連夜趕往杜家灣救人。」

馬飛女道：「說的也是，咱們走！」

高迎祥怒視杜飛，忽對那八頭目道：「殺了他，你們再追上來。」

他可眞大牌，把話擱下來之後，拍馬就走。

馬飛女對杜飛冷叱：「你保命吧！」說完拍馬就走，高迎祥率人已衝出半里外了。

這裡，那條小街上的人們站在街上看過來，都把杜飛當成了惡漢罪人一般。

杜飛並不後悔前來，他反而心中愉快得不得了。

他想的是妻子萬紅向延長縣報了官，闖王高迎祥這一回就難逃劫數了。

杜飛高興在心口不開，眼前就得同八個惡漢拚命。

杜飛拔刀把馬往路邊一推，他臉無表情的雙手抱緊了金刀。

八個頭目有陣式，一前一後的分成了四個方向站，爲首的是個灰臉大個子，他的刀也有二十斤，厚背砍刀舉過頂，不疾不徐的往杜飛逼過去。

在此同時，另一方向也是一個灰臉壯漢，雙手端着一管鐵桿槍。

就在雙方快逼近，先發難的是杜飛。

杜飛不能等着挨扎挨砍，他旋身使出杜家刀法的極品高招，看似砍向正面來的厚背刀，實則忽的旋身砍向身後的那根鐵杆銀槍。

「咻」、「錚」之聲起處，銀槍的槍尖幾乎扎中杜飛的大腿上，沒中，反被杜飛金刀溜過銀槍，殺得那壯漢抖着雙手鮮血往後閃，這人身後的一個頭目便揮刀攔住了杜飛。

杜飛出刀得手，精神大振，金刀疾舞，殺得另外七人難以接近杜飛。

七個頭目也急了，他們還得追上當家的，大家一同去救姑娘他們四人呐。

七個頭目發了急，比不過小飯館的那女人。

這大腳女人也厲害，她暗中端了一盆滾燙熱水守在她的家門附近。

七個頭目在移動，杜飛就在街當中。

大腳女人忽的大聲叫喊：「閃開呀，讓讓路！」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聲叫，別人聽了也發呆，正在玩命動刀，這女人端個盆子幹甚麼。

杜飛轉身看，忽的迎面潑過來熱水一大片，杜飛疾轉頭，但那盆熱水太燙了。

就聽杜飛一聲大嗥：「唉！」

大腳女人桀桀怪笑起來，她太得意了。

杜飛叫聲未已，一道金光閃過去，「卡」的一聲，那女人被杜飛來一個攔腰斬，人變成兩段了，大腳女人的面朝上，似乎還在笑呐。

杜飛砍了大腳女人，他不殺了，騰空飛落在馬背上，挾馬就逃。

七個頭目一聲急叫：「快追，不能叫他逃了！」

杜飛充耳不聞，拍馬直往來路狂奔，白于山的山路他知道，一路直往延安方向狂奔。

杜飛心中明白，延安也有官兵駐守，祇要衝近延安府，高迎祥的七名頭目是不敢再追的。

果然，一路狂奔七十里，離延安西河口沒多遠，後面的追兵不見了。

杜飛勒住馬，他當然也不會去延安，因爲他也是榜上有名的大盜。

那杜飛一旦不逃，頓覺上半身疼得發燒，忍不住哎呀一聲叫，河邊他跳入河裡了。

河水有些涼，但涼比疼可就舒服多了。

＊ ＊ ＊

延長縣新上任的縣太爺叫王希哲，傳言他乃兩榜進士出身，這兩天他在衙門殷勤的招待着東廠來的十三位貴客，這十三人也是東廠高手，魏忠賢把身邊的八大殺手之一的「飛天蜈蚣」古泰來派去充當大當

頭，由姓古的率領十二飛刀手，配合新調任的總兵巴成光，正策劃着如何對付陝北白于山這强人呐。

令人驚訝的是在座中出現總兵宋清風。

宋清風竟然沒死在鳳凰嶺，原來他墮崖以後，受了重傷，由逃在附近的官兵急急忙忙的從山區救回來。

宋清風後來才知道，東廠的大當頭耿懷仁、二當頭王子舟、三當頭方勉以及他們的十二殺手早已死在周家灣附近的山區中了。

這個仗本來有萬全之策，萬無一失，祇要耿懷仁十五人殺入後山，斷了霍大牙他們退路，鳳凰嶺肯定完事，豈料李自成他們暗中下手了。

此刻，衙門之中正在議論着如何二次圍剿鳳凰嶺之事，忽有衙役進來報告。

「有個女子前來報案。」

縣太爺是王希哲：「報甚麼案？」

那捕役道：「她報那高迎祥率人馬趕去杜家灣。」

提到高迎祥三字，在座之人全部跳起來了。

巴成光沉叱：「闖王高迎祥，他繞過延安轉來延長，又去了杜家灣，他想過黃河不成？」

「飛天蜈蚣」古泰來道：「佈網抓大魚。」

宋清風道：「如果姓高的帶來五千人馬，咱們就很難應付他了。」

王縣令對一邊的捕頭汪永在道：「快派人去打探，看那高迎祥帶來多少人馬。」

他忽然又道：「把報案的女子帶進來。」

立刻間，兩名捕役與兩個文案押了個女子走進來。

那女子正是陝北玫瑰萬紅。

這萬紅見了幾位大人，她祇是抱拳施禮，並不下跪。

王縣令看看萬紅，他問起案來了。

「妳是何人？」

「我叫萬紅。」

「甚麼地方人？」

萬紅道：「大人，我的身世並不重要，那高迎祥率人馬前來杜家灣才要命呀。」

王縣令一呆，道：「妳可知道高迎祥為甚麼率人馬前去杜家灣？」

萬紅道：「挖寶，挖杜家的存寶。」

王縣令道：「沒聽說過杜家灣埋了甚麼寶物，倒是杜家絕了後曾聽過。」

宋清風道：「如果來了高迎祥，本人以為那比捉拿鳳凰嶺更為重要多了。」

忽聽那東廠番子「飛天蜈蚣」古泰來道：「好，我們把消息証實以後，立刻調動人馬捉拿闖王高迎祥。」

此人有些霸道，而東廠的人都厲害，地方官這幾年沒有人敢惹他們的。

總兵巴成光道：「是，是，我立刻調動人馬，除了加强城防之外，更埋伏人馬在杜家灣。」

古泰來道：「我們全力配合，與大人同進。」

他對站着的萬紅點點頭道：「這個消息如果屬實，少不了妳的好處。」

萬紅道：「甚麼好處不重要，要緊的是你們能殺了老龍溝來的人，最好殺得他們一個不留，死絕，死光。」

巴成光道：「妳好像恨透了高迎祥。」

萬紅道：「大人，難道你不恨嗎，鬧得天下大亂，好人壞人分不清了。」

這後面的一句話，萬紅是說這些當官的。

王縣令道：「姑娘，妳怕暫時不能離開此地了。」

萬紅道：「要關我？」

「不是關妳，祇是要証實高迎祥是否率人前來以後，本縣不但放人，而且還帶有重賞。」

笑笑，萬紅道：「好吧，我就暫時留下來，希望你們派出去的人頭腦有靈光。」

幾人一聽，彼此瞪眼，這女子好膽識。

＊ ＊ ＊

來不及回報了，因為高迎祥率領一百名鐵騎，鋪天蓋地也似的已越過了姚家店直奔黑龍關。

太快了，這些人馬好像不吃不喝拍馬比賽誰騎的馬匹快似的。

高迎祥的人馬穿的是灰短衫，腰紮帶子背着刀箭，每人馬鞍上有水袋與乾糧袋，祇是苦了胯下馬。

高迎祥的眼中，根本不把附近州縣的官家武力看在眼內放在心上。

白于山他是山區大王呀，他天不怕地不怕，聽了女兒中機關，不及調動人馬，祇帶他的近衛軍一百名來了，高迎祥的女兒才是高迎祥身上的肉。

＊ ＊ ＊

高迎祥率近衛軍帶着老婆馬飛女過了姚家店不久，消息已傳到了延長縣。

這消息當然是由於把總派人送去延長縣的，那也是，一方面這姚家店也是延長與延安之間的防區，另一方面，姚家店與延長縣均吃過白于山區山寇們的虧，早就派出眼

綫，設下聯絡，監視着西方的大山區。

於是消息到了延長縣，那位縣太爺王希哲別的不問，先問着：「高迎祥調來多少人馬呀？」

「頂多不過一百人，盡是騎馬的。」

「一百人呀，這老賊好大的賊膽。」

一邊的宋清風道：「顯然，這老賊採的是速戰速決，得手就走了！」

新任總兵巴成光道：「我這裡連夜行軍，兵分兩路圍殺，時間應是拂曉吧！」

宋清風道：「打算多少人馬帶去？」

巴成光沉沉的道：「五百人馬足矣！」

大當頭「飛天蜈蚣」古泰來道：「久聞高迎祥一把大刀在這陝北殺遍江湖好漢無敵手，各位大人，姓高的是我古某人的了！」

巴成光不爭功，東廠番子眼高於頂，那就由他去對付高闖王吧！

其實古泰來也有想法，在陝北，他如果幹掉了高迎祥，他古泰來就是人物了，搞不好歷史也會記上一筆的！

誰都知道，歷史延壽萬萬年，歷朝多少出將入相人物，甚至天王老子，而眞正能被歷史記上一筆的人物，總還是寥寥無幾，甚麼是萬古流芳，甚麼又是遺臭萬年，有人以為後世所知的太少了。

古泰來只不過魏奸身邊的人物，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如果他幹掉了闖王高迎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奸面前露了臉立了大功了。

古泰來對縣太爺王希哲道：「有幸幹掉這陝北老賊，大人是頭一功。」

王希哲忙搖手：「不，不，大人你們衝鋒殺賊，下官不敢爭功！」

巴成光道：「還是放了那個女子，她好像恨透了山賊，而且對官家有功，應該褒揚。」

王希哲道：「對，不是大人提及，下官倒幾乎忘了這女子！」

他吩咐一邊捕頭汪永在道：「賞那女子二十兩銀子，放她回去。」

汪永在忙施禮，道：「我立刻去辦。」

汪永在當先奔到庫房，以大人名義支了白銀二十兩，然後匆匆奔到前面牢房附近小房間，他對守門的人道：「去吧，這兒不用你們了！」

萬紅起身道：「捕頭大人嗎？有了消息沒有？」

汪永在把十兩銀子交在萬紅手中，道：「這是大人賞妳的，妳有功了，拿了銀子快回去，闖王帶兵出山了，地方到處有危險，妳是女人呀，更危險！」

萬紅托着這十兩銀子，笑笑，然後把十兩銀子揣入袋中，她緩緩的往縣衙外走了。

她也走得冷酷，笑得不自在。

萬紅喃喃的道：「才十兩銀子呀？這麼大的消息，哼，你這小小狗官，如果沒有貪污，我就不姓萬！」

她還眞的猜對了，明末那幾年，甚麼最盛行？貪官汚吏最盛行，似這位捕頭大人汪永在，他還算是有點良心的人，給了萬紅一半十兩銀子，若是換了別人，只怕半兩銀子也不給。

那汪永在送萬紅到衙門外，他看着萬紅策馬走遠，才微笑着走回來，心中那份愉快，就不用提了。

＊ ＊ ＊

闖王高迎祥率人馬飛馳到黑龍關的時候，那個一丈八尺高的土城上，五七個守城士兵地方團隊早逃之夭夭了！

高迎祥的人馬來得太快了，閃電也似的一下子衝入黑龍關。

這是個單日，黑龍關這兒分市集，北城是販羊的，南城販馬牛，南關還未下市，高迎祥的人馬已到了黑龍關，姓高的心中明白，似這種小地方，無人能擋得了他一輪猛殺。

高迎祥坐在馬上走前面，有個頭目大聲喊。

「老鄉親們，聽着，大伙兒各站原地，動一下子的，休怪俺們刀子不長眼睛！」他嘴裡喝吼着，拍馬雙目四下看，一羣怒馬馳過來，馬蹄打在街石上，錚錚响的好像踩在人們心坎上似的，令人心驚肉跳。

又有一個頭目厲吼：「乖乖的別動，俺們今天不是來殺人的，是打此經過，咱們來的人們多，路過貴寶地，那得爺們關懷一下，好酒好肉與糧草，完了俺們秋毫不犯，立刻走人！」

又一頭目怒吼：「晚了小心血洗黑龍關，叫你爺們後悔莫及！」

此人一吼，立刻間，有人在羊圈裡拉出五頭老肥羊，當街殺！

五隻肥羊剝了皮，支起火來當街燒。

又有人抬出十罎高粱酒，當着馬上的英雄好漢把泥封口拍開，這表示不會有人在酒中動手脚。

還有人把餵牲口的糧草也抖在場子上，山賊們才下馬拉到糧草邊，人吃酒肉馬吃草料，土街上就是沒有人敢亂跑亂走動。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勝一豪幾次義伸援手感動了於心忍，終於答應二人合作之事。二人搜索梁上君，從魚家客棧追到通寶賭坊，梁上君又撒毒粉，被勝一豪用傘擋住，終被於心忍扣住……於心忍接到一張字條，原來是姚九娘不憤被他訛詐，邀人幫手約戰，勝一豪陪他一齊到金龍寺歇脚，先化裝前去打探，而後由於心忍隻身前去姚家店……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左右悍將鬥捕手　受傷被擒入牢籠

房中的姚九娘早對兩個同床的道：「快，就是這小子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又提高聲音，道：「別急，別慌，慢慢的穿衣裳，於大爺這就在鎭西那條小溪邊候駕，倒要看看妳姚九娘搬來的是甚麼牛頭馬面好樣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剛剛翻落牆外面，就聽得房門「咚」的一聲響，那個粗濃的聲音高聲罵道：「王八蛋，那裏走！」

沿着一條通往溪流的丈寬小路，「索命郎君」於心忍才走了一半，立刻站住往身後看，不由一皺眉，心想，這兩個大個子的輕功不差，追得可眞夠快的。

心念間，於心忍猛旋身，立即展開輕功，一縷輕煙隨風飄似的，沒多久已到了溪岸邊。

溪邊的柳林中沒有看到馬，更沒有看到勝一豪的人，但於心忍心中明白，勝一豪一定就在附近！

於是，追他的兩個高大黑影已可以約略的看到臉部輪廓來！

兩個人長得可夠看的，如果比喻的話，大概城隍廟門口分站的那對高大黑粗門神可比擬，因爲那兩個門神連鬼見了都害怕。

兩個人手上的兵器也夠怪的，前面先趕到的黑漢，肩頭上扛了一根像人腿粗細的銅杵，黑夜中仍然發出黃光來，另一個雙手端了一根粗鋼棒，足有鴨蛋粗一丈長。

兩人趕到溪邊岸，可不是面對着輕鬆而立的於心忍，乃是分站在「索命郎君」於心忍左右前方。

冷凜而沉聲怒吼，那肩上扛着銅杵大漢罵道：「小王八蛋，你不早不晚的選中半夜三更時分來赴約，你奶奶的可是誠心撞破爺們的好事！」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一笑，道：「甚麼樣的好事？野漢子找上寡婦門，也算得是好事？我操，有生第一回聽說。」

他話一說完，早聽得另一黑漢道：「巴兄，做了這小子，可別叫九娘備的酒變涼就不好喝了！」

於心忍仰天大笑了……

黑暗中，附近突然一聲哈哈，勝一豪緩緩從一棵老柳樹後面走出來，左脅下正挾着他那把不惹眼的「奪命傘」：「各位可是要開打了？」

扛着銅杵的黑大個子側身望過去，暴喝道：「甚麼人？」

勝一豪正面對着「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可曾驗明正身？」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就等勝仁兄複驗了。」

勝一豪緩緩自懷中掏出那張畫滿人頭像的賞格圖，仔細的看了又看，然後往左右兩個黑大漢臉上一陣瞧，突然哈哈笑道：「於兄弟呀，我猜的一些也不錯，爲兄的來對了呢！」

這時另一個雙手托着丈五鋼杖的黑大漢怒罵道：「小子，你究竟是誰？」

勝一豪道：「先別問我是誰，你二人可是『黑千歲』步超身邊兩員悍將——『天魁星』巴登貴與『地煞星』封成王吧！」

扛着銅杵的巴登貴仰天哈哈大笑，道：「消息傳到山裏，說是有人想拿兄弟們的命同官府換銀子，起初我還不信，想不到却是你這個王八蛋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微微一挺胸，道：「別忘了，你們約的人也是幹這種營生的。」

「地煞星」封成王戟指「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好小子，你竟帶了幫手。」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道：「他不是我的幫手，而是地地道道，的的確確的合夥人，不幸的是二位也正是我們欲尋找的對象而已！」

「天魁星」巴登貴破口罵道：「你們這兩個狗養的，了智大師同你們何冤何仇，你們竟恁般的對他加以凌辱折磨，不用說最終是被你們送進廣寧府衙了吧！」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何止一個了智和尙而已，像那朝陽鎭的鐵二冲，東湖鎭的佟大雄，狠牙口的方不邪，再加上那個『賊大王』梁上君，不都全被我二人送進了廣寧府衙門了。」

大毛臉上一陣抖動，「地煞星」封成王狂罵道：「該死啊，你們兩個混帳東西，且看封爺今晚怎麼收拾你兩個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雙眉一揚，道：「別咋唬，誰收拾誰尙不定規，那得在一場拚殺以後才能從掉肉淌血中找出答案來。」

勝一豪早笑道：「從二位這種架式看，似已氣結而達至瘋狂狀態，剛才我似乎聽說我這位兄弟找上你們的時辰不對，難不成赴約還得選時辰不成？」

哈哈一聲笑，「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一張約鬥紙條上面，可並未註明那年那月，何日何時，所以我就晝夜不分，晨昏顚倒的半夜三更找上姚家客店，不過唯一抱歉的乃是不該撞破二位好事，而令那姚寡婦掃興，使二位滿腹慾火變怒火而已！」

「天魁星」巴登貴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滿嘴的尖酸刻薄，放出來的屁全都是帶刄有尖。」

「地煞星」封成王道：「言無好言，語又難聽，聽來聽去你兩個全該死。」他不等勝一豪再開口，托在雙手上的鋼棍，突然攔腰橫推過去，口中叫罵道：「吃封爺一棍！」

勝一豪早已有備，他不等鋼棍掃到，猛可裏扭身側移，極快的錯步在兩丈外。

「地煞星」封成王大吼一聲：「王八蛋，那裏走！」

就在封成王的怒喝中，勝一豪却出人意外的像被甚麼猛力一吸般的突然和身流星似的倒撞回來，時差捏拿得恁般的巧妙，祇見他人順着封成王那剛剛收回的鋼棍一邊，直向封成王的懷裏衝去。

「奪命傘」並未張開來，而傘的尖端直向敵人眉心點去，快狠準兼而有之。

「地煞星」封成王不慌不忙，也不進不退，更不閃不躱，鋼棍中途上攔如長浪翻湧中，緊貼着點向面門的雨傘用力暴撩，口中厲喝道：「去你媽的！」

於是，有着一股撕裂的聲音爆發出來，那麼的扣人心弦而令勝一豪倏然向後連翻三個空心觔斗，看上去他似是眞的被對方一鋼棍掃飛一般。

「地煞星」封成王已大踏步衝撲過來。

勝一豪怒喝一聲，道：「可惡啊，原來你的那根棍頭上還有許多尖釘附在上面，勝大爺的舊傘成了破傘。」

也就在這時候，「索命郎君」於心忍已暴翻觔斗不斷，一陣騰躍中，躲過「天魁星」巴登貴的一陣搗砸，而落在距離勝一豪三丈遠處，口中怪叫道：「邪門得緊呢，勝仁兄。」

勝一豪道：「怎麼的，銅杵上面難道也有甚麼釘釘刺刺之類的東西不成？」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道：「一開始，我還以爲我的老籐棍有毛病呢，更懷疑籐棍怎會變鐵棍的盡往敵人銅杵上面粘似的，祇一碰上，得用力才能拔離開來，幾招下來，我才發現那老小子的銅杵上面尖端處竟然有一層亮閃閃的尖釘，娘的，那玩意別說是砸到人身上，就算沾肌掃過，就會被帶裂一塊皮肉下來，你說可惡不！」

勝一豪笑道：「於兄弟千萬別生氣，更別氣餒，祇要你把精神放在傢伙上，思想擱在銀子上，士氣將隨之提高起來。」

早聽得「天魁星」巴登貴對封成王道：「這兩個東西像泥鰍，滑得很。」

「地煞星」封成王冷笑道：「別管怎麼的，你我合力加把勁，早把這兩個道上惡魔收拾掉，別忘了九娘的酒快涼了呢！」

又是一聲厲叫，銅杵挾着呼嘯之聲，巨石般的又向「索命郎君」怒砸而下。

突然間「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躍

騰空，夜空中似是突然映出兩個人影，兩個身影在迴閃中落向巴登貴的右側又合而爲一。

巴登貴暴砸的銅杵上撩狂搗中，發覺敵人在空中倏忽閃動不已。他一窒之間，敵人向他的死角部位落下，還施力抽回銅杵，却不料敵人老籐棍忽的在自己面前閃動，緊接着右腕「卡」的一聲先緊後痛，然後是一陣徹骨的痛！

「啊！」那是巴登貴右腕被「索命郎君」的子母鋼環卡住所發出的大叫聲！

「噹」的一聲，那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銅杵已落在溪岸邊，然而「天魁星」巴登貴並未退走一步，他右腕雖被鋼環扣住，但他仍然奮力揮出左拳，面對於心忍敲打而來的老籐棍，他瘋狂的以左拳相抗拒，且連連暴踢雙脚，一種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拚鬥中，他右臂也已由痛而變得痲木，挾着一股寧可右腕斷掉，也要用力掙脫的決心，而令他口吐飛沫的狂叫道：「王八蛋，老子拉你墊背了！」

就在他的叫罵聲中……

就在「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老籐棍狂敲不斷裏，巴登貴鬚髮怒張，豹目如電，連連的向於心忍摟抱而上。

一次，兩次，都被於心忍巧妙的躲過，然而「索命郎君」於心忍十分明白，一旦被這黑大個子摟實，不定眞的成了他的墊背者！

心念間，他左手鋼環一聲脆響中，已鬆開敵人手腕，却帶下一片皮肉在環上。

第一次他未把敵人手腕挾斷，也許對方的腕骨過於粗壯，不過當「索命郎君」於心忍收回鋼環時候，「天魁星」巴登貴像火山爆發前的吼聲般仰天厲叫連連，祇見他左手緊托右腕，右腕血肉模糊的一陣抖動不停……

「索命郎君」於心忍二次彈身再上，老籐棍直向撞跌連連，狠嗥不停的巴登貴頭上敲去！

「天魁星」巴登貴原本是緊托右臂的，見於心忍再度撲打而來，突然張開雙臂迎着衝上，光景是多年不見的親密戰友重逢時的樣子，要來個親熱擁抱呢！

老籐棍變打爲點，於心忍借力自巴登貴的頭頂越過……

巴登貴暴旋身，森森牙齒外露，他雙臂箕張，右腕滴血，走地有聲的直向剛剛落地的「索命郎君」於心忍再一次的摟抱而上。

「索命郎君」於心忍已落在溪岸邊，這時見巴登貴重又撲來，冷笑一聲擺了個欲衝架式。

早聽得「天魁星」巴登貴「哦……」狂奔着向於心忍抱去，那光景是要摟住於心忍一同倒向溪流中呢！

騰身上躍，「索命郎君」於心忍半空中一棍下敲，「叭」的一聲，正擊中巴登貴的後腦。

巴登貴人往前衝，雖被擊中，但他去勢十分疾快，脫去於心忍不少力道。

頭上一棍雖不重，但巴登貴的去勢却難以控制，一路直向溪中衝去，水聲嘩嘩，濺起碎浪成堆，猶似一頭落水大黑熊。

抖落上身溪水，巴登貴站在溪水中不即出來，溪水漫在他的大腿中間，他却厲叫連連道：「你奶奶的，快下水來再同巴大爺大戰一百合！」

「索命郎君」於心忍站在岸邊笑道：「姓巴的，我在岸上站，你在水中立，兩種滋味，各俱特色，但於某還是覺得站在岸上舒服些，哈……」

另一面，勝一豪似是打得十分辛苦，因爲「地煞星」的那支丈五鋼杖被他舞得十分靈活，加上鋼杖兩端全有釘子，一時間勝一豪還未把他的「奪命傘」撐開來，因爲他實在不願意自己的兵刄在這種場合裏有所損傷。

話雖如此，但封成王的鋼杖前搗後捅，橫打斜砸，一時間勝一豪祇能閃展騰挪在杖影中……

但就在「天魁星」巴登貴衝向溪水中挾着一聲狂叫，而使得「地煞星」封成王一驚而偏頭望去……

於是，奪命傘適時的旋開來了！

「彭」的一聲，緊接着「奪命傘」空中疾旋如飛輪，二十四支如戟傘骨，匯集的成刄芒成片，一支緊接一支的自封成王那寬厚的胸前與左臂滑過……

鮮血在帶起的破碎衣衫中迸發出來，那種隨着傘骨的旋動而噴出的血花，正跟在一個旋動的，佈滿勁氣的力道方向噴灑着……

於是「地煞星」封成王狂怒如瘋虎般大叫道：「老巴，快走，我給你斷後！」

胸前的鮮血在流，左臂似已見骨，但封成王的鋼棍舞動得更加起勁！

站在溪流中的「天魁星」巴登貴突然大叫道：「不，老子敗得不甘心呀！」

早又聽得「地煞星」封成王罵道：「老巴，你再不走老子要罵你老祖宗了。」

站在岸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看，忙笑道：「姓巴的，別孬種了，學挾尾巴狗那可是丟人的事，再說你二人焦孟不離，江湖上誰不知道，快上岸來，就算眞的掉腦袋，脖根上祇不過碗大個疤。」

不料「地煞星」封成王突然丟下勝一豪，猛旋身舉鋼杖向溪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砸去，口中狂叫道：「別聽這小子嚷嚷，快把消息送進魁首耳朶裏要緊。」

封成王的最後一句話似是十分管用，因爲「天魁星」巴登貴突然大叫一聲，猝然旋身，向溪對岸衝過去，邊叫道：「老封呀，巴登貴一定會爲你報仇的！」

勝一豪突然喝道：「姓巴的，你還想走！」

封成王一掄鋼杖狂砸中，厲叫道：「走惡狠谷翻盤羣嶺呀！」

這句話顯然是對「天魁星」巴登貴說的，然而夜色中已不見巴登貴的影子，也不知他聽到沒有。

勝一豪實在沒有把握一躍而過這足有八九丈寬的溪流，不由自怨自艾的道：「就算騎上馬再追過去，姓巴的不知會竄向那個野林子裏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見面前的「地煞星」封成王滿身是傷但仍然浴血奮戰，猶似一頭狂獅，不由得對勝一豪道：「勝仁兄，即算逃走一個，但也不虛此行，且小心的收拾住這頭頑熊再說吧。」

勝一豪嘿嘿一笑道：「於兄弟說的也是，不過這頭已受傷大狗熊的這種垂死掙扎，倒是令人同情得緊呢！」

於心忍道：「他有値得同情的嗎？」

勝一豪道：「剛才你沒有看見，他寧可自己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姓巴的活着上路，單就此舉，已算得很夠義氣的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道：「看起來是不錯，但若加以細想，却全不是那麼回事，沒聽人說過嗎，好人義氣可活命，惡人義氣害死人，姓巴的這一逃走，不定又會害死多少人呢！」

勝一豪同於心忍這麼一搭一唱，早氣得擧杖左打右撥的「地煞星」封成王氣得虎吼連連，祇是他衝向勝一豪，身後有個「索命郎君」於心忍，反身打向於心忍，勝一豪却又似附骨之蛆般跟上來……

早又聽得勝一豪道：「人身一斗血，就算你比別人多上半斗，也有流光流乾之時，姓封的，勝某不信你還能撐得多久。」

「地煞星」封成王粗聲罵道：「奶奶的，能看着老巴脫身而去，封大爺已經心滿意足而心願已了，即算現在倒下去又……」

封成王語聲仍在，突然橫裏人影虛實不定，幻化莫測的在面前一晃之間，但聞「卡」的一聲，右腕已被「索命郎君」於心忍的子母鋼環扣住。

於是有一股刺心疼痛而使得封成王右手一鬆。

勝一豪看得眞切，及時躍身而上，「奪命傘」自下上撩如電，「彭」的一聲，封成王手中鋼杖已落在溪流中。

「地煞星」封成王雖是鋼杖落入溪中，但他却側身右旋，不顧左臂正在淌血，更不管胸前血染衣衫，一拳向於心忍胸前搗去。

老籐棍暴砸而上，「索命郎君」於心忍以十成勁力貫於他那支棍身上，就在他錯身閃過封成王正面一拳同時，老籐棍「噗」的一聲直搗在封成王那大而又黑的毛臉上，碎肉帶着粗鬚，鬚上又粘着鮮血，向四下飛濺。

「地煞星」封成王右面頰上立刻出現個血洞，却見他厲烈的猛一旋頭，「噗」的一口血水夾着一把碎齒吐向「索命郎君」於心忍……

「索命郎君」於心忍雙肩一橫，爲了閃躲一口血水撲面而來，他急速的鬆開扣在封成王右腕上的子母鋼環而疾退不迭……

然而雙方距離太近，於心忍仍然未躲過那口迎面吐來的血水，就像一蓬砂石擊上身一般，於心忍感到眉頭與左側耳下一陣火辣辣之感，不由得心中一驚。

「索命郎君」於心忍想不到這封成王會在强弩之末，困獸猶鬥之時，竟然還能恁般的吐出一口頗具威力的血水來，着實令人難以相信。

暴旋身後躍兩丈，「索命郎君」於心忍忽然貼地平飛回擊，身法似海面飛魚般，閃過封成王的側面。

沒有等傷重的封成王抬腿踢出，老籐棍已爆發出一聲脆響，早見封成王破口大罵中，一跤跌在地上，他左手撫住膝蓋，一時間怕站不起來了。

伸手入懷，掏出一塊布巾，「索命郎君」於心忍邊擦拭着脖子上的血水，邊嘆氣道：「單就伺候你閣下這一仗，着實費煞一番週折，由此看來，這行飯愈怕的難吃了。」

勝一豪已挾起雨傘走向附近一片荒林中。

「索命郎君」於心忍早高聲叫道：「勝仁兄，你可是去牽馬？」

勝一豪道：「趁着天未亮，早早上路也好。」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那就快把馬拉過來，我這裏正想到一個絕妙法子，也許能早一天趕到廣寧府。」

倒在地上的「地煞星」封成王怒罵道：「老子不上廣寧府，看你們能把老子怎樣。」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連連，道：「贏要光明磊落，輸應輸得服氣，怎麼的？打不過就要耍賴不成，再說那廣寧府大牢裏還關着你

的同夥，不想去看看他們嗎？」

「哦呸！」封成王罵道：「滾你娘的！」

不遠處，勝一豪已策馬到來，一根繩索已挽在他的臂彎裏，緩緩向封成王身前走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我看就不必費事了。」

勝一豪笑道：「這麼說，於兄弟定有更好辦法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且在此稍等，我去去就來。」

* * *

姚家客棧的後院。

後院中僅有一處燈光。

燈光亮得十分反常，因爲這時候不過五更天，正是好睡的時候，尤其是這個房間中住的是掌櫃娘姚九娘，她每日不到辰時是不會爬下床的。

可是這時候的姚九娘，她不但沒有睡，而且是神情緊張的在房內來回蹀躞不已……

她右手握拳而右拳盡往左掌心上砸不休，口中叨嚷道：「怎的去了這麼久還不見人回來？」

屋子裏一張漆得亮光光的桌面上，四樣菜全變得毫無生氣的涼兮兮的，光景是連味道祇怕也變了，三副杯筷一壺酒，酒杯中還滿滿的酒香四溢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緩緩伸手推開房門，姚九娘嚇得呆立在桌旁邊而張口結舌……

那眞是一副笑容可掬樣子，看起來是那樣的滿臉生春，「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就知道妳在等人，雖非等我，但我還是厚顏的不請自來，妳不請我坐下來喝一杯？」

姚九娘期期艾艾的道：「你把他二人怎樣了？」

呵呵一聲笑，於心忍道：「妳是說的那兩個在妳那壓不垮的大床上合力欺負妳一個寡婦的大狗熊吧，他們不會來了，我是怕妳久等，這才好心好意的來告知妳一聲的，祇此一樁，妳也該請我坐下來喝上一杯了。」

姚九娘一咬牙，突然厲喝道：「於小子，算你狠，要殺要剮你看着辦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臉正容的道：「這是甚麼話，我感謝妳還來不及呢，怎會對妳下手的，妳可千萬別誤會，千萬別想擰了。」

姚九娘臉上充滿憤怒，心中却又一片迷惘，令她呆立在當地而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索命郎君」於心忍彎腰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一面伸手對姚九娘道：「坐，坐，坐下來好說話呀！」

姚九娘木然的道：「你姓於的不會叫我姚九娘先陪你喝完酒再殺我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仰臉搖頭道：「妳怎麼又來了，我不是說過嗎，感激妳還來不及呢，快坐下來吧！」

上身未動，但姚九娘的大屁股却扭坐在椅子上，她的那雙白又壯的大手，平放在桌面上，彎彎的月牙長眉下，一雙說大不大的水汪汪眼睛直視對面的於心忍，嘴巴可是閉得緊。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口喝乾一杯酒，伸手提起酒壺，斟着酒，邊道：「我想這酒中應該不會有甚麼迷魂藥吧。」說着舉起酒杯向姚九娘道：「來，大家乾一杯！」

姚九娘並未舉杯，她冷淡已極的道：「打開窗子說亮話，姓於的，你是要命還是要銀子，快開口吧，老娘不耐煩你這種既不可笑復又惹厭的調侃樣子，早解決早好。」

仰天喝乾杯中酒，於心忍放下酒杯笑道：「妳坦白，我乾脆，那我就直說了。」「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怒視姚九娘，他這種臉色突變，還眞令姚九娘一哆嗦。

緩緩搖着頭，「索命郎君」於心忍沉聲厲色的指着姚九娘，指頭連點不斷的道：「妳是可惜，復又可憐，不殺妳是因爲妳替我請來了有身價的人，讓我可以免去一次中間商的剝削，妳知道官府可是立有賞格的。」

姚九娘怒視於心忍道：「那你還要找上我這裏瞻仰甚麼，你這可惡的屙血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抓人換賞銀，祇是職業上的正常工作，有甚麼好瞻仰的，我來，祇是爲妳那相好的跑腿而已，說句實在話，也祇是受人之託呀！」

姚九娘道：「你受誰託，找我又有何事？」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當然是受那『地煞星』封成王之託了！」

姚九娘冷笑道：「別逗了，我的兒，你姓於的會聽封爺嚷嚷？」

「索命郎君」於心忍無奈何的道：「在場面不同而又形勢逆轉情況下，我還眞得爲姓封的辦點事呢！」

姚九娘望望窗外，天已經亮了，店裏的伙計們已經在前面叨拾了呢……

這時她深沉的望了一眼於心忍，道：「說吧，找我幹甚麼？」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是這樣的，妳的那位同過榻共過眠的封爺，如今是受了點傷，掛了幾處彩，當然也免不了流了些血，可是他人長得壯，那點傷對他還能挺得住，但是廣寧府遠在三百里外，總

得找匹騾子代步，想來想去，祇有妳能幫上忙，所以他就懇求我跑來妳這裏打個商量，借不借就看妳一句話了。」

姚九娘十分乾脆的道：「不借！」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我就知道封成王那小子在吹牛，說甚麼一提起他的名字妳準會借的，哼，他應該心中明白，妳與他祇不過露水的短暫夫妻，有甚麼情。」他一頓之後又道：「所以我就在他的要求之後，又加上我的條件一個。」

姚九娘罵道：「於小子，你不是既不要命又不要銀嗎，除此之外，你還附個甚麼樣的條件，難道你說了半天全在放閒屁的窮開老娘的玩笑不成，須知男子漢大丈夫，說話算數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妳盡放一百二十個心，我仍然不會要妳的命，當然也不要妳的銀子，相反的還充滿了感激，因爲妳把我欲找而不得的人送到我面前來，使我省却不少痲煩。」他一頓又道：「當然一個人，尤其是江湖中人，必得要是非分清，恩怨分明，感激妳是一回事，但對於妳的邀約人手欲置我於某死地，我却不能不對妳稍做懲罰，妳說呢？」

姚九娘怒罵道：「好個潑皮，你說來說去的還是要殺人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不，不，我開出的是兩個條件，任妳選擇一個妳十分樂意的條件。」

姚九娘道：「你說！」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第一個條件，十分簡單，妳閉閉眼睛忍一忍，我下手乾淨俐落的削下妳的鼻子。」

姚九娘忙伸手捂住自己那隻算得十分挺直的鼻子，道：「不，你還是殺了我吧！」

「索命郎君」淡淡的道：「難道妳不想聽聽另一個條件？」

姚九娘已在全身哆嗦，道：「不用說又是一個充滿血腥條件了。」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沒有一點血腥，妳祇要立刻備一騾車，派個人趕一趟廣寧府就成了，當然，我不勉强而硬性規定妳選那一樁。」

姚九娘當然選後者。

而且她不等於心忍再說甚麼，立刻走向前面吩咐一個伙計，馬上套車跟着於心忍上路。

「索命郎君」於心忍輕鬆的走出姚家客棧時候，前面的幾個伙計們全都大吃一驚，因爲昨夜在掌櫃娘房中的明明是兩個黑大漢，怎麼天亮了却變成這麼一個一臉木訥的殺人王，而且又被掌櫃娘恁般週全的送上騾車而去……

於是騾車馳向長德鎮郊溪岸柳林去了。

於是，姚九娘突然捂臉哭叫着：「老天爺喲！我姚九娘怎麼這麼倒楣呀！嗚！」

當然，店裏的伙計們更糊塗了。

* * *

別說是姚家客棧的伙計們迷惘，就連河岸邊柳林下悠然坐在馬背上的勝一豪也有三分不解，要不是於心忍的解說，他絕不會相信姚寡婦會那麼心不甘情不願的差來這輛騾車到溪邊。

趕車的伙計是認得「地煞星」封成王的，因爲姓封的同掌櫃娘攪和一起也有那麼四五天了，他當然認識。

這時候他見這位掌櫃娘的座上佳賓，也是入幕之賓的封大爺幾乎全走了樣的跌坐在地上，而黑紅臉又成了灰青臉，就連他那臉上的粗鬍楂子有一半也變了顏色，因爲上面染了一層暗紅血色。

那伙計走向前去低聲道：「封爺，小的是來伺候你的。」

「地煞星」封成王豹目怒翻如電，祇把伙計嚇得倒退不迭，却聽得封成王喝問道：「誰派你來的？」

伙計忙伸頭低腰，笑道：「我們掌櫃娘叫我來的，封爺，我來幫你一把先上車吧。」

祇見伙計費了極大力氣，才把封成王扶上騾車。

伙計這才回頭問柳林下的於心忍，道：「客爺，你眞的要送封爺去廣寧府？」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道：「伙計呀，你祇管趕車上路，別擔心會不會白走一趟廣寧府，祇要你辛苦些連夜趕，多少銀子我照付。」

勝一豪道：「上路吧，伙計，跟着我們辦事祇要順了我們的心，稱了我們的意，包你一路吃香喝辣，臨了還弄幾個花花。」

突然間，跌睡在騾車上的「地煞星」封成王沉聲罵道：「他奶奶的，這種結果怎會落在封大爺頭上的，原是個二對一絕對贏的局面，却是你小子不要臉的竟然還帶來這姓勝的，可惡啊！」

騎在馬上，「索命郎君」於心忍對一旁併肩騎馬的勝一豪哈哈一笑，道：「聽見沒有，你的出現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當初我就以爲你不該來的。」

勝一豪道：「我原是不來的，即算來了，也並不那麼積極的橫插一腿，但是當我發覺約你的人可能頗具身價，這就要牽涉上我們的合作方面，所以我來了，哈，而且也來對了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不由笑了，

而騾車上面的「地煞星」封成王卻恨得一拳砸在車架子上，祇把那頭拉車的騾子驚嚇得一陣狂奔不已！

* * *

又是半夜三更天。

又見廣寧府城門關得緊。

騾車在護城河這邊停下來，勝一豪笑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於兄弟且守在這裏，我去叫城，因為我多少同府衙那個矮胖子有交情，別管是因銀子買來的交情，總之他祇要一出現，總會讓咱們進城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姓莫的要是不幫忙，你得提醒他，就說我還送了他一頭騾子呢！哈……」

祇聽騾車上的「地煞星」封成王罵道：「奶奶的，原來你們是官商勾結呀！」

勝一豪哈哈一笑，撥馬過了護城河而馳近城門下，馬蹄聲早驚得守城軍士喝問：「誰？」

勝一豪外面早應道：「算是公事，因爲我們正押着個重犯呢！」

不料城內軍士對於公事十分在行，當即問道：「可有押解人犯公文？」

勝一豪一楞，旋即笑道：「有，文書在府衙莫捕頭手中，把他請來就知道了。」

城門內守城門的軍士道：「半夜三更天到那裏去找莫大人，你們就在城門外候上兩個時辰吧！天一亮你們再進城。」

勝一豪忙又笑道：「軍爺，在下姓勝……」

勝一豪話才起個頭，不料城內那軍士怒叱道：「管你姓勝姓敗還是姓餘，快走開，別盡在這兒囉哩叭嗦的惹爺們厭！」

勝一豪實在要冒火，但他卻不能在這兒動粗，否則官司可有得打的，要知俗話說得好，官兒好見，衙役難纏，這時候可不作興發火揍活人的。

心念間，勝一豪道：「能不能麻煩你去找一個莫捕頭，多少我還同他有那麼一點斬不斷的交情在呢！」

城內那軍士道：「你就別再說了，你也不想想看，夜來天寒風又涼的，我們在此值班守城的該有多辛苦，這時候還得要擅離崗位的爲你跑腿，我們爲甚麼，嗯？」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那當然總不能讓你白忙一陣的，老兄不是要看文書嗎，吶，你拿去看吧！」

其實勝一豪那裏有甚麼文書，然而他遞進去的，着實比文書一件還管用多多，因爲那是一錠銀子。

早聽得城門內那人笑道：「喲，這不太好吧，老兄！」

勝一豪道：「買壺酒祛祛寒，算不了甚麼。」

城內那人又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這麼辦你老兄暫且委屈一下，我這就着人去叫莫爺。」

可也眞夠快的，不旋踵間，捕頭莫哀已到了城門下，一聽是勝一豪到來，拍着兩隻厚巴掌直哈哈，道：「快開門，可不要叫重犯來到地頭上跑掉，娘的，你們那個擔待得起！」

守城的有三個，一陣拉大栓推厚門的早把城門推開來，勝一豪手一揮，「索命郎君」於心忍已押着騾車過了護城河直到城門下。

莫哀掀起車篷門簾伸頭望裏看，不見動靜，回頭問勝一豪道：「死了？」

勝一豪道：「睡了。」

莫哀不信的伸手去摸「地煞星」封成王的鼻子，不料封成王突然舉臂一揮，厲吼罵道：「滾！」

如果不是莫哀的反應快，如果不是勝一豪伸手一擋，莫哀可能就得一屁股跌出幾丈外！

雙肩一晃，上身挺直，莫哀攀住車轅罵道：「娘的，到了老子這一畝三分地內，你還耍賴施狠，且等着看老子怎麼收拾你吧！」

祇見他大手一揮，當先向府衙走去。

勝一豪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有筆賬我得向於兄弟圓一聲。」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不就是剛才你向守城的買關銀子嗎？」

勝一豪打個哈哈，道：「你全看見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淡然的道：「你知道我這雙眼睛對銀子特別敏感，即算是在夜晚，我都會看得一清二楚。」

於是，兩個人忽的哈哈笑起來。

* * *

一切全按老規矩行事，府衙仍然是見人付銀。

當然交出五百兩銀子，一根鐵鏈把「地煞星」封成王拴進大牢。

一錠銀子塞給趕騾車的，當晚就叫騾車上路了。

半夜裏，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叫開中岳大酒樓大門，二人先把肚皮塡飽，勝一豪這才對小二道：「我二人要好生睡上一覺，祇能我們自己醒來，可不能被你叫醒，知道嗎？」

小二早就認識兩人，聞言當即道：「勝爺放心，誰來我也擋駕，就算是官家找來，我照樣不叫他們打擾二位好夢。」

就在一間大客房裏，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各據一方的倒頭便睡……

當眞是沒有人再去打擾二人，因爲小二當眞的盡到了特別的服務。

* * *

廣寧府衙的捕頭莫哀，他在正午時分氣急敗壞的找到中岳大酒樓，沒有問出個結果，就趕着往別家去找了。

至於莫哀找勝一豪爲了甚麼？他爲何又是氣急敗壞的哭喪樣，誰也沒有敢上前去問上一聲。

就在捕頭莫哀走後不久，有個伙計打扮的年輕人又找上中岳大酒樓來。

可眞夠巧的，正迎上中岳大酒樓的那個伙計。

「兄弟，你要找人？」

年輕人抹着額頭汗水道：「是呀，有急事呢！」

伙計把這年輕人看了個仔細，這才淡淡的問道：「找誰？」

那年輕人忙道：「是個年輕人，他姓於，好像還同一位姓……」

「姓勝的，是吧！」伙計接上這麼一句。

年輕人一高興，點頭道：「是是，是姓勝的，請問他二人可……」

伙計斬釘截鐵的道：「不在。」

年輕人一楞，沮喪的道：「可知上那兒了？」

伙計道：「客人上那兒，我怎麼知道，你還不知道吧，剛才府衙的莫爺也來找他二人，還不是沒碰着！」

年輕人長長一嘆，道：「這可怎麼是好呀！」

伙計搭上布巾在肩頭，回頭走入中岳大酒樓中，他心中還在竊喜：「勝爺交代的，天大的事也不能叫他，甚麼事比天大？」

中岳大酒樓的伙計可眞盡到託付之職，連擋莫哀與另一年輕人的駕。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這天直睡到申末才伸着懶腰雙雙爬起來。

勝一豪望望西窗斜陽，笑道：「天已向晚，該起來吃點東西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吃過東西，我得離開一兩天，你知道身上帶着這麼多銀子，處處得有顧及。」

勝一豪呵呵笑道：「你我爲銀子拚命，等弄到手以後，還得爲銀子操心，這眞是自找麻煩。」

「索命郎君」於心忍無奈的苦笑道：「可是天下又沒一個人不是在爲銀子拚命，包括皇帝老子在內，你說呢！」

勝一豪道：「天下人賺天下錢，祇是賺的方法不同，用的方式各異，有的拿銀子去換取溫飽，有的拿銀子買良心，而我們……」

「索命郎君」於心忍打個哈哈，道：「別盡說些沒底的話，吃飯要緊，走，前面吃去，完了我得連夜上路呢！」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併肩走到中岳大酒樓上時候，酒樓上已坐了六成座。

伙計見二人上樓來，早迎上前去，笑對勝一豪道：「二位客爺可起來了，快請這邊坐。」

那是一張緊臨樓窗的桌子，勝一豪與於心忍各據一方，全能把街景看在眼裡。

這時那伙計邊擦拭桌面，笑道：「上午時候還眞有人來找二位客爺，小的全依二位客爺吩咐，給他們擋了回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問道：「可知是甚麼人來找？」

伙計搭上布巾在肩頭，笑道：「一個是府衙捕頭莫大人，另一個是位年輕伙計，沒問他是那裡來的人。」

勝一豪思忖道：「莫哀找咱們何事？不定又想來敲兩個花花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在想另外的一個年輕人，他是那裡派來的，找上我們又有何事？」

勝一豪對伙計道：「不管怎麼說，你算是幫了我們的忙，最少讓我二人睡了個舒坦覺，且炒四樣菜來，女兒紅先上兩斤。」

伙計點頭，回身往樓下走去，不旋踵間，已把酒菜全送上桌。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邊喝邊談，祇聽勝一豪笑問於心忍道：「於兄弟，你對於清風鎮上的魚家姑娘如何？」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甚麼如何？」

勝一豪舉杯一揚，喝了一口，道：「當然是情意呀，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魚姑娘對你可是情切切，意綿綿的，難道你要對她來個落花有意而流水無情不成？」

無奈的一聲哈哈，「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兄別逗了，心中包袱未卸下，兒女私情拋一邊，現在不作興談這事。」

勝一豪笑笑，以手點着於心忍道：「你心中會有甚麼樣卸不下的包袱，可是銀子還未賺夠吧，我知道你對銀子十分熱衷。」

輕輕搖搖頭，「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人人有段滄桑史。」

勝一豪道：「能不能冒個泡，吐出一段來讓我聽聽？」

於心忍舉起酒杯，道：「喝酒吧，說出來那會掃去你我酒興的。」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紫衣女因徐元平不解她的芳心，竟然相邀易天行夜見，易天行拿出「戮情劍匣」，說出孤獨老人墓中事，紫衣女要金蝶、玉蟬，餘者各公平而分，易天行留下劍匣……徐元平抱着中毒已深的金叔叔欲相求紫衣女施救，不料半路遇到封劍十年重出江湖的玄武宮觀主天玄道長，天玄道長拿出三粒九花醒神丸，但要徐元平與他比武……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被點死穴倖翻生　因禍得福增武功

眼，淡淡笑道：「道兄這次重入江湖，不知有甚麼打算沒有？」

天玄道長原想易天行聽得自己頌讚徐元平武功之後，定是一派驚疑之情，哪知易天行聽而不聞，視如未見，漠然一看之後，竟然不再看徐元平第二眼，似乎根本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易天行冷漠的神態，使天玄道長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同時也泛起了一種漠視徐元平生死的心情，暗忖：易天行這等漠視於他，想來這娃兒定非甚麼有名之人，如若留下他的性命，難免他不談今宵之事，以我在武林中的聲譽，被一個藉藉無名之人打傷，是何等的丟臉之事。

一念泛動，殺機忽起，一點惜才之心隨着蕩然無存，暗運起功力，借着翻動徐元平的身子的機會，藏指袖中，暗點了他「神封」死穴。

易天行冷眼旁觀，早把天玄道長暗下毒手的舉動瞧在眼中，詭計得售，心中甚感暢慰，但他外表仍是一片冷漠，說道：「道兄如若沒有打算，兄弟倒是有一件事，煩請道兄相助一二。」

天玄道長點了徐元平死穴，心中忽覺一陣輕鬆，暗忖：今宵之事，大概再也不會有人知道了……

心中忽然一動，抬頭望着易天行，反問道：「易兄來了有一陣工夫了？」

易天行道：「剛來不久！」

天玄道長道：「不知易兄有甚麼想請貧道相助？」

易天行笑道：「兄弟素不和人結仇，請道兄相助之事，絕非和人鬥氣比武，這方面道兄儘管放心。」

天玄道長怒道：「當今武林之世，貧道怕過哪個，哼！縱是和人比武鬥氣，也不放在心上。」

易天行道：「道兄武功，兄弟一向最爲佩服，十年前恨天一嫗和道兄比武一事，兄弟至今仍有着一股不平之氣……」

天玄道長祇覺臉上一熱，接道：「我這次重離玄武宮，第一樁事，就是要找恨天一嫗，弄清當年比武之時，甚麼人暗中下手助她……」

易天行道：「道兄以連勝四陣的疲勞之身，再鬥恨天一嫗，雖然輸了兩招，也是雖敗猶榮……」

天玄道長道：「如非暗中有人助她，我雖已連鬥四陣，但那老妖婆也難勝我……」

易天行微微一笑，接道：「恨天一嫗已破例收了衣鉢傳人，想道兄定已知道此事了？」

天玄道長道：「不知收的何

人？」

易天行道：「甘南上官堡堡主的掌珠，上官婉倩，道兄如要和恨天一嫗作對，又多了一個強敵。」

天玄道長冷笑一聲，道：「區區一個上官堡，豈放在本宮的心上？哼！難道我封劍十年期間，江湖上的跳樑小醜都成了氣候不成？」

易天行看他逐步陷入自己謀算之中，心頭甚是歡慰，但仍保持一片鎮靜，淡淡一笑道：「道兄封劍十年期間，江湖上却已有甚大變化，二谷、三堡，聲名大噪，已漸成分據江湖之局，被譽爲武林中泰山北斗的少林、武當兩派，相形之下，已有些黯然失色了。」

天玄道長道：「貧道的玄武宮近年在江湖上聲譽如何？」

易天行道：「一宮之名，雖未減色，但已不如道兄昔年行走江湖之時來得響亮，二谷、三堡之名，大有扶搖直逼之勢。」

天玄道長突然抬腿一脚，把已遭點了死穴的徐元平踢飛起六七尺高，摔出一丈開外。

易天行暗中留神徐元平的身體，手脚未動，知已死去，拂髯一笑，道：「道兄的生性，仍和封劍前一般模樣，兄弟這裏告別。」

抱拳一禮，轉身而去。

天玄道長輕輕的咳了一聲，望着易天行的背影逐漸在月光之下消失。

他原想叫易天行回來，問問有甚麼相求之事，話將出口之時，忽又想到自己身受之傷尚未痊癒，必須再運氣調息一陣，如若喚他回來，萬一有了衝突，豈不要束手待斃？

他回頭望了望徐元平橫臥的屍體，心中忽然又覺得不安起來，暗忖：此人並未相犯於我，是我要迫他出手，我這樣相待他，手段未免太殘酷了……

他呆呆想了一想，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已點了他『神封』死穴，縱是華佗重生，扁鵲復活，也難再救活於他。唉！眼下我祇有解救他叔叔的毒傷，也可稍減心中一點愧咎……」轉身急向金老二停身之處奔去。

這時，金老二傷脈發作，人已暈了過去。

天玄道長不顧自己的餘傷未癒，扶起金老二，默運眞氣，連點他一十八處要穴，打通他三條經脈。

祇聽金老二長長吁一口氣，緩緩睜開雙目，打量了天玄道長一陣，問道：「我那平姪兒哪裏去了？」

天玄道長輕輕的咳了一聲，答道：「死了。」

金老二如被毒蛇突然咬了一口，答道：「死了？」

天玄道長冷冷說道：「你受傷經脈初通，不宜大驚小怪，快些坐下，運氣調息一下，我還要清去你身受之毒。」

金老二畢竟是久走江湖之人，略一忖思，激動的心情立時鎮靜下來，依言盤膝而坐，淡然的問道：「他可是和道長比試武功時，傷在你的手下的？」

天玄道長啟動雙目，望了金老二一眼，又緩緩閉上，答道：「不錯，我失手傷了他的性命。」

金老二道：「那也不能責怪道長，比武過招，拳脚無眼，難免有所失誤，祇怪他學藝不精。」

天玄道長霍然睜開雙目，盯在金老二臉上問道：「本觀主久在江湖上行走，閱人何止千萬，你如想在我面前要甚麼花招，那可是自尋死路……」

他微一停頓之後，又道：「我已答應了那娃兒，替你療治毒傷，現在他雖然死了，但本觀主却不願自食承諾之言。」

金老二笑道：「道長如害怕替我療好傷勢之後替他復仇，最好也把我殺了以絕後患。」

天玄道長目中兇光暴閃，冷冷說道：「縱然要殺你滅口，本觀主也要替你療好毒傷之後再殺。」

金老二心中微微一動，暗忖：他說殺我滅口，不知何意，難道他和平兒動手之時，用了甚麼卑劣手段傷害於他不成？

心念轉動，殺機暗起，但他自己如憑武功，難擋對方一擊，是以必得想個法子，暗中下手，才可報雪此恨，當下淡然一笑，默然不言。

天玄道長一面暗中戒備，一面暗中運氣調息，體力大復，霍然站起身來，說道：「我要用金針過穴之法，放過一些氣，然後才能迫出你身受之毒，估計約需一日夜的工夫，但本觀主無此閒暇爲你療治，我用金針打通你穴脈，你可帶我一件信物，走往玄武宮中，說明經過，自有人替你治療。」

金老二笑道：「我毒傷雖然被療好，但今生今世，也別想再出你的玄武宮了。」

天玄道長冷笑道：「那總比死了好些。」

金老二心知此刻如若稍露反抗舉動，立時將送命在天玄道長掌下，當下一閃雙目，笑道：「玄武宮乃當今江湖上的勝地，縱然埋骨其中，死亦無憾。」

天玄道長似是不願再和他多說，探手入懷，摸出三枚金針，雙手齊出，三針並中，分扎在金老二「雲門」、「氣戶」、「兪府」三穴之

上。

他並不立刻拔出金針，一探手，又從懷中摸出三支針來，揮手之間，又分中三大要穴。

片刻工夫，金老二全身連中了一十二針。

天玄道長又從懷中摸了兩粒丹丸出來，讓金老二張口吞下後，說道：「我這金針過穴之法，當今武林之中，還未聞有人具此手法，你暫時靜坐別動，我去替你找匹坐騎。」話出口，人也同時凌空而起，一掠而杳。

金老二睜開眼時，已不見天玄道長人蹤。

不大工夫，忽聽蹄聲得得，天玄道長不知到哪裏牽了一匹健馬回來。

金老二睜開雙目，瞧那馬背之上，光無鞍鐙，不禁一皺眉頭，道：「你要我騎馬走麼？」

天玄道長笑道：「我把你綑在馬上趕路，絕不致跌下就是。你已服用了我兩粒『般神金丹』，一日一夜中絕不會感覺困倦，祇要你記得此去玄武宮的路程，不要十二個時辰，這匹健馬就可以把你送到玄武宮了。」

金老二道：「不用綑了，在下自信還可騎得無鞍之馬。」

天玄道長道：「你身上金針不能取下，半身癱軟難動，如不綑上，勢難坐穩。」

也不待金老二同意，伸臂把他抱了起來放在馬上，解下腰中一條絲帶，把馬韁繫在金老二手中，又把他身體縛在馬上，說道：「此行生死，看你造化，如果十二個時辰之內還未到玄武宮中，不等毒發，單是我那十二支金針所中要穴，被氣血衝偏移了位置，就可以置你死地了。」

金老二黯然一嘆，默不出聲。

他不是感嘆自己的生死，而是爲失去替徐元平報仇機會而惋惜。

天玄道長笑道：「你嘆的甚麼氣，此事看去雖甚凶險，但我料想你十有八成能如期趕到玄武宮中。」舉手在馬臀之上拍了一掌，但聞那健馬長嘶一聲，放腿向前奔去。

因金老二的手和馬韁綑在一起，尚可操縱那健馬奔行的方向。

馬行如飛，一口氣奔出了二十餘里。

金老二看馬身已然見了汗水，輕輕一帶馬韁，健馬放緩了步子。

此際殘月西照，天色已是四更時分，他仰臉長長吸了兩口氣，頓感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幾滴英雄淚滾滾而下。

正自感傷莫名之際，忽聽身後傳來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道：「叔叔可知道玄武宮的路麼？」

金老二吃了一驚，道：「你是平兒麼？」

那熟悉的聲音又從身後傳來，道：「是啊！」

金老二祇覺一股熱血泛了上來，道：「平兒，咱們是在做夢麼？」

徐元平道：「叔叔不要傷心，咱們都還好好的活着。」

金老二定定神道：「你與天玄道長比武，不是被他打死了麼？」

徐元平道：「我被他強猛的反擊之力震暈了過去，四肢百脈都如癱瘓一般，難以伸動，但心中却仍然很明白，祇是連說話的氣力也用不出來，天玄道長大概已認爲我死了，踢我一脚，把我踢飛出一丈多遠……」

金老二急道：「你沒有被他踢傷麼？」

徐元平笑道：「我本已不能動了，但却被他一脚踢得全身氣血通暢起來。」

金老二喜道：「有這等事？」

徐元平道：「是啊！我雖已氣血通暢，但不知傷勢是否已好，是故不敢亂動，聽他和易天行談了甚久的話，後來易天行走了，天玄道長却轉回去替叔叔療毒，我怕他忽起殺心，傷害叔叔，想趕快運氣調息，那知一運氣，全身傷勢竟似完全好了一般，而且精神充沛，猶勝傷前……」

金老二喜道：「我活了五十餘年，從未聽到過此等之事，難道是大哥、三弟的陰靈保護着你麼？」

徐元平道：「我也想不通原因何在？」他微一停頓後，接道：「我一直暗隨天玄道長身後，看他用金針扎入叔叔穴道，看他對叔叔諸般無禮舉動，心中極甚忿怒；但又想到叔叔身受之毒，除他之外無人能醫，縱然有人能醫，也沒有時間去找，後來看他替叔叔找來一騎坐馬，要你趕到玄武宮去，我才跟在叔叔身後來了。」

金老二心中忽然一動，「平兒，你現在甚麼地方和我說話？」

徐元平道：「我在叔叔馬上……」

金老二把身體向後輕輕一靠，祇覺身後空無一物，心中大感奇怪，說道：「平兒，你在甚麼地方？」

徐元平道：「我在馬尾上。」

金老二怔了一怔，道：「馬尾乃柔軟之物，如何能夠騎呢？」

徐元平道：「我用雙手抓住馬尾，並沒有坐在馬尾上。」

金老二暗忖：「一個人身體重量，能在馬尾上奔了數十里，不但馬兒奔行的速度不減，而且我竟然毫無所覺。再說，一個人武功再好，也不能長久的穩住丹田一口眞氣……心中疑竇重重，甚是不解。

祇聽徐元平笑道：「本來我想坐在馬背之上，但見叔叔背後幾處要穴，扎着幾支金針，我害怕一不小心，碰在那金針之上，不敢坐在馬背上，祇好抓住馬尾了。」

金老二道：「你抓着馬尾，跑了幾十里路，就不覺得累麼？」

徐元平道：「我當時心中想着抓住馬尾，定然很累，那知奔行了幾十里，竟然一點也不覺累。」

金老二十分吃力的轉動身子，回頭望去，祇見徐元平雙手抓住馬尾，身體橫垂成水平面，距地大約有尺許左右。

看他神態悠閒，好像橫躺在一座吊榻上一般，心中大感奇怪，笑道：「你眞的一點也不覺得累麼？」

徐元平點點頭笑道：「一點也不覺得。」

金老二道：「平兒，天玄道長用甚麼方法傷了你？」

徐元平道：「他用內家反彈之力震傷我的。」

金老二嗯了一聲，道：「他沒有用甚麼卑劣手段麼？」

徐元平道：「沒有。」

金老二又道：「易天行看到了沒有？」

徐元平道：「看是看到了，不過，他已認爲我死了。」

金老二又緩緩轉過身去，頓時覺得心中輕鬆不少，雙手一抬，抖動馬韁，健馬登時又放快了脚步，向前奔去。

奔行的健馬，豎起尾巴，徐元平身軀登時隨着馬尾向後移去，有如馬尾上一根稻草。

金老二浪跡江湖，行蹤遍及天下，對那揚名武林的一宮、二谷、三堡所在之地，都瞭若指掌，徐元平仍然健在人世，使他突然生出了强烈的求生之念。

他覺得這孩子每遇上一次大難，或是和高手相搏一次，武功都精進甚多，雪恨報仇，手刃易天行，看來並非是絕無希望之事，他覺得自己應該以豐富的江湖閱歷，去幫助他完成這件大事，然後才能死得瞑目……

心念一動，求生之慾突然間變得十分强烈，急欲趕到玄武宮去，療治身受之毒。

又趕出二十餘里，天色已然大亮，東方天際幻起了一片彩霞，一輪紅日探出地面。

金老二輕輕一收馬韁，奔行的健馬突然停了下來。

徐元平鬆開馬尾，繞到前面，攔住馬頭，說道：「叔叔一夜奔行，想腹中必已飢餓，平兒去找些食用之物，給叔叔食用之後，再趕路吧！」

徐元平抱起金老二的身軀，嘆息一聲，接道：「咱們此去那玄武宮，如果能療治好叔叔的傷勢，也就罷了，如若他是信口開河，延誤了叔叔的性命，必得要他以命抵償。」

金老二道：「孩子，江湖上事，不是單憑意氣用事，個中之機，十分微妙，有甚多大仇大恨，彼此誓不兩立之人，在某一個場合之中，忽然能化敵爲友，亦有不少交情不錯的朋友，在利害衝突之下，突然會翻臉成仇……」

徐元平搖頭說道：「叔叔，等我報了父母大仇之後，咱們就別在江湖上混了，找個僻靜的小鎮小市之處安居下來，做點買賣糊口，也强似在江湖上走動。」

金老二愕然相顧他一眼，祇見他臉上滿是煩厭之色，似乎短短數月的江湖經歷，已使他對這等險詐的江湖風險，人人事事，生出了甚大的厭惡，是以不及弱冠之年，竟動了隱居之心……

轉臉望去，祇見道旁不遠處，有一座竹籬環繞的茅舍。徐元平抱着他，直向那茅舍走去。

金老二不禁一皺眉頭說道：「平兒，我這等樣子，如若闖入民宅，勢必把人家嚇一大跳，倒不如先把我放在一處僻靜地方，你獨自去找些食用之物，咱們胡亂吃上一點，就要趕路了。」

徐元平道：「叔叔身上扎滿金針，把你一人留下，叫我如何能放得下心？」

金老二笑道：「你去不過片刻工夫，哪裏就會遇上事故？」

徐元平想了想，把金老二放在相距道旁十丈外的一株大樹下，單身直向竹籬環繞的人家奔去。

當他討得食用之物，重返那大樹下，金老二已然不見。

這一驚非同小可，祇覺一股悲忿之氣直衝上來，振腕把手中食用之物投飛出手，一掌擊在那大樹之上。

但聞一陣索索之聲，落葉紛紛，那巨樹被他一掌擊得枝搖幹動。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哈哈大笑，「神丐」宗濤雙手抱着金老二，縱身而下。

徐元平見叔父無恙，心中怒火頓消，訕訕說道：「想不到此處又和老前輩見面。」

宗濤笑道：「老叫化有意找來，並非是碰巧相遇。」

徐元平道：「老前輩找晚輩，可有甚麼事？」

一向爽直的「神丐」宗濤突然變得陰沉起來，沉吟了良久，道：「有一件緊要之事，特地趕來奉告。」

徐元平道：「老前輩儘管請

講，祇要有需用晚輩之處，在下絕不推辭，不過，不論甚麼事，都得壓後兩天再說，我要先趕到玄武宮去，找宮中老道士替我叔父治毒傷。」

「神丐」宗濤搖頭說道：「玄武宮戒備森嚴，宮中道士個個都身懷上乘武功，你一人之力，祇怕難以抵得羣道圍攻……」

徐元平道：「我又不是去和他們打架，祇求替叔叔療好毒傷。」

宗濤道：「老叫化本來找你有事，但就眼下情勢而論，不如先助你趕到玄武宮去，替他療好毒傷再說。」

徐元平本待拒絕，但轉念一想，此去玄武宮說不定要和宮中道士動手，有宗濤這等譽滿江湖，武功高强之人相助，實力增强不少。

心念一轉，一個長揖，說道：「老前輩這等隆情高誼，晚輩感激不盡。」

宗濤笑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上路吧！」

徐元平望了金老二一眼，說道：「宗老前輩再請相候片刻，我再去討些食用之物。」

宗濤道：「不用啦！老叫化身上帶有乾糧。」

徐元平接過金老二，扶他上馬，回頭望着宗濤，問道：「我叔叔身上滿是金針，難以坐穩，要不要把他綑在馬上？」

宗濤道：「如不綑上，如何能瞞得過玄武宮中道士？」

徐元平猶豫了一下，終於依言把金老二綑了起來，輕輕在馬背上拍了一掌，健馬立時放蹄如飛而去。

宗濤和徐元平展開輕功，緊追那健馬身後，向前奔去。

徐元平忽然覺得步履輕鬆無比，祇要輕輕一抬脚步，身子立時往前衝去，不禁心中大感奇怪，暗忖：這是怎麼回事呢？

宗濤似是看出了徐元平舉重若輕，行雲流水般的身法，不禁問道：「小兄弟，你這是甚麼身法？」

徐元平道：「我也不清楚啊！」

宗濤皺皺眉頭，祇道他不願說，也不好再追問下去。

健馬奔行如飛，片刻之間，已跑去十四五里，徐元平祇覺愈跑愈是輕鬆，毫無半點吃力之感。

宗濤從懷中取出乾糧，分給兩人食用，爲了早些趕到玄武宮，幾人並未停下休息，待夕陽西下時分，已到了玄武宮外。

一座巍峨宏大的建築屹立在廣闊的荒野，四週竹林環繞，綿延數里方圓，把那座巍峨的玄武宮，環抱在竹林中。

宗濤輕輕一帶馬韁，健馬停了下來，回頭對徐元平道：「據老叫化所知，玄武宮中的道士，平時難得出門一步，從不和外界人物來往，但如對擅自闖入宮中之人，絕不留活口，江湖上不少人到過玄武宮外，但却無人知道宮中情形。到目前爲止，凡是進過玄武宮的人，還沒有一個活在世上，是以，這座平凡的廟宇就變得十分陰沉……」

徐元平心中惦念金老二療傷之事，接口說道：「咱們要不要進去瞧瞧？」

宗濤笑道：「咱們如若跑了進去，宮中道士，絕不會替金老二療治毒傷了。」

徐元平道：「如若咱們不去，我金叔父一個人又毫無抗拒之能，豈不任人擺佈？」

宗濤道：「天玄道人雖然剛愎自用，介於邪正之間，但他畢竟是一代武學宗師的身份，不致有背承諾，他既然要金老二來宮中療傷，定有療傷之能，咱們可在外面等候，先讓他獨自進入宮中，待天色入夜之後，咱們再到宮中查看，如若他毒傷已除，咱們再借機把他救出來，祇此一法，別無可循之徑。」

徐元平道：「萬一宮中道士不替他療治傷勢，或是對他有不敬的舉動……」

宗濤微微一笑道：「療傷定然會療，但不敬的舉動，也是一定的了，求人療傷，在所難免……」

徐元平道：「如若玄武宮中道士對我叔叔有了甚麼傷害，或是把他囚禁起來，咱們到哪裏去找？」

宗濤道：「江湖上事，無法一點風險不冒，據老叫化推想，玄武宮中道士絕不會想到他還有後援，而且宮中發生了這等大事，定然議論紛紛，縱然被他們囚禁起來，也不難找到下落，可慮的是咱們這次擅闖玄武宮，定將和天玄道長結下不解之仇，日後在江湖之上，又多了一個强敵。」

徐元平道：「事已至此，哪裏還能顧及這許多，老前輩如若害怕和天玄道長結仇，那晚輩一人入宮就是了……」

宗濤道：「老叫化如怕和天玄道長結仇，也不會和你到玄武宮來了……」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眼下不宜再多拖延時間，再拖時刻，祇怕對他傷勢不利。」當下舉手一掌擊在馬背之上，那健馬立時放腿如飛，直向玄武宮中奔去。

徐元平祇覺心情隨着那奔行的健馬緊張起來，圓睜雙目，望着金老二的背影。

馬去如飛，逐漸接近了玄武宮。

「神丐」宗濤輕輕一扯徐元平的衣角，說道：「快些隱起身子，那健馬已快接近宮門，如若咱們不藏

起來，勢必被他們發覺不可。」當先隱入一片草叢之中。

徐元平微一閃身，也隱入了草叢中。

那時金老二騎着健馬，衝近了玄武宮邊，兩扇緊閉的大門突然大開。

五個道裝佩劍的中年大漢一排併立，站在門口之處，擋住了去路。

但見正中一人，一舉手，抓住了金老二的馬韁，冷冷喝道：「你是甚麼人，膽敢擅闖玄武宮。」

金老二道：「在下承蒙天玄道長施展金針過穴絕技，療治在下身受奇毒，道長身有要事，不能替在下用法逼毒，命我趕來玄武宮中求治。」

正中一人，仔細看了金老二身上金針，微一點頭，輕輕向旁側讓開了一步，放過了金老二，大開的宮門，立時閉上。

徐元平眼看着金老二進入宮中，心中忽然覺得不安起來，頓感胸中熱血沸騰，恨不得立時拔步衝入宮去。

宗濤似已瞧出徐元平激動之情，輕輕一拉他衣袖說道：「江湖上事，無一不冒着重重兇險，你這般沉不住氣，如何能辦得大事！」取過背後葫蘆，咕咕嘟嘟，一連喝了幾大口酒，又道：「咱們先找處地方養養精神再說。」

徐元平無可奈何的跟在宗濤身後，在一處草叢中坐了下來。

「神丐」宗濤舉起葫蘆，又喝了兩大口酒，笑道：「你那『戮情劍』得自何處？」

徐元平想不到他話題突然轉到「戮情劍」上，怔了一怔，道：「那『戮情劍』乃一位老前輩相贈在下之物，老前輩怎的會突然想起此事？」

宗濤道：「那『戮情劍』，可是少林寺和尚的東西麼？」

徐元平祇聽得大感奇怪，暗忖：不知他怎的知道，「戮情劍」乃少林寺中之物。當下說道：「這個老前輩怎的知道？」

宗濤道：「少林寺中和尚已然知道『戮情劍』是他們寺中之物，而且也知道已落入你的手中，派出大批門下弟子追尋於你，要追回『戮情劍』！」

徐元平道：「有這等事……」

宗濤道：「而且少林寺僧侶，已查出你就在附近，已派人趕回嵩山本院，召請大批高手，看來大有不得回『戮情劍』絕不甘心之意。」

徐元平輕輕哼了一聲，仰天望着滿天晚霞出神，心中却暗暗忖道：那「戮情劍」本是慧空大師所有，算來也該是少林寺中之物，祇是此物乃慧空私人遺贈於我，不知是否該還給少林寺中和尚。一時之間，想不出該如何答覆。

「神丐」宗濤看徐元平一語不發，祇管默默沉思，微微一笑，旋又問道：「那『戮情劍』究竟是不是少林寺中之物？」

徐元平道：「雖是少林寺一位大師所有，但却算不得少林寺中之物……」

「神丐」宗濤笑道：「老叫化走了大半輩子江湖，南北方言，無所不通，但對老弟這幾句話，却是有些不盡瞭然了。」

徐元平道：「那『戮情劍』雖是少林寺老前輩所有，但却是他私人之物。他在圓寂之前，送了我這柄『戮情劍』。就事而論，這柄『戮情劍』該算是那位老前輩遺贈於我之物，現下少林寺中和尚找我討取，不知該不該還給他們。」

宗濤皺了皺眉頭道：「數十年來少林寺僧侶甚少這等大舉出動，據老叫化所知，這次已然盡出寺中高手，看樣子，不惜大動干戈，非要討回那『戮情寶劍』不可……」他微微一停頓之後，又道：「少林派實力壯大，就當今江湖而論，首屈一指，小兄弟似不宜和少林派正面爲敵，不如挺身而出，和他們首要人物當面相見，據理力爭，或能罷去一番干戈。」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歎道：「晚輩並無貪那『戮情劍』之心，不過寶劍乃是別人遺贈之物，豈能輕易送人？」

「神丐」宗濤沉吟了良久，道：「那『戮情劍』仍在你身上麼？」

徐元平探手入懷，摸出一把寒光耀目的短劍，道：「寶劍仍在此，但劍匣却被易天行手下奪去了。」

「神丐」宗濤望了那短劍一眼，笑道：「少林寺僧侶們，恐怕其志也在那『戮情劍』匣，你如不願和少林僧侶們正面衝突，不妨把『戮情劍』匣的下落，轉告少林寺僧侶……」

徐元平搖頭說道：「不行，交出『戮情寶劍』事小，但有傷那贈劍人清譽事大。此物既非我偷竊而來，少林僧侶們，憑甚麼向我討取？」

宗濤暗暗想道：這話倒也不錯，如若奉還「戮情劍」，反將落得竊盜之名……

一時竟也想不出適當之法，輕輕歎息一聲，道：「傳言之中此劍乃極爲不祥之物，幾個持有此劍的主人，都落得極爲悽慘的下場，不知何故，仍然有人千方百計的謀求此劍……」

話還未完，突覺一陣疾風，急掠兩人身側而過。

「神丐」宗濤見多識廣，閱歷豐

富，一聞風聲，霍然挺身而起，右手一招「雲龍噴霧」拍出一掌，左手急向「戮情劍」上抓去。

他發動雖然迅快，但來人手法似是尤高一着，但見眼前人影一閃，「戮情劍」早已被人搶到手中。

定神看去，祇見一個全身黑衣，黑紗攏髮的老嫗站在四五尺外，手橫「戮情劍」，正低頭仔細鑑賞。

以宗濤閱人之多，一時間，竟似也認不出那老嫗是誰，不覺呆在當地。

徐元平一挺起身怒聲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老嫗神態沉着，悠閒之極，慢慢抬起頭來，隨手把「戮情劍」去在地上，答道：「瞧瞧總不要緊吧！」緩緩轉身，慢步而去，眨眼間，隱失在竹林中。

此人動作怪異，一時間把宗濤和徐元平都瞧得楞在當地。

直待那老嫗去遠之後，徐元平才忽然想到她抬頭之時，偏着半個腦袋，祇記得和她目光一觸，面貌却是絲毫記她不起。

愈想愈模糊，忖思了良久，才覺得根本就沒有看清，祇覺那老嫗任何舉動，看去雖然漫不經心，遲遲緩緩，其實迅快至極，似是她一轉身中有很多行動在一齊動作，叫人目不暇給。

靈機一動，忽然想到慧空相授「達摩易筋經」上兩句眞訣來：寓變於慢，雖緩實快……心分二用，一搏雙擊……

但覺腦際靈光連連閃動，這久思不解的兩句眞訣，突然開朗於胸。

「神丐」宗濤目睹徐元平呆呆的站着不動，連那老嫗丟在地上的「戮情寶劍」也不望一望，心中甚感奇怪，伏身撿起寶劍遞了過去，口中却重重的咳了一聲。

徐元平如夢初醒，望了宗濤一眼，笑道：「老前輩可認識那老婆婆麼？」

伸手接過寶劍，藏入懷中。

宗濤搖搖頭道：「不認識。」

徐元平歎息一聲，說道：「武林之中奇人高手，當眞是難以數計，那老婆婆武功之高，怕不在老前輩和易天行之下……」

宗濤奇道：「你認識她麼？」

徐元平道：「我雖不認識，但已看出她身懷着驚人武功。」

宗濤道：「何以見得？」心中却暗暗說道：此言倒是不錯，單以她搶劍身法而論，輕功造詣就不在老叫化之下。

徐元平道：「老前輩可會留神她的衣着形貌麼？」

宗濤道：「全身黑衣……」忽然想到未看清那老嫗形貌，輕輕的咳了一聲，道：「面相倒是沒有看清。」

徐元平道：「她和咱們相距不過數尺，而且又是對面而立，這武功高是不高？」他素不善言詞，心中雖然十分明白，一時之間，却想不出適當的措詞去形容出來。

宗濤微微一皺眉，沉吟不語……

徐元平也不再解說，緩緩坐了下去，閉上雙目，默想那寓變於慢，雖緩實快……心分二用，一搏雙擊……兩句眞訣之中包含的武功。

落日西沉，天色逐漸暗了下來，但徐元平的心中却是一片清明，這一刻捕捉靈機的沉思，被他悟解了「達摩易筋經」上甚多武功。

宗濤久走江湖，目光銳利，目睹徐元平眉宇忽喜忽憂的神色，知道正在用心思解着一件難題，也不去驚擾他。

驀地裏，幾隻飛鳥振翼之聲劃破了夜空，傳入耳際。

宗濤輕輕伸出右手，輕輕一扯徐元平，低聲說道：「有人來了。」當先隱入草叢之中。

徐元平還未來得及藏起身子，耳際間已響起說話之聲，道：「道兄如若不信，不妨先去瞧瞧。」

祇聽一人答道：「此事咱們明日再談，我先要趕回宮中瞧瞧。」聲音熟悉，分明是天玄道長。

徐元平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怎麼這老道士會連夜趕了回來？

另一個聲音說道：「道兄的玄武宮，從來不許外人涉足，兄弟不便相請破例，明日午時，我在宮外等待道兄回話。」

祇聽那天玄道長冷漠的聲音答道：「貧道不願多生無謂是非，我看你還是別留此地等待了。」

但聞腳步之聲愈來愈近，相距不過數尺遠近。

徐元平暗暗提了一口眞氣，運功戒備，屏息凝神，連大氣也不敢出。

祇聽那剛才說話的聲音重又響起，道：「道兄雖然無意那墓中珠寶，難道連那金蝶、玉蟬，也不屑一顧麼？」

行走的腳步聲突然停了下來，過了片刻，才聽天玄道長的聲音說道：「那金蝶、玉蟬，果眞在那古墓中麼？」

另一人十分莊嚴的答道：「此事千眞萬確，絕錯不了。」

天玄道長又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容貧道先想一夜，明天再答覆你吧！」

只聽一人步履之聲重返來路，想是那人聽得天玄道長答應之後，告別而去。

徐元平心中突然一動，暗暗想

道：我如能一舉把天玄道長擒住，以天玄道長之生死，威脅宮中道士替我叔叔療傷，豈不是一件十分容易之事……

正當他心念轉動之際，突聽一聲淒厲的慘叫之聲，遙遙傳入耳際。

天玄道長怒聲喝道：「甚麼人……」

餘音未絕，耳際已響起一個尖冷的女子聲音，道：「是我，你想不到吧！」

天玄道長遲疑了一陣，才道：「『恨天一嫗』……」

那尖冷的聲音接道：「不錯，你十年封劍限期已滿，咱們約期也到了。」

天玄道長突然縱聲大笑，聲音如長風搖林，驚得宿鳥羣飛。

徐元平借機站起身子，隱入一叢深茂的草中。

但聞那尖冷的女子聲音又響起，道：「你不用借笑聲招呼宮中道士，可是想要他們出來助拳麼？」

天玄道長冷冷答道：「妳來得很好，咱們這筆賬，早晚是要算的。走！這林外有一片空曠的草坪，咱們去那裏動手，今晚上，不是妳死，便是我亡！」

恨天一嫗尖冷的笑了兩聲道：「你先回宮中去交代一下後事吧！我在那草坪之上等你。」

天玄道長道：「不用了。」縱身而起，足踏林梢，向外奔去。

恨天一嫗緊隨着縱身躍起，疾飛追去。

兩人去勢奇快，倏忽之間已走得踪影全無。

「神丐」宗濤當先由草叢中走了出來，說道：「趁此良機，咱們到玄武宮中救人。」

徐元平本想跟去瞧瞧當代兩大頂尖高手比武情形，但聽宗濤一說，立時又想起金老二的安危，當下應道：「老前輩說的不錯……」

他本想說晚輩想得糊塗，引咎自責一番，但宗濤不容他下面之言出口，人已穿林而去。

徐元平急急追出竹林，兩人施展提縱身法，直向玄武宮中奔去。

宗濤一面奔行，一面說道：「咱們如果動作迅快，救出金老二後，還可以看天玄道長和恨天一嫗一番龍爭虎鬥。」

說話之間，人已到玄武宮外三丈左右之處。

宗濤停下腳步，探手入懷，摸出兩條黑絹，分給徐元平一條，說道：「天玄道長除了剛愎自用之外，並無大惡，說來他和老叫化的脾氣還有些相似之處，咱們此番入宮，得饒人時且饒人，不要傷人太多。」

徐元平道：「晚輩初歷江湖不久，對江湖中高人性格，所知有限，但和老前輩幾度相逢，數次相處，已使晚輩心生敬慕，老前輩胸懷正義，仁風可欽，乃一代大俠氣度，天玄道長豈能與老前輩相提並論？」

「神丐」宗濤微微一笑，道：「好啊，你也會替人戴高帽子了，當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說完，舉起手中黑絹，包在頭上，縱身躍起，直向玄武宮中飛去。

徐元平忽然覺得宗濤那微微一笑，笑得異常黯然，不禁心中一動，還未來得及出口相問，宗濤已振袂而起，斜斜飛入宮中，當下一振雙臂，一招「潛龍升天」直躍而起。

祇覺一股眞氣由丹田直衝而上，竟自身不由主的升起了三丈多高。

低頭下視，甚感驚駭，暗自忖道：這當眞是我麼？我怎的會有這樣高絕的輕功……

抬頭望去，祇見玄武宮內劍光閃閃，想是宗濤已和宮中道士動上了手，趕忙凝神提氣，一個旋身，疾向宮中落去。

他身軀還未落着實地，暗處已疾躍出兩條人影，雙劍並出，分襲上下兩盤。

徐元平心中正熟記剛才悟解出來的武功，一見雙劍齊齊刺到，想也未想的左手推出一掌，右手食中二指，疾向劍上挾去。

擊出左手到了中途，突然一沉，由下面向上一翻，易打爲拿，手指合處，自自然然的抓了那道人握劍右腕，手指微一用力，已把長劍奪入手中。

左手奪劍，右手食中二指一合之下，竟然也挾住刺來的長劍，隨着來勢向後一送，帶動那道人身軀，向前一轉，飛起一脚，踢在那道人膝間。

那道人悶哼一聲，仰面倒了下去。

這正是心分二用的上乘武功、手法，同一瞬間分搏雙敵。

「神丐」宗濤正被兩個使劍道人挾擊，眼看徐元平舉手投足之間立時把兩個打倒，不覺激起了好勝之心，暗中一提眞氣，呼呼劈出兩掌。

這兩掌威力强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迫得兩個道人各自向後疾退三步。

宗濤面冷心慈，不願傷人，逼開兩個道人之後，立時縱身而起，施出「八步登空」的上乘輕功身法，凌空越過三丈多遠，停在一座屋面上。

（未完・卅四）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上文提要：令狐爽帶着脫尼瑪去川銀是有目的的，他故意告訴申屠艮有魏忠賢乾兒子史小豆的消息，於是趁四邪趕去關內之時帶了日月環與斷腸劍二次進九宮八卦洞，他用通天秘笈上的功夫輕易傷了守洞的星將，若非令狐爽服了天王花根汁，撞上這六人兵器早被撞飛……令狐爽救出長孫明月，才知她與十二星將皆中鴆毒，於是送她去找唐河……



智計商請老毒王　解除鴆毒救夫人

長孫明月道：「孩子，先別急躁呀，姨婆以爲一個人多年不見陽光，那得慢慢的才會好起來，祇有身上這毒必需盡快解掉。」

水中花道：「這是甚麼毒呀！」

長孫明月道：「鴆羽劇毒，中之無救。」

水中花道：「可是……」

長孫明月道：「姨婆被囚八仙洞中，與十二星將們，每逢月圓之夜就有解藥服用一次，可維持到下一個圓月。唉，姨婆便是從月圓之夜計算年月了。」

水中花急問令狐爽道：「令狐爽，爲甚麼不去找找二姨婆呀？」

令狐爽尚未回答，長孫明月已叱道：「不去百花谷，我不要這樣去與她碰面。」

水中花道：「爲甚麼呀，都是一家人吶。」

長孫明月尖聲道：「再提她，你就走開。」

水中花不敢多言，他無奈的對令狐爽道：「令狐爽呀，白無忌的本事如何？」

令狐爽道：「人稱毒王，我想白無忌應該有辦法。」

水中花急得揮鞭發洩在拖大車的馬背上，光景恨不得立刻趕到唐河。

* * *

唐河在中原，豫西南有個大鎮叫南陽，唐河就在南陽府的西南方三五十里地方。

自從鬧了一次流寇，改了朝也換了代，中原死了不少人，有人說死了六百萬，那是胡說，四百萬是有的。

所以這幾年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過來了許多人入住到中原來，畢竟中原比之黃土高原富裕多了。

這光景還眞有記載可考，如果有人低頭看看左脚上的小趾，如果指甲分兩片，這人必是大槐樹遷徙到河南的人，絕對不差。

* * *

唐河縣城外的唐河岸附近有個山莊，這兒住了不少由山西洪洞來的人，祇不過莊上也還有幾戶是原居民，這中間就住了一對老夫妻。

誰知道這二老是幹甚麼的？

當地人祇知道這二老很孤獨。

令狐爽帶着水中花，駕車騎馬到了唐河縣城，他們在一家平安客棧住下來。

三人在客棧中吃過飯，令狐爽把伙計叫過來。

「伙計，向你打聽個人。」

「誰？」河南人就是說話乾脆。

「這人叫白無忌，是個老頭。」

「不知道。」

伙計回頭欲去，令狐爽一錠銀子擱桌上：「伙計，咱們住店先付銀子，你收下，也許多下的你

的。」

那伙計一怔，道：「你們打算住半年？」

令狐爽道：「也許三五天。」

伙計手捧銀錠道：「太多了。」

令狐爽道：「嫌多沒關係，替我打聽白無忌這個人。」

伙計笑了。

「少公子，你眞行，有意思，跑遍唐河縣，我也要去把姓白的找出來。」

令狐爽道：「你辛苦！」

那伙計愉快的走了。

長孫明月道：「你叫令狐爽，是虎牢關的人，聽你辦事，就知道你很聰明。」

令狐爽一笑，道：「也是被幾個魔頭磨練出來的。」

長孫明月道：「你是怎麼與他們八惡在一起的？」

令狐爽就把當初在虎牢關遇上八惡之事，從頭至尾的對長孫明月說了一遍。

長孫明月點着頭道：「你實在夠大膽的了。」

水中花道：「他們教了你武功。」

令狐爽道：「對付一般人還可以，對付十二星將，我就差一點完蛋。」

長孫明月道：「江湖人都夠貪心，當初獅王得了一本武功秘笈叫『神龍天晁』，上載修仙之法，可通靈日月，不料被這八惡知道，暗下毒手，他們奪走了秘笈，一心想練成金剛不壞之身而入仙界，可是，嘿……」

她冷笑得嚇人，令狐爽大氣也不出。

長孫明月又道：「秘笈上有兩句謁語，祇有獅王知道，獅王被他的八大護法囚起來，他是不會說的，否則……」

令狐爽道：「否則你二位早死了。」

「不錯，我們分別被囚在不同地方，再是痛苦，也不會說出那兩句謁語。」

水中花道：「姨婆，百花谷武學博大精深，應該可以援助妳的。」

「不要提百花谷。」

水中花臉色一變，他低頭了。

長孫明月道：「我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獅王知道，我對他的心吶！」

水中花不懂她話中意思。

令狐爽更是不知道，他站起來，道：「二位且在客棧中歇息，我出去碰碰運氣！」

說着，他大步往平安客棧大門走去。

娘的，還眞叫他碰上了。

* * *

令狐爽繞過唐河一條街，他轉而走到唐河河岸東面，就在渡口附近，他忽見河面上飄了許多死魚。

死魚在河面上翻着白肚子，有一條小舟隨河漂，小舟上有人在吃吃笑，而且還用個竹簍子撈着！

那是個老頭子，他笑指河面死魚對舟上的老太太道：「你看看，你看看，怕不少於五七斤吧，撈了回去下酒吃，哈……」

老太太也鴨子叫似的笑道：「咱二老這是學以致用呀，哈……」

這種光景把令狐爽早引到河邊沙灘上了。

令狐爽一見，不由大笑起來。

「他娘的，我是踏破『鋼』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呀，我的老爺太太！」

河上的小舟上，男女二老猛抬頭，雙方這才看清楚對方何人了。

令狐爽急忙大叫：「白前輩，還認得在下小子我嗎？」

小舟上的老太太大怒，叱道：「老伴，是那個氣死人不償命的小鱉娃來了。」

小舟上的二老，敢情還眞的是毒王白無忌與他的老伴毒婆子二人。

白無忌鬚髮微抖，叱道：「去，去，去遠點！」

那地方叫人滾，不叫滾，叫去。

令狐爽大叫道：「二老呀，自從上一回熊耳大山中的清水崖，二老賺了徐經太的銀子以後，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曾識得慈顏了吧。」

毒婆子吼叱：「去，去遠一點！」

白無忌更是大吼：「去，娘的老皮，祇要遇上你這小狗操的，白大爺就透着霉味，去！」

令狐爽笑道：「二位老人家呀，你們過來岸邊好不好，我又不會吃掉你們。」

毒婆子尖聲道：「你小子纏甚麼勁，去！」

白無忌道：「別理他，撈魚呀！」

這二老在河面上忙着撈死魚，不理岸邊的令狐爽。

令狐爽大叫道：「毒死的魚吃不得呀，吃了人會死翹翹的呀！」

白無忌反而哈哈笑了：「毒死別人，我們下的藥，當然我們知道如何吃死魚！」

令狐爽道：「對，忘了魚是二位老人家下手毒死的了。」

他跟着河面的小舟游走着，又道：「二老的日子怎麼過得如此艱辛呀！」

「天下太平少殺戮，我們的日子過得苦，可也過得心安理得，不再擔驚受怕，王八蛋，你還不走開呀！」

令狐爽祇要稍用一番思想，他就會想出絕招出來。

有甚麼能把這二老引上岸？

令狐爽把手在袋中摸，又是寶石一大顆，另外一張百兩大銀票。

那是當時大張的銀票，很少有人拿得出手的。

令狐爽的銀票甚麼地方得來的？

他得自霍樂與乖乖二人之手。

此刻，他擧着銀票與大寶石，大聲吼叫道：「二位老人家，你們不認我沒關係，不認我手中這兩樣，你二位就是大笨蛋了！」

站着，他把銀票還用力的抖，抖得嘩嘩響。

於是，河面上的小舟動了，而且動得十分快。

河水揚起波浪，小舟破浪而貼上岸邊，白無忌與老伴拔身上了岸。

白無忌道：「小子，你好像是專程找我老夫妻二人來的吧？」

令狐爽道：「是呀！」

毒婆子道：「幹甚麼來的？」

令狐爽眞大方，他先把銀票遞給白無忌，道：「無論事情怎麼樣，請先收下這一百兩銀子，不管怎麼說，小子遠道來叩見二老，這見面禮是少不了送上的，笑納，笑納！」

白無忌一把搶過手，道：「我看看，是不是假銀票！」

令狐爽道：「如假包換！」

白無忌左看看右看看，看了半天，才問他老伴道：「這……是……不是……」

令狐爽大笑，道：「老前輩，敢情你沒讀過書呀，你把這銀票拿反了！」

白無忌道：「老夫當然知道，要不然老夫拿過沈長明的五千兩銀票也不會……」

他沒有說下去，匆匆把銀票放入袋中了。

令狐爽又道：「前輩，我今兒找來，可是二位的財神降臨了！」

白老太太雙目一亮，道：「怎麼，天下又大亂了？」

令狐爽道：「你老那麼喜歡天下大亂呀！」

白老太太坦然的道：「天下大亂有錢賺，天下不亂我們喝稀飯！」

令狐爽道：「我今天請你們去爲人解毒，如果成功了，你們這以後的日子人家會全包了！」

白無忌道：「不用人家全包下，祇要你點個頭當我二老的乾兒子，怎麼樣？」

令狐爽掌拍在頭頂上，道：「我他娘的是不是頭上長了花，身上貼有金呀，怎麼幾處人都要收我當他們的乾兒子，幹甚麼呀？」

白無忌道：「無他，我二老歸天之日，爲我二老抓把泥土塡在墳頭上！」

令狐爽道：「千萬別說得那麼淒涼，二老放心，祇等我把事情辦妥，二老的毒本事呀，我小子還眞想學一學！」

白無忌大悅，笑道：「好，好，太好了！」

白老太太道：「你說說，我們聽聽，叫我爲甚麼人解毒呀！」

白無忌指着令狐爽手上的大寶石，接道：「解了毒，這寶石你就送我們？」

令狐爽心中一樂，有了銀子還要寶石。

「白老，你如果去解了這人身上中的毒，這顆寶石就是二老的了！」

白無忌一聽，笑笑道：「好，帶路！」

令狐爽指着小舟，道：「你們的小舟快拴在河岸邊，別叫河水冲走了！」

一根繩子拴在岸邊樹根上，白無忌夫妻二人跟着令狐爽往街上走。

城門口遇上冒汗的伙計，那伙計一把拉住令狐爽，笑道：「找到了，找到了！」

令狐爽道：「找到誰呀？」

伙計道：「你叫我找的白老頭呀，他住在上灣村，人去河上抓魚！」

令狐爽一笑，道：「你很會辦事，多的銀子是你的了！」

那伙計樂歪了。

令狐爽對伙計，道：「看到嗎？這二老就是我要找的人呀，哈……」

伙計一瞧也楞了。

一行進入平安客棧裏，令狐爽帶着白無忌夫妻二人走入客房中。

「白老前輩，就是她，她中了一種叫……」

床上坐的長孫明月道：「是甚麼人？」

令狐爽道：「前輩，他乃唐河毒王白無忌的老前輩夫妻二人呀！」

長孫明月嘆口氣，道：「希望不大……」

白無忌道：「甚麼毒？」

長孫明月道：「如有眞本事，何不自己查看，如能看出老身中何毒，那就證明這毒王二字當之無愧！」

白無忌一聲淡淡的笑，道：「說的也是！」

他取出一個小瓶子來，頃出一粒紅丸送到長孫明月口唇下：「服下！」

長孫明月舌頭一伸，便把紅丸吞入腹中。

於是，怪事發生了。

長孫明月開始嘔吐起來，哇哇的吐得沒完沒了。

看得水中花大怒。

水中花欲拔劍，却被令狐爽攔住了。

「別衝動，看下去。」

祇見這長孫明月吐的膽汁也出來了。

那深黃色的膽汁一出，白無忌立刻又是另一種藥丸塞入長孫明月口中，道：「快服下。」

怪了，這一服下，她不再吐了。

不旋踵間，她還叫肚子餓。

白無忌在地上取了許多膽汁，分別放在幾個小碗中。

白老太太已自懷中取出七樣小瓶子。

這夫妻二人眞叫絕，身上帶了不少瓶呀小罐的，當然毒藥更是幾十包。

那白無忌把七瓶藥分別取了些與碗中膽汁調和。

他不但調合，而且還不斷的用鼻子去聞。

這光景，看得令狐爽也一怔。

令狐爽這才明白當年在學堂中玄空先生常說的一句話：「活到老學到老，不讀詩書不學好，二十年後方知天高地厚！」

* * *

忽的，白無忌一躍而起，他對老伴道：「她中了唐門之毒，娘的二十多年前唐門就絕子絕孫了呀！」

長孫明月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唐門之毒！」

白無忌道：「當年老夫曾在毒字上與那唐門最後一位高手，他叫……」

一邊的白老太太接道：「那傢伙叫唐大山！」

「對，他叫唐大山，我二人各以劇毒招呼對方，幹了三日夜，却是個平手之局！」

令狐爽道：「這麼說，你老能解她身上之毒了？」

「不能！」

他此言一出，令狐爽三人一怔！

白無忌道：「唐門有一種獨門解藥，可以解這鴆毒！」

他鴆毒二字出口，長孫明月道：「你能知道老身中的毒物，你已當之無愧了！」

白無忌道：「我雖不能解去你身上之毒，但我有另一種解藥，如果與一種奇花之根汁相調配，也許就能把你身上所中之毒除掉，可是……」

他搖搖頭，又道：「天下至今我尚不知誰會有這樣的花。」

令狐爽道：「前輩，甚麼花名？」

白無忌道：「天王花的根汁！」

令狐爽大叫一聲：「我的媽呀！」

他祇叫了一聲，那水中花已叫道：「百花谷中，我二姨婆養有這種奇花，我去找她討取！」

長孫明月叱道：「不許去求她！」

水中花聽得一驚。

白無忌也一怔，道：「妳是誰，好像與百花谷谷主有甚麼深仇大恨似的！」

令狐爽道：「白前輩，說了你會嚇一跳，也許會把二位嚇跑！」

「誰？」白老太太急問。

令狐爽道：「她乃當年通天教教主夫人，長孫明月呀，你知不知道？」

白無忌聽得果然一驚，道：「眞……的？」

白老太太道：「不是早死多年了！」

長孫明月道：「生不如死！」

這話說得多麼無奈呀！

是的，二十年不見天日被囚石窟中，那種日子，果然是非人生活，說是生不如死，一點兒也不爲過！

令狐爽道：「夫人未死，便是獅王也未死，二位前輩，你們如果幫了齊夫人，等到有一天通天教再起，你二老就是大功臣了！」

白無忌道：「好，我們二老盡力而爲！」

他對令狐爽又道：「當然，如有天王花根汁，老夫有把握除去夫人身中之毒，便是沒有，老夫幫她去上彎村家中，以最原始方法，也要把夫人身中之毒解掉！」

令狐爽道：「太好了！」

他對水中花又道：「水兄，這兒事由你照顧了，我要去老龍嶺，設法再把獅王救出來。」

長孫明月伸出手，道：「小友，你來，容我拉拉你的手，你這恩惠……」

令狐爽把手伸過去，道：「前輩，我還希望妳的眼睛也趕快好起來！」

一邊的白無忌說：「眼睛？我看看！」

他伸手翻開長孫明月的眼皮，拚命的張大眼睛看過去，笑笑道：「沒有受傷，祇是水晶久未曝光，那需要配幾服藥連吃帶數，數日即可！」

大伙一聽，樂了。

長孫明月更是一喜，她以爲再也看不到了。

* * *

平安客棧大門外，伙計套好大車，水中花扶了長孫明月登上大車。

那令狐爽把一顆大寶石塞在白無忌的手中。

「拿着！」

「你這是……甚麼意思？」

令狐爽道：「這是因爲你二老這一個時辰之內，未下毒來毒死我這臭小子呀！」

白無忌道：「甚麼朝代了還坑人呀，如今是太平盛世呀，太平日子才要緊吶！」

令狐爽道：「二老多擔待，我很快就回來！」

白無忌笑了。

白老太太低聲道：「小子，我看你不是前往老龍嶺，我看你是去往百花谷！」

令狐爽道：「老龍嶺呀，我去救回齊老前輩。」

他的聲音特別大，那當然故意要叫長孫明月聽到的。

果然，長孫明月在大車上又拭淚了。

她感動又感激呀！

令狐爽就在平安客棧外，那伙計已把他的坐騎牽出來，水中花駕車尚未走，令狐爽對水中花道：「水兄，我這是前往終南大山呀，算脚程來回需要半個月，這期間你要多加小心，千萬別走出上灣村！」

水中花道：「兄弟，我理會，你放心去吧，但願你順利的把我三姨公接出來！」

令狐爽拍馬就走，從方向看是看不出來的，因爲百花谷也是在大山裏！

令狐爽當然是馳往百花谷！

他如果眞去終南山的老龍嶺，他就是糊塗蛋！

* * *

山風呼嘯，黃葉飛舞，百花谷飄來陣陣花香，還傳出歌聲來！

令狐爽就以爲這歌聲帶磁性帶點嘶啞，可也蠻好聽的！

令狐爽拍馬還未到谷口，只見四女大力士在搬花盆，她們邊搬花盆邊唱歌，一副爽的模樣！

令狐爽也爽，他大叫一聲：「唱得好呀，鴨子叫！」

立刻，四個女大力士放下花盆轉過身來了！

那紫蘭雙手叉腰怒聲叱：「小鬼頭，你怎麼陰魂不散又來了！」

秋菊更是跳在令狐爽的前面，粗巴掌拍得叭叭響，吼道：「你又來幹甚麼？」

令狐爽笑呵呵的下馬了！

令狐爽明白，要進百花谷，馬是不許騎的。

他把馬拴在樹下面，這才呵呵笑着對四女大力士道：「我心目中最尊敬可親的四位阿姨呀，首先，我跟四位先請個安，問聲好！」

海棠「噗嗤」一笑，道：「幾時學得酸溜溜的！」

令狐爽道：「禮貌不可少，四位阿姨，小子這次前來，那可是谷主天大的大事，這件事如果躭誤了，說不定谷主會殺人的！」

四女大力士一聽，俱都面面相覷！

令狐爽又道：「唉，我小子是爲人跑斷了腿呀，出銀子出力氣，還得受氣，眞他娘的猴舐蒜罈子，我是越舐越不是滋味呀！」

秋菊道：「到底甚麼事呀，小子，快說呀！」

令狐爽道：「大事！」

牡丹大怒，叱道：「甚麼大事？」

令狐爽道：「我問四位阿姨，你們可知道有個女人叫長孫明月的？」

他此言一出，四女大力士齊吃一驚！

令狐爽又道：「此人不是別人，乃谷主的親妹子，妳們知道嗎？」

秋菊道：「早聽說過了，她姐妹老死不相往來！」

令狐爽突然開罵：「放屁，妳這頭豬呀，她們是一母所生的姐妹呀，娘的，彼此無情總有義吧，如今姐妹不能和好嗎？哦操，妳們懂個屁！」

秋菊吼道：「你罵我？」

令狐爽道：「火了我還揍人吶！」

秋菊雙臂箕張，挑釁的道：「那就來呀，小子，你來試一試吧！」

令狐爽呵呵一笑，道：「妳可要小心了！」

秋菊道：「來呀！」

令狐爽忽的挨過去，秋菊以巨軀迎着疾抱。

她似乎是抱住令狐爽了，只不過當她雙臂用力合，却抱了個空，令狐爽的屁股坐在秋菊的頭頂上。

令狐爽反手揑揑秋菊那大如蒜頭的鼻子，一個空心觔斗落在三丈外。

秋菊一聲尖叫：「噢！」

牡丹吃驚道：「這是甚麼功夫？」

令狐爽道：「就叫金蟬脫殼吧！」

海棠道：「這小子越來功夫越高，靈芝說對了，她也不是這小子的對手！」

那紫蘭忽的撮唇發出尖銳的口哨，不旋踵間，從林中奔出兩個使者。

這二人見了令狐爽，立刻攔住令狐爽去路：「小子，你好像同百花谷卯上了，一而再的前來，幹甚麼呀，是不是打甚麼歪主意！」

令狐爽道：「娘的，眞的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呀，你們算他娘的那棵蒜呀，還不快往谷中傳話，就說本人要去面見谷主！」

兩使者也楞了，其中一人對另一人點點頭，遂之取了響箭射入半空中！

於是，百花谷內有了反應，兩個女使者飛一般的過來了。

這二女使者見又是令狐爽，不由各自皺眉。

只不過二人也不多問，因爲她二人早知道，谷主還教他功夫，又送那寶貝般的天王花根汁，自然不能不帶他入谷了。

二女使者對令狐爽點點頭，立刻往百花谷走去。

令狐爽已跟着二女使者走出七八丈外了，他老弟還回過頭來衝着四女大力士扮鬼臉。

* * *

令狐爽被二女使者帶到百花溝附近，其中一女對令狐爽道：「你在此等着，千萬別亂走動！」

令狐爽道：「絕不亂跑！」

這二女使者立刻匆匆的飛奔而去，令狐爽却吃吃的笑了，他這一次來得也算順利。

這小子有一套，他在袋中掏出幾粒大寶石，他選好看的取了兩顆在手中。

那是兩顆藍與紅兩色大寶石，只一看就知道價值不菲，便說不上價值連城，一般人也難以看得到。

令狐爽心中想，如果身邊有一顆龍目寶珠，今天就會令這百花谷主眉開眼笑了。

* * *

令狐爽正在微微笑，那靈芝奔來了。

「你是陰魂不散呀！」

笑笑，令狐爽道：「其實，說穿了，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可是亦有個毛病，要管管到底，所以我呀，我又來了！」

靈芝道：「跟我來吧！」

原來她是來帶令狐爽去見長孫玫瑰的！

於是，沒多久，令狐爽又來到那座精舍小院。

於是，他也看到百花谷谷主就站在門房下。

是的，長孫玫瑰半帶冷酷的直視着走過來的令狐爽，她那薄如刀片的雙唇緊緊的閉着。

令狐爽心中想：「這人嘛，活在世上都像她呀，那還成甚麼世界，活石頭呀！」

只不過令狐爽有他的一套，只見他緊走幾步趨前單膝一跪，雙手往上一送，道：「前輩，上次承蒙指教，妳老人家待我比師父還師父，令小子日夜感激，而且感激得不得了，小子無以爲報，特呈上這兩顆大寶石，前輩千萬笑納則個！」

長孫玫瑰伸手接在手上，迎着陽光瞧了一陣子，她微微的笑了。

一邊的靈芝道：「眞會拍馬屁，是個趕驢小子……」

甚麼叫趕驢小子？那是在北方馱運東西的人，日夜趕驢走道，遇上驢發脾氣不走了，這人就會戳驢屁股，有時把驢屎也戳出來！

忽聽長孫玫瑰道：「令狐爽，本谷主以爲你絕非是爲了回報我才特地趕來見我！」

令狐爽撫掌笑道：「我就知道谷主乃天下奇人也，果然被谷主料中了！」

其實他這幾句話誰也以爲是多餘的，但他說得却也實在，聽的人也以爲當說。

長孫玫瑰道：「甚麼事呀？」

令狐爽道：「前輩，求取那『天王花根汁』呀！」

長孫玫瑰大怒，叱道：「你這小子，太過貪心了，你已服了『天王花根汁』，而且武功已快達本谷主的境界，你還要索取『天王花根汁』呀，出去！」

令狐爽道：「打死我也不走！」

長孫玫瑰叱道：「捨不得你這兩顆石頭？」

「捨得，而且如果前輩喜歡，我還會送上人人貪愛的龍目寶珠，那可是價值連城的寶物呀，每一顆就有這麼大！」

他把拳頭伸出來，那當然言過其實了！

長孫玫瑰道：「你有『龍目寶珠』？」

「有呀，我就是憑那玩意兒，才會與『四魔四邪』八人打上交道，學了他們每人一招半式功夫的！」

長孫玫瑰道：「你已能打敗他們了！」

「所以我也不再浪費我的寶物了！」

長孫玫瑰道：「你已用不到『天王花根汁』了，你不是已習了八仙金人的功夫嗎？」

令狐爽道：「前輩，我坦白的對前輩報告，我已把令妹長孫明月救出賀蘭山八仙洞了！」

長孫玫瑰全身一彈，道：「她怎樣了？」

令狐爽看不出這老女人是關懷還是生氣，不由直言道：「她呀，可憐呀！」

「說！」

令狐爽看看一邊的靈芝，道：「她在，我說了方便嗎？」

長孫玫瑰道：「盡說無妨！」

令狐爽道：「她雙目失明，不知是否能治，全身已是皮包骨，不成人形，出來時白髮曳地，足有一丈多長，衣衫碰了就碎，好像一具活骷髏，她呀……」

「她怎樣？」

「她口中呼叫着爹呀、娘呀！」

這最後兩句話乃是令狐爽把菜炒好了又上的味精呀！

果然，長孫玫瑰聽得低下頭來了。

令狐爽打鐵趁熱，又道：「前輩，一母所生，休要無情無義，他日有何面目去見那死去的老人家呀！」

長孫玫瑰雙目一厲：「你教訓本谷主？」

令狐爽道：「我斗膽呀，只是我乃旁觀者清呀！」

長孫玫瑰道：「就我所知，她是不會求我的！」

令狐爽道：「前輩，二十年黑洞囚禁不見天日呀，是的，令妹是沒有出口求妳助她、救她，可是我看得出來，她的心中還是有妳這位二姐的，妳也是長孫家族的當家長者，妳能看着自己的親妹子身處火坑而不伸手拉她一把？除非妳不是人！」

一旁的靈芝尖叱：「大膽，找死！」

長孫玫瑰却淡淡的笑了。

令狐爽又道：「太過自私的人，這個人不一定快樂！」

長孫玫瑰又淡淡的一笑。

令狐爽似乎發了火，又道：「我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的向前輩明言吧，令妹明月身中鴆羽奇毒，若不及時服下解藥，不出一月必死無異，若想活命，除了再回去囚室之外，就是設法把身上之毒解掉！」

長孫玫瑰雙目一厲，道：「那是四川唐門最毒的東西，可是唐門早在二十年前已斷子絕孫了！」

令狐爽道：「我把令妹送到唐河白無忌家中了，白無忌乃唐河毒王，他說他可以為令妹解除身上之毒，但需一種藥引。」

「『天王花根汁』？」

「不錯！」

長孫玫瑰道：「五株花根，被你服了三株！」

令狐爽道：「前輩，事情很急迫，小子還打算儘快去把齊前輩也救出來，而齊前輩必也中了同樣之毒，這解藥需盡早準備！」

長孫玫瑰全身哆嗦，她顫聲的道：「他們，他們……」

令狐爽心中吃驚，不知為何她會有這麼反應！

靈芝走過去：「師父，妳……」

長孫玫瑰道：「我……很好！」

她對令狐爽又道：「好吧，我給你『天王花根汁』！」

令狐爽急忙再叩頭，道：「小子下次再來，必奉送一顆『龍目寶珠』，以示謝意！」

長孫玫瑰道：「你倒是很關心別人的事情！」

令狐爽道：「我他娘的這可不是賤，人嘛，是親不是親，非親却是親，前輩，書上讀的，泛愛衆，而親人，人溺己溺也世界小同呀！」

一邊的靈芝叱道：「甚麼亂七八糟的，胡扯八道！」

令狐爽道：「是妳沒讀過書，所以妳不懂！」

他跟着長孫玫瑰走入精舍中，果然，由靈芝動手，搬來一盆天王花，小心的採其根部，取了濃汁裝入一隻小瓶子內。

長孫玫瑰道：「你快拿去吧，最好不要再來了，你這討厭的小鬼！」

令狐爽笑笑道：「前輩，我不來了，但令妹與獅王二位必會來的。」

長孫玫瑰黯然了。

令狐爽這就要走了，忽的，長孫玫瑰又道：「等等！」

令狐爽急忙轉過身，道：「前輩還有何吩咐？」

長孫玫瑰道：「有件事情，要你多加留意！」

令狐爽道：「前輩有話請吩咐！」

長孫玫瑰道：「令狐爽，你是認識我那外孫水中花的，對不對？」

「對，我們很好。」

長孫玫瑰道：「他已出谷很久了，却不見回來，我很擔心他的安全！」

令狐爽巴掌拍在胸口上，他拍得叭叭響，道：「前輩，小事一樁啦，不久我必把水中花帶回來！」

其實他心中明白，不過他此刻是不會說的。

水中花正在唐河上灣村侍候她的三姨婆吶！

長孫玫瑰相當高興的點點頭，道：「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到水中花的！」

她說完轉身回屋內去了。

靈芝道：「你走吧，還杵在這兒幹甚麼？」

令狐爽抬頭，他心情是愉快的，但出口之言是嚇人的——

「哎呀，不得了啦！」

靈芝聽得一怔，道：「又有甚麼毛病了？」

令狐爽道：「妳看，妳看！」

靈芝道：「看甚麼？」

她順着令狐爽的手指方向看，一邊移動着眼光。

令狐爽道：「看，看到了嗎？不得了呀，我的媽！」

靈芝道：「誰是你媽，有毛病不是？」

令狐爽道：「妳怎麼看不到呀，唔，妳這女人呀，妳肉眼凡胎呀，看，我都看到了，妳會看不到？」

靈芝吃驚的道：「到底看到甚麼了？犯毛病了？還是中了邪？」

令狐爽道：「此乃陰氣罩頂，不是陽氣調合呀，這百花谷住不得，盡是陰風陣陣，不是魁陽升空，好可怕，陰得快成妖了呀，哈……」

令狐爽說完，騰空哈哈大笑，剎時已在數十丈外，那靈芝這才想到令狐爽在調侃她，他笑這百花谷中盡是女人味，不由大怒！

「小子，本姑娘揍你！」

她拔身直追，怎能追得上令狐爽。

令狐爽的功力已至化境，他一路如幽靈般出了百花谷，便是谷口的四女大力士，也只見眼前黑影一閃，再定眼看去，令狐爽已在半里外了。

秋菊四人大吃一驚，等到靈芝追來，令狐爽早已不知去向了！

* * *

令狐爽騎在馬上唱起歌來了，爽呀！

「三皇五帝夏商周，
雞毛蒜皮蘿蔔頭，
如今太平無事做，
煩惱皆因强出頭呀咳！」

他忽的不唱，自言自語又道：「管閒事呀，也是我令狐爽養成的小毛病，哈……」

* * *

令狐爽回到唐河，那已是第四天過午時份了！

令狐爽拍馬來到上灣村，水中花正發急的守在村口的小路上，見令狐爽回來，急上前道：「兄弟，怎麼樣，我姨婆給你了？」

令狐爽點頭道：「拿來了！」

水中花指指天空，道：「今夜月正圓，大夥擔心呀！」

令狐爽道：「白老夫人呢？」

「正在調配解毒藥！」

令狐爽道：「咱們進去，千萬別提我去了百花谷！」

水中花道：「當然，當然。」

二人匆匆的走入白無忌夫妻二人的小院中，大廂中傳來白無忌的呼叫：「老件呀，大澡盆放滿熱水嗎？動作要快呀，你這老太婆辦事不俐落了！」

灶房中傳來老太太的聲音：「好了，好了呀，叫甚麼！」

就在這時候，令狐爽走進門了。

白無忌一看，令狐爽示意白無忌少開口，他把個小瓶子交在白無忌手上了。

白無忌的心中一緊，他怔怔的用力聞了幾下，點頭道：「好，太好了！」

令狐爽這才發現這間廂房乃是白無忌配藥的地方。

一邊有個調毒鍋，鍋內盡是黑砂還有白烟。

令狐爽招呼水中花走出門，他重重的對水中花道：「水兄，甚麼地方也別走動，我這就奔去終南大山中！」

「去救獅王？」

「那要看機會，也許……」

水中花道：「你去吧，我會全力侍候我三姨婆的。」

令狐爽道：「煉了解毒藥，要留下一半來，我怕獅王也中了毒！」

水中花點頭道：「一切照兄弟的吩咐！」

令狐爽摸出幾張銀票，交在水中花手上，道：「你匆匆出走，必少花用，帶在身上吧！」

「這……」

「收着，一錢逼死英雄漢，有錢就有膽，尤其這二老，他們愛這玩意兒！」

水中花也笑了：「兄弟，這方面我比你差呀！」

「哈……」

令狐爽拍馬走了。

水中花怔怔的不知心中甚麼滋味。

* * *

甘肅天水距離賀蘭山八仙洞府，少算也有一千六百里那麼遠，但距離終南大山的老龍嶺，只不過二百七十里。

令狐爽在馬上左右晃，昏昏沉沉的他繞道快到大散關了，大散關他來過幾次，只有這最後一次不受人歡迎！

人們最怕痲瘋病。

令狐爽說他得了痲瘋病，害得方白張白二女急急忙忙的跑開，便是令狐爽坐過的椅子也放火燒了！

現在，這小子又嘻嘻哈哈的來了！

令狐爽還剛剛下了馬，「大散關大客棧」中的伙計已吼叫着跳出來。

「喂，這兒不是痲瘋病院，我們開的是騾馬棧，小子，快滾！」

令狐爽道：「你說甚麼？」

「滾啦！」

令狐爽道：「你非再說清楚不可！」

那伙計道：「你有痲瘋病呀，小子！」

「放你媽的屁，你才有痲瘋病！」

伙計一怔，道：「是你自己說的呀，誰會亂說？」

令狐爽道：「那是從前，從前弄錯了。」

就在這時候，後院走出來那位美姑娘，只一看到令狐爽立刻回頭跑。

令狐爽叫了！

「方白，方白妳別跑，上一回

弄錯了，我沒有得了痳瘋病，傷風感冒早好了，不信你來瞧，我是健康寶寶呀，我的乖乖隆地咚，你們韮菜炒大葱，不明是非亂起哄！」

方白身不轉頭轉：「眞的？」

「騙妳我就不是人，我，妳瞧，我不是人！」

他手指自己的鼻尖，强調他說的是實話！

方白緩緩過來了！

「你……你眞的只是傷了風感了冒？」

「對呀！」

方白走近令狐爽，忽的伸手拉住令狐爽，笑起來了！

「我們大夥正在爲你可惜呀，你年紀輕輕的就得了痳瘋病，多可怕呀！」

令狐爽道：「我得了痳瘋病，娘的，天下沒好人了！」

方白對伙計道：「拉馬上槽，送菜去後院，我是王爺吩咐才到前面來的！」

伙計點頭笑了。

「上回燒了不少東西，白燒了！」

那方白對令狐爽道：「我們老爺最是爲你擔心事，他好關心你！」

「那個王艮新呀，娘的，他是不是又跩了？」

方白一笑，道：「夏侯與司馬去天水了，這兒當然又是王爺的！」

令狐爽道：「去天水幾天了？」

方白道：「兩天多，好像還有另外四個人來會合。」

令狐爽笑了。

令狐爽就想不明白，爲甚麼遲了許多天才去天水。

其實，花子幫的人才是最重要，每次打劫，必需花子幫打先鋒。

四魔四邪總是最後出招！

這其中當然還有原因，只不過令狐爽也猜不透。

令狐爽忽對方白道：「方大姐呀，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要去辦，我吃過酒就上路。」

方白忸怩的道：「不行，不行，留你住上十來天，今天不放人！」

令狐爽道：「妳不放人我不走，過上兩天我沒有人頭了，他們會殺我的！」

「夏侯金呀！」

「我怕呀！」

「那你何時再來？」

令狐爽道：「我隨時來，我來先找方大姐！」

那方白一聽托起令狐爽的面頰香上了！

沒多久，王艮新出來了。

王艮新發現來了令狐爽，嚄呀呀，喜得嘴都笑歪了。

王艮新上前拉住令狐爽大笑：「小哥，小俠呀，小兄弟，我的可尊敬的小王子，你來了，太好了！」

他拉緊了令狐爽，左看看，右瞧瞧，又道：「我知道你不是痳瘋病人呀，你臉又光眼又亮，身體壯有力量，比個最壯的男人還壯！」

笑笑，令狐爽道：「小感冒，哈哈哈！」

「你連感冒也沒有，我知道！」

他還猜對了，令狐爽也笑了。

王艮新道：「小哥呀，那夜你學獅子吼，嚇走了夏侯與司馬兩個大壞蛋，我才有機會找我老婆去表現，哈……這一表現至今我二人對面打坐還笑呵呵，太妙了！」

令狐爽道：「我恭喜二位賢伉儷了！」

王艮新道：「沒話說，好生在我客棧住個十天八天的，小兄弟，我叫張白李白方白她們侍候你，包你滿意！」

他左右看看又低聲，道：「當然，我的老婆丁白……」

令狐爽急忙搖手，道：「哎，不，不，不，丁白是老板娘，我是不會……」

王艮新哈哈大笑了。

只不過再是熱情的招待，令狐爽還是吃了酒菜就上路往山中去了。

他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的。

尤其是殺人的機會，他更是不會放過！

是的，如今四魔去了天水，這是大好機會呀！

＊　＊　＊

令狐爽拍馬山道上，他甚至在那道亡魂嶺附近就把馬趕到了附近林子裏。

那座林子也正是他藏寶的地方，後面有一條山溪。

令狐爽飛一般的過了亡魂嶺那狹窄石脊上，沒多久便到了老龍洞前面。

令狐爽站在老龍洞口凝聚眞力學狠叫。

令狐爽一共叫了七八聲，忽的前面山壁有響動。

響聲好像不一樣，過去，令狐爽進洞不在那地方，然而今天爲何換地方？

令狐爽奔過去，石壁還在沙沙響，一個大洞四尺寬四尺長，好像裏面有燈光。

令狐爽一頭衝進石洞中，怪了，身後的洞「呼通」一聲又合上了。

只聽有聲音傳來。

「小伙子呀，你的膽子太大了吧？」

「誰？」

「二十四星將首座，老夫金牛星何漢中是也！」

令狐爽道：「這兒只有十二星將了！」

「不錯，另外十二星將在賀蘭山清風谷。」

令狐爽哈哈一笑：「我知道。」

那姓何的發出沉悶之聲，道：「小伙子，你以爲你習了他們四人的功夫嗎？差遠了，他們是不會把眞功夫輕易的傳人！」

令狐爽道：「我知道。」

他一邊回答，一邊還慢慢的往前走着。果然，這兒的洞壁，也有三角尖頭指方向，壁上燈火照得亮。

姓何的又道：「知道你還冒險進來嗎？」

「我進來救人呀！」

「你小小年紀，憑恃甚麼？」

令狐爽道：「一腔熱血呀，前輩！」

姓何的忽然暴叱道：「別叫我前輩，叫我狗豬都可以，叫我王八蛋也行！」

令狐爽道：「你欠駡呀！」

「不錯，我們苟延殘喘的活着，生不能爲教主効命，死又不能安然死去，似此人生，生不如狗！」

令狐爽道：「聽口氣，你們十二星將仍然効忠於通天教教主呀！」

姓何的道：「教主身中奇毒！」

令狐爽道：「你們十二星將也身中奇毒！」

「哎呀呀，小友呀，你已知道了？」

「不錯，前輩，我是救獅王來的！」

「不可以，絕不可以。」

令狐爽道：「我已經進來了！」

他發覺石道是盤旋而上，有幾段傾斜得很厲害，顯然是往山峯登去。

令狐爽知道老龍洞內有個一綫天，一綫天高百丈，那獅王齊大天就是在接近一綫天上方十丈處！

他緩緩的拔出斷腸劍，左手緊握日月環！

「前輩，如果你們眞忠心，快快放了齊大天！」

「不行！」

「爲甚麼？」

「首先，你帶走了教主，一旦他們追去，不但害了你，教主也死定了！」

一頓之後，傳來蒼老的聲音道：「這第二，教主與我十二人均已身中奇毒，全憑四魔定期給的解藥維持生命，你更不能帶他走了！」

姓何的忽又大吼：「我們十二人與教主已是生命共同體，他只要不說出八惡想知道的，我們就能一直活下去，如果教主一旦說出來，教主完了，我們也完了！」

忽聽另一人道：「而且，你帶走教主，我們十二星將死得更快，實不甘心吶！」

令狐爽道：「如果我說，我已把長孫明月救出賀蘭山清風谷，你們相信嗎？」

姓何的大叫：「小友呀，果眞如此，你要害死不少人了呀！」

令狐爽道：「是嗎？」

另一聲音，道：「你也不可能救出主母，你的言行，這幾年我十二人太清楚了，你是小聰明不斷，大聰明完蛋，還是退出去！」

姓何的道：「是的，此時退出，尚來得及！」

令狐爽坦然一笑，道：「此時退出，我就不叫令狐爽了，叫我縮頭烏龜吧，娘的，我又不想當烏龜！」

他正說着，忽聽足音傳來，好像不少人在移動。

又聽老者大吼：「佈陣，攔他！」

就在這時候，前面突然燈光大亮，一處洞石足有五丈方圓，有四個洞口，各洞口併立了三個老者，他們手中各持長短刀兩把，短刀打橫胸前擺，長刀舉在頭頂上，正對前來的令狐爽虎視眈眈。

令狐爽再抬頭，這兒的洞頂足有七八丈高下，顯然是因地制宜，闢爲打鬥的地方了！

令狐爽看看這十二老者，他笑了！

「各位，你們是久聞我的聲音，我却又不見你們的人，兩下裏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直到今天才碰面！」

有個老者道：「老夫何漢中，十二星將首座。」

令狐爽上下看了這粗壯老者，點頭道：「前輩，你放心，我會放你們身上的血！」

他此言一出，十二星將全都神色一緊。

何漢中道：「小友，就憑你學的那三招兩式？」

令狐爽道：「別管我學的是甚麼，更別問我有沒有本事打敗各位，咱們動手就知道！」

他忽的雙手併舉，日月環發出璀璨的金光，斷腸劍洒出一片毫芒……

「等等！」

何漢中叫着，手指令狐爽手中兵刃，道：「小友，這兩件兵器，你是怎麼得到的？」

令狐爽道：「怎麼了？」

何漢中道：「這乃是本教教主之兵器，爲何在你手上？」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顏學古之妹鳳妮救了唐耕心，亦暗中找李天佑替唐耕心報仇，更爲了治療唐耕心的經脈不通冒險去找李天佑之兄李天佐問藥方，不料「聖手郎中」李天佐一聽就知道是怎麼回事，暗躡其後，於是與鳳妮墓地決鬥……辛南星回師門向師父龍潛滙報找唐耕心報仇之事，他覺得其師護犢，但也不得不遵從師命，再次到陰陽谷查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陰陽壁下證生死　眞假君山費思量

顏鳳妮不以爲對方比她美，她以爲這不是對自己的高估。但至少她以爲對方有一種高貴氣質，大家閨秀的風範，這一點她無法否定。

這位姑娘當然就是連蓮，大師兄辛南星的暗示，叫她離開潛龍堡，甚至若能遇上唐耕心，嫁他算了。

儘管她根本不敢想得那麼天眞，以爲唐耕心自陰陽壁上落下，萬分之一的活命機會也沒有，却仍然十分感激大師兄。

連蓮打量顏鳳妮，她很坦誠，以爲自己沒有這位姑娘美，祇是有點稚氣。

連蓮道：「很抱歉，打得痛嗎？」

「不痛，不痛，姊姊，妳好美！」

「就算我大膽承認自己美的話，也沒有妹妹妳美。」

「姊姊，妳好會奉承人。」

「妹子，這不是奉承，如我不說妳美，就是昧着良心說假話了。」

「姊姊，妳好高貴，妳不像是生長在這窮鄉僻壤的吧？」

「妹子，妳也不像是自幼在此長大的人。」

連蓮道：「妹子，剛才我隱隱聽到妳喃喃自語，這些美味是買給妳的甚麼哥吃的？」

顏鳳妮玉頰微紅，但心頭一動，她剛才也好像聽到這位姊姊在對岸自語着，好像這位姊姊自語說打多少水漂，他的甚麼人會仍然活着。

這二人年紀不大，却都很聰明，顏鳳妮道：「噢，我是說我表哥勤信，他的病剛有起色。」

連蓮道：「不知貴表哥是甚麼病？」

「傷……傷寒……」

連蓮又是一陣失望，自離開潛龍堡，不知失望過多少次，夜晚夢見唐耕心，醒來也會失望。

顏鳳妮道：「姊姊打水漂打多少就証明一個人還活在世上，不知這個人是誰？和姊姊是甚麼關係？」

連蓮的江湖經驗比顏鳳妮更多，自唐耕心的事發生後，江湖上有些糾紛和迴響。

例如：李天佑及李天佐兄弟風傳也捲入其中，傳言顏學古的妹妹，正在爲其兄尋仇。至於辛南星大師兄被顏君山打傷的事就更不在話下了。

連蓮苦笑道：「堂兄五年前就患了失心瘋走失，我外出找他已有好幾年了。」

「原來如此。」顏鳳妮道：「姊姊貴姓？」

「我叫李艷，妹子的芳名是……」

「我叫燕妮，燕子的燕，女字旁加個尼字的妮。」

二人都不知道對方說了謊，顏鳳妮很喜歡連蓮，但她的耕心哥不容其他年輕女人接近，所以不想邀她前去。

連蓮也很喜歡顏鳳妮，由於她不想把自己的傷心事告訴別人，也不想深談。

二人依依道別，人類的際遇就是這樣，像這回遇合，幾乎等於失之交臂，令人扼腕。

顏鳳妮返回鄉間小屋，這兒五間正屋，三間廂房，唐耕心一人住三間廂房，燕妮主僕住在有大灶的五間正屋。

顏鳳妮一邊和菊嫂處理剛買回來的魚肉等，一邊興緻勃勃地講叙在小溪邊遇上的李艷。

「小姐，妳買菜也累了，快去歇息一下，要不，和唐少俠聊聊去。」

顏鳳妮走出門外又折回來，低聲道：「菊嫂！」

「甚麼事？小姐。」

「剛才我在路上遇見李艷姑娘的事，可不要告訴唐大哥。」

「爲甚麼？小姐！」

「不必多問，反正不要說就是了。」

「是，小姐，妳說甚麼就是甚麼！」

顏鳳妮還沒跨進廂房的大門就道：「哥，你猜猜看，我今天都買了些甚麼。」顏鳳妮陡然一楞，唐耕心居然不在屋中。

她現在可沒有想到其他，祇以爲唐耕心去了後院茅廁，但在後院沒有找到，她以爲唐耕心又去了屋後的池塘看鵝鴨在水中浮沉。

天色已暮，農家的鵝鴨都已趕回家去。

顏鳳妮站在塘邊，望着微風吹着水面上的鵝毛打轉，她忽然有着一股失落感。

這可以說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他去了何處，不告而別？」當然，她絕對還沒有想到唐耕心內心想的是甚麼。

此刻，唐耕心站在小溪的對岸，腦中映現着顏鳳妮對菊嫂述說的情況，他相信，小鳳妮所說的那個有氣質但雙眉愁鎖的女郎八成是連蓮。

她打水漂卜卦的動機和對象是爲了他。

唐耕心大叫着：「連姑娘……連蓮……連姑娘……」祇有他喊聲的重複，沒有回應。

唐耕心深深地嘆口氣，也許和她無緣吧！

閉目回想以前的事，那次他斬去了龍三的手，在追逐的途中正好遇上連蓮的轎子，龍三就在她的轎中，因爲那時他還不知龍三和連蓮是同門。

現在他已知，他們非但是同門，龍三還是連蓮授藝之師的獨子。

唐耕心知道自己的紕漏有多大，龍三畢竟是「鎭八荒，踏雪無痕」龍潛的獨子，斷了其子的右手，就如同斷了他的一切希望一樣。

這些，想開了以後，他都不在乎，他想連蓮，他也能體會到連蓮的處境，這就是爲甚麼連蓮失約未在華山會晤的原因了吧？

「連姑娘……連蓮，連蓮，連姑娘……」暮色四合，垂柳飛舞着，山野中起了風。

但是，「連姑娘，連蓮」每一個字都刺傷着另一個人的心，她本要出現，但她顧及到耕心哥的自尊，倔强的她含淚憤憤返回。

唐耕心盡可能使自己和平常一樣，却發現顏鳳妮臉上似有淚痕，道：「鳳妮，妳怎麼哩？」

「我沒有甚麼。」

「騙人，妳臉上有淚。」

「是有淚。」

「鳳妮，妳剛剛出去過？」

「是啊！我們小姐剛剛出去找過你。」

顏鳳妮半側身子急忙向菊嫂連使眼色，又道：「我是出去過，本以爲你在池塘邊看鵝，沒找到你就回來了。」

唐耕心顯然不信，道：「沒找到我就回來了？」

「是啊！因爲平常你不會走遠，我以爲八成我們走到岔路上了，去池塘不是有兩條路嗎？」

「原來你就是爲這個哭呀！」

「是啊！要出去也不說一聲，我回來仍未看到你的人，正要再出去找，你就回來了。」

「我祇不過是由池塘往西南走，信步兜了個大圈子而已，眞抱歉！」

鳳妮爲他的謊言而發狠，也心生警惕，既然他和連蓮的事怕人知道，其中必有文章。

唐耕心却不知對方已知他的秘密，但也心生警惕，天長地久，這份情感將無法處理。

傷害小鳳妮既對不起她，更對不起她死去的哥哥。而此刻更不解的却是茫然的菊嫂，她自後院明明看到小姐去了池塘，然後又到了小溪那個方向去找，小姐却偏說在池塘處未找到他就回來了，小姐爲甚麼要說謊？

* * *

陰陽壁依舊，祇是山澗中因下雨水略漲了些，一輛破車還在，有

人在張望。

無獨有偶，舊地重遊的還大有人在，這二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潛龍和辛南星。

二人一邊往這邊走一邊談着，因壁下石荀巉岩林立，所以二人還沒有看到先來的另一個人。

「南星，你以為人自上面受傷墜落，會有活命的機會嗎？」

辛南星道：「師父，萬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

「如果那時豪雨，澗水泛濫，他下落時再提氣而落在水中的話……」

辛南星道：「師父，機會也祇有萬分之一。」

「你是說還有機會？」

「是的師父，祇有萬分之一。」

龍潛目光一凝，低聲道：「那不是『一瓢浪客』顏君山嗎？這可眞是冤家路窄了。」

「是……是的，師父，眞是太巧了。」

顏君山所以被稱為「一瓢浪客」，是因他成年累月浪跡天涯，很少回「一瓢山莊」，家道富有，却總是一副落泊潦倒的樣子，誰也不知原因。

他的頭髮似乎從來不梳，一年四季總是那一襲古銅色大衫，兩肘都已磨破，但儀表不俗。

顏君山並未注意有人來此，仍然負手仰望絕壁，再看看壁下及那輛破車。

龍潛也打量絕壁很久，道：「南星，可不可能落在這輛車上？」

「師父，這機會也是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總是有機會。」

辛南星總以為師父對唐耕心的死與未死十分關心，如果唐耕心果眞未死，對師父眞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也許是顏君山精神專注壁上壁下，尚未發現龍潛，他似乎有點不悅，道：「是顏君山顏大俠嗎？」

既然武林中不可能有兩個顏君山，龍潛前面那句「顏君山」就屬多餘，也可以說是不敬。

顏君山這才側頭望過來，立刻抱拳道：「原來是龍堡主，怎麼？龍堡主也來了？」

龍潛道：「怎麼？龍某不能來？」

顏君山道：「能來，當然能來！」

龍潛道：「顏大俠上次在此把劣徒辛南星打傷，可有此事？」

顏君山茫然道：「甚麼？在下把辛南星打傷？這……這位就是高足辛南星嗎？」

龍潛冷笑道：「怎麼？傷了人又不敢承認？」

顏君山淡然一笑，道：「顏某可有好幾年沒有傷人了，不是十惡不赦之徒，顏某絕不傷人……」

「哈……」龍潛狂笑一陣，道：「耳聞眞是不如目見，傷了人居然不敢承認！」

顏君山道：「龍堡主，會不會是令高足記錯了人，顏某傷了人，絕不會矢口否認！」

龍潛自然以為顏君山瞪着眼說謊，道：「你既敢說謊，就敢接我一掌……」才不過七成內力，挾着呼嘯之聲拍向顏君山。

顏君山當然知道厲害，出掌迎上，「呼嗤」一聲，罡勁四溢，地上砂石捲射而起。

龍潛一搖而上，顏君山退了一步。

猜想顏君山所用的內力不會在七成以下。

顏君山道：「龍堡主果然非比等閑！」

龍潛的本意，希望這一掌把他震退三步。龍潛道：「顏君山，你還不承認在此傷過劣徒辛南星的事？」

顏君山仍是淡然一笑，道：「顏某以前未見過令高足辛南星，這是第一次！」

龍潛道：「南星，他居然說前此未見過你，眞是可笑……」

站在他身後的辛南星居然未出聲，龍潛回頭一看，辛南星正在目不轉睛的望着顏君山。

龍潛大聲道：「南星！」

辛南星這才憬悟，道：「師父，您說甚麼？恕徒兒未能聽清……」

龍潛道：「他居然說前此未見過你，這是第一次謀面。」

辛南星吶吶道：「師父，徒兒，也以為此人不大像上次傷我的顏君山。」

「渾帳！難道有兩個顏君山不成？」

辛南星道：「過去聽您說過，顏大俠的頭髮從未梳過，不分四季總是那一襲古銅色大衫是不是？」

龍潛道：「師父是說過，他本是如此的。」

「師父，不對呀！徒兒的記憶力不差，況時間也不久，徒兒記得上次傷徒兒的那個顏大俠頗倨傲，沒有這位謙虛，重要的是，上次那位的頭髮有點亂，絕不是從未梳過的樣子，最多三兩天未梳過，更重要的是他那襲古銅色長衫，至少有八成新，而這位的肘部已經破了。」

龍潛吶吶道：「這……這怎麼可能？」

辛南星道：「師父，最最重要的是，上次那一個固然有點像這一位，但上次那個的身材略高些，儀表也差些……」

龍潛微微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

辛南星道：「師父，徒兒不敢說十成十如此，却以為前後不像一個人。」

龍潛道：「為甚麼會有這種事？」

辛南星道：「徒兒不敢說……」

龍潛道：「說！師父不會怪你！」

辛南星低聲道：「師弟殺了顏學古，雙方已有仇恨，可能有人唯恐天下不亂，要挑起雙方更大的仇恨！」

龍潛微微一窒，這當然極有可能，道：「會是誰？」

「這箇徒兒就不知道了！」辛南星道：「只不過徒兒有個看法……」

「說！」

「徒兒以為，如果確是有人冒充顏大俠傷徒兒，想挑起兩家之仇恨，這個人雖然易了容，但此人仍然必須有點像他才行。」

龍潛還是微微搖頭，以為不可能。但龍三殺了顏學古，已經理屈，顏君山未找他算帳已經不錯了！他還能怎樣？

不過他最最不信的是，這一個若是眞的，為何不為獨子報仇？

龍潛道：「如果此人是眞的，獨子死亡，他會像沒事一樣？」

顏君山漠然道：「我兒已死，不能復生，你子斷手，和死了也差不多。如今最重要的却是未死的人……」

龍潛道：「未死之人？你是指誰？」

「我希望唐耕心未死！」

龍潛冷冷地道：「你的希望正好和我相反！」

辛南星忽然覺得師父很可怕，一意孤行，正是反己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干戈。

龍潛又道：「你的兒子死了，却希望唐耕心未死，原因何在？」

顏君山道：「在下喜歡他，就把他當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只怕你的希望要落空！」龍潛道：「南星，我們走！」

顏君山道：「殺子之仇，由你承擔如何？」

龍潛道：「當然！」

顏君山道：「有一天我會找你！」

龍潛哈哈狂笑而去，辛南星知道師父為何發笑，八成以為顏君山的「有一天會找你」這句話只是下台階而已。

辛南星回頭望去，這個人的確很怪，在喪子之痛下，怎會如此平和？也難怪師父懷疑他，因為他又在打量絕壁上下及那輛破車。

＊　＊　＊

「老先生，您知不知道，大約兩個月左右，陰陽壁上摔下一個人？」連蓮這些日子一直未離陰陽壁周圍三十里的範圍。

這老人搖搖頭，道：「不知道，自古以來，從陰陽壁上掉下的人，沒有一個是活的。」

這老人明明說的是實話，但連蓮不喜歡聽。

這工夫一行垂柳之後走出一個年輕人，道：「這話可也不能這麼說，人類的命運和機遇不同，遭遇自然也不同。這一位老先生，凡是自陰陽壁下掉下來的人，你都見過嗎？」

老頭道：「不敢說，當然不敢說……」說完就走了。

剛才說話這個人，二十七八，三十左右，頗為英挺，抱拳道：「請問這位姑娘，是不是自壁上掉下的人是妳的親人？」

連蓮不答反問：「這位貴姓？」

年輕人道：「在下楚騰，是華山派的人……」

連蓮心頭一動，聽說華山派這一代弟子中有個叫楚騰的人，他在年輕一輩中很有點名氣。

連蓮道：「久仰大名。」

「不敢，姑娘的芳名……」

「我叫李艷……」

楚騰微哂，由他的表情看來，似知連蓮的身份，這本來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雪裡紅」唐耕心與人對決自陰陽壁上墜下，生死不明，可以說九死一生，尤其是對手乃龍潛首徒辛南星，立成武林中的大事。

尤其近來又風傳，唐耕心失招掉下絕壁，是因大空和尚暗中以「輪迴刺」施襲之故。

武林中連這些事都知道，又怎會不知龍潛之徒「一段香」連蓮是唐耕心的知心之友？

楚騰道：「不知李姑娘和壁上落下之人是甚麼關係？」

連蓮道：「沒有甚麼關係，只是隨便問問。」

要是別人問，她會很討厭，這個人剛才反駁老人的一番話，頗能投連蓮之所好，所以對他稍有好感。

連蓮道：「楚大俠，我還有事待辦，後會有期！」說畢欲去。

楚騰抱拳道：「請問李姑娘要去何處？」

她本可不回答這話，又覺得太無禮，便道：「要到關洛一帶……」

楚騰道：「眞巧！在下也正要去關洛一帶，李姑娘可願與在下搭個伴兒？」

連蓮又不能說不能搭伴，道：「當然可以，只不過小女子有很多事，可能還會轉向！」

事實上連蓮還不願離開這裡，她估計，如果唐耕心未死被救走，

必然重傷，絕不會走出太遠。

現在如何擺脫楚騰這個討厭的傢伙？

二人走出十餘里，天色又暮，就在小鎮上投宿，二人各要了一個客房。楚騰問連蓮要不要到前面去吃點甚麼，連蓮說不餓。

楚騰打算帶些包子甚麼回來給她吃，就出了小客棧，因爲這兒賣的飲食都很粗劣。

他在最大的一家餐館樓下剛要坐下，有個三十來歲，有絡腮鬍子的漢子大聲道：「這個座位爺們訂了，走開！」

楚騰道：「你訂下了？」

「不錯！」

楚騰一問小二，小二吶吶說不出甚麼來，証明此人說謊，楚騰道：「我說這座位我已訂下，你能如何？」

「×你姐！我要揍你……」說揍就揍，一掌掃來，楚騰冷冷一笑，一記「小天星」，「蓬」地一聲，砸中此人一掌。

這漢子連退三大步，雖知厲害，還要再上。這工夫他身後忽然有人冷冷地道：「退下去！」

漢子回身前就聽出是誰了，躬身退下。

原來這個毛毛躁躁的漢子正是「血猴」龍三身邊的人「一陣風」馮雷。

楚騰發現喝止漢子的人打扮很樸實，一套藍布褲褂、二踢腳千層底沙鞋，一條長辮在脖子上纏了三匝，看來四十出頭。

楚騰道：「怎麼？這位大叔也要上？」

中年人道：「不上是最好……」

楚騰一聽這口氣，敢情是色厲內荏，唬人哪，看這漢子這兩手，中年人也高不到那裡去，道：「大叔都已經拉開了上的架勢，不上怎麼好意思？」

中年人道：「沒有甚麼好不好意思，年輕人，能忍則忍，剛才是馮雷先對你無禮，我才勸你忍耐的……」

「聽口氣大叔這兩套很了得！」

那知這位很樸實的中年人淡然道：「年輕人，對別人不敢這麼說，對你則可，不過我們勸你不要……」

楚騰已經出了手，而且是他剛才對付馮雷那手。絕對想不到眼前一花，「啪」地一聲，左肩上中了一掌。

一招！楚騰很難過，武林中很多人都以爲他已成了氣候，只不過在此人手下未搪過一招。

「別難過，年輕人，你如果不輕敵，是不會這麼快的。事前我勸過你是不是？」

他的確勸過楚騰，不過那種勸是很難收到效果的。

楚騰和馮雷不同，他不會再試第二次，抱拳道：「大叔貴姓大名……」

「在下龍不忘！」

楚騰心頭一震，這就難怪，龍不忘幾乎是潛龍堡龍堡主之下的第二號人物，自己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抱拳道：「原來是龍大俠，這就難怪！」

楚騰走出門外時，龍不忘道：「少俠的大名是……」

「在下楚騰……」

「久仰！」龍不忘道：「楚大俠，這個鎮不大，却也有好幾家客棧，換一家客棧好不好？」

楚騰先是一楞，立刻會意，連蓮是龍潛門下，老爺子早就有意把這女徒嫁給獨子龍三。

肥水不落外人田，人家的要求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在楚騰來說，却是他出道以來最大的挫折。

楚騰回到客棧，正好連蓮出屋倒水，連蓮道：「楚大俠一頓飯吃了那麼久？」

楚騰走近低聲道：「我要走了！」

「爲甚麼？」

「有人打了招呼！」

「打甚麼招呼？」

「龍不忘和馮雷。連姑娘，我不能不走……」回屋拿了他的小包袱就走了。

連蓮這才知道此人早知她就是連蓮。八成吃了龍不忘的虧。甚至把他逐出這家客棧。

她相信若換了唐耕心或龍三，就不會如此，別人住別人的客棧，我住我的，又不是不付錢，爲甚麼要遷出去？

連蓮知道龍不忘是出來找她，也順便出來查証唐耕心有沒有死的，她不願受人監視。

她要設法脫出他們的監視範圍。

就在這時，門口站定一人，大約二十左右，瘦巴巴地，衣衫襤褸，頭上還長了白皚皚的禿瘡。道：「連姑娘，要走，妳要拜託我！」

連蓮道：「我爲甚麼要走？」

「難道連姑娘不想走？」這小叫化子道：「妳想不想知道剛才龍不忘幾招挫敗楚騰的？」

「不知道。」

「一招，雖然楚騰低估了對方，就算不低估，也不過三四招。最後，龍不忘請他遷出這家客棧。」

「你都看到了？」

「對，最初楚騰一招挫敗了馮雷。」

「你是誰？我怎能信任你？」

「我是誰並不重要，我和小唐是朋友才重要。很不幸！我去了一

趟東北就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不幸！」

「你貴姓？」

「我叫夏乾，夏天的夏，乾坤的乾。朋友叫我『蝦乾』就叫出名了。我以爲這些也不重要。妳是走不走？」

「走。」連蓮道：「但我對你一點也不瞭解。」

「我和顏學古比和小唐更熟，我曾發誓要爲他們二人復仇。」

「你猜小唐叫顏學古甚麼？學古又叫小唐是甚麼？我是說諢稱。」

「夫子！唐子！」

「好！你如何能把我弄出他們的監視圈之外？」

「這要聽我的了！」「蝦乾」外出弄了個布包回來，往床上一攤，竟是一套比「蝦乾」身上那一套破衫更破爛腌臢。連蓮不由掩鼻。

「姑奶奶！我知道，對妳來說，這簡直是酷刑，可是總比妳被帶回去和龍三那個殘廢人成親妙得多。」

這套衣衫上還發出陣陣臭味，她實在鼓不起這個勇氣。「蝦乾」低聲道：「姑奶奶，這可是因爲妳對小唐一往情深，我才不惜冒得罪龍家人之險救妳，要是別人，他奶奶的……」

「嘴又不乾淨了？」

「對不起！姑奶奶，這樣吧！妳含點黃蓮就沒有臭味了！」

「黃蓮不是苦死人了？」

「正因爲世上沒有比黃蓮更苦的東西，所以妳含上一點點，甚麼臭味也被黃蓮湮滅了！」

「這也是個笨辦法，可是……」

「姑奶奶！時間寶貴，我相信他們是在等人，等的人可能就是龍潛那糟老頭子，因爲龍不忘他也沒有把握說服妳回潛龍堡，如妳硬是不回去，他又不便向妳下手……」

連蓮以爲這推測頗有道理，實在應該爭取時間，祇不過她用兩根指頭捏起這套髒衣服，又丟了下來。

「蝦乾」道：「姑奶奶，到了安全地帶，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是關於小唐的……」

祇要是關於小唐的好消息，連蓮當然願意聽，道：「騙鬼，你要是有關於唐耕心的好消息，早就說出來了！」

「蝦乾」道：「錯，這好消息不到十二萬分不會說出來，因爲說出來有害無益。」

「說呀！」

「脫困後才能說！」

「你不說我就不走！」

「不走算了！咱們就在這兒耗吧！」

停了一會，連蓮氣「呼呼」地抓起一套髒衣服，進入內間關上門，「蝦乾」笑笑：看看誰能沉住氣？

不一會，連蓮開了內間房門，人却一直沒有出來，「蝦乾」知道她的心情，走到內間門口一看，她已換了那套髒衣服，眼淚汪汪地站在門內。

「別哭！這光景要忍着點！來，我給妳易容一下……」

易容後「蝦乾」强忍着才沒有笑出來。他一笑準完，她立刻就會把髒衣脫掉，臉上的化裝洗去。

「『蝦乾』，你有沒有鏡子？」

「我又不是女人，帶鏡子幹甚麼？」

「我是甚麼樣子，很醜是不是？」

「醜是稍微醜一點，最重要是和原來的樣子不一樣而已，走吧！妳不要出聲！」

「蝦乾」往外走，連蓮跟在後面，來到前廳，連蓮不由心頭狂跳，祇聞馮雷的口音道：「大叔，就是這一家。」

連蓮正要縮回身子，却來不及了，龍不忘已經跨進了大門。她的一顆心已跳到了喉頭。

「蝦乾」此刻當然知道連蓮的心情，道：「是不是這兒掌櫃的施捨『八大八小』或『滿漢全席』（按：八個大碗八個較小的碗「菜」，俗稱這種酒席爲「八大八小」，僅次於「滿漢全席」。）？他奶奶的！還不快走！」

龍不忘和馮雷絕不會想到，這兩個要飯的之中，有一個正是他們要找的人，他們以爲，多看一眼都會髒了他們的視線。

二人出了門，這工夫龍不忘站在櫃枱處和賬房談話。

連蓮道：「『蝦乾』，可以說了吧？」

「蝦乾」道：「先別忙！姑奶奶！他們找不到人，一定會想到那兩個叫化子的。咱們要換一套衣衫才行。」原來「蝦乾」都已準備好了。

一人一套文生衣裝，而且長短大小都很合身。換衣處是在小河邊，岩石甚多，換衣甚方便。

每人一把摺扇。「蝦乾」除了太瘦以及有外八字脚之外，也算是一表人才。禿痕是化粧弄出來的。

「『蝦乾』，現在可以說了吧？」

「來了！妳不要出聲……」果然龍不忘急馳而來，馮雷未跟來，因爲他的脚程差得太遠了。

兩人坐在石上，「蝦乾」低聲道：「表演要自然一點，不要低着頭，讓他看到妳的臉比不讓他看到妳的臉要妙得多。」

龍不忘順着小徑馳來，這小徑

距二人所坐的岩石大約有十步左右，二人所坐的方向正是陽光的背面，時已薄暮。

龍不忘看了二人一眼，繼續前行，不久失去身影，連蓮道：「他再往前追一段路，追不上，必然回頭，快走！」

「不要動！表現自然一點，他已經站在高地上向這邊望過來了……」

連蓮不免慚愧，江湖經驗居然不如一個小叫化子。不一會，龍不忘又失去踪影。

「現在可以走了！」「蝦乾」道：「由於龍不忘自信他的輕功高出我們多多，在前面不遠處一定會由北轉向西或東，前進三五里然後折回。」

連蓮道：「怎見得他不循原路折回來？」

「蝦乾」道：「估計馮雷在後面，他的腳程慢得多。」

連蓮不能不佩服他的心思縝密，道：「我們怎麼走？」

「蝦乾」道：「由此往西南或者過了小河，往東南。免得過河，就往西南吧！」

二人施展開輕功，一路西南，「蝦乾」這小子的輕功不比連蓮輸多少，她以為以前「天下去得」的想法是很可笑的。

天色已完全黑下來，估計奔行了約四十里。進入一個小村莊，大約三十來戶人家，來到西北角上一個小屋。

這小屋祇有三間，和一般的農舍差不多，前後院子很大，竹籬上遍種四季豆。「蝦乾」開了鎖。

「這是我的蝸居。」「蝦乾」道：「我還住我那間，妳住對面那一間，那一間不臭。」

連蓮道：「現在你可以說了吧？」

「蝦乾」實在沒有甚麼好說的。因為那是謊言。但根據「吉人天相」這句話，他以為他的謊言可能弄假成眞。

「說呀！還要賣關子？」

「我當然要說！」「蝦乾」道：「我一邊為妳打掃這間屋子，一邊講……」

「蝦乾」又道：「大約是五六天以前的月夜，我就在這小屋的東方約十餘里處看到一個側影，很像小唐。」

「就根據這一點，你以為他還活在世上？」

「姑奶奶！是我看到他的側影，而不是別人哪！」

「是的，你和他交非泛泛，你看到和別人看到不同，但是，自陰陽壁上傷重落下，有活命的機會？」

「這機會的確很少。但是，我發現這活命的機會，可能就是那輛破車，看到過沒有？」

「當然看到。」

「如果一個高手雖受了傷，下墮時仍能提氣而對準一輛有篷的車頂……」

「這機會全是你個人假設出來的。」

「如果小心求證，大膽假設就不為過。」「蝦乾」道：「妳仔細注意那破車的頂篷，被砸得祇剩少許，而且車底也被砸破，可以看出是由上面掉下的沉重物體砸破的！」

人在絕望中，任何一種稍具可能性的假設都會被採信，況且「蝦乾」的分析合情合理。

連蓮道：「人呢？」

「當然是被人救走，至於現在何處就不知道了！」

「走，我們到你說的地方去找！」

「姑奶奶！這光景去找人？」

「對，我以為這光景去找才有希望。」

「蝦乾」編了這謊言，又不能不去，內心却又不忍。僅僅根據「吉人天相」四個字是不夠的。

「蝦乾」祇好陪她去，又走了十來里路。

「連蓮……連蓮……」夜風中似有似無的呼喊聲傳來。連蓮道：「『蝦乾』，你聽到沒有？」她立刻呼叫「耕心，耕心……」十來聲。

「蝦乾」道：「聽到甚麼？」

「有人呼叫我的名字，而且是小唐的聲音。」

「蝦乾」道：「姑奶奶，我的耳朵不重聽，如果眞有人呼叫妳的名字，我一定也能聽到。」

「蝦乾」心道：「不會是小唐的幽靈在呼叫她吧？」脊樑上昇起一股涼意。

前行約二三里，這兒有條小溪，還有座毛竹編織的小橋，連蓮坐在溪邊石上道：「剛才是逆風，所以我呼喊的聲音耕心聽不到，他呼喊是順風，我能聽到。」

「蝦乾」道：「可是我沒有聽到，但願這是眞的。」

連蓮道：「『蝦乾』，坐下來談談你吧！」

「蝦乾」道：「我是華山派的門下……」

「你居然不是丐幫門下？」

「不是，但丐幫幫主特許我持五節竹杖。」

「五節竹杖又如何？」

「丐幫幫主以下是護法，再以下是長老，再下面是堂主，堂主各有所司，例如刑堂、香堂、糧秣堂等等。祇有我這個逍遙堂堂主甚麼事不管！」

「逍遙堂？」

「是的，堂主持五節竹杖，在

丐幫中身份已很高了。」「蝦乾」道：「由於幫主欣賞我，才有此殊榮。」

「要飯也是殊榮？」

「堂主才不會要飯，而且可以指揮化子們，威風可大哩！有空閒時，我教妳一些切口行話。」

「那有甚麼用？」

「用處可大着呢！祇要會切口，可以隨時獲得支援，包括人力和金錢上的支援。」「蝦乾」道：「在那鎮上，我祇是用幾句切口，要兩套髒衣服以及兩套文生衣衫及摺扇等，馬上到手。」

連蓮道：「你是華山派的人，却穿丐幫弟子的衣衫，而且是逍遙堂主，這等於叛逆呀！」

「嗨……」「蝦乾」忽然深深地嘆口氣，道：「不談也罷！」

「承認是叛派吧？」

「妳不知道，說出這件事是華山派的恥辱。若非姑娘是小唐的至友，我是不會說的！」

「謝謝你瞧得起我。」

「蝦乾」道：「華山掌門人呂介人，討了個二十三歲酒家女，當然巧雲長得很妖艷。有一次呂介人上山採藥，通常採藥都要三五天回來，某夜我半夜入厠，看到掌門人的表弟張克誠自他的續弦巧雲房中溜了出來，衣衫不整。」

「『蝦乾』，這也不能證明他們發生了甚麼事是不是？」

「蝦乾」道：「當然，第二天大約是子時末，我又看到張克誠衣衫不整自巧雲房中走出來，但是很不幸地，被他看到。」

「這很糟是不是？」

「當然，掌門人一回來，他先告狀，說是我的手腳不乾淨，他失竊過四千多兩銀子，作夜又被偷了一次約五百兩，掌門人不信，他就帶着掌門人到我房中去搜，在床下找出。」

「栽贓？」

「是的，掌門人當場踢我兩腳，砸我兩個耳光。我被打得暈頭轉向，以為打過就算了，那知張克誠建議掌門人把我逐出門牆。」

「掌門人呂介人似乎耳根子很軟。」

「也並非如此，而是張克誠的身手不次於呂介人，素日依靠他之處甚多，差不多的事務張都能作主。」

「就這樣，你被逐出門牆，而且未對呂說出那件事。」

「沒有，因為掌門人素日待我不薄，我一說出來，必然傷害好幾個人。況且如果我當時揭穿那件事，他們男女兩造矢口否認，必然說我含恨造謠。姑奶奶，如妳是我，如何處理這件事？」

連蓮微微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蝦乾」道：「可能也會和我一樣。」

「那你怎麼會和丐幫搭上關係的？」

「丐幫幫主司徒勤被三個蒙面人所困，我在一邊以暗器干擾對方，使之不能得逞，終於離去。司徒勤感恩圖報，因為那三人之中有兩個十分了得，我如不干擾，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他問我為何一臉菜色？」

「看來你命中註定要進丐幫。」

「最初我不說，他以為我作了壞事被趕了出來，不得已說出一切。司徒勤早看出張克誠不是個東西，但他和呂介人也無私交，這種事又不便輕易出口，於是我就作了丐幫的逍遙堂主。」

「逍遙堂堂主就那麼些好處？」

「當然，丐幫的服裝可穿不可穿，祇要能出示信物，交換切口，走到那裡都有自己人。」

「是不是司徒勤教了兩手給你？」

「是的，據說司徒勤在七大門派中武功能排第三位以上。」

「你說的是哪七大門派？」

「少林、武當、崆峒、丐幫、華山、潛龍堡和一瓢山莊」。

「第三位以上的另兩位是誰？」

「我也不知道。」

一直坐到午夜，「蝦乾」道：「姑奶奶，我們回去吧！」

「『蝦乾』，你先回去如何？我還要再坐一會。」

「蝦乾」祇好陪她，又坐了兩個時辰才走，如果他們在回去的路上，夜深人靜大喊三五聲，唐耕心一定能聽到。

* * *

這兒是深山中的一個寨子，四周全用合抱原木砌成，高約兩丈五六，由於內外兩層，中央修築道路，和城牆一樣。

這一城堡之修建，可以說祇為了一個人，那就是——「血猴」龍三。

龍潛為了使獨子再成為一個高手，把他藏在這兒，專找用左手的武林高人來教他。

武林中以左手出名的有兩三位，如「左手刀」江雨樓，「左半邊」金天聲，以及「左十八」劉挺等。

所謂「左半邊」就是左邊掌腿凌厲無比，「左十八」是指此人左手能使十八種暗器。

這三個人輪流在此教導龍三學藝。

為了使他專心一志練功，所以這兒沒有女人，祇有龍三一個缺了右臂，跛了左足還眇了一目，經常用眼罩捂起一眼的僕人。

本來「一陣風」馮雷要來侍候







他，龍三說，除非你也少隻右臂，或者再加上點別的殘廢才行。

馮雷要斬去一隻右手，正好被龍不忘看到喝止，他說老爺子絕不會贊成這件事的。

正好這時龍家僱用了一個殘右臂跛左足的人，年紀也和龍三差不多，龍三看上他，把他帶來。

他說和這個人朝夕相處，他不會自卑。

又是落日殘照時刻，龍三跟「左半邊」金天聲練完了功，全身濕透，因爲本是一個用右手的高手，乍用左手練功，非常不方便，自會容易累。

就像右手用筷子陡然用左手是一樣的。

「傅志，傅志！」龍三一吆呼，殘廢的僕人傅志就來了，道：「公子要洗澡？」

「對，洗冷水。」

「是，公子！」

「順便把這幅畫像掛在比較容易看到的地方。」

「是，公子。」傅志把池水弄滿，然後把這張畫放開，不由心頭一動，竟是一位美女。

她就是龍潛的愛徒「一段香」連蓮。

傅志的手有點抖，猶豫了一會，還是把這張畫像掛在容易看到之處。

龍三入池洗澡時，傅志在窗外窺伺，他發現龍三並沒褻瀆的行爲甚至目光。

洗完澡之後，龍三又小心地收起來。

但第二天又拏出來看時，不由大怒，原來畫像的臉部被老鼠啃噬，破了十來個小孔。

畫像人臉上有十來個小孔，當然就不能看了，但因畫是龍三自己收藏的，也不能怪傅志。

傅志每天深夜練功，他練的正是龍三白天練的「左手刀」「左半邊」及「左十八」的絕活。

今夜傅志練到四更將盡，正要收工，忽然門口有人道：「這麼用功，眞難得啊！」

傅志大吃一驚，因爲他一聽就知道是「左半邊」金天聲的口音，而剛才他正是練他的武功。

傅志躬身道：「小的該死！」

「該死？」

「是的，未經大俠許可私練大俠的武功。」

「本來是不大好的，可是你的身體殘得比龍三還嚴重，但你練得比龍三更勤，看你的造詣，似乎以前有底子。」

「奴才沒有甚麼底子，祇不過九歲到十六歲這段時間父母死亡，在一座道觀中當火宅道人（即可以娶妻生子，在家修練者），每月賺六、七兩銀子養我祖母，觀中有個中風半殘的老道，他說我的孝順和觀中二三代道人的不孝與不敬，成爲强烈的對比，因爲觀主是他的徒弟，對他漠不關心，由於他的不關心，第三代弟子往往會忘記爲他送齋飯，老道人偷偷教我武功。」

「是哪一個道觀？」

「在東北黑龍江西北元寶山麓。」

「那不是快到俄國國境了？」

傅志心頭一跳，元寶山不是個著名大山，金天聲居然知道該山，八成到過該處，因爲元寶山麓有沒有個道觀他根本不知道。

他祇是在幼時聽人談起在東北挖參的故事，似乎是中俄邊境附近最高的山，由於這個山名好記，才信口胡謅這座山。

「我到過小北溝。」金天聲道：「小北溝距元寶山祇有三十五六里左右。」

傅志暗暗吁了口氣，金天聲道：「那位中風的老道應該不是無名之輩，他的道號呢？」

「好像叫清虛。」

金天聲微微搖頭，表示不知，道：「傅志，你有此志氣，我不怪你，你是如何致殘的？」

（未完・四）